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五九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體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五九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五八一九

周 孚 一

歸愚堂賦 一

濟南辛侯作奠枕樓於滁陽余登而樂之遂爲之賦 二

天申節表 三

天申節表 三

會慶節表 四

會慶節表 四

賀皇太子表 五

賀太上皇后表 五

賀赦書表 五

謝曆日表 六

賀今上皇帝表 六

賀太上皇后牋 七

賀太上皇帝尊號表	七
賀太上皇后牋	八
賀皇帝表	八
賀太上皇帝表	九
賀太上皇后牋	九
賀今上皇帝表	一〇
賀太上皇帝尊號表	一〇
賀皇帝表	一一
賀太上皇后牋	一一
賀太上皇帝表	一二
賀太上皇后表	一二
賀皇帝表	一三
賀南郊表	一三
代趙漕謝轉副使表	一四
會慶節表	一四
謝賜曆日表	一五

代趙漕除總領謝表 一五

代解寺丞新到任謝表 一六

勸農文 一 一六

勸農文 二 一七

全宋文卷五八二〇

周 孚 二

上陳侍郎書 一八

上虞相書 一九

上梁參政 二一

答史千伯強書 二二

與彭郝二學正書 二三

代人上監司書 二四

寄周日新簡 二五

寄解伯時簡 二六

又寄解伯時簡 二七

謝虞丞相啓 二七

代辛滁州謝免上供錢啓	二八
代運使賀同知沈樞密啓	二八
代漕與同知王樞密啓	二九
代賀葉留守啓	三〇
與交代啓	三〇
與趙漕啓	三一

全宋文卷五八二一

周 孚 三

謝趙漕舉狀啓	三二
與運幹啓	三三
與向漕啓	三三
代向漕與龔參政啓	三四
代賀王參政啓	三四
與新知府解寺丞啓	三五
代賀沈樞密啓	三五
答諸生啓	三六

送李清宇序	三六
贈相者游照序	三七
送湯士美之秀川戶曹序	三八
送楊德駿序	三九
非鄭樵詩辯妄序	四〇
跋王崑帖	四〇
何山人求詩因書於詩卷	四一
書張剛中詩卷後	四一
跋高麗李司業送彭顯道詩後	四二
跋童壽卿所藏蘭亭	四二
跋鞠城諸銘	四三
策問 一	四三
策問 二	四四
策問 三	四四
策問 四	四五
策問 五	四六

策問 六 四六

策問 七 四七

全宋文卷五八二二

周 孚 四

春秋講義 四九

春秋 四九

元年 四九

春王正月 五〇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五一

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五一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五一

九月公及宋人盟于宿 五二

祭伯來 五二

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五二

二年公會戎于潛 五三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五三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五三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五四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五四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衛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五四
秋武氏子來求賻	五五
宋廓字子大序	五五
焦山普濟禪院僧堂記	五六
楚州新城記	五七
樊氏讀書堂記	五八
滁州莫枕樓記	五九
金山重建南水陸堂記	六〇
建康府句容縣圓寂寺記	六一
蒙庵記	六三
由己齋銘	六三
朴庵銘	六四
自贊	六四

辛棄疾始字坦夫後易曰幼安作詞以祝之……………六五

楊君行狀……………六五

宋故保信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解公神道碑銘……………六六

柴夫人墓誌銘……………六八

徐氏墓誌銘……………六九

代延守祭趙馬軍文……………七〇

代延守祭叔……………七一

全宋文卷五八二三

周 孚 五

滿散聖節疏……………七二

太上皇帝慶七十開啓疏……………七二

滿散慶七十疏……………七三

功德疏 一……………七三

功德疏 二……………七四

代漕司功德疏……………七四

祈晴疏……………七四

祈雨疏	七五
請觀音祈雪疏	七五
祈雪疏	七六
觀音殿祈雨疏	七六
寺觀祈雨疏	七六
觀音殿祈雨疏	七七
請靈巖惠應菩薩祈雨疏	七七
蝗螟犯境疏	七八
祈雪疏	七八
請海老住資福疏	七八
請寧長老住長蘆疏	七九
請行和尚住廣福疏	七九
謝晴疏	八〇
重建多景樓疏	八〇
衆會青詞	八〇
謝火青詞	八一

祈雨青詞	八一
祈雪青詞	八二
謝火青詞	八二
代人禳病青詞	八二
慶七十赦書到祭諸廟祝文	八三
天申節開啓文	八三
會慶節疏文	八四
祈雪祝文	八四
祈雪文 一	八四
祈雪文 二	八五
祝文 一	八五
祝文 二	八五
立春勾芒文	八六
諸廟祝文	八六
祈雨文	八六
祝文	八七

龍潭文	……	八七
迎龍文	……	八七
靈巖大聖文	……	八八
祭諸廟祝文	……	八八
謝晴文	……	八九
祝文	……	八九
解寺丞到任謁諸廟文	……	八九
延知府辭廟文	……	九〇
謁先聖文	……	九〇
向漕到任謁先聖文	……	九〇
諸廟文	……	九一
謝晴文	……	九一
謝雨文	……	九一
謝雪文	……	九二

全宋文卷五八二四

謝 雱

台州司戶聽壁記 九三

韓彥質

乞嚴禁江上諸州重征奏 九四

淮西總領所酒庫差官事奏 九五

乞令諸路及時供申錢穀數奏 九五

乞守臣任滿將所留諸色錢穀交割申部奏 九六

奉旨賑濟細民奏 九六

臨安府賑濟事奏 九七

錢塘等九縣賑糶賑給事奏 九七

上葉相書 九八

與大縣宣教簡 九八

賑荒獎諭碑記 九八

葉南仲

乞立定郡縣獄吏額數奏 一〇〇

楊 輔

梓宮在殯日食難依常例議 一〇一

謝除茶馬表 一〇一

重修創成都府學記 一〇二

遂寧府遷學記 一〇四

嘉禾堂記 一〇六

古書巖留題 一〇七

襄陽楚巖題記 一〇七

晁子綺

歷代紀年序 一〇八

全宋文卷五八二五

耿時舉

賀虞樞使啓 一〇九

賀楊尚書帥蜀啓 一一〇

賀吳吏侍啓 一一一

賀周兵侍郎啓 一一一

賀陳提刑啓 一一二

賀張守啓 一一三

代太守到任謝宰相啓……………一一四

謝茶馬提舉薦舉啓……………一一四

謝鄉書啓……………一一五

赴任與鄰守啓……………一一六

倉到任謝宰執啓……………一一七

倅到任謝宰執啓……………一一八

上湯相陳情啓……………一一九

孫紹遠

賀施參政啓……………一二一

賀錢參政啓……………一二二

聲畫集序……………一二二

新城縣創造溪橋記……………一二三

蔡迨

合江園記……………一二五

全宋文卷五八二六

戴機

蓬萊觀輪藏記	……	一二七
徐 樞		
萬石山題名	……	一二九
徐得之		
重修杜工部祠堂記	……	一三〇
桑世昌		
回文類聚序	……	一三一
回文類聚題記	……	一三二
和靖先生傳	……	一三二
程 介		
乞委官勘驗折敗井户奏	……	一三三
鄒 勇		
游濂溪辭 并序	……	一三四
跋周濂溪先生手帖	……	一三五
徐本中		
乞戒勅州郡長吏勿得私自更易官吏奏	……	一三六

安 鎮

養真洞題名記 ····· 一三七

宇文久望

漢王潭神祠記 ····· 一三八

宋之瑞

提點坑冶到任謝表 ····· 一三九

天台圖經序 ····· 一四〇

佇真亭記 ····· 一四一

助濟倉記 ····· 一四二

常平義壟記 ····· 一四四

全宋文卷五八二七

汪 庸

有宋汪公汀州壙記 ····· 一四六

釋法應

禪宗頌古聯珠集序 ····· 一四八

湯邦彥

周必大除敷文閣待制侍講制	一四九
乞以功旌賞群臣奏	一五〇
乞罷四川宣撫司奏	一五〇
乞取索紹興九年後六曹等記注以備修起居注奏	一五一
釋蘊聞	
進大慧禪師語錄奏劄	一五二
謝降賜大慧禪師語錄入藏奏劄	一五三
爾朱紱	
爾朱真人碑刻像贊	一五四
張 頤	
題蘭亭帖	一五四
朱 桴	
與人言陸象山誨人書	一五五
吳宗旦	
措置高雷等州鹽事奏	一五六
乞不牽復故相趙汝愚元官奏	一五九

言罷帥司內機宜事奏……………一五九

言王樞不當差知江陰軍奏……………一六〇

劾潘景珪奏……………一六〇

瓊花賦跋……………一六〇

水月洞題名……………一六一

吳天驥

休寧先達題名記……………一六二

全宋文卷五八二八

李大性

乞令蠻徭作過地官司當日申報奏……………一六三

乞令徭蠻爲亂州縣畫時以聞奏……………一六四

乞擇日恭謝太廟奏……………一六四

乞審覈臣僚建請奏……………一六五

言避親嫌條例事奏……………一六五

言川峽福建差官條法奏……………一六六

言作縣罷黜人復注條例奏……………一六七

言海行條法及吏部七司法奏	一六八
言陳傅良等不當以言事去國奏	一六九
乞爲孝宗執喪奏	一六九
典故辨疑自序	一七〇
張世奕	
乞差殿前司正副將狀	一七一
劉文富	
重修嚴州圖經序	一七二
盧 瑬	
重建居養安濟院記	一七三
問道堂頌	一七五
如是觀頌	一七五
韓南杞	
跋雍氏義冢記	一七六
丁 逢	
乞給降湖南產茶州軍茶引奏	一七七

乞降指揮于潼川轉運司令補填椿管羅本奏……………一七七

王千秋

還珠洞題名……………一七八

薛 澄

跋法智大師帖……………一七九

全宋文卷五八二九

孫逢吉

明堂恩恭人李氏封令人制……………一八〇

言折帛錢重困民力奏……………一八一

乞郊禮支費悉從省約奏……………一八一

乞禁遏官吏誕謾詐巧之風奏……………一八二

乞差官覆按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穴奏……………一八三

彭龜年不當外出補郡奏……………一八三

賀太上皇德壽宮尊號表……………一八三

答朱子議山陵書……………一八四

回士人上書啓……………一八五

重修龍泉文廟記 ····· 一八六

新修主簿廳記 ····· 一八七

鄭公顯

進三說奏 ····· 一八九

初誕皇孫賀表 ····· 一八九

賀壽皇生皇孫表 ····· 一九〇

左藏庫提轄官題名記 ····· 一九〇

祈雨道場碑記 ····· 一九一

趙善堅

乞超加姚興爵謚奏 ····· 一九二

舉張湔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 一九二

章 謙

乞嚴祠祭事奏 ····· 一九三

蘇轍謚議 ····· 一九四

建康府通判西廳思政堂記 ····· 一九六

全宋文卷五八三〇

程 洵 一

代作上殿劄子 一	一九七
代作上殿劄子 二	一九九
代作上殿劄子 三	二〇〇
代作上殿劄子 四	二〇一
代作上殿劄子 五	二〇二
代湖南姚提刑謝到任表	二〇三
代知蘄州李大夫謝到任表	二〇三
代廣東提刑司賀會慶節表	二〇四
代湖南提刑司賀會慶節表	二〇五
代衡州賀會慶節表 一	二〇五
代衡州賀會慶節表 二	二〇六
代湖南提舉司賀會慶節表	二〇六
代湖南提刑司賀天申節表	二〇七
代湖南提刑司賀大禮慶成表	二〇七
代湖南提舉司賀康復肆赦表 一	二〇八

代湖南提舉司賀康復肆赦表	二
代參堂劄子	一
代參堂劄子	二
代劉寺簿上政府書	
上周丞相書	
復表兄朱元晦編修書	
	二一五

全宋文卷五八三一

程 洵 二

迎湖南提舉管奉直啓	
	二一七
代宋郎中荅劉路鈐啓	
	二一八
代劉寺簿通問趙提舉啓	
	二一八
代宋郎中荅薛提舉啓	
	二一九
代劉衡州賀趙提舉禮上啓	
	二一九
代宋郎中賀潘徽猷知潭州啓	
	二二〇
代賀潘安撫交割啓	
	二二〇
代姚提刑荅參議啓	
	二二一

代趙大監荅趙參議啓	一二一
代趙大監賀潘徽猷移鎮啓	一二二
代趙大監賀潘徽猷交代啓	一二二
代劉衡州通岳運使啓	一二三
代趙大監賀宋提刑除江西運判啓	一二三
代趙大監回葉通判啓	一二四
代趙大監荅趙提舉幹啓	一二五
代趙大監荅邵州徐知郡啓	一二五
代趙大監賀胡侍御啓	一二六
荅衡陽張縣丞啓	一二六
荅衡陽徐縣尉啓	一二七
通問交代主簿啓	一二七
荅衡州趙推官啓	一二八
通問交代朱主簿啓	一二八
代新建尉通問余狀元啓	一二九
代安仁尉通問提點司王主管啓	一二九

代安仁尉通問提刑司宋□幹啓	一二三〇
代安仁尉通問郭教授啓	一二三〇
代安仁尉通問知饒州王大夫啓	一二三一
周徽之詩集序	一二三二
婺源四十都義役關書序	一二三三
跋西京要書後	一二三四
跋練溪詩話後	一二三五
跋胡季隨恕齋記後	一二三五
跋朱魯叔所藏曾鄒陸三公帖	一二三六

全宋文卷五八三二

程 洵 三

董崇本字說	一二三七
許氏步雲樓記	一二三八
衡州杜黃二先生祠堂記	一二三九
琴堂棋軒記	一二四〇
蒙庵銘	一二四一

汪子長不遠復齋銘	二四一
迪功郎致仕董君行狀	二四二
滕府君行狀	二四四
鍾山先生行狀	二四六
董府君墓表	二四九
宋聖道府君壙記	二五一
祭董順之文	二五二

全宋文卷五八三三

羅 願 一

寄遠辭	二五四
鸚鵡洲後賦	二五四
鳳賦	二五六
南劍州上殿劄子	二五六
南劍州上殿第二劄子	二五八
南劍州上殿第三劄子	二五九
擬進劄子 一	二六〇

擬進劄子	二	二六一
鄂州到任五事劄子		二六二
鄂州謝到任表		二六五
謝淳熙十年曆日表		二六六
謝淳熙十一年曆日表		二六六
太上皇后慶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二六七
賀太上皇后牋		二六七
賀皇帝表		二六八
賀皇后牋		二六八

全宋文卷五八三四

羅 願 二

上執政書		二七〇
上丞相啓		二七一
謝辛大卿啓		二七二
通總領趙郎中啓		二七三
回通判劉寺簿啓		二七三

回潼川劉檢法啓	二七四
生日謝詩詞啓 一	二七五
生日謝詩詞啓 二	二七五
與子華帖	二七五
送章德昂之於潛序	二七六
爾雅翼後序	二七七
古今長者錄序	二七八
東觀漢記序	二八〇
新安志序	二八一
書劉子和行狀後	二八二
書急就篇後	二八三

全宋文卷五八三五

羅 願 三

湯論	二八五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詳議	二八七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二八八

壽王議周鼎	二八九
孝文遺詔	二八九
內宮問	二九〇
昏問	二九三
張仲思字序	二九五
厚俗論	二九六

全宋文卷五八三六

羅願 四

汪王廟考實	二九八
王諱	二九八
姓氏	二九九
州望	二九九
境土	三〇〇
治所	三〇一
納款	三〇一
官閥	三〇二

夫人 三〇三

廟貌 三〇四

碑記 三〇四

從祀 三〇五

程儀同廟記 三〇六

淳安縣社壇記 三〇八

陶令祠堂記 三一〇

小蓬萊記 三一一

徽州城陽院五輪藏記 三一二

全宋文卷五八三七

羅 願 五

帝統 三一四

贛州通判箴 三一七

劉豐國行錄 三一七

劉子信墓誌銘 三一九

宜人趙氏墓誌銘 三二〇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三二一
祭邾知府文	三二三
祭張夢錫文	三二四
祭張彥仁文	三二五
祭施司諫文	三二五
祭句芒文	三二六
祭都統文	三二六
愛蓮堂上梁文	三二七
宴劉尚書致語	三二八

全宋文卷五八三八

費 煇

路史別序	三三〇

史 容

山谷外集詩注引	三三一
儒學記	三三三

趙 溥

李神君碑 三三四

胡大壯

讀史管見序 三三六

葉 鎬

二廣監司差官權攝事宜劄子 三三八

呂商隱

新建制置使司僉廳記 三三九

三峽堂行記 三四〇

許補之

傷寒奧論序 三四一

施溫舒

書震澤記善錄後 三四二

戶部郎官廳壁記 三四二

謝 傑

呂生傳 三四四

吉中孚

府學額碑誌	三四五
黃人傑	
卧龍紀行	三四六
蔡 滢	
安化修學記	三四六
黃 碩	
奉對御題論舜垂拱而天下治	三四九
蔡伯尹	
呂氏春秋跋	三四九
重建章侯廟碑	三五〇
全宋文卷五八三九	
林亦之一	
鄒子西聘書	三五二
修仲聘書	三五三
曹子微聘書	三五三
章徽之聘盧氏書	三五三

方徽之聘書 三五四

陸提幹聘吳氏書 三五四

陳子牙聘書 三五四

回鄧氏婚書 三五五

惠安納采書 三五五

回鄧氏請期書 三五五

高子羽請期書 三五六

陳子白請期書 三五六

林履之請期書 三五六

回鄧氏定日書 三五六

舜論 三五七

文王論 三五八

周公論 三五九

孔子論 三六〇

伊川子程子論 三六一

浮屠氏論 三六三

遊羅漢院記	三六四
吉州通判余府君墓誌	三六五
宜人姚氏墓誌	三六七

全宋文卷五八四〇

林亦之 二

余府君埋銘	三六八
光澤尉朱府君墓誌	三六九
陳氏母林氏埋銘	三七〇
處士朱君埋銘	三七一
孺人鄭氏墓誌	三七一
林東之埋銘	三七二
海陽尉章府君墓誌	三七三
邕州左江提舉方公墓誌	三七四
曹子不占坎誌	三七六
鄭氏母坎誌	三七六
陳氏母坎誌	三七七

曹叔明窆銘	三七七
曹氏母窆銘	三七八
孺人曹氏坎誌	三七八
章徽之妻盧氏坎誌	三七九
國子生林氏坎誌	三七九
章由之幼殤坎誌	三七九
幼殤小坎誌	三八〇
艾軒先生成服祭文	三八〇
艾軒先生大祥祭文	三八一
艾軒先生祠堂告成祭文	三八二
父大殮祭文	三八二
父大祥祭文	三八三
犀斜葬父祭文	三八三
南山墓祭文	三八四
外舅大殮祭文	三八四
又祭外舅文	三八五

全宋文卷五八一九

周 孚 一

周孚（一一三五——一一七七），字信道，號蠹齋，濟南（今山東濟南）人，寓丹徒（今江蘇鎮江）。乾道二年進士，官真州教授。工詩，與辛棄疾善。淳熙四年卒，年四十三。著有《蠹齋鉛刀編》三十二卷（存）。見《京口耆舊傳》卷三，《宋史翼》卷二八，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六，《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三。《蠹齋鉛刀編》，辛棄疾初刊爲三十卷，解百禴又增入《非詩辨妄》二卷。今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校以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清抄本，補入遺文一篇，釐爲五卷。

歸愚堂賦

蹇余生之多艱兮，慨余曩之失謀。委余佩於蔓草兮，捐余冠於濁流。進猖狂以干利兮，與一世而并驚。棄餘皇而涉川兮，策疲駑而爭路。蹈荆榛而股夷兮，水滅頂而猶渡。當衆兆之所哈兮，石友哀而不忍。視蚊負山而欲覆兮，獨施施而不之畏。責扶搖於斥鷃兮，世固知其不能致也。拔六翮而自傳

兮，吾亦知其爲身之累也。以斯術而欲達兮，固一步而百躓。惟夫人之所能兮，蓋在夫稟賦之初。羌造物之迪余兮，不以智而以愚。洵天命之固然兮，吾何憚而不改圖。忽歲月之不留兮，駭東隅於桑榆。誠不忍其罵譏兮，胡不返余故居。去十年羞余歸兮，足欲進而趑趄。恍室廬之何在兮，悵逕術之欲蕪。揖北山以問津兮，挽衛蘧以相塗。送余者自崖而返兮，惜于茲休吾車。面余垢之少滌兮，喉余喘之少蘇。進苦茶以自犒兮，招鳴鳩而相與娛。覽浮雲之相蕩兮，笑衝風之疾驅。幸夫今之至安兮，悼往昔之多虞。唯蹈道之未深兮，尚恐回之笑余。鈞播斯物兮，孰非自然。翼者不馳兮，陵者不淵。退縮而休兮，茲吾所以受之于天。吾非懟於斯人兮，因偃蹇而自欺。唯焦僥囁瘖世無用兮，遜余志而不敢違。彼前人之猖披兮，不自悟其不辰。始誇詡以植朋兮，終申申而尤人。誣溪谷以自解兮，信雖愚而非真。幸余質猶未虧兮，佩茲韋而終身。重曰：少日已衰老復情兮，勇進不可守茲懦兮。皋比之炳以充貨兮，蝸潛于殼可無禍兮，歸休乎茲以復吾過兮。《蠹齋鉛刀編》卷一。

濟南辛侯作奠枕樓於滁陽余登而樂之遂爲之賦

稅余車於南樵兮，歲方迫於凜秋。紛叢薄與灌莽兮，無以蕩吾之幽憂。杖予策而出游兮，舒予情於茲樓。脫塵坱之喧卑兮，揖群山於几席。欽岑龍巖以獻伎兮，余應接之不暇給。清風颯以來媵兮，暖歸雲之娛予。渺大江之何許兮，鍾阜淡其欲無。酌文饒於懷嵩兮，弔子羽於陰陵。面清流之故關

兮，快暉鳳之就擒。放遠目以四顧兮，恐夕陽之西沈。振予衣而欲起兮，顧坐客而復止。眷茲地以擇勝兮，將誰爲之肇始。壓鋒鏑之餘腥兮，煥丹堊於蒿艾。惟因名以見意兮，識若人之有在。吾聞哲人之憂樂兮，蓋視民而後先。匪土木之惟尚兮，庶逋播之少安。使顰呻之一有兮，吾將食而不下咽。招父老以前進兮，潔予尊而使飲。凜德星於虛危兮，固爾曹之深幸。屹琅琊之千仞兮，與茲樓而相望。雖歲月之逾邁兮，爾思侯兮勿忘。《蠹齋鉛刀編》卷一。

天申節表

代知州

千載一時，幸遇生商之旦；九州四海，俱有祝堯之心。得與群黎，同稱萬壽。恭惟神功默運，至道無爲。玩心赤水之珠，靜惟神合；忘味金莖之露，算與天同。惟誕節之載臨，宜龐休之翕受。臣拘縻外服，夢寐中宸。遐企漢儀，莫獲趨於東閣；載歌《周雅》，願有過於南山。《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天申節表

代運使

鬱鬱葱葱，適生商之令旦；皇皇穆穆，講壽漢之上儀。協氣橫流，頌聲載起。恭惟儲精螭護，探蹟胚渾。道妙環中，不待崆峒之問；神凝物表，自有華胥之游。載臨震夙之辰，倍集綿洪之祉。臣偶

持符節，莫造闕廷。俛惟拱極之誠，不忘夙夜；仰祝同天之算，少效涓埃。《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會慶節表

代知州

千載一時，適契流虹之旦；群黎百姓，俱懷望日之心。顧茲守土之微，敢後祝釐之請。恭惟甚盛之德，配乎祖宗；不殺之仁，周於夷夏。用大鈞而播物，執左契以臨民。載臨震夙之期，實有綿洪之慶。酌衢尊於萬國，咸戴皇恩；握金鑑於千秋，難窮睿算。臣幸逢華旦，阻在外藩。孤迹零丁，莫廁鳧趨之列；禁閤綿邈，第懷鰲抃之勤。《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會慶節表

代運使

真人應世，闡流虹飛電之祥；率土傾心，起就日望雲之想。願擬華封之祝，歡騰嵩岳之呼。恭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心傳精一，體孫謀而御極，積厚德以重光。宜嗣曆之無疆，獲降年之有永。臣叨分符竹，遠企冕旒。奉都護之觴，神每馳於北闕；歌周臣之雅，壽仰贊於南山。《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賀皇太子表

以新陽之令辰，展大慶之殊禮。自中及外，式舞且歌。恭惟皇太子殿下德性粹沖，天資淵懿。承桃主鬯，共仰文孫之仁；視膳問安，輔成聖父之孝。殊休格於千載，喜色形於兩宮。豈止宮闈之歡，實曰宗社之福。某限以在外，不獲趨詣廷陛稱賀。《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賀太上皇后表

歲元肇易，壽典備成。歡愉見於兩宮，祝頌周於四表。太上皇后殿下德惟坤媿，明與日符。虞帝期頤，正資瀉汭之助；文王壽考，實惟太妣之同。共膺岡陵之休，坐享雲來之慶。臣以符節在外，不獲躬詣闕廷。《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賀赦書表

慶典備成，鴻恩誕布。歡聲浹於四海，和氣周於兩儀。恭惟聰明文思，剛健純粹。履千載非常之

運，成百王莫備之功。傳繼有歸，如唐堯之禪舜；溫清不倦，真武王之事文。茂膺有永之祥，大霈惟新之澤。歸尊於艾，降休自天。臣偶以薄材，得官外服。遙瞻天闕，身莫與於走趨；寅奉德音，心第懷於踰舞。《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謝曆日表

課新曆於清臺，頒成書於下國。緬惟孤賤，亦被寵休。恭惟皇帝陛下動必法天，政先稽古。體《春秋》之五始，用以宅中；演《洪範》之九疇，推而建極。臣幸備守藩之列，得聞告朔之期。敦勸農桑，苟民無失時之歎；不忘夙夜，庶臣爲報國之方。《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賀今上皇帝表

佑下民而作之君，寶曆幸逢於傳舜；有大德者得其壽，緡儀復睹於尊堯。自古所無，幸今而見。恭惟以乾之健，重離之明。述作之勤，未嘗敢怠；溫清之問，每退愈勤。惟皇心自佚於宴閒，故睿算倍膺於悠久。載崇寶冊，已新唐室之成規；親奉玉卮，更舉漢家之故事。成命一布，歡聲四來。臣幸生盛時，得睹熙事。緬瞻天闕，講九賓具列之儀；謹與臣工，歌萬壽無疆之頌。《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賀太上皇后牋

天休滋畀，睿算增隆。凡屬覆臨，舉同歡抃。恭惟躬履慈儉，性資懿恭。夏以塗山，共輔勤勞之業；文惟太姒，同膺壽考之休。稽簡籍以未聞，罄中外而同慶。臣以在外，不獲趨詣闕廷稱賀。《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賀太上皇帝尊號表

御圖三紀，龐恩固結於方維；冠德百王，鴻號聿崇於典冊。事瞻前而鮮儷，裕垂後以無窮。神人叶謀，華夏胥慶。恭惟太上皇帝陛下憲天覆育，體道沖虛。性靜而仁自存，誠著而德彌邵。皇文煥而與堯克配，聖武昭而惟湯有慚。顧衆善之兼該，宜徽稱之備舉。刻之琬琰而不朽，參之典謨而益彰。天子有尊，用極養親之孝；群臣歸美，庶伸報上之勤。屬明時縟禮之成，致下國歡心之寫。臣濫膺郡紱，阻簪朝班。欲盡形容，日月每難於繪畫；第深贊頌，山川願等于久長。《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賀太上皇后牋

禮嚴寶冊，尊上徽稱，益昭母道之崇，庸表坤承之助。涓辰叶吉，率土交欣。恭惟太上皇后殿下居順以履中，躬儉而節用。上齊明德，下廣慈仁。延福祿以綿綿，宜子孫而蟄蟄。臣幸逢華旦，忽睹盛儀。入賀兩宮，雖莫陪於舞蹈；仰祈萬壽，第自極於歡呼。《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賀皇帝表

養莫大於尊親，方上玉卮之壽；名必歸於有德，載揚寶冊之儀。喜溢兩宮，慶均萬國。恭惟太上皇帝體乾之健，振炎祚於復興；太上皇后以坤之柔，佐洪休於有永。凡屬照臨之下，悉蒙覆庇之功。恭惟皇帝陛下道本傳心，孝能繼志。謹一日三朝之禮，未盡答揚；竭九州四海之供，曷殫敬愛。惟縟典之備，欲光於前後；故徽章之上，宜至於再三。誕布堯言，仰知舜慕。凡百王之未有，誠千載之罕逢。臣職在淮邦，神馳天闕。逖聞盛事，拜莫廁於鴈行；第與斯民，懽有同於爵躍。《蠹齋鉛刀編》卷

賀太上皇帝表

縟典告成，乃千載罕逢之會；慈闈篤慶，實萬世無疆之休。凡與見聞，惟增舞蹈。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配天其澤，與物爲春。曰希曰夷，玩意無爲之境；惟精惟一，傳心有道之君。謂世世修德，莫若於文王；故巍巍成功，難名於堯帝。已涓吉日，誕受徽稱。事掩前聞，裕垂後裔。臣濫膺郡寄，邈在淮堧。呼傳漢嶽之三，莫陪近列；福贊箕疇之五，第竭微誠。《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賀太上皇后牋

穀旦既差，縟典備舉。表九重之孝治，動萬國之歡心。恭惟太上皇后殿下象體坤承，德侔天作。褱衣助祭，昔嚴裸獻之容；玉冊揚休，茲盡推尊之義。實養親之爲至，誠曠古之所無。臣幸值昌辰，逖聞盛事。鬱哉佳氣，瑞已驗於書雲；介以壽祺，明永瞻於儷日。《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賀今上皇帝表

誕膺駿命，不忘付託之公；尊上鴻名，庶盡答揚之義。禮已涓辰而告備，事誠曠古以無鄰。聖德何加，民心胥悅。恭惟皇帝陛下善繼其志，允執厥中。億萬斯年，續綿綿於周曆；五十而慕，體業業於舜心。謂承顏順色，未極於養親；故崇德廣業，乃彰於致孝。載揚徽號，屬在明時。臣遙企天光，欣聞帝詔。稱觴上壽，固莫測於嵩呼；稽首揚休，實願同於虎拜。《蠹齋鉛刀編》卷一五。

賀太上皇帝尊號表

酌皇祖之令章，徇聖子之誠請。爰差穀旦，誕正鴻名。凡在覆臨，惟均鼓舞。竊以尊親者孝之極致，得名者聖之所難。考漢未央之朝，尚多闕禮；視唐興慶之冊，未極徽稱。猶且載在信書，以爲盛事。舉此一新之典，自我重明之時。恭惟受命穆清，宅心昭曠。仁出於性，小湯武而不爲；德積以誠，與天地而相契。宸章煥於奎壁，皇威肅乎風霆。集列聖之大成，適千齡之嘉運；茂膺寶冊，以介壽祺。方謳歌朝覲之歸，蓋嘗薦舜；總神聖武文之運，用以尊堯。惟事宏業鉅而難以名，故詞複言重而盡其美。自今創見，于古尠聞。臣去國年多，瞻天意切。與五帝而六，幸親逢於盛時；稱萬壽者

三，恨莫陪於此日。《蠹齋鉛刀編》卷一六。

賀皇帝表

爰歷靈辰，載崇徽冊，尊親之義曲盡，愛敬之心兩全。恭惟太上皇帝躬神聖之資而宅中，太上皇后推儉慈之化而輔內。雖不可名言如天地之運，而凡所臨照如日月之明。既壽而康，式燕且喜。恭惟以下武之聖，繼重離之明。繼志述事之勤，未嘗少懈；視膳問安之敬，不以自勞。輯百王未定之儀，彰千載莫逢之慶。惟發舒盛德，號難襲於尋常；故啓悟皇心，請特勤於一再。尊稱既正，孝治愈隆。臣身處塞垣，心存天闕。廁奉常之列，愧常效於謏材；拜上閣之章，恨莫陪于盛禮。《蠹齋鉛刀編》卷一六。

賀太上皇后牋

日時協吉，典寶告成。孝治發於內朝，懽心浹於寰海。恭惟侔尊宸極，媿德坤元。並大明而御天，擴至慈而育物。大禹建夏，自塗山而肇基；太姒于周，得武王而爲子。爰對膺於徽冊，用仰答於洪休。彤管生輝，紫躔增耀。溥天率土，共仰嚴君之尊；億載萬年，躬受聖子之養。臣以在外，不獲

趨詣闕廷稱賀。《蠹齋鉛刀編》卷一六。

賀太上皇帝表

孝治增隆，正虞舜養親之日；帝齡默畀，協唐堯異位之期。載籍莫聞，神人同慶。恭惟凝神物表，探蹟環中。齋心服形，躬履黃帝之訓；深根固柢，不忘老聃之言。惟恬淡寂莫而德以全，不吹噓呼吸而壽自至。福有同於箕翼，算行倍於松喬。付大器於笑談，已光于古；縱宸心於閒燕，其始自今。欣抃所同，形容莫既。臣幸生盛世，得睹殊休。載驅載馳，方愧皇華之選；如山如阜，第歌《天保》之詩。《蠹齋鉛刀編》卷一六。

賀太上皇后表

涓選令辰，肇稱嘉禮，徽音既嗣，懽頌交騰。竊自載籍以來，歷數宮闈之盛。雖能肅齊嬪御以正六寢之儀，未有奉承舅姑親饗一獻之禮。集茲盛事，允屬昌時。恭惟義重繼承，恩深燕翼。眷惟聖嗣，有肅雝無射之勤；相以元妃，盡儆戒相成之道。誕敷明誥，光正徽稱。日遡月以爲明，陰與陽而分治。臣幸生昭代，得睹殊休。喜溢兩宮，復見《葛覃》之化；慶流萬世，載歌「瓜瓞」之詩。《蠹

賀皇帝表

涓吉日於泰筮，崇徽稱於長秋。慶自中闈，歡均外服。臣聞親迎于渭，開周受命之祥；釐降于媯，助舜奉親之孝。惟今載見，於古有光。恭惟體德圓穹，匹休聖父。躬問安視膳之敬，不敢怠遑；推求賢審官之心，尚資儆戒。采淑德於彤管，正常尊于紫躔，日月增明，天地莫位。臣濫持符節，阻造闕廷。捧萬年之觴，雖莫陪於下列；上百男之頌，竊願效於謏材。《齋鉛刀編》卷一六。

賀南郊表

升烟泰壇，肆眚象魏，協氣蟠於穹壤，歡聲徧於邇遐。臣聞非天子不考文，惟聖人能饗帝。代堯主祭，舜德感於百神；推稷配天，周命隆於二后。兼茲盛美，屬在熙朝。恭惟齊聖廣淵，剛健純粹，振墜典於千載之後，追遐蹤於三代之前。年穀屢豐，兵革不試。祇承聖父之訓，仰答皇天之休，薦明德於粢盛，導至和於笙磬。烈祖并侑，群靈畢從。省牲視滌之辰，積陰頓革；奠璧獻竿之際，祥光四臨。備熙事於一朝，均湛恩於萬寓，胞閭咸喜，囷囷一空。非曲盡於宸心，曷默來於靈貺。臣魂馳帝

闕，身繫塞垣。當宣室之受釐，莫陪清問；爲元和而作頌，第切丹悰。《蠹齋鉛刀編》卷一六。

代趙漕謝轉副使表

忽奉中俞，備聞外計，人共駭其非據，臣亦慚於罔功。臣猥以謏材，濫膺煩使，一持使節，三易歲華。以其承命之勤，委以救荒之政。凡捐除租賦，使無追呼之擾；與振發倉廩，以消流亡之憂。皆聖訓之所裁，顧臣勞之安有？方自陳於疲苶，庶少竊於安閒，成命再加，初心有愧。況臣孤根難植，小器易殫。自顧缺然，無左右游談之助；其惟致此，盡聖神特達之知。恩大難酬，感深以泣。恭惟堯仁宅下，舜智察倫。謂著在三尺之文，莫非寬大；故差擇百城之寄，要在廉平。不謂迂儒，亦玷華選。臣敢不祇承德意，遵奉詔條。期在富民，敢較米鹽之細；謹於律下，誓懷冰蘖之清。《蠹齋鉛刀

編》卷一六。

會慶節表

皇天育聖，肇開長發之祥；良月應辰，式記誕彌之候。自南自北，以舞以歌。恭惟欽明文思，剛健純粹。別白賢否，則帝堯之哲；覆冒夷夏，則文王之仁。式休命於九圍，接大統於千歲。惟克明其

德，既與日以俱新；則於萬斯年，宜配天而罔極。茂膺百福，以錫庶民。臣職綴內朝，身居外服。雖心存天闕，不忘子牟之忠；而躬奉帝觴，更切倪寬之意。《蠹齋鉛刀編》卷一六。

謝賜曆日表

欽崇天道，器爰正於璣衡；敬授人時，書乃頒於正朔。凡叨寵錫，舉極欣榮。恭惟皇帝陛下凝命宅中，奉元養物。法傳堯曆，析因夷隲之得宜；紀叙禹疇，歲月日時之無忒。推聖心之所在，重民事以惟先。臣濫領郡符，獲承帝詔。農桑是飭，願登豐稔之年；財力有餘，共樂舒長之日。《蠹齋鉛刀編》卷一六。

代趙漕除總領謝表

出將使指，專一道之轉輸；入備省曹，職六師之饋餉。狃於徼幸，竊自兢慚。竊以楚潤之軍，爲今勁旅；江浙之地，自古富州。惟漕輓之計至繁，故總督之權亦重。粵從近歲，皆出宸衷，必須通明詳練之才，始稱獎擢甄陞之意。如臣之戇，於世少倫。坐閱歲時，空有《伐檀》之愧；顧瞻儕輩，獨無橫草之功。當明命之載臨，駭誤恩之無自。此蓋伏遇至明普照，大度兼容。舜率下而以仁，湯用人

而惟己。謂宿兵于外，今惟兩淮之多；而將漕于東，臣實四年之久。意其更事，可以責成。臣敢不酌斂散之宜，嚴督程之法。均通貨食，軍所需而悉供；鉤考簿書，吏有姦而必去。庶盡疲駑之力，少酬覆燾之私。《蠹齋鉛刀編》卷一六。

代解寺丞新到任謝表

負江介淮，茲爲名郡，續長補短，以付下臣。拜命自天，寄慚無地。伏念臣少飄流於異域，晚值遇於聖時。特憐孤忠，錫以宸翰，粵從常調，推與中銓。方差擇以佐州，旋超遷而領郡。迨辭丹陛，留官中都，一叨大農之除，復歷四年之久。偶緣人乏，俾綰宜春之章；又以食貧，令易建安之組。當隆恩厚施之疊至，顧綿力薄材而自羞。視事之初，撫躬增愧。茲蓋伏遇舜仁博施，湯德懋昭。知臣艱難顛沛之時，粗能守節；察臣疏遠羈孤之迹，初不因入。錄其葵藿之誠，責以涓埃之效。臣敢不恪遵令甲，祇服訓辭。夙夜惟勤，上體焦勞之意；毫釐不擾，下安疲瘵之民。《蠹齋鉛刀編》卷一六。

勸農文 一

太守之於爾邦，行將去矣。始至而旱，民不粒食。去歲僅得中熟，而追呼之擾，出納之吝，有愧

於汝曹者亦多矣。其將何辭以勉汝？而汝亦何肯以其言爲信哉？然仲春之月，勸農于郊，著在令甲，太守雖不敏，其敢以己之慚于民而輒廢國家之典？是以強與汝言。汝亦當強聽之。恭惟聖天子方卑服即康功田功，凡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聖心未嘗忘也。向者振貸之恩與今陂塘之令，汝曹悉蒙被而奉行之矣。當聖天子務農如此，其可曳裾拱手，自暇自逸，使鄉鄰之間自爲惰農？罰雖不汝及，而恥則大矣。春雨時至，土氣震發，柞芟襍穢，從事於畎畝之間，汝曹毋怠無忽。《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勸農文 二

古語有之：一日之計在寅，一歲之計在春。今春雨雪應期，麥苗茁秀，天時已至矣。調習耒耜，疏導陂塘，耕耨以時，播種以法，所謂人力者在汝曹而已，汝曹勉之！勿惰勿媮，以稱朝廷重農之意，而有司亦不敢有所興發侵漁，以爲汝曹之擾。汝曹勉之！《蠹齋鉛刀編》卷三〇。

全宋文卷五八二〇

周 孚 二

上陳侍郎書

孚不佞，誦閣下之詩文，願見者十有五年矣。曩閣下奉使諸郡也，孚以居家艱而不克見。迨閣下自典客而歸也，孚以拘法禁而不敢見，中心蓋嘗快也。以謂世有若人焉，不能一拜履舄，誠非學者之願。然尚有可諉者，曰地遠而不能致于前爾。今也再過吾里，而吾適有所齟齬焉，則信吾命之窮也。夫窮於一世何害？吾欲與古人相角逐。今有如古人者而不得見，則吾行何所矜式？言何所折衷？偃偃然何以追配於古人哉？此某所以竊自悲其窮也，懷之久矣。今閣下來開藩於此，而某適爲民於此，蓋向之悲，今之幸也。閣下之位尊矣，攀援者衆矣。位尊則譽諛之言厭於耳，攀援者衆則請求之煩厭於心。而某木訥於言，固非能諛者，以貧爲常，又不敢輒有求於人。嘗自以爲出於二累之外，是以敢肆言焉。某幼而讀書，自知於時事闊疏，以功業富貴非我所能致，輒欲自託於文章。而學之十年，所趨

愈上，而所得愈鈍，蓋嘗取左丘明、莊周、太史遷之書而學文矣，而其文終無汪洋自適之態；取屈原、蘇、李、建安諸子之詩而學詩矣，而其詩終無渾厚不雕鏤之妙。以爲所學者非，則古之人蓋有以是成者矣。以爲所學者是，則某之卑汙蹇淺者獨何歟？二者交戰於中而不能釋，閣下今學者之和、扁也，必有砭石焉，儻肯爲某一舉手乎？謹取舊所著詩賦雜文六十篇，合爲一編以獻，幸閣下一觀之。不知卑薄之質尚可息黥補劓以希古人之萬一耶，抑亦終碌碌而已耶？語有之：「讀書三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此某今日之志也，惟閣下察之。《蠹齋鉛刀編》卷一七。

上虞相書

辛卯

七月十七日，左迪功郎周孚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僕射相公鈞座：天下之士言利害於相公之前者，日不知其幾人。雖甚迂而不可行，相公亦未嘗斥絕之也。相公雍容於廟堂之上，而智者陳其謀，勇者獻其決，能者出其伎，何其用力少而收功多也。某迹雖疏外，其託於陶鈞之內亦久矣，不敢匿情而思效其愚，非有他說也。相公方博采天下之言以見於政，士亦方馳驚於言以求售。孚不佞，於是事偶有見焉，是以願私告於相公，求以決擇之。惟相公寬其罪而使畢其說，幸甚，幸甚！夫天下之事不難知也，而天下之言爲難察也。世之事衆矣，吾不敢臆度而自用也，必使夫能言者言之而後爲吾用焉，此常理也。然人之情貧而欲富，賤而欲貴，凡紛遯於吾前者，皆有求於我者也。有求於我，則其言必思

有以悅我矣，故常俟吾之讖而爲之辭。吾苟樂其甘而不核其實，則施之於事其能有成乎？故曰知事非難而察言爲難。今相公之秉政再期矣。天下之策士來言於相公者不一，其事體最大而言之不輟者，強敵之未平也。當明天子宵旰於上，相公夙夜經度於下，而議者能言之，亦可尚矣，而某竊疑焉。夫天下之人固不可以不信而億之，然亦不可不先覺其情也。天子與相公之欲成是功也切，故彼亦乘吾欲進其說。何則？進退抑揚之途在是，人孰不樂富貴而惡貧賤，亦何肯以難售之語而自取棄置也哉！是以喋喋之辭日有聞也。且今之視敵，當如越之視吳。范蠡之在越，越王屢召而與之謀，蠡終不輕告之也。蠡非不忠者，而遲回如此，蓋勁敵之所在，謀未成而覺，與舉而不中，俱爲後憂。此蠡之所以爲難而今議者易之，是人人皆過於蠡也。且所謂知兵者，古亦罕矣，而今之世人人能之，是可信乎？夫招徠中原之民，要結外夷之援，示欲戰以使之畏，縱反間以令其疑，議者之言不過此數端耳。賈生有言：「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曩張丞相之當國，急於平天下之難，而欲求速成之功。當時之嗜利者亦嘗以此借口矣。張公不察而興符離之師，迨王師至符離，言者所陳未嘗有一驗也。夫以是藥攻是病，既不效矣，而復進之，此庸醫之所羞，而今議者之所尚也。且自爲是言亦踰歲矣，其效猶前日也。苟窮之則曰：王師未嘗興也，師興則應者至矣。是復以符離之役要我也。劉裕之平燕平秦，其功亦所自成，顧其兵力如何耳，初不聞以是數者爲先務也。凡此恐非其誠也，恐所謂求悅我者也。萬一不察其肺肝而陰受之，日復一日，徒爲議者富貴資耳，國家何賴焉？相公何賴焉？以相公之英姿絕識豈不知此，特曰：「吾將以是來天下之言耳。」夫人之品不同，故其趨向亦異。且

古之爲國者類皆淵深沈鷺之士成之，而浮躁輕肆之徒敗之，是二人者不并立也，彼進則此退矣。某竊恐相公本樂聞天下之善，而徒有紛紛者溷視聽也。天子以宗社之重付相公，天下以平治之功望相公。相公之志亦何嘗一日不在中原也。夫事患無其志爾，志既定，則功將何逃？伏惟相公深考《秦誓》之戒，而却暴虎馮河之言，以來淵深沈鷺之士，不肆不惰以伺驕淫之敵。質之於古，斷之於心，夫豈無隙之可乘，而焉用是嘒嘒者哉？《詩》曰：「有濯者淵，萑葦淠淠。」區區之懇，惟相公容之。不宣。

《蠹齋鉛刀編》卷一七。

上梁參政

辛卯

某聞漢人之諺曰：「孰爲爲之？孰令聽之？」天下之言，豈復有悲於此者乎？夫士當窮阨摧折之時，力學自修，不敢少墮，其意非苟然也。而俛俛一世，卒無所遇，至於鬢毛頽白而甘老於山林，豈其意哉！揚雄號爲不汲汲於富貴者，其著書也曰：「吾以待後世子雲耳。」疑其不求世之知也，而其論王陽、貢禹則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歟？」觀雄此言，蓋亦自傷其無能聽之者，故自分於碌碌而不悔也。士而至此，可不爲之大哀乎？今某之不肖，何敢自附於雄，而讀書爲文亦久矣。方其應進士舉也，擯於有司與以家艱而不得與者凡二十年，朋舊交弔之。某以爲士之學非止爲利祿計也。今雖窮，不可自棄。故取古之書自六經而下悉觀之，而於楚人之騷，太史遷之史，唐韓、杜氏之詩文尤切學之。私心蓋

嘗髣髴其一二，而朋舊見之者，始弔其不幸，而終笑其迂也。且天下之人方以襍積故實爲學，駢儷對偶爲工，彫繪其辭，支離其義，而己之所好獨與之違，則阡死於溝壑亦宜矣，而某亦不暇恤也。丙戌之春，相公知貢舉，擢於稠人之中，使與一命之寵。向之笑者爲之驚。夫學不適時而得科第，人之驚也固宜，而某亦恐其名與實違而爲知己者之累也，取向所切好之書精思而熟讀之，迨今六年矣。夫性之拙者其用心必專，而又自去士而吏，其窮愈甚，是以愈欲自託於斯文。故凡愀然而悲，釋然而喜，愾然而欲泣者，皆見於此。其心自以爲于古有毫忽之合，而世之笑者愈衆。蓋愛奇者以爲拙，尚新者以爲陳，而樂放縱者以爲齷齪也。屈、馬、韓、杜不在世，吾將於誰質是非哉？此某所以雖鄙棄於人而不之懟也。雖然，猶有懼焉，蓋未嘗自致於相公之前也。古語有之：「兔走歸窟，鳥反其鄉。」向日骫骳之文，前輩所謂聲律記問破壞其體者，相公既已辱收之矣，今之所作，雖未敢以爲是，而比之前日，則心頗無甚愧，相公其忍逆棄之乎？謹取詩賦雜文合四十九篇以獻，機務之暇幸一觀之。且某之心力殫矣，而窮亦甚矣，苟於此而不之遇焉，則某終身將無望矣。昔人有賦《寒裳》之詩以餞人者，其人曰：「吾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是亦區區之願也，不宣。《蠹齋鉛刀編》卷一七。

答史千伯強書 己丑

辱書，加之以甚重之名，責之以所不能爲之事，伏讀再四，惕然以慚。向僕見子於稠人中，其饑

寒困苦既與吾類，即之語，而所學所守適有相契者，故妄意求交於子，不曰吾有道德文章可以爲子之師也，子何所見而爲今言乎？吾意子言之失也。始僕之讀書，蓋未嘗與世相聞，其用心僻，其信古篤，迨今辛苦而得之者，皆時輩之所笑也，而獨甘心焉。子乃欲創相拉拭以夸於人，子何恃而爲此？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吾誰欺？欺天乎？」子何以異此？從子之言，則世必有以僭議吾而妄命子者矣。吾爲此懼。雖然，方吾見子也，以爲與我同類者，今而力拒子之言，則似少戾。夫僕非拒子之相琢磨也，不欲子之以此名相號召也。攻苦而食淡，窮則無所愬，言則無與應，俛俛然困於世，凡吾之學，此其效也。子苟能相從於是而無怨焉，則吾將分坐而處子矣，何必師之云乎？子其思之。不宣。《蠹齋鉛刀編》卷一八。

與彭郝二學正書

孚再拜。昨日辱寵臨，委諭諄複，誠愛我厚，知感知感！鄙性執愚，與人不疑曲，非但今日也，不知能見諒否？古人有言：「人心不同，其如面焉。」世之人孰不樂富貴而惡貧賤？而孚之性則樂貧賤而畏富貴者也。芑藿之食甘於五鼎，繻接之衣煖於文繡，徒步而徜徉，以爲安車駟馬之不如也。自得一第，十有二年而始書一考。中間欲應所謂詞學科者，習之歲餘，忽自笑曰：「吾應是欲何求哉？」乃舍去。吾子觀之，僕豈汲汲於宦達者？自到此，所行所言，吾子亦熟知矣。餐錢稍贏，得百

畝田以歸老。此語不但對吾子言之也，凡相識者皆知之，此僕之志也。至於薦舉一事，非徒不出諸口，亦且不萌諸心。然與人同居一州，既爲吾之長，不敢慢也，不敢諛也，要以如禮而止，則吾之道畢矣，吾亦何所冀於人哉？然平常知我稍深，待我稍敬，苟以是來則姑受之，以不逆其意。安有平日以衆人遇我，而一旦號於人曰：「此吾知己。」吾將誰欺乎？如曰既爲是官，則當受是舉，是薦舉之法以官而不以才也，是豈設法之意乎？僕才既在人後矣，乃於此冒昧而受之，是無恥也。讀古人之書而爲苟賤無恥之事，縱僕不自愧，奈友朋何？且既非知我者，是必憐我而與之也。憐而與之，是黔敖之食也，餓者之所不受，而子爲我願之乎？凡此，幸吾子思之。昔夫子於季孫而不食，於少施氏而飽，曰：「少施氏食我以禮。」此先君子之所行也，僕何敢忘焉？吾子行將仕矣，亦不可不熟講之。目疾未愈，草草上狀，殊不盡所懷，幸照警。不宣。《蠹齋鉛刀編》卷一八。

代人上監司書

人有身處於塵坌之中而心希乎雲霄之上者，世皆笑其狂，而學之者雖槁死而不悔也。問之，則曰：「吾何憂焉？安期、羨門之屬皆在世，哀吾志而授之道，則吾願獲矣。」夫其難也如是，而世又且笑之，然學其道者未嘗輒自棄也。然則天下之事其可以一難而遽止乎？伏惟明公才大而德宏，視明而聽聰，以天子之命按刺一道，凡八州之吏總千百焉，莫不奔走乎後塵而俯伏於前列，是亦縉紳者之

安期、羨門也。夫槁項黃馘，老於窮山，惟古之所謂仙者不哀之爾，使其少動心焉，則決不汨汨逐逐而夭且亡也。此某所以有今日之請也。明公之馭吏也可謂寬矣，而某適得隸麾下；明公之待下也可謂有禮矣，而某嘗得承顧眄之末。是其幸也，天所賦也。明公歲得上其屬於審官，而某困於選調亦久矣，不識明公其將舍之乎，抑亦爲之動心也？明公方蒐獮英豪而進之朝，而某輒有干焉，不謂之妄則謂之僭。然某之肺肝明公固已察之，雖其材不足以備采擇，而其朴誠之操兢兢而不敢犯法者，敢自必也。譬之安期、羨門之於人也，豈必待如己者而後授之道哉？苟以其志之堅而有動于吾心則足矣。今日之事，升之而青雲焉，抑之而汙渠焉，媿一毛於泰山，高寸木於岑樓，在明公一言之間耳。和扁之側，病者呻吟，豈惟病之劇而然，蓋亦有所望焉爾。《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區區之意，惟明公矜而憐之。《蠹齋鉛刀編》卷一八。

寄周日新簡

十月十一日得來書，正月十四日扶病作報，後三日而取回書者不至，以前報未悉，又病少愈，因再作此紙。

某自相別，以病絕不作詩。所寄《上韓子師》詩，大意似矣，而工夫未甚至。此病亦只是讀古人書未造要耳，切勿信言詩者說活法。夫前輩所謂活法，蓋讀書博，用功深，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故

活法當自悟中入，悟自工夫中入，而今人乃作一等不工無味之辭，而曰：「吾詩無艱澀氣，此活法也。」苟如此，則三百六篇并《離騷》可焚去矣。此非可造次。後山蓋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第勿忽遽，優而游之，饜而飫之，久則至矣。近年，人倒以詩爲容易，故卒不造古人藩域。老兄蓋學詩二十年矣，三折肱知爲良醫，故此奉報。他日有使人，幸寄示近作詩一二首，當續錄拙句相報也。《蠹齋鉛刀編》卷一八。

寄解伯時簡

江津語離，勞長者遠出，訖今皇愧。人至，領手教，欣審別來台候萬福。孚初八日交割，連三日有會，十一日方詣交代許立者，且留過是日發遣耳。范三哥歸，聞嘗相見，不知渠何日過江？辛幼安書中云云，亦願有向來所傳所幸者，有頗不相悅者沮之耳。辛戒小人以且痛忍臧否，不知是可忍乎？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此東坡平生得力處也，豈可以一官而改耶！一笑。孚三兩日間事稍定，當別拜書次，不宣。《蠹齋鉛刀編》卷一八。

又寄解伯時簡

日新來問面江之陽，自有出處，已檢與渠看。君要議論文，莫須更讀些書否？他事可用術致，此事恐不容機械可得也。發一笑耳。緣肺氣與痔疾并作，極無善況。未面，切冀保重。不宣。《蠹齋鉛刀編》卷一八。

謝虞丞相啓

擢從冗散之職，畀以師儒之官，衆爲嗟驚，自慚微幸。伏念某受才骯髒，百無一堪；觸事屯邅，十幾九躓。昨叨一命之寵，已踰五年之期。惟窮邊之劇繁，不容尸祿；而文吏之齷齪，或至辭難。屬新例之舉行，自故官而汰去。方其襤被之際，幾有向隅之悲。雖窮當益堅，自甘踽踽之誚；然老其將至，不勝皇皇之心。豈謂高明，見錄微小，賦以斗升之祿，俾與簪裳之游。罔使盛時復有綿蠻之歎，更憐薄伎得盡侏儒之能。況某少多病而今益衰，壯嗜學而晚彌甚。常憂尉曹之責，恐非書生之宜，精神疲於徼巡，術業荒於奔走。惟今所授，實自本心，俸入厚而足以活妻孥，符檄亡而可以閱文字。率爾而得，恍然以驚。茲蓋伏遇大有以容，明而無蔽。才之鉅細，各收其用；人之邪正，洞察於中。謂

朽株猶足爲薪，而老馬尚能識道，故推大惠，以及小夫。仰懷濡手之勞，愧無以報；惟有銘心之感，誓不敢忘。《蠹齋鉛刀編》卷一九。又見《南宋文範》卷二九。

代辛滁州謝免上供錢啓

比陳危懇，方竊戰兢；仰荷至慈，特加閔可。民免追呼之苦，吏逃稽緩之愆。戴德無窮，感恩有自。伏念某偶以一介，得領偏州。較之兩淮，實爲下郡，地僻且險，民瘠而貧。兵革薦更，慨莫如其近歲；舟車罕至，歎有甚於昔時。忽於瘡痍之餘，督以承平之賦，符檄相仍而至，官吏莫知所爲。雖載在有司，當謹出納之數；然驗之近制，尚有蠲免之文。云不斂民，實爲罔上，不避再三之瀆，庶期萬一之從。逮被湛恩，實逾始望。某官仁不間遠，明可燭微。伊尹佐君，恥一夫之不獲；周公在內，期四國之是皇。故令窮陋之區，亦在憐憫之數。向愁與歎，今舞且歌。某恪承德意，遵奉詔條。仰惟鈞石之平，不遺小物；敢有毫釐之擾，以速大尤。《蠹齋鉛刀編》卷一九。

代運使賀同知沈樞密啓

伏審光奉綸言，晉參樞筦。處百萬宿兵之地，已賴籌邊；同二三執政之臣，益資彊本。明良胥

會，夷夏竦聞。恭惟某官學踐聖藩，材優國棟。貫穿百氏，爲時儒者之宗；精白一心，勵古王臣之節。自茂膺於注委，即入贊於幾微。姦黨革心，正人增氣。眷惟右蜀，實控西陲。整我六師，方倚召公之翰；駕彼四牡，式遄山甫之歸。旋疏丹陛之恩，再畀青氈之舊。惟天下之望所屬，故聖主之眷愈隆，兵柄有歸，國勢增重。謨明帷幄，非如晦莫能籌之；忠結冕旒，見夷吾可無憂矣。夙夜仰陪於基命，精神坐抑於遐衝，即觀鍾鼎之勒功，共慶台衡之正位。某自憐孤迹，嘗望末光。誰知簪履之微，復處鑪錘之末。一枝所托，幸安鷦鷯之棲；大厦既成，敢忘燕雀之賀。其爲嚮慕，罔既敷陳。《蠹齋鉛刀編》卷一九。

代漕與同知王樞密啓

恭審光膺明制，峻貳元樞，仁賢彙升，華夏均慶。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德人。柱石之材，足以持危任重；蒼龜之智，足以燭微察幽。以一代之元勳，膺兩宮之隆眷。當上聖撫重熙之運，而明公爲同德之臣。入贊本兵，亦已踰歲。凡折衝尊俎，以制四夷之服；與垂紳廊廟，以佐萬機之平。所言無毫釐之差，其效如日月之見。追茲進拜，蓋將責成。雖卒是伐功，有資借箸之畫；然質諸輿論，可後告廷之除。佇從斗極之司，遄正台衡之任。某自惟疵賤，久賴陶鎔。趨進未諧，悵方違於此日；攀援有自，喜獨倍於他人。寸心所懷，尺牘難盡。《蠹齋鉛刀編》卷一九。

代賀葉留守啓

伏自頃者易鎮南荆，抗旌西蜀。相望百舍，緬惟跋涉之勞；欲致一書，少效寒暄之問。適以筋骸之疾，退安閭里之居。既乏使令，莫附置郵。雖攀援之意未始少變，而弛曠之罪其何以逃。非大德之普容，豈細故之可略。茲承使節，歸尹別都，新命一聞，孤悰增抃。恭惟某官以伊皋之業，值唐虞之時，智略足以燭微，器識足以任重。出臨方面，靡容毫發之姦；入佐經常，不益錙銖之賦。爰總戎於武部，旋承命於樞廷，睿眷彌隆，輿情攸係。唯此保釐之任，實爲柄用之階，以理而推，數日可待。路車乘馬，少淹南土之居；衮衣繡裳，遄俟東都之逆。自惟菅蒯，嘗侍門墻；拯困扶危，韜瑕匿垢。不敢忘提耳之誨，何以報淪肌之恩。茲以卑身，復托大府。雖循墻以省，昔虞三虎之疑；然引袖自憐，今有二天之覆。佇待熒煌之坐，少陳危苦之辭。《蠹齋鉛刀編》卷一九。

與交代啓

唱第彤廷，已叨下列；備員外學，復玷後塵。飾陋質以續貂，竊虛名於附驥。靜惟幸會，曷易名言。某官地望高華，天才敏邵。文兼政駿之富，經有韋平之明。分教于茲，閱時已久。雖鄧公雅志，

不卑博士之官；而賈生妙齡，宜在大夫之位。佇拜褒嘉之命，即躋清峻之班。豈惟校秘籍於鴻都，蓋將明典綸於黃闥。某幸逃汰斥，得奉終更。仰覲高標，已慰傾瞻之素；敬循餘燼，更逃曠敗之虞。感愧之誠，敷宣罔既。《蠹齋鉛刀編》卷一九。

與趙漕啓

偶緣末第，竊薄祿于膠庠；幸以鄙身，託餘庥于旌棨。惟大府材能之會，而台閤德望之隆，乃令寒陋之資，輒冒師儒之寵。傾依惟舊，瞻覲有期。恭惟明允篤誠，靖共正直，文雖華而濟之以質，學既富而處之若無。入典郎曹，詳練之材已著；出臨輔郡，循良之譽復聞。當獨冠於鴈行，尚少淹於龍節。取與以道，民不告勞。剴裁有方，吏皆知畏。顧星輶夙駕，已殫四牡之勤；而公袞遄歸，佇正三台之任。重惟庸妄，特荷知憐。既紹介之不先，仍光儀之未覲，固已竊聞於道路，蓋嘗辱問其姓名。今者猥以畫墁之心，來效執鞭之役。惟明且恕，少弛銜轡之威；雖賤而愚，終冀帡幪之賜。《蠹齋鉛刀

編》卷一九。

全宋文卷五八二一

周 孚 三

謝趙漕舉狀啓

投閒置散，衆所鄙夷；噓枯吹生，獨加論薦。心自知其微幸，人亦爲之歎驚。竊以拘而不通，世士謂之樸學；鄙而可厭，古者以爲陳人。是皆譏嘲謗罵之由，終非富貴利達之具。苟不先於伏匿，將自速於譴訶。惟某之愚，以此爲戒。既二累之所萃，雖百窮而是甘。坐閱兩期，自揣無能之質；未嘗一字，妄干不韙之誅。區區簿書之間，踽踽流輩之後。顧食浮而自愧，將歲滿而引歸。蓋毀瓦畫墁，方切悲於此日；豈乞漿得酒，敢輒望於他人。不謂誤知，特形公舉。獎拔出於非望，褒稱過其所宜。辭避靡容，兢慚愈劇。此蓋伏遇某官持心寬裕，秉德靖共。以識拔後輩之公，任作新多士之寄。雖知憚於冒昧，不忍使之棄捐。斷自高懷，以收孤跡。然某稟資甚薄，得數復奇。強以散材，來與衣冠之列；嘗期莫景，決爲農圃之歸。雖此際以被恩，終何階而報德。其爲感作，未易名言。《蠹齋鉛刀編》

與運幹啓

飄零異縣，第深向德之勤；邂逅同僚，幸有趨風之便。方承庇賴，但切欣愉。恭惟某官才高一時，學貫百代。蘊儒珍於席上，操履惟純；條婉畫於幕中，聲猷甚著。方皇家蒐獮遺材之際，正賢者騰踏要津之時。不待終更，即膺峻擢，丹鳳紫泥之詔，金馬石渠之班。衆所共期，言非爲佞。某來從農圃，濫玷官班。惟玉在山，雖餘輝之可借；與驥同皂，顧鄙心之甚慚。傾依之誠，敷述難盡。《蠹

齋鉛刀編》卷二〇。

與向漕啓

伏審芝封疏寵，玉節生輝，以一代之偉人，任兩淮之重寄。凡居庥庇，舉切懽愉。共惟某官地望高華，天姿超卓。蘊淵源之學，故能致遠以鉤深，負通敏之才，足以撥繁而治劇。以儒術而飾吏事，仗節義而結主知。比奉隆恩，出臨劇郡。欺誕之風頓絕，嚴明之譽藹聞，奏最獨先，酬功可後。已試撫摩之政，載畀澄清之權。惟茲邊方，實今重地。非蕭何轉漕，何以成漢家萬世之功；非劉晏幹旋，

何以復唐室兩京之舊。僉言允協，聖意有歸。事業迴出於古人，功名當驗於今日。剴裁以道，俾屬郡以妥安；彈壓有方，雖彊鄰而懾伏。第恐未溫於坐席，已聞促召於鋒車。某職忝冷官，分甘寒谷。自憐兩歲，閱蠹簡以徒勞；誰料一朝，登龍門而有便。其爲忻快，未易敷陳。《蠹齋鉛刀編》卷二〇。

代向漕與龔參政啓

疏恩秘殿，均秩輔藩，凡屬私人，舉興善頌。共惟某官柱石任重，著龜察微。陳善閉邪，有孟軻氏之敬；獻可替否，得晏平仲之和。出逢千載之辰，存被兩宮之眷。講明國是，排斥官邪，積年之弊既除，太平之功可俟。而力輸誠請，願解繁機。委大投艱，雖上心之未已；辭隆辟寵，奈公意之莫回。恐桑蔭之未移，即鋒車之促召。某偶從泥滓，得在鈞陶。薄冰深淵，方有戰兢之懼；震風凌雨，尚賴帡幪之餘。炎歊在辰，旌榮就道。願謹茵馮之節，以爲邦國之休。《蠹齋鉛刀編》卷二〇。

代賀王參政啓

光膺綸綍之恩，進貳鈞衡之政，凡居庇覆，舉切忻愉。恭惟某官博大閎深，高明諒直。辭章圭璧，配光燄於六經；氣節冰霜，鎮澆浮於百吏。輟自北扉之直，峻執中樞之權，四夷革心，六師增

氣。才無施而不可，位每進而益隆，爰被聖知，晉參國論。貳公弘化，雖方奉於冊書；經體贊元，尚猶虛於揆席。佇聞爰立，以副具瞻。某久辱誤知，忻聞新命。托身鑪錘之末，雖自昔年；馳魂墻屏之間，更憐今日。暑雨方霽，薰風載涼，更乞相六氣以節宣，慰四方之願望。《蠹齋鉛刀編》卷二〇。

與新知府解寺丞啓

光奉絲綸，榮分符竹。平時浙右，既風采之想聞；此日淮堧，復雲天之幸仰。先聲所暨，輿頌翕同。某官造識高明，負才宏博。機藏不測，既能應變而出奇；刃發有餘，亦可撥煩而治劇。仕塗峻歷，生知亦深。爰從內朝之班，式畀侯藩之組，曾未踰歲，復加眷恩。矧惟儀真，舊號名郡，江山明秀，風物夥繁。倘非遴選之才，莫稱撫摩之寄。試望之於馮翊，聖主之意有歸；召黃霸於潁川，故府之典尚在。第恐不容於視篆，佇觀別拜於封泥。某潦倒陳人，飄流冷族。素知甘分，既一飽以奚求；所賴依仁，苟三餘而自樂。其爲嚮詠，莫罄敷陳。《蠹齋鉛刀編》卷二〇。

代賀沈樞密啓

光膺明制，進領中樞，凡有識知，舉懷忻抃。竊惟大臣進退之義，實自聖心選擇之公。粵自初

元，以至今日。當其可用，則九遷之賞不疑；迨其罔功，則三宅之罰隨至。自非歲既久而誠益著，安有身雖遠而眷愈隆。允惟元臣，專此盛美。恭惟某官德業之懋，配古皋夔；威名之聞，實今方召。撫南荆之巨鎮，總西蜀之全師，愛威並施，姦獷咸革。偉革金厄，方嚴入覲之儀；袞衣繡裳，旋正本兵之任。雖部分諸將，在今則重；而師保萬姓，非公孰宜？恐未半於修途，已入司於中鉉。某一違鈞著，兩易歲華。望瑞節於天涯，屢形夢寐；俟歸艗於江渚，幸拜光塵。惟丹慊之所懷，非短牋之可既。《蠹齋鉛刀編》卷二〇。

答諸生啓

退藏十載，嗟壯心之已灰；出效一官，悵慚顏之如甲。自憐晚境，得奉英游，惟積年向往之勤，與此日過從之幸。方布叙之未暇，忽音問之見貽，誠意勤渠，鄙懷震疊。詩書執禮，幼雖學而老則昏；直諒多聞，昔所志而今始見。晤言伊邇，向德采勤。《蠹齋鉛刀編》卷二〇。

送李清宇序

予有俱生之疾，言而觸忌，行而招殃，置之荆棘而不之懼，示之文繡而不之愛。其詳不可得言，

而見於外者其證若是，予知之久矣，而未之能革也。延安李君清宇，予始識之於滁，與之語歡甚，視其所去取與所趨避，鮮有不與予同者，蓋其疾猶予也。是以出宦十年，而窮愈甚。予嘗以是問之，則曰：「吾何憂焉！此汲長孺之戇而朱游之直也，吾得從二子游足矣。」今年春過予於儀真，曰：「吾官期至，吾願見子而行，且獨無以告我乎？」噫，吾之言豈能有助於子哉！雖然，語有之：「溺人必笑。」今吾與子舍常珍而嗜土炭亦已久矣，蓋積瘕潛痼固結而不可療者也，獨不以是爲憂，而乃以得附二子爲喜，子亦窮矣哉！且二子之時，其富貴利達百倍於二子者皆是也。是其爲術，必以二子爲戒。然自今觀之，二子之病在當時則謂之痼，比之呻吟號呼迄今未已，如平津、安昌侯輩，孰輕孰重？世必有能辨之者矣。故予因子之行而出是言，使人知予與子其窮而不悔者蓋如此，以自勵焉。

《蠹齋鉛刀編》卷二五。

贈相者游照序

吾有所疑於相久矣，未始言之也，今試言其略。大觀中，汪信民官宿州，有相之者曰：「是人當貴，外雖羸而內行富。」晁伯以父聞之曰：「內行富於古可言，今則已矣。」未期年而信民卒。人有常言：「天之道常與善人。」如信民者行修於家，信著於友，亦可以爲善人矣，而卒如此。豈古之爲善則天畀之以貴且壽，而今則天且賤歟？以爲不然，則晁伯以父之言何自而驗也。夫人所信者天耳，而

天之於人有古今之異，吾將孰信乎？且是說也，古之人有言之者乎？而晁伯以父始言之乎？吾皆不能釋也。襄陽游照以相名，其來儀真，屢過吾舍。吾與之語，其辭云云，大抵如昔人之語信民者。始也吾疑之，今也吾憂之。照無以求食，方以其術售於人，身之泰否視其言之中否。古之道已無驗於今，靳靳焉守而不變，則照之術蓋致窮之具也。窮豈照之欲也，信於古者乖於今，其報固若是也，吾何爲而不憂？踰月而照告行，次第吾語以贈之，使世之人知古今之異宜，雖照之不中，未可遽以爲誚。且以告吾黨之士，庶有知晁伯以父之所以言者焉。《蠹齋鉛刀編》卷二五。

送湯士美之秀川戶曹序

戊子春，予始與君之兄朝美遇於鎮江。朝美簡而文，剛而不犯，予固樂從之游焉。其後因朝美而識君，君之才蓋不愧其兄者也。今三年矣，其好未始一日替也。予窮於世久，怒辱而狎侮之者多矣，而君兄弟獨加敬焉，予不知其何以得此也。今年冬，君將赴秀之戶曹掾，自句容來別予，且乞言以爲贈。予自視其言之不足進也，而君之請不已。嗚呼，其可以予之陋而孤君之意哉！向予見君之家居也，仰有趨，俯有諾，優游而自適者累年於此矣。一旦出而爲吏，官長之嚴、符檄之繁、吏民之欺，畢萃於前，凡事其能盡如人意耶？釋家居之樂而任此責，君亦少勞矣。雖然，吾意君有所不能免也。夫四民各有業，而世祿之家以仕爲業者也。敬君之事以責其宗，此父兄之教而可忘乎？今國家入仕之

塗雖不一，而公卿大夫之世進而得美名者踵相繼也。君之閥閱既不下彼，而其才又與之頡頏，則雖欲退而不售，其族姻親黨蓋推而莫之容也，君其可以憚是勞而不行乎！夫志於學而不志於用，君子謂之固；席宴安之樂而隳世家之籍，君子謂之陋。固與陋豈予所望於君者哉？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君其勉之。《蠹齋鉛刀編》卷二五。

送楊德駿序

讀書知古人之事業爲可尚，居官廉且勤，不敢一毫出於法之外。與之商榷世故，銖分寸別，人不可欺而終歸於厚，如是者亦足以爲王官矣。而吏於州郡十有餘年，卒無援之者，貧無以養其親，迺始閔閔百罹，水行數千里，舍平生之學而服勤於軍旅之事，其故安在？以謂自晦其才而不求人知歟？則既出而仕，且宜其官矣，固非不願知於人者。以謂雖知之而拘於法禁不得薦達歟？則天子方勤於求賢，比年以來，外服之吏牧伯以名聞於朝者衆矣，而獨見遺。故君之是行，吾爲之不樂，然君不以陋窮爲戚，而以得養其親爲喜。問之則曰：「吾分當然，將誰怨？」蓋君之志其自處者如此。吾是以愧其爲人。天地之數至周必復，故否極而亨，人之常理也。今君之期已過矣，安知不有憫其窮而嘉其志，拔而升諸公者哉？故吾樂爲天下網羅人才者道之。《蠹齋鉛刀編》卷二五。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九。

非鄭樵詩辯妄序

周子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經之書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爲《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余者哉？然余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爲一卷。《蠹齋鉛刀編》卷二五。又見《非詩辨妄》卷首，《經義考》卷一〇六，《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四一，民國《續修歷城縣志》卷二二。

跋王崑帖

乾道八年十一月十日代作

臣守滁之十月，全椒縣僧智淳以王崑帖來獻，且言向嘗刻石天慶觀中。臣召道士王中勤問之，信然。臣又詢諸州人，得崑之六世孫進士王大亨言：崑晉陽人，柴周之攻淮南，崑適隸太祖皇帝麾下。顯德四年，太祖皇帝攻楚泗，崑實被命來。此帖本藏其家，政和八年始取歸禁中。後以石本賜天慶

觀，迺刻而龕之端命殿之壁。臣以《周史》考之，世宗攻楚、泗，歲月與帖所載合。臣竊惟滁雖僻郡，而司馬光常以謂太祖皇帝禽馘姦桀，肇開王迹者實在此土。較其難易，與周之伐崇、唐之下霍邑等。當此之時，凡執羈縻奔走從命者皆一時之傑。崑行事雖不可考，然以其時儕輩推之，蓋亦以材選者。臣懼其湮沒，故備載於下方，且使崑得託以不朽云。《蠹齋鉛刀編》卷三〇。

何山人求詩因書於詩卷

張舍人安國見吾詩，欲求識面，未果而死。員著作顯道過潤，或以吾詩示之。員歎曰：「去鄉萬里，今得交矣。」不浹旬而員暴亡。吾詩之凶蓋如此。唐小說建中間有人至朱方，人必有禍，遇諸塗，多避之走。後四百年吾來居此，吾詩之凶與之合，而避之走亦多矣，獨何山人全不之畏，求吾詩不已，勉強寫此十數篇遺之，且語之曰：「強食自愛，勿吾怨也。向來二公皆宦達者，吾詩或能爲之祟，何之窮過于吾，以毒解毒，庶幾無患也。」《蠹齋鉛刀編》卷三〇。

書張剛中詩卷後

欲作詩者，當先讀山谷《大雅堂記》及《書王知載集後》，湛思久之乃可下筆，不可輒以己意自

作律度也。山谷贈後山詩云：「呻吟成聲可管絃，能與不能安足言？」此詩之妙處，但悟者少耳。辛卯人日，因讀此冊竟，書其後。《蠹齋鉛刀編》卷三〇。

跋高麗李司業送彭顯道詩後 名寅

金富軾，其名見於大觀中徐兢奉詔所作《高麗錄》，李深詩詞亦可觀。顯道以孤身要萬里之功，中道而躓，談者惜之。今鬚髮將白，與之語，雄傑之氣略不少衰。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顯道其自愛。《蠹齋鉛刀編》卷三〇。

跋童壽卿所藏蘭亭

是非公論，久而後定。往時定武兩民家俱有此本，初不以爲重。元祐中，此本遂爲首冠。蘇門下、米禮部家各有本，自以爲可以凌躡，而書家終不許之也。兵火之餘，古刻湮沒，反復觀之，廢卷三歎。《蠹齋鉛刀編》卷三〇。

跋鞠城諸銘

右鞠城諸銘十有一，余讀之喟然曰：「此雖禪閣之義疏，而題萍鄉壁文之別錄也。世以決曹爲冗官而憚爲之，自漢之儒者唱此說，世之士大夫能脫此弊者亦鮮矣。『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退之尚云爾也，況其他乎？夫憚其爲而強使爲之，則視成於簿書之間，倚辦於胥吏之手，無足怪也。雖不以酷得名，而其患與苛刻者同科。余方學爲政焉，凡銘之言皆吾當書諸紳者。陳翁以此相示，三復之餘，敬書其末。乾道丁亥十一月下澣日。《蠹齋鉛刀編》卷三〇。

策問一

問：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古之制也。雖然，平治之世，官有常職，職有常守，人臣能盡其職足矣。苟欲人人而責之功，功立而加之賞，則後先之間，日更月易以求效於職之外，於事未見有濟，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王成之欺所以得售於漢也。且又有疑焉。夫世所謂功，不過理財而使之豐，治兵而使之精，職業修而欺弊絕耳。信如是，則開元之世如張守珪、牛仙客者亦當相矣，而張九齡力以爲不可。何耶？夫欲使在位者皆趨事以向功，不要功以生事，如成者不得欺，如守珪、仙客者不得

近，推九齡之所言，以求合於古之制，其何術以能此？朝廷方以功擇人，諸生其條陳之。《蠹齋鉛刀編》卷二二。

策問二

問：聖人之心不宜有所黨也。顏子在陋巷，夫子以爲賢，而長沮、桀溺隱荷蓀之不仕，其無意於世與顏子初未見其異也，而獨非之，何也？且所遇之時同，其所以處者又同，而一予一奪，學者將何所折衷？或曰：三子者素隱行怪者也，故得罪於聖人。然今以夫子與子路之言考之，大概不過世不可辟而仕不可廢爾，未嘗有一言及其行怪也。是說其可信歟？道費而隱，天下之所同也。在門人則取之，在他人則非之，聖人亦有黨乎？二三子其別白之。《蠹齋鉛刀編》卷二二。

策問三

問：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此孟軻氏之言。而後之言王霸者，未嘗不折衷於是也。以今考之，同力度德，武王所以翦商也。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文王所以服諸侯也。以爲不然，觀《皇矣》之詩，周之伐崇者亦不遺餘力矣，況於牧野之戰，流血漂杵者乎？信乎，德之役於力也！豈

文、武之造周末純乎？王而雜於霸歟？抑《詩》與《書》夸大一時之功而然歟？不則，孟軻氏之言妄矣。或曰：軻之言將以警夫恃力而廢德者。夫立說以警世，將使人信之也。考之於古而不合，施之於今而非宜，彼亦何自信哉？軻與《詩》、《書》，其言之所謂必有能明之者，二三子其條陳之。《蠹齋鉛刀編》卷二二。

策 問 四

問：禦亂以兵，雖聖人不敢廢也。戰國之亂極矣，孟子以儒道說齊、梁之君，而其所言者止曰：「制民之產，勿奪其時。申庠序之教，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則無乃緩而不切乎？當是時也，秦之視諸侯如虎之於肉，諸侯無歲不奔命。而孟子之言，其效常在一世之後。諸侯就能用之，而秦不爾容也，正恐政未及施而兵已傳其國都矣。且以蘇秦之合從才期年，而秦使犀首敗之，況於孟子之言乎？悅仁義之虛名，忘侵凌之實禍，此徐偃王之所以亡也，而孟子忍爲之？世言儒者迂闊而不適於用，孟子豈亦世之所謂儒乎？意其爲術，必有使吾之政行而秦不忌，與秦兵雖至而莫吾害者，而世未之聞也。幸諸君推明之。《蠹齋鉛刀編》卷二二。

策 問 五

問：學所以通天下之務，學而不通天下之務，古者謂之腐儒，不足道也。然漢之董生，於一時之儒可謂傑出矣。三策所陳，粹然出於正，而後之論之者乃曰緩而不切。豈惟董生哉？轅固、申公，守儒而不變者也。今考之於傳，亦無一語關於世。其采當世之利害，考往古之得失，粲然成文，可以施行者，惟賈誼、鼂錯爲然。而議者以爲申、韓之學，而不謂之儒也。豈所謂儒者俱迂緩而不適於用，其適用者必輔以刑名功利之學而後能乎？諸君以儒自名，朝廷方以有用之學望諸君。諸君其將守儒之業而爲董生、轅固、申公耶？亦將以迂緩爲戒，以適用爲急，而爲賈誼、鼂錯耶？使其泥而不變，則雖言而未必有益於國。使其有他術自輔，雖曰有用，而君子又不與也。諸君將以免於斯二者，有司願與聞之。《蠹齋鉛刀編》卷二二。

策 問 六

問：隆古盛時，百官修輔一德以事上，今《詩》與《書》載之詳矣。故自「百揆時叙」推之而至於「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自召南之大夫節儉正直推之而至於「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蓋得人之盛

有如此者。是以「明良」之歌、《棫樸》之詩載之於今，爲後世法。恭惟主上知人之哲與舜同，克宅厥心與文王同，身爲度，聲爲律，以表率群下。凡中外之臣，任之未嘗不極其才也，待之未嘗不盡其禮也。其有善者雖纖介必錄，而有功者雖九遷其官不吝也。是宜精白一心，保乂王家，而乃有不然者。舞智擅權，形於戒飭之旨，禮義廉恥弛而不立，見於邇臣之疏。比之習誕謾詭譎之說，列於諫官御史之章。夫上之所以臨照百官，與古之帝王初無異也，而彼之世得人之盛如此，而今之世乃懷私自便如前所陳者，何也？雖然，先王之治道之使善者化也，革之使正者政也。政不行而刑生焉，故湯制官刑，儆于有位，非獨身冒其禁者有罪也，其輔佐之者不爲之規正，則其刑猶墨，蓋其嚴如是。豈上躬行之化雖至，而董正之刑未忍舉歟？舜與文王不聞有是刑而百官亦治，又何也？伊欲在位者承上休德，洗濯其心，同寅協恭，以稱天子所以委任之意，不假湯之刑，而百僚師師、濟濟多士皆如舜、文王之時，蓋必有道矣。幸諸君推原之。《蠹齋鉛刀編》卷二二。

策問 七

問：以文詞取士，隋唐皆然，而彌縫其闕使至于正，未有如國朝者也。昔天聖、明道之文嘗弊矣，故慶曆之制升策論於詩賦諸經之上，使宏博之才無沈滯之歎；熙寧、元豐之文嘗弊矣，故元祐之制以四場之工拙爲去留高下之別，使專門之學不得以所長蓋人。是二法者，皆彌縫斯文使不失其正之

術也。比年以來，士以剽切破碎爲學，有失朝廷設科之意。邇臣以爲言，且條變革之法以獻，上重其事，方後議之。請問諸君，今日之文其淪於弊者何自？其使之反諸正者何術？慶曆升降之次，元祐去取之式，不識可舉而行乎？抑亦舍是而別立法乎？若是者，諸君講之熟矣，願索言之。《蠹齋鉛刀編》

卷二二。

全宋文卷五八二一

周 孚 四

春秋講義

春 秋

聖人之經，其所以爲名皆因舊而不改。《易》之爲《易》，《書》之爲《書》，《詩》之爲《詩》，聖人未出，其名固已如是。至於《春秋》則猶三經也，晉謂之《乘》，楚謂之《檣杌》，魯謂之《春秋》，編年之書也。錯舉四時以爲之名，聖人何加損焉？且聖人之所以爲後世戒者，在其所書之事而不在其名也。

元 年

《春秋》之始乎隱，先儒之說不勝其繁也。蓋東遷於孝公之末年，孝公沒而惠公立，《春秋》作於

惠之元年可也，舍惠而隱，此先儒之所以紛紛也。至唐啖氏始曰惠公二年而平王遷，其說比之先儒雖不爲鑿，然考之太史遷之紀則無傳焉，不知其何以得此也？吾獨以歐陽子之說爲實，其言曰：「昔孔子老而著書，并以法世而已，故據其所得而修之。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歐陽子之學簡易明白，不爲苟學以亂經。予患是學之不明久矣，故願與諸君盡心焉。

春王正月

正月，周之正月也。周以建子爲正，而《春秋》從之，何也？曰：《春秋》，魯史也。魯史以周正紀月，理也。何以知其用周正也？曰：《春秋》嘗書十月隕霜殺菽矣，又嘗書三月無冰矣。十月而霜，三月而無冰，以今之曆推之非異也，以是知其用周正也。然則夫子之語顏子則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爲一王法，則用周正而不改，何也？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夫子因魯史作《春秋》而輒易正朔，是僭也。《春秋》嘗疾吳楚之僭而夷之，其肯自蹈之乎？曰：孟子以爲《春秋》天子之事，而今之說者則曰「夏時之正」，夫子語顏子矣，而《春秋》之所書，蓋見諸行事者也，又何也？嘗曰：以賞善罰惡，以示勸懲，此天子之所當爲而《春秋》所由作也，亦豈必改周之法而自爲法哉！夫執聖人之言，不求其意之所在，輒附會以施於經，其說雖美而於義未必安。此近世學者之蔽也。吾之言質諸聖人而已，今說則吾不知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儀父，邾子克也。《春秋》之法，附庸之君例書字。其與公盟正乎？曰：天子在上，諸侯相盟非正也。曰：《周官·司盟》：「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載之法及其禮儀。」自周公以來未有改也，而《春秋》非之，奈何？曰：先王之盛時，設牧伯以長諸侯，其協者牧伯聽之而聞於王。王予奪之，未始容其私相盟也。諸侯而相盟，則王何在焉？子以爲周公之全書乎？

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段不書弟也，其書克，以力勝之也。弟之不弟，所以罪鄭伯也。周公居東二年，而罪人得其誅，管、蔡亦不遺餘力矣，而後世不以爲非，則鄭伯何罪焉？曰：管、蔡之封，非周公爲之也。其討之者，非周公私之也。管、蔡誅而後王室安，此周公之心也。段之居京，莊公之封。其完聚繕甲兵，莊公縱之，迨其惡稔而後加之以兵。莊公之心安在哉？司馬懿之誅曹爽亦猶是也，而謂與周公同乎？《將仲子》、《叔于田》之詩序俱以爲刺莊公，是亦《春秋》之法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魯侯之妾也，左氏、公羊子以爲惠公，穀梁子以爲孝公。魯史亡久矣，是不可考，然其爲

妾則一也。何以知其爲妾？以僖公成風知之。成風，莊公妾也。《春秋》于秦人賄也，其書之之辭與此同，以是知其爲妾也。然則穀梁子之說可從矣。曰：不敢必也。若二傳何？寧闕之以俟後之君子。雖然，《春秋》之義初不係乎此也。天子以禮維持諸侯者也，今以非禮而賄人之妾，是有短垣而自踰之也。然則《春秋》無貶辭，何也？曰：實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九月公及宋人盟于宿

宋書「人」，微者也。以公及微者，魯之恥也。宋之會，季孫以公命命叔孫曰：「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豹猶恥與邾、滕之君伍，公甘與宋之微者盟，公以爲禮乎？魯之不振，昉于此矣。

祭伯來

祭畿內諸侯而朝于魯，魯安受之，俱罪也。不言朝，不與朝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嗣也。彼以是親魯，魯不朝王而祭朝魯，可乎？《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祭伯於是失先後之序矣。

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大夫卒，日與不日有義乎？曰：《春秋》因舊史以成書，日與不日，舊史之文也，聖人何容心

焉。曰：今之學者以是分君臣恩禮之厚薄，可從歟？曰：《春秋》書大夫之卒者三十有一，其不日者四，而在隱公之世者三人。立乎定、哀以指隱、桓，史之闕遺者多矣，聖人安得而盡知之？三家之專魯，其權迫君，叔孫得臣之卒而宣公獨不加之禮乎？恐非其實也。學者知《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則不固矣。

二年公會戎于潛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公之會戎，有愧於周公多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春秋無義戰。凡兵之志皆譏也，入者弗受也。莒稱人，微者也。無駭，魯大夫之未命者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春會秋盟，隱公之從戎也亦甚矣。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禦之之術尚可考也。委而不修，汲汲然與之盟，此《春秋》所以譏之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故逆女亦必以卿。或曰：親迎于渭，文王爲諸侯之禮也。《春秋》書此，譏不親迎也。曰：渭，周之竟也，故文王逆于竟上爲得禮。且使晉娶于齊，必責之委宗廟社稷之重，經時不反而行親迎之禮，其可乎？先王制禮，不如是之迂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魯史之闕文歟？曰：非也。「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謂魯史之闕文可也。今三傳異辭，左氏之例不可非，而二傳之說則自不敢以爲是，豈《春秋》之實乎？《春秋》雖曰聖人筆削之書，而指爲有所譏刺，初不敢載之簡牘也。弟子口相傳授，久而失其傳者有矣。故其書有師授之久而訛者，此是也；有秦火之後俄而亡之者，陸淳所謂夏五是也。例以爲魯史闕文，失之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衛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以是爲「君氏」，二傳以爲「尹氏」。捨左氏而從二傳，何也？曰：經之書「尹氏」則有之

矣，而以君之母爲君氏則未之聞也。古之仕者，世其祿而已。官人以世，商之所以亡也，而周循之，《春秋》可不書乎？

秋武氏子來求賻

魯不賻而周求之，俱非正也。武氏子者，大夫之未命者也。父喪已終，宜嗣父位，而平王崩，冢宰不敢命大夫，故猶曰武氏子，其不稱使亦猶是也。《蠹齋鉛刀編》卷二一。

宋廓字子大序

下邳宋廓以其名來求字於余，余字之曰子大，而告之曰：「張小使大之謂廓。」甚矣，小之爲害也。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是二者，人初豈願其如此哉？蓋樂於易售之能，溺於易習之言，自欺之心生於中，訑訑之聲音顏色見於外，而與善始離矣。積而久之，其聰明日以蔽而識慮日以闇，故卒局促而無所成。古之人與人同生於世，而其言足以爲世訓，其行足以爲世法，非有他也，主之以誠，將之以勤，日滋月益，以至於此極也。吾與子游久矣，觀子之所學皆古之道，而其志不求合於今之人，深居簡出，淡然幾與世相忘，故易售之能、易習之言不足以惑子，而自欺之心、訑訑之聲音顏色，求之於子無有也。俗學之患既已免矣，而吾之所以望子者不止於是也，是

以願子大之也。質雖美矣而又砥礪焉，學雖博矣而又淘汰焉，不惰不偷以底於成，使後之人咸曰「是好大而能爲大者」，不亦多乎！古者冠而字，祝之辭以申戒之。今是禮亡矣，然子之請不可虛也，故吾爲之盡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子勿以吾之愚而易是言也。《蠹齋鉛刀編》卷二五。

焦山普濟禪院僧堂記

癸巳

天下之事固有非世智所能測者。夫人之情莫不嗇於財而吝於施，而土木之功雖縣官猶且難之。有司之於民，常賦之外有一毫之斂，莫不悻悻然見於詞色。其有所興作，雖計日而督其力，尚或不辦也。此二者，世智之所能測者也。至於浮屠氏則不然。天下之民，其奉事佛者十室而九。貧者敝衣菲食之不給，而聞施於佛則往往假貸以自效。老而耄者其自奉養有所不忍，而持以供僧唯恐其不受也。夫如是，故郡邑之間穹楹奧宇隱然相望，總其工而計之，官府之力或愧焉，是豈世智之所可測哉？唯其世智不可測，故吾以爲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至者，而世未之察也。潤之焦山普濟禪院，予自冠而往游，視其寢廬、齋宮、庖湍之室無一不備，獨其僧堂庫下而隘，不能容百人，寺之衆以爲病，迨今二十年矣。歷住持者五人，而卒不能有所增加也。今長老定園來主是院，知衆之不安乎此也，乃選其徒普安，使經營之，探於囊得人之捨於己者錢五十萬以畀安，而郡之大姓耆老相勸出金帛以佐其費。一年而財辦，二年而堂成。蓋爲屋九楹，爲錢千八百萬有奇。高明宏麗，動人心目，自是至普濟者無遺

憾焉。園嘗爲予言曰：「夫馮虛責實，化瓦礫爲金碧之區，使學道之士得安意肆志而無偪仄囂溷之歎，此世智之所難而吾教之所易也。然向之諸師蓋常有是心矣，而卒成於吾之手，非吾能也，物之壞成廢興有數行乎其間。數未當然，雖殫心弊力終不能益毫末。及其至也，如反掌然。吾於此適承其數而已，何勞之有？雖然，寺之興創悉皆有記。子與我厚，可強爲我記之。」予以爲園之才能成積年不可成之役，一宜書；既成矣，不自有其功而歸之數，二宜書。故并書之，且使世之人知浮屠氏之教其所以能振起者蓋如此。彼咕咕詆之者，亦足以自警也。《蠹齋鉛刀編》卷二三。

楚州新城記

代人

乾道六年春三月，詔城山陽，命守臣左祐董其事。左侯既受命，乃營度之，兵夫之在道者方半，而財用之調於諸州者未全至也。會左侯以疾卒，天子以事之未集，推擇其可當是任者，於是光州觀察使陳侯敏自高郵往代之。侯既至郡，覽視河山，知天子所以防患之意，而又知役之大費之巨而人不可久勞也，乃計工庸，差物宜，裁其費之冗者，謫其卒之不中程者。畚鍤板幹之勞，風霜氛霧之毒，侯相其早莫而以身率之。凡在役者，謹以聽命。自侯之至爲日者百八十有五，用人之力總六十一萬有奇而城以成。其長四千二十有三百，其高二丈有七尺。濠之廣如城高之數而殺其一。爲門六，水門二。樓櫓機械之用畢具。沈沈翼翼，視舊之功蓋有加焉。時某適從事此邦，而侯求文爲記。某嘗從侯而

登，周覽四向矣。蓋淮東諸郡其視以爲喉襟者，莫逾楚也。楚之地西一舍而贏，則淮陰兩清口之所直也，北不三里，則漕河淮之所灌輸也。航清口而下淮，逆漕河而上，少北而西則鶴水，柴周之嘗鑿也。自鶴水而南，則走高郵、維揚道也。使有一朝之警，而楚之壁壘不嚴，守備不具，則自固且不暇，而欲責其扼吭拊背之功，得乎？此天子之所以委侯，而侯之所以盡瘁也。往時淮東宣撫使治所實在楚，蓋嘗屯重兵矣。後既求成，兵不此屯者幾三十年。今天子按舊籍，復駐師于此，而首屬侯焉。其責成於侯者，豈淺淺哉？侯亦能仰稱上意。故於是役也，不倚辦，不淫費，謀之審，成之果，使上享成利而下無怨言，侯可謂忠且才矣。夫以侯之忠且才，而天子責成之堅，苟少須焉，則其所成就者豈止楚一城而已哉？某敬書其事于石，以告來者。《蠹齋鉛刀編》卷二三。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一。

樊氏讀書堂記

永陽樊君德明於其所居之前得廢地，幅員僅十畝，前對歷陽諸山，後有坂可眺，大木十圍，修竹森然，度而爲堂，面山而背坂，堅完爽塏，悅可人意。既成，取六藝百家傳注之書與夫秦漢以來前人所作奇偉譎異之文章皆置其中，而君朝莫游息未嘗不在是也，則以「讀書」名其堂，而因延安李君清宇求記於予。始予自潤適滁，過君居，見君之伯氏秀實，與之語，有合予意者。既至滁，稱之滁人，則又聞君好修而力學，不妄與人交，心固已奇之，而清宇又與予善，故雖未識君而許之記。會予疾，

未暇作，而君來速予文不已，乃爲之言曰：世之學者皆知書之不可一日廢也。然予嘗怪漢之諸儒如韓嬰、董生輩止守一經，終其身不易，以今之士視之，不亦淺狹而可笑哉！而其事業文章，後之人卒未有能過之者。夫書豈徒以誦讀乎哉？蓋不誘於外，故能致思精；不役於名，故能信古篤。唯其如是，是以書之節會肯綮皆可銖分而縷解之，故一書亦足以爲吾之用。夫書豈徒以誦讀云乎哉？此昔之學所以爲善，而今之學所以爲不及也。君于此盍暨焉。夫博而不要其統，學者之通患也，故予因記君堂而及之，且以自警焉。乾道九年夏四月旦。《蠹齋鉛刀編》卷二三。

滁州奠枕樓記

乾道八年春，濟南辛侯自司農寺簿來守滁。時滁人方苦於饑，商旅不行，市物翔貴。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風作，惴惴然不自安。侯既至，釋民之負於官者錢五百八十萬有奇，凡商旅之過其郡，有輸於官，令減舊之十七。侯又陶瓦伐木，貸民以錢，使新其屋，以絕火災。夏麥大熟，商旅坌集，權酤之課倍增，流亡復還，民始蘇。侯乃以公之餘錢取材於西南山，役州之閒兵，創客邸於其市，以待四方之以事至者。既成，又於其上作奠枕樓，使民以歲時登臨之。是歲秋，予客游滁，侯爲予言其名樓之意，曰：「滁之爲州，地僻而貧，其俗勤於治生而畏官府，自力田之外無復外慕，故比他郡爲易治。然處於兩淮之間，用兵者之所必爭，是以比年以來蒙禍最酷。自乾道初元迄今八年矣，天子之涵

養綏拊兩淮者至矣，而滁之水旱相乘凡四載，民之復業者十室而四。吾來承乏，而政又拙，幸國家法令明備，循而守之，無失闕敗。今歲又宜麥而美禾，是天相吾民也。吾之名是樓，非以侈游觀也，以誌夫滁人至是始有息肩之喜，而吾亦得以偷須臾之安也。子以爲如何？」予以爲天下之事常敗於不樂爲者。夫君子之仕，凡事之在民者皆我所當盡力也。盡吾力而不成，吾無憾焉。苟曰吾樂大而狹小，豈民望哉？今以侯之仕進而較其同列蓋小屈矣。人意侯不樂於此也，而侯勿惰勿媮以登於治，亦可謂賢矣。故樓之役雖小，而侯之心其規規然在民者尚可驗也。夫敏以行之，不倦以終之，古之政也，其可無傳哉？故予樂爲之書。十月三日，左迪功郎、新差充真州州學教授濟北周孚。《蠹齋鉛刀編》卷二三。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一，《稼軒年譜》。

金山重建南水陸堂記

乾道九年，金山寺之南水陸堂成，予所善僧慧海爲山之衆來乞文以爲記。予問其堂之制并其工用之幾何，曰：「堂衡七楹，從十有二楹，兩廡視堂衡之數而增其三，總爲屋二十有九。凡吾教之所嚴事與所振拔者，咸肖其狀於壁，總爲像七百有六。若木，若石，若金碧之飾，若雕鏤之巧，總爲工萬有三千。計材於三月之庚子，而用工於五月之庚申，至九月朔而告成，總爲日百八十有八。」問其財之所自出，曰：「今長老印公儲其人施於己者，凡三年得千一百萬而堂成，又求於衆，得二百萬，而

像設具。」予歎息曰：「不私其有，推以福於人，又能與人同其善，是實可紀也。」乃爲之記。夫佛之教雖爲世所趨向，而其塔廟之在四方者亦或隆替不常，是何也？蓋道不虛行，必待其有能。以是鼓舞斯人者，固能若是興也。自予居於潤，閱茲山之主者亦多矣。或因陋就寡，支傾補壞以苟歲時；或有興作之心而人不信，以私自蠹，卒壞于成。而比年以來，土木之功蓋未嘗輟也。故其奉賜詩者有閣，待游觀者有臺，休老疾者有堂，而又面江之陽爲門者三，并山之脇爲浮屠者二，至於外廊內寢咸闢而新之，費蓋巨萬，而又及於茲堂也，其雄甚壯麗駸乎熙豐之舊矣，是皆積年之所冀而不可得者。夫成壞以數，其所以成壞則以人，自古以來可覆也。然予聞諸里人，茲山當大江之衝，風水相搏，主者難以久。自達觀穎公而枚數之，其歷年多，而人信之者惟佛印、元公與今印爲然也，則其所成就蓋有陰相而然贊之者矣，而人何足以見之？雖然，印得道於中峰民公，而圓悟勤公之孫也，彼其中蓋寂然而無所營，泊然而無所慕，雖草彌堂下而莫之顧者也，而予乃以其有爲者言之，予亦陋矣。淳熙元年四月十日，迪功郎、新差充真州州學教授周孚記。《蠹齋鉛刀編》卷二四。

建康府句容縣圓寂寺記

句容縣之西南三十有五里，有山曰赤山。曩時邑民之避亂者常棲焉，群盜旁午而卒無患，相謂山之神有以相我，願致力於佛以報神惠。會比丘景倫自溧水來，止於其縣之香林院，衆素聞其名，相與

出錢買地於山之陽以留之，而知縣事鄒惟叙助爲之請，且言於府，乞以紹興詔書移故圓寂寺之額於此。知府事葉公夢得許之。方芟夷蓬蒿，規度庭宇，而景倫卒。景倫之徒道愿來主寺事，而同門道忠實飲助之。二人惡衣菲食，檀施之入雖一錢不敢私〔二〕，通倫之世二十有九年而寺始成。蓋有殿以嚴像設，有室以安勤舊，有堂以待方來之衆。寢廬齋庖各以其序，而瓦甃金石之用，丹堊髹彤之飾又皆稱其事也。道愿圖其寺之所在而以書來言曰：「此邑中耆舊之願而先師之所未能成者也，今幸成矣，願乞文以爲記。」予發書按圖爲之歎息。夫天下之事，方其勢之可以亟成也，孰不願徼幸焉？苟或事與意相齟齬而歲月不可冀，則色倦神沮以他爲解，甚者釋之而去，委其責於人。惟其如是，故事卒不立。今是縣介於兩州之間，而地又僻，且縣之籍初未嘗有是寺也。歷年之久，向之願施者凋零略盡，後生晚出疑笑者半，愿不撓不隨，獨能有成，嗟亦勞矣。故吾於此有感焉。愿持律嚴甚，其學者誹誶奉其教不敢少犯，是寺之興，蓋未易量也，故予記之。圓寂本梁同泰寺，治平間始賜今名云。《蠹齋鉛刀編》卷二四。又見《句容金石記》卷五。

〔二〕入：原作「人」，據《句容金石記》改。

蒙庵記

浮屠鑑公初主蘇之瑞光院，名其燕坐之室曰「蒙庵」。既去瑞光，則曰東西南北法身皆然，而吾庵何遷哉！故凡所至輒以是榜其室。戊子之夏，與予遇於江上。予數過之，指其室願有述也。余曰：「子何取於是名哉？子之教號曰大圓鏡智，而見性如隔羅縠，如來猶訶之，奈何子之自託於是也？且子豈真昧昧而無識者？而學佛者亦豈必如盲如聾而後謂之得道哉？子之於衆亦有緣矣，使子而果蒙也，則彼何所賴子？故吾以是疑子也。雖然，子之意則有在矣。子學博而知守之以約，行高而知持之以晦。其於物也無所麗，其於時也無所競。則其退託於是者，蓋將以警諸徒也。吾其爲子記之，使世之人讀吾之言，則知佛之學不以昏昏默默無所識別爲賢，而觀子之所以自處，則知壽張夸大之說不足信，而睢盱自矜之心不萌於中，亦教之一助也。」鑑，犍爲人。初爲士，舍而學佛，得法於應菴華禪師，與之語猶不忘儒也。間出其贊佛之文示予，理邃而語工，予是以與之遊。九月日記。《蠹齋鉛刀編》卷二四。

由己齋銘

浚儀趙從之名其齋曰「由己」，而濟北周孚爲之銘曰：

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惟其自畫，卒爲丘陵。尅意于聖，魯之君子。以退爲進，未見其止。子是之學，不惰不媮。如痿思起，如農望秋。惟蒙故明，惟常故久。我欲如是，誰掣其肘。彼陋巷翁，是爲吾友。《蠹齋鉛刀編》卷三〇。

朴庵銘

宋景文公言：朴無樸音，惟俗以爲樸耳。性上人作庵，以是名之，而求銘於予，蓋既有銘之者矣，故爲之銘：

吾聞萬法，俱目中翳。一法本亡，而況字義。子名斯庵，云何其音。請置其跡，而觀以心。寄明於晦，處清以濁。如輪困木，不雕不斲。古人讀經，章句或誤。勤而不已，卒以是悟。此庵何在？在東院西。爲蛇畫足，而吾銘之。《蠹齋鉛刀編》卷三〇。

自贊

寧瑟而不竽，舍苑而甘枯株，如杌如槁莫與濡。陸沉於書，祇以自娛。斯可謂古之狷者，而今之腐儒。《蠹齋鉛刀編》卷三〇。

辛棄疾始字坦夫後易曰幼安作詞以祝之

言不中律，行不適實，惟德之疾。以今之學，思古之德，唯疾之藥。凡吾之歉，攻不遺力。迨其去矣，吾膚自碩。瘋憂未亡，正氣以殘。小過不作，大德可完。中無所愧，其體則胖。祝子無止，豈惟幼安。《蠹齋鉛刀編》卷三〇。

楊君行狀

君諱某，字公才，潤丹徒人。君少警悟，初入學受書，比他兒三四。時從義君方事生業，而君之伯兄以病廢，從義君嘗以事委君，君治之悉如其意。從義君才之，未冠而家事無大小皆倚辦於君。從義君沒，君之二兄曰：「自吾父時事已付君，吾今日惟若從。」君力爲經畫，不十年而富倍從義君時。君爲人敏而毅，人不可欺，而不立町畦，故人樂親之。鄉間有訟不決者，嘗折衷於君，君一言而定。君不專錮利，歲饑，出私廩以糴，率下市估三之一，而無錢者貸之。凡族人之貧者，人士之無歸者，塔廟之久廢者，君推財赴之如不及。姊嫁而寡，君收字其孤，事姊如母，男婚女歸，未始有倦色。安於田里，初無仕宦意，以顯仁皇后外家恩授監和州木石稅，未幾堂除。監秘書省兼知樞密院事王公綸

自微時與君游，以君才薦於領殿前都指揮使事楊公存中，辟充本司幹辦公事。楊公爲御營宿衛使，君又爲其屬，以勞差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歲將及而有貪緣權要者奪而代之，君不愠也。君暮年得脚氣疾，初不甚劇，間語人曰：「吾歲周甲子又三年矣，且吾父以是歲沒，吾其殆乎！」人皆怪其語不倫。既而昇疾自城中歸，中途趣行，晡至家，言語如平時，夜未中而君沒。將沒，令葬於其母樊夫人之墓之側，且搖手止家人曰：「吾中了了，汝勿哭。」人皆異之。來哭之者皆盡哀。君累官至敦武郎。妻印氏，封安人。子三人：樗年，右宣教郎；櫟年，承節郎；柏年。女一人，未嫁。孫三人：思、愈、恕。君嘗自恨其不卒學問，從後湖蘇公庠遊，記其語以自警，而擇師教子尤力。樗年俱應進士舉，再試於禮部。以君之才，使上有所援，少見於世，則其張施當不止此。雖然，人亦何必至公卿，充吾之志，仰足以養，俯足以育，族姻無間言，鄉鄰無誚議，則吾不既足矣乎！古之人蓋有爲此者矣。然則君仕雖不盡其用，可無憾。君之卒以乾道九年九月甲午，其葬以十二月庚午，在唐村之原，去樊夫人之墓三十有五步。孚與樗年游，知君爲詳，敬狀君之行以告當世立言之君子。謹狀。《蠹齋鉛刀編》卷二八。

宋故保信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解公神道碑銘

乾道七年

公解氏，諱元，字善長，保安敷政人。始隸鄜延路廣銳指揮，自清澗都虞候改武經郎，累遷武翼

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江浙制置使司選鋒軍第六正將、武功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神武左軍選鋒軍統領、淮東宣撫使司前軍統制、翊衛中衛大夫、相州觀察使、真除固州觀察使、保順軍承宣使、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二）、鎮江府御前諸軍都統制、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保信軍節度使。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薨于軍，享年五十四。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有六日葬於鎮江丹陽之下邳。公在廊延以勇悍聞，韓公世忠奏隸麾下，以爲選鋒將。韓公與苗傅戰臨平，以公爲先鋒，破之，追至浦城，所將卒獲劉正彥。敵大入浙西，從戰皇天蕩。兵四合，韓公危甚，公以它舟潰圍入，擒其千戶一人，拔韓公以歸。韓公圍建陽兩月未下，公從參知政事孟公庾異道。既至，視賊城，曰：「可破也。」白韓公，即其夜命諸軍張火炬攻其東，而潛師自西北隅入，賊驚潰。別將攻賊呂僉於邵武，擒僉以獻。賊劉忠阻澤之白面山，張甚。朝廷委韓公經略之。韓公命公先走潭州，招賊馬友，降之，擇其卒二十人以益師。官軍既與敵遇，忠建樓山巔，置旗其上，命其黨視旗所指併力以戰，官軍不能進。公選善射者親將以往注射，奪其樓，忠衆始敗。韓公之爲淮東宣撫使也，方移軍廣陵，而敵分兩道進攻，一自淮陰移高郵，一自天長移大儀。韓公自將備大儀，募諸將保高郵。公請行。韓公欲以西軍從公。公曰：「他人之軍，非某素隸，且將擇利而避難，無以責成。」即日就道，召其鄉民徐康，使結集沿水民爲寨，決上河水以繞城。城東西南淖不可騎。翌日，敵自城北魚貫進。公以精卒當其前，而康以小舟載强弩彳其旁，士分番戰。敵困不支，宵遁。公追擊至寶應，俘其衆二千餘人，軍資器械以萬計。上嘉歎，賞賚異等，訖今功爲淮東諸將之冠。又與敵首領賈舍人戰於落馬湖，破之，降其將張潭，以四百

騎攻敵之劉伶莊，破其衆萬餘。諸道宣撫使既罷，樞密使張公俊奉詔來勞師，奏公權都統制諸軍。敵復自清河來戰。張公檄公清野淮陰山陽，移屯高郵。公自寶應置柵至邵伯，亘二百里，與敵相拒者半載。敵兵無所掠，卒遁去。上由是愈知公能，卒除公都統制。上方注意於公，而公病亟。上以手詔諭公曰：「朕已除卿爲保信軍節度使矣。」蓋欲公生知之也。曾大父沂，大父榮，故不仕。父青，贈武節大夫。母薛氏，追封太碩人。子四人。公既葬二十有九年，其弟吉州刺史忠來言曰：「先兄宜得銘也，願有請。」且以其狀來。忠在淮東軍以壯謹知名，韓公嘗謂之不玷其兄者，其言宜不妄。銘曰：

自歲敦洽，迨于作噩。皇于出師，以整亂略。公於是時，或裨或專。鋪敦淮濱，如虓虎然。天子知之，畀以旄節。修涂方夷，車軸中折。皇之力臣，如公有幾？壽胡不遐，而止於此。曹莊之原，松柏森然。我銘昭之，以永其傳。《蠹齋鉛刀編》卷二八。

〔二〕四廂：原作「四廓」，據《宋史·職官志》六「侍衛馬軍」條改。

柴夫人墓誌銘

乾道元年七月

崇國太夫人柴氏世爲開封人，故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二〕、昭信軍承宣使、贈慶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毅武王公諱勝之妻，敦武郎閣門祇候允迪、閣門宣贊舍人允昌、忠訓郎閣門祇候允亨

之母也。始毅武公居金陵，聞夫人賢，聘焉。時毅武公已貴，內外宗族甚夥。夫人入門，皆宜之，總治內事，斬斬無一毫亂，毅武敬焉。毅武公薨，強有力者挾前憾誣以事，人爲之慄。夫人卒能與公直其冤，而強有力者亦自愧也，世以是知其賢。毅武公既沒，夫人拊育諸子甚至，時以公所教諸子者督之，不專於慈也。莫年留意黃老道，焚誦無虛日。後毅武十有六年，以乾道元年五月一日卒。以其年七月壬子合葬于毅武公之墓，實黃山之原。銘曰：

維鵲有巢，鳩則宜之。維山有澤，谷則躋之。顯允夫人，尚其似之。命服有輝，帝則畀之。

胡不百年，誰其尸之。銘以告哀，其勿毀之。《蠹齋鉛刀編》卷二八。

〔二〕四廂：原作「四廟」，據《宋史·職官志》六「殿前司」條改。

徐氏墓誌銘

淳熙二年十月

予同年友河間俞允成以書并其母徐夫人之狀遺予曰：「允成之昆弟四人，先君、先夫人訾相其材而教之。允成由是得爲士，其供億而助之者，先夫人之力爲多。允成不天，前未第之六年而先君亡，今先夫人又棄諸孤。允成自惟其無以報也，願子銘其墓，以慰允成無窮之悲。」余曰婦人無外事，凡

行于其家者人所不能知。然觀其子之端愿而文，亦足以信矣，乃第其狀而銘之。夫人吳郡人，父某，世爲吳大家，年十八歸同郡俞君某。夫人性儉慈，其歸俞氏，常恨不及事舅姑，凡四時之祭，雖病必親，歷五十載如一日，曰非是無以自盡也〔二〕。平居淡若無所營，而家事秩秩無銖忽差。接族姻以禮，撫諸子諸婦仁而不私。與婢僕語，惟恐其傷之也。自少已不喜爲華靡事，迨嫠居，衣粗食淡。學浮屠法，雞初鳴起誦《金剛》《觀音》兩經，雖祁寒盛暑不變。疾既革，誦經猶不輟，其語不亂。以淳熙二年二月某日終，年六十有八。以其年十月某日葬於長洲縣彭華鄉鹿山之原，祔俞君之墓。子允成，從政郎、建康府府學教授；允文，先夫人卒；允元，承信郎；允功。女四人，二早卒，仲適進士袁珪，季適迪功郎趙經。孫：光庭、掞庭、揚庭、儀庭、瑞庭。銘曰：

臨化而湛，如旣逝也。不沈沈於冥冥之墟，此竺乾氏之書。如夫人者，殆庶幾歟！《蠹齋鉛

刀編》卷二八。

〔二〕也：原作「他」，據文意改。

代延守祭趙馬軍文

辛巳之秋，狂虜渝盟，侵犯王略。其來自汝潁者蓋數十萬衆，而公嬰其鋒，力戰上蔡，蔽遮荆

襄，使卒無擾者，繫公之功。上初即位，收攬英傑，舉鄂渚之師而盡以畀公。撫摩士卒，凡歷五期。恩如冬日，威如秋霜，而寬猛之施，兩得其中。歸掌環列，寵以節旄，上之注意，愈久而愈隆。公雖老矣，如漢充國年八九十而巍巍堂堂，尚足以威遠而懼戎。人皆望公輔明天子，復祖宗之境土，與周方召，相爲長雄。今遽如此，故天下之識與不識者，咸有疑於造物之工。況如不肖，初無一日之雅，而佐公幕府，提携獎予，至以其名聞於九重。入對便殿，出守兩郡。上之心非公是信，則愚庸之跡尚在泥塗之中。訃音之聞，義當執紼以從輿人之後，而拘於簡書，其願莫從。佳城鬱鬱，不可得而見矣，臨江長號而涕流于胸。《蠹齋鉛刀編》卷三〇。

代延守祭叔

以公之才，遇聖天子，一歲九遷，未見其止。忠蹇自將，世濟其美。謂當百年，永侍丹宸，壽胡不遐，而遽止此。丹旄翩翩，歸柩故里。朔風助號，行路出涕。跪陳此詞，淚落如水。《蠹齋鉛刀編》卷三〇。

全宋文卷五八二三

周 孚 五

滿散聖節疏

淳熙二年五月以後

毓聖之期，寔惟茲日。祝釐之典，迨于有邦。仰憑仙釋之功，少伸臣子之願。伏願王靈敷佑，百順備成。玩心汾水之陽，體道大庭之館。自南自北，一仰重離之明；如岡如陵，百倍純乾之策。《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太上皇帝慶七十開啓疏

帝齡默畀，式開祚聖之祥；明詔誕頒，許效祝釐之敬。仰憑仙釋之力，少伸臣子之心。伏願媿北辰之常中，等南極之遐算。凝神道妙，探蹟物先。自七十二君以來，始逢盛世；宜萬八千歲之永，共

享殊休。《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滿散慶七十疏

大德必得壽，方開有永之祥；率土莫非臣，願效無疆之祝。祇承詔旨，恭詣法筵。伏願寶算增崇，宸襟沖豫。體天游於汾水，訪道妙於崆峒。豈惟五支六幹之旋，能彌成數；將見三統九會之運，再數殊祥。《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功德疏 一

五百年而生神聖，屬逢彌月之祥；八千歲而爲春秋，宜效後天之祝。集緇黃之淨侶，演仙釋之徽言。庶憑不轉之功，仰贊無疆之壽。伏願高穹錫羨，上帝與齡。商周曆數之長，復見今日；文武父子之處，有光前人。《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功德疏 二

長發其祥，將屆生商之旦；必得其壽，共伸祝聖之誠。恭誦寶書，仰資睿算。伏願乾符襲慶，離照重明。車書一混於漢封，基緒遠符於周曆。四方來賀，如瞻北極之尊；萬壽無疆，願比南山之永。

《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代漕司功德疏

皇德惟新，固靡容於刻畫；帝齡肇昇，亦何俟于禱祈。輒憑鐘唄之靈，少申臣子之願。伏願唐虞遜德，義昊齊休。喜溢兩宮，日上玉卮之壽；歡均四海，歲陳寶冊之儀。《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祈晴疏

吏失其職，既憊且愚；天降之災，當暘而雨。原防已決，溝澮皆盈。緬惟豐凶之期，在此旦莫之頃。莫知爲計，輒復有祈。伏願排斥陰雲，導迎出日。苟怨咨之聲不作，雖罪瘡之罰是甘。仰冀至

慈，俛鑑危冊。《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祈雨疏

不職之愆，冒聞于上；常暘之罰，波及于民。炎風扇災，雨不克施。烈日造燄，稻將或枯。雖殫縷縷之詞，難述皇皇之意。仰祈真蔭，少鑑危誠。錫之三日之霖，慰此一方之望。《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請觀音祈雪疏

時雪不應，歲律已窮。麥雖種而未蘇，雪將零而輒散。雖吏之有罪，不足顧恤；而民之無告，其忍棄捐！伏望大士以廣大心，施解脫力，少畀盈尺之瑞，以寬嗣歲之憂。仰冀至慈，俯徇微願。《蠹

齋鉛刀編》卷二六。

祈雪疏

比以時雪愆期，方有虞於冒犯；至慈育物，終不忍於棄捐。惟茲疇昔之祥，少救垂枯之麥。尚冀同雲溥布，密霰載凝。仰惟仙聖之靈，大副蒸黎之望。《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觀音殿祈雨疏

去歲之旱，民所收無幾。補創救敗，望在今歲。今將夏矣，而早禾之種尚未入土，吏民皇皇無所歸命。惟我大士憫吏之愚，哀民之窮，賜以三日之澤，以慰一方之望。蓋爲力雖微，而爲惠實大。惟大士鑑之。《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寺觀祈雨疏

常暘作沴，害將及於麥禾；至慈鑑民，應不逾於辰浹。錫以滂沱之澤，俾消旱暵之憂。惟是鴻私，敢忘昭報！尚期終惠，以克有秋。《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觀音殿祈雨疏

某以不才，濫長此邦。去歲之旱，民無食者幾半；今歲夏矣，而天又不雨。農民嗷嗷，無以爲計，拱手待斃，某誠何心！謹齋心滌慮，乞憐于我大士。惟大士至慈至聖，不遺我民。油然而雲，錫以甘澤。豈惟無辜之民得被實惠，而不肖之吏亦有以逃其責也。大士其鑑之。《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請靈巖惠應菩薩祈雨疏

去歲之旱，亦已亟矣。喁喁之民所以不至流散者，以種既入土而西成之際尚冀萬一也。今夏將中，而雨不至，已種者無自而生，未種者拱手待斃，是誠可哀也。此邦之人以大士爲命，興哀飢羸之民，赦吏不肖之罪，錫之一雨，而使克有秋，捨大士將誰望耶？謹遣官撰日以告。《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蝗螟犯境疏

嘉穀垂成，方爲農喜。飛蝗輒至，遽動民憂。乃因控告之勤，虔致袞襪之禮。載惟災起，慮重歲饑。念吏犯法而生螟，敢忘自咎？使田有神而畀火，庶免卒痒。仰賴至慈，俯從私悃。《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祈雪疏

自夏至冬，以旱繼潦。歲且盡矣，雪猶愆期。民將奈何，麥未覆塊。仰祈真蔭，少憫蚩蚩之氓；敬詣靈宮，躬布拳拳之願。《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請海老住資福疏

正宗淡薄，在昔嘗聞。叢林淆訛，于今尤甚。盲枷瞎棒，孤負達摩大師；銅汁鐵床，報答閻羅老子。園生木固，山長野于。從來自不明心，到底都成謗法。海公長老，參楊岐之正派，憩國一之道。

場。四衆傾依，諸天臨鑑。不著方便，平時笑秀關西；肯判身軀，今日看修山主。那須擬議，便好承當。《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請寧長老住長蘆疏

達摩道場，隳廢幾至八九；真歇法嗣，零落略無二三。要須見在兒孫，重續向來香火。寧公長老珠能照濁，劍可吹毛。以枯木寒灰之心，唱白雪陽春之曲。欲興敗壞，政在老成。當年奪蹊田之牛，是誰慙懣；今日作歸家之鶴，更自精神。倚俟一來，敬伸三請。《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請行和尚住廣福疏

傳如來心，是名善知識；瞎衆生眼，當墮大阿鼻。而況沾激聲名，貪婪利養。溺泥老象，觸處皆然；露地白牛，萬中無一。伽藍神既云護法，吞吐無門；閻老子不會容人，搜尋有日。此非妄語，實有明文。行公長老嘗爲淨社中人，應記宗門下事。搗山苦口，不輟誦持；臨濟實情，更須點檢。見飯喫飯，古人可煞安閒；將盲引盲，智者自宜恐怖。續佛壽命，作世楷模。大家切要惺惺，此事不同草草。《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謝晴疏

比因淫雨，輒控危誠。方瀆冒之是憂，豈感通之可必。乃寬吏罰，遂獲時暘。禾無生耳之虞，麥有秀岐之望。儻困倉之有積，庶婦子之皆寧。尚冀殊私，克終大惠。《蠹齋鉛刀編》卷二六。

重建多景樓疏

江山故剝，尚存梁蜀之遺；臺觀危基，未復豐熙之舊。欲繼承平之迹，可亡興作之功。普勸邦人，同茲勝事。宿雲清露，嘗聞張祜之詞；晚照殘霞，不異蘇公之日。苟少加於輪奐，豈止助於登臨。邀江月以同參，聽風林之說法。唱殊禪師之曲，在某甲以雖慚；賡米襄陽之詩，況使君之默許。儻蒙垂諾，佇見落成。《蠹齋鉛刀編》卷二六。又見光緒《丹徒縣志》卷五四。

衆會青詞

淫爲六癘，數雖值於今年；較以四方，罰孰加於此土。冬常暘而不雪，春積陰以中人。呻吟日

聞，夭折相繼，閭巷至於業廢，巫覡爲之術殫。痛矣疚心，言之酸鼻，必有干於威命，致自絕於天年。迨今罹災，抑亦彌月。是以臣等仰止九關之邃，敬陳六祝之辭。伏乞特賜憫憐，普加矜貸。少霽雷霆之怒，曲全螻蟻之生。一氣不愆，大陵之星退舍；群邪自屏，時讎之功告成。仰瀆高明，第增惶切。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七。

謝火青詞

材德不稱，其殃及民；法律有差，於占爲火。尚賴九關之聽，不遺一介之臣。雖譴所加，而災無幾。臣是用式延真侶，敬詣靈場，具陳已往之愆，少冀方來之福。綆缶土塗之備，固不敢忘；瓊瑛玉瓚之微，其何能報！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七。

祈雨青詞

政刑之誤，有干陰陽；凶豐之期，決在朝莫。塵蓬勃以翳物，氣蘊隆而中人。夏苗已空，秋穀復槁。雖長吏之可罪，然下民之何辜。伏願俯鑑危衷，少回哀眷，召神龍於俄頃，挫旱魃於屈伸。苟焦爍之害既除，則流亡之憂可弭。傾投五體，瞻仰九關。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七。

祈雪青詞

巍巍九關，豈容屢瀆；蚩蚩萬衆，是亦可憐。麥雖殖而根已浮，雲將合而風輒至，雪不應候，歲將告凶。臣是用仰企崇霄，敬陳淨供。伏祈至鑑，霰先集以告祥；庶使新陽，民荐饑而得食。俯增跼蹐，仰冀哀矜。《蠹齋鉛刀編》卷二七。

謝火青詞

俾民安堵，惟廉范之政不聞；仰天乞憐，庶裨竈之言有驗。恭惟真聖，俯徇鄙悰。衝風之怒既回，飛焰之災遂息。謹延淨侶，躬詣靈壇。已令畢方之妖，遠投荒裔；敬舉玄冥之祀，以答洪休。

《蠹齋鉛刀編》卷二七。

代人禳病青詞

病恙交攻，幾濱九死；精神未泯，聊布一言。仰祈覆物之仁，俯察由衷之請。伏念臣某衛生無

術，卧病有時，自去夏以浸離，迨今春而愈劇。年齡已邁，不虞二豎之嬰，裝橐半空，何翅三鑿之謁。雖調適之度責之於己，而修短之命制之在天。驗五行所叙之書，適二運互衝之歲。苟筮也數也其理不昧，則恣然霍然何時可期。臣是用望丹陛以馳誠，假青詞而請命。伏願察其危懇，赦其死而俾生；責之後期，得以善而自贖。永免紛張之咎，再爲安燕之人。《蠹齋鉛刀編》卷二七。

慶七十赦書到祭諸廟祝文

茲者天子舉壽親之典，施霈澤于四方。詔名山大川百神之祀在祀典者，守臣咸致禮焉。敬以茲日，告休于神。夫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凡吏之所以供神者，皆聖天子德之所寓也。神其享之，無忘聖天子之賜。《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天申節開啓文

長嬴紀月，神聖應期，敬陳祝釐之儀，少伸歸美之願。伏願日新其德，於萬斯年。非世可量，壽若西方之佛；與天同久，尊如南極之星。《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會慶節疏文

皇天育聖，數適值於千齡；良月應辰，莫尚餘夫八莢。仰祈仙釋之眷，以助邦家之休。伏願皇恩周於華夷，盛德同於穹壤。東漸西被，誕揚不殺之仁；松茂竹苞，莫紀無窮之算。《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九。

祈雪祝文

比以雪不應候，有祈于神。神惟民之窮，不忍終棄。乃庚子之夕，先霰而雪。神之心既憫民矣，苟使麥復甦而疫不作，吏亦將以牲酒答神之休。神其圖之。《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九。

祈雪文 一

麥已覆塊，雪猶愆期。惟農事之失中，與冬溫之作沴。恭惟仙聖，大賜哀憐。仰祈密霰之祥，少著豐年之兆。《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九。

祈雪文 二

今歲之災，神所鑑也。所望一麥，以寬民憂。而冬已過中，雪不時降，皇皇之民，無所告訴。惟神血食此方，歷祀已久，尚期降休，以軫我民。《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祝文 一

吏治不善，神降之罰，爰作淫雨，以害粢盛。吏則有罪，而民何辜？清風時興，陰曠掃除，民之望也。惟神圖之。《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祝文 二

夏既謁晴，秋復禱雨。神不爾責，吏慚且羞。惟神血食此邦，民賴庥庇。豈以吏之不職，而棄所撫臨之氓？伏冀哀矜，畀之甘澤。吁嗟之請，神其鑑之。《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立春勾芒文

惟春之元，國有常典，爰出土牛，以戒農事。導迎善氣，迓續豐年，惟神之休，神其鑑之。《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諸廟祝文

惟政乖繆，以干陰陽。祈雨與晴，瀆神者屢矣。神之聰明，宜降之罰。今茲之雨，豈吏之誠有以感神而應之也。蓋神哀矜此邦之民而眷存之，故吏雖當罰亦赦而不之責。神之惠大矣，敬擇日以告。

《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祈雨文

夏令將中，農事已急。苟時雨之不降，恐歲功之或隳。仰惟至慈，俯徇群願，錫之三日之澤，慰此一方之民。《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祝文

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歲之麥，神惠大矣。苟雨應期而稻復成，則民始終受神之賜。神豈忍於斯而敗之乎？驅斥旱魃，畀之甘澤，神亦何辭之有？敬擇日以告。《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龍潭文

聞之於古：若歲大旱，取虎顱骨納之龍湫，雨則時降。今白沙之田，旱過半矣。雖一再雨，不盈膚寸。歲已處暑，而西成之期尚墮渺茫，農民嗷嗷無所歸訴。敢以所聞，乞靈于神。惟神呼吸陰雲，布宣時雨。邦人所傳，蓋將千祀。尚其降鑑，以福我民。《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迎龍文

日者以常暘之災，有祈于神。神不拒違，賜以勺水。蜿蜿蜒蜒，以示靈變。迨今彌旬，雨一再作。惟神既赦吏之愆而憫民之無辜矣，然焦爍之害譬之積疴，非藥瞑眩不能已也。惟神不遺餘力，有

以大洗濯之。若棟宇之新以表神之靈，封爵之請以答神之勤，吏亦不敢遺餘力也。惟克有秋，以無忘我民。《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靈巖大聖文

雨暘之數，雖職于神，然神之于職，不能無差失也。非有大慈悲心，具大解脫力者爲之先後，不能導之必爾也。此邦之人凶豐之期以大士爲命者，意在此也。茲者之旱，問諸邦人，蓋十數年未之有。雖吏治之不善，宜有以得罪，而民之喁喁者，不可終棄也。今大士既憫之矣，然一杯之水救興薪之火，民之心尚有冀也。一雨三日，洗濯焦槁，耕耘之利尚十得其五。蓋其爲力也微，而爲惠也廣，惟大士有以終賜之也。此吏之欲而民之志也。《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祭諸廟祝文

惟聖天子肇稱元祀，咸秩無文。命我有邦，凡山川百神在其境內者，皆加祭焉。禮與敬可謂備矣，神其體聖天子愛民之心，使疫癘不作，雨暘以時，以福我民，則神亦無所愧。有司謹撰日以告。

謝晴文

某爲政乖戾，貽災于民。不能自屏，乞憐于神，神不我違，賜以開霽。惟神之休，吏則有愧。
《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祝文

今歲盡矣，而天不雪。豈惟麥在田者不得發生，而疫癘之災亦將乘間而作。吏無以爲計，乞憐于神。惟神大施惠於斯民，使歲有以豐而災有以弭。期已迫矣，神其圖之。
《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解寺丞到任謁諸廟文〔二〕

某不材，荷上矜憐，委以此邦。惟神血食于茲，爲日已久。視事之初，敬謁祠下。永惟降福，以祐我民。
《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二〕此篇四庫本缺，據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清抄本補。

延知府辭廟文

某濫守此邦，歲已兩期。茲者終更，得脫明譴，皆神憐其不肖而陰祐之也。今將行矣，不敢不告。《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謁先聖文

某以諸生，得位朝著。奉天子命，出守此邦，人民社稷之寄，萃于厥躬。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此嘗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也。某雖不敏，敢忘斯訓？《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向漕到任謁先聖文

某濫蒙上恩，將漕淮部。幼學壯行，敢不自勵？食足於上，民信於下。於斯二者，請嘗試之。惟先聖先師，實鑑厥衷。《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諸廟文

某不才，蒙上推擇，備員一路。以嚴戢吏，以仁撫民。某不敢不勉區區之心，神實鑑之。視事之初，敬以誠告。《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謝晴文

比控危誠，仰邀靈施。自知黷冒，方切悚惶。不謂時暘順行，淫雨立止，顧真蔭之所自，豈鄙心之敢期？更望鴻私，克終大賜。《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謝雨文

惟大士庇于此方者舊矣。此方之民雨暘之不若，皆以大士爲歸。今歲將旱矣，大士至州之三日而雨。民氓懽呼，去憂而喜。大士之惠，其將何報？尚冀至慈，不倦於施，甘澤時至，歲功有成，此民之望而吏之欲也。惟大士鑑之。《蠹齋鉛刀編》卷二九。

謝雪文

孟春方中，時雪來應。常暘爲之退舍，宿麥得以生苗。仰仙聖之殊休，慰農民之素望。躬詣淨宇，道作「真宇」。以布鄙悰。《蠹齋鉛刀編》卷二九。（以上沈治宏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二四

謝 雱

謝雱（一一三五——一一九七），字季澤，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乾道五年進士，授左迪功郎，福州連江縣主簿，調台州司戶參軍。淳熙十二年爲高郵軍學教授，改宣教郎、知福州寧德縣，轉奉議郎。慶元初，轉承議郎。三年以疾卒，年六十三。著有《正字韻類》五卷。見樓鑰《攻媿集》卷一〇九《承議郎謝君墓誌銘》等。

台州司戶聽壁記

台州司戶參軍，唐至德間著作郎鄭虔嘗以謫官居之，今州城東偏猶以戶曹名巷，杜工部詩所謂「老蒙台州掾」是也。國朝宣和初，滕君膺自睢陽來，時睦寇起幫源，羣盜響應，仙居呂師囊遂據韋羌率衆攻城，滕君倡義守禦，卒擒酋領，一城全活，父老紀焉。今廨舍爲屋三十楹，而扁榜者曰「戶曹聽」，皆滕君遺跡也。聽故無題名，宣和以前莫可尋繹。雱將去官，次其可考者自滕君以下得十有

九人，陷石識壁間，而闕其所不知，略其所未詳，以俟來云。《赤城集》卷三。（黃錦君校點）

韓彥質

韓彥質，延安府（治今陝西延安）人，世忠次子。歷官右承務郎、直秘閣、右朝奉郎、直顯謨閣、行光祿寺丞。孝宗時知秀州，權兩浙運判，歷淮西總領、戶部侍郎、兵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權工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光祿大夫，謚敏達。見《宋會要輯稿》禮二九之九六、禮五八之八九、食貨一八之一二、食貨五六之六二、食貨六八之八五、職官六二之二一、儀制八之二一，《宋史》卷三六四《韓世忠傳》。

乞嚴禁江上諸州重征奏

淳熙十年二月八日

頻年以來，江上諸州皆以重征爲務，公然收鹽米稅，乞嚴行禁約，仍委三總領所不以路分互相覺察按奏。《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一一（第六冊第五一一三頁）。

淮西總領所酒庫差官事奏

淳熙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本所五酒庫近蒙許辟差官，今乞先令權半年，見得實有心力，正行奏辟，通理爲任。又乞差使臣五員羅買米麥。《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五九（第四冊第三一九六頁）。

乞令諸路及時供申錢穀數奏

淳熙十一年八月

省部行移，州縣自合應期供報。如常平一司錢穀文字，並皆遷延日月，不即供申，至于廣西路方申到八年二月見在之數。深慮財穀之數省部既不能知，則州縣因而移易借支互用，無由稽考。乞令諸路提舉司限一月將未申奏月日見在錢物分明開立收支之數，自今降指揮下日月分，逐一編類攢具，供申省部。仍今後按月具奏，如州縣違戾，即仰提舉司按劾，若提舉司違限失申，從本部具職位姓名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庶幾常平錢無致侵損，緩急不誤支用。《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六二（第六冊第五八〇三頁）。

乞守臣任滿將所留諸色錢穀交割申部奏

淳熙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州郡財賦場務，縣道所入財穀皆有名色，在法不得易。而守臣無忌憚者，竭公帑之儲，以快私欲，至於終更，恣爲妄用，席卷而去，不恤後人，循致敗壞，使繼之者無可措手。乞今後守臣任滿，將所留諸色錢穀交割下政，具數申戶部置籍。《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六二（第六冊第五八〇三頁）。

奉旨賑濟細民奏

淳熙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奉旨賑濟細民，令京鏜同應藏密侯韓彥質歸府〔二〕，一就同共給散。今措置欲以二十萬人爲率，將所委官當日抄劄到貧乏老疾之家人口，每名先支錢四百文、米二斗，計錢八萬貫、米四萬石，候抄劄盡絕，將散不盡錢米再行均給。《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八四（第七冊第六二九五頁）。

〔二〕此句疑有脫誤。

臨安府賑濟事奏

淳熙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

恭奉聖旨，支降錢一十萬貫、米五萬石，令臣同京鎗等措置賑濟實係貧乏老病之人，已具奏聞。每口支錢四百文、米二斗，分委府官及差人吏遍於城內外巡門抄劄，及別委官俵散。唯是城外南北兩廂地分極闊遠，貧乏之家甚多，今欲於本府有管錢米內支撥，接續俵散賑濟。《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八五（第七冊第六二九六頁）。

錢塘等九縣賑糶賑給事奏

淳熙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昨承指揮，於豐儲倉借撥米一十一萬石應副錢塘等九縣賑糶、賑給饑民。彥質遂與宗正寺主簿張澈、監文思院上界游九言面議，斟量旱傷輕重去處，均撥米斛，付諸縣官賑糶、賑給。今來諸縣申到昨賑給月日保明，自去秋至目下即無流移之人，並已結局。《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八九（第七冊第六二九八頁）。

上葉相書

訟牒晝稀，吏無餘事；戎亭夜寂，民獲奠居。

竊觀雲夢之南州，素號江淮之要地。

豪傑之遺跡具存，商賈之危檣相繼。《輿地紀勝》卷四九。

與大縣宣教簡

彥質啓：承書，良荷至意，近因便已嘗奉報矣。改歲，爲況復何如？披奉未可期，豈勝向往！千萬惠時自愛。不宣。彥質頓首，大縣宣教。《石渠寶笈三編》。

賑荒獎諭碑記

淳熙十五年七月

臣恭惟皇帝陛下臨御宇內二十有七年於今，治民敬天，終始惟一，用能導迎休嘉，雨暘以時，農扈婁登，有富無窶，間遇水旱，則取陳發藏，猶足以濟。乃淳熙丁未夏五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歲以

不登，民用艱食，上心閔焉，亟遣使開倉，議所以振貸之。臣以駑材，待罪京邑，深惟流逋貽□當宁憂，迺下其事於九邑，分屬僚吏，所以布宣德意者，纖悉罔敢怠。起是歲之秋，越明年之夏，凡用太倉粟一十有一萬石，而民以全安，浸復生業。竣事上聞，有詔賜臣，以示褒勸。臣伏讀訓詞，且懼具慙，其敢貪天之功，以速大戾！謹拜手稽首言曰：夫天行靡常，凶荒代有。古之聖人不能必天之無水旱，而能使水旱之不爲災。是故稽天之浸，不足以病堯民之時雍，而爍石之旱，不足以蠹商民之允殖，以其備豫之有素也。維去歲之歉，若可廩廩，而鄉無移民，戶無耗口者，繫聖天子恭儉撙節，儲侍充牣，恩澤不壅於下流之所致。顧惟小臣職司牧養，惟謹布宣，其何力之有焉！敢以明詔，勒諸堅珉，昭示休德，以詔罔極。《咸淳臨安志》卷四〇。（以上楊世文校點）

葉南仲

葉南仲，處州松陽（今浙江遂昌東南）人。淳熙三年爲福建提刑。見《淳熙三山志》卷二五，道光《福建通志》卷九〇。

乞立定郡縣獄吏額數奏

淳熙二年二月十日

郡縣獄吏推行重祿。今職級押錄之下有推司，款司之下有代書、貼司。自推、款司以上行重祿，代書、貼司無祿也。是以每有獄事，則推、款司主行之，而賂賂公行，則在乎代書、貼司也。獄成而無詞訴，則衆分其賂，有詞訴則貼司當之，又相與營救，止抵微罪。乞詔有司，立定郡縣獄吏額數，應在獄者並行重祿，如敢額外增置無祿人吏，並以違制論，令監司按察以聞。《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一〇五（第四冊第三五〇八頁）。（楊世文校點）

楊 輔

楊輔，字嗣勳，遂寧府小溪（今四川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除知眉州，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召守秘書監、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潼川。召還，除顯謨閣直學士。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吳曦亂後，除成都宣撫使，復爲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謚曰莊惠。見《宋史》卷三九七本傳。

梓宮在殯日食難依常例議

慶元三年十二月

照對將來正月朔太陽交蝕復滿，係在辰正二刻後。依禮例，避殿，不視事，減膳，百司守職，過時乃罷。又緣大行太皇太后梓宮在殯，車駕詣慈福宮前行燒香之禮，如宮中之儀，百官立班進名奉慰日分，難以依常禮廢務。欲乞是日絕早百官守職，過時乃罷。俟辰正二刻後，車駕詣慈福宮行禮訖，次宰執率百官入詣慈福殿下再拜訖，引班首升殿，詣梓宮香案前拈笏三上香訖，跪酌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降階復位再拜訖。次進名奉慰皇太后、太上皇帝、太上皇后、皇帝、皇后訖，退。《宋會要輯稿》禮三四之三〇（第二冊第一二九五頁）。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七。

謝除茶馬表

仰稽命召，大懼深何；俯拜俞音，冒將隆指。增重司存之寄，躡升寵秩之名。恩踰丘山，感鏤肌骨。臣中謝。伏念臣頃充員于館職，首待罪于官庠。時瞻清光，退竊榮遇。旋叨郡籥，即去闕庭。將輸未浹于戍期，因任游承於閩寄。閱楚辭之雷蟄，再閏已周；相禁邏之雲深，孤蹤何有？肆壽皇之收召，逮陛下之纂承。在于葵藿之誠，敢狗衡茅之志。然臣數奇難偶，意外多虞。迫危厲之薰心，控忱

饨而瀝懇。攀鱗望遠，空懷捫角之思；前席釐殘，甘滯周南之迹。雖駭覆舟之變，實干俟駕之誅。豈謂鴻私，尚憐舊物。矜其涼薄，借以寵光。俾司蜀漢之權征，兼總羌戎之互市。恩加進職，遣視乘輅。顧孱微既懼于靡任，而僥倖則踰于始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天初覆，聖澤旁流。簡搜首逮于薦紳，收拾不遺于墜履。謂屬離明之繼照，孰不傾心；察其坎險之在前，義容知止。姑從煩使，庸示曲全。若其所領之官，頗謂難勝之任，將釐積弊，宜得通才。使之冒處于衆難，恐必上辜于器使。飲冰祇命，毀瓦慚功，臣敢不夙夜以思，馳驅惟力。政爾敗官而獲譴，固分所甘；如其任道以求全，蓋知所擇。《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下。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七。

重修創成都府學記

紹熙二年

成都自崇寧改建學宮，厥初取具觀美，不暇久遠計，以故繕治無寧歲。淳熙初，輔教授府學。九年夏，復以事至成都。所目擊者，七八年間已兩更大創葺，皆刻石紀事，則其餘蓋可以類見。上踐祚之歲，敷文閣待制、豫章京公自工部侍郎來牧全蜀。夏四月始至成都，即學延見諸生，閱實具得其狀，則歎曰：「屋大而幹弱，是愈葺愈弊。若損十年之費，撤而新之，可得大治，且持久而不敗。」於是決意庀事，風雨奮發，役不累月而就。由東序而入者，旁行復爲兩序，序爲齋廬者四。由西序而入者亦如之。而又通廡，以達其往來。廬亭以遂其燕適，庖厨以具公養，而退有煬竈牖戶，以安講

習，而居有几榻，浴有室，井有亭，潔污燥濕，各遂其處。凡屋之以間計者，一百三十有六。而一椽一杙，不仍其故。是歲輔待罪茶馬事，其冬始至治所。明年正月朔旦，從公謁拜先聖。退行新學，顧見木石魁磊，棟宇軒豁，而匠製緻密，顯敞突奧，至無一可憾。蓋爲之眩動愕眙，非復異時耳目之所接者。既又斥其餘力，易壞增缺，合新故屋五百八十有五楹。無不端峙行列，引繩可度。崇寧所創，至是撤去殆盡，而新學於是大備。其嘗經行四方者，以爲舉天下郡國所無有。嗚呼，可謂盛矣！惟成都學宮遠有所自，今西蜀之士，千里畢赴。歲二月待試而入，逆旅無餘館，則舍於旁民居者多至數千計。當此時，而學宮圯弊不飭，聚焉而無所託，其何以崇示賢方伯風厲儒學之意？則公之所以未及下車，大建新學，誠可謂治蜀之當務。輔嘗觀往者學校盛時，賢儒相望，由諸生而起者，名卿巨公落落間出。下焉者猶掇緝聞見，決取仕進，以知名當世，而近歲則有可深歎者矣。今公爲是新學，慮深而意廣，高明可以豁滯固，靚深可以息浮靡，潔蠲可以厲操尚，而宏達可以遠鄙倍。凡所以尊其居，移其氣者，豈徒爲是輪焉奐焉，使過其下者咨嗟歎息而已哉！嗚呼，學者其尚勉焉！流以源深，華以質榮，反是而咕咕閭閻，以重貽學校之媿，則其責在士。既簡其修，亦導其趨，反是而蕩決，而後爲之禁，則其責在師氏。公行造朝，白發其議，願益重師席之選，使長如公在蜀，示有表勸。如是而後公之新學本末先後，始得以無憾。輔職事有間，幸從公游者踰年，被命董餉西師，將別，公命以記新學，輔固謝詞陋，不足以表盛大。會公且召去，度不可已，則勉書其事，期與學者涵泳封植，以益無忘公之賜。公名鏜，字仲遠。博大明敏，治蜀四年如始至。其治以安靜爲本，遇有所建立，類宏偉如

公爲人，而學宮特其一爾。蜀人德公既深，他日仰公之事業，思而不可得見，則於新學然而觀之，猶足以想其規模風烈之槩也。《成都文類》卷三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七。

遂寧府遷學記

嘉泰四年二月

吾州自故郡以來，其學徙置而可考者於今蓋三遷矣。唐貞元初，刺史喬琳立學官，禮儒士，而得張九宗。後三十年，九宗守鄉郡，復立廢學，則仍喬之舊也。在今城南，於遂門爲近。慶曆四年，詔立學郡國，太守廖詢徙置郡城東，視舊加宏敞矣。而廟不南向，且瀕江地下，洊更圯毀，久益荒寂。邦人尤之，以爲是文物所從而不振者。每議更創，輟復齟齬不遂，蓋類有所鯁窒而久不得下。部刺史、太守至，或以非當務，不省問加意，則因仍故處增庠補敗。而邦人素所鬱怫者，卒不得大快。嘉泰初，今轉運使王侯勳、太守趙侯善宣始力排異議，更市民田於書臺山下，直郡治之南而改創焉。出令五邑分地賦役，而厚給其費，於是上下趨令，庀役於二年三月，未期歲而告成。拱揖林巒，襟帶城郭，而新學巋然於夷曠之上，雄麗明煥，視舊高廣幾倍。存故宮之半，以備縣學，而郡邑之制始具。越明年二月丙午，二侯合鄉大夫士與其耆老釋菜大成殿，退講鄉飲酒禮於貢院。邦人大會，相與誦說矜詫，既又喑喑嗟歎，願有所紀述，昭示來者，以無忘二賢侯之賜。然余因是而竊有感焉。夫作事謀始，順人事之所欲爲而爲之，則未動而人欲其亟成，成則相與頌歌勸勉，以冀其勿壞。否則，強所不

欲，意倦於始圖，謗起於久役，難成而遽毀者往往而是，豈獨今新學然哉！初，太守楊劭作千里樓，郡人張行爲之記，末言侯嘗以泮宮未得巽位，力欲徙之，以橫說弗克成。記作於建中靖國改元，距慶曆徙學歷年未六十，而當世之論已如此。自是因仍百有餘歲，乃始得二賢侯，以盡達邦人之志。昔之鯁室而不得下者，至是若擘嵩華而聽河流之奔放也。夫百年所難，決於一日，神聽其孚，人用顯相，則順其意之所欲爲而爲之也，而孰能忘之？初議徙創，審度面勢，皆出王侯。其說本之陰陽家，而決以己意，人莫敢異。趙侯到郡未幾，首創貢院，壯偉出西南旁大郡右。甫竟，又議徙學，其費緡錢三萬有奇，米千四百斛，而出於郡計者居其十六，百里外內，木章竹箇，自是踴貴，而民不知此役，百工有司無一辭告病。二侯皆當世吏師，節調度於浮冗，用優裕於力役，故事成而民氣和樂如此，其可謂賢且能矣。《詩》曰：「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取其甚難感者而託焉，詩人之意則微矣。士之遊息新宮，以泳涵詩書之澤，將薰然忠厚之習，久而俱化，民風國俗，且於焉取正，而獨羣居漫漶，爲利聲得失計而已乎？是又二賢侯之志也。輔由襄陽易守歸，與駿奔下，列述邦人之所欲言，則退而爲之記。敷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新知潼川軍府兼管内勸農使、小溪縣食邑八百戶楊輔記〔一〕。乾隆《遂寧縣志》卷一〇，乾隆五十二年刻本。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七八，《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七。

〔二〕「小溪縣」下疑脫一「男」字。

嘉禾堂記

世有符瑞之說，疑信常相仍。然必以人事參焉，而後其說爲可信。《詩》曰「誕降嘉種」，說者謂天應后稷，嘉種從天而下。又曰「貽我來牟」，說者謂師渡孟津，火流爲赤烏五，與牟麥俱來。此其言若誕矣，然周自耕稼迄於興王，時人因其極盛，託諸神異以侈大農功而歌舞之，理或有是。然則符瑞之說，其必以人事參者，非耶？遂寧故藩郡，紹興間尚書蘇公仲虎來守是邦，聲流蘊藉，邦人愛之如父母。民有獻禾一莖九穗者，至百餘本。歲且大熟，公乃闢府治之東館，易爲堂，而名之「嘉禾」。歲久，柱石欹敗，或有懼其壓者，則撤而空之，更創小樓於其南。昔人勝致，日就蕪沒，而郡之千里樓其前若缺眉目，邦人惜之。會今太守李侯叔勤之來，意與邦人合，爲之營度。肇建於九月之辛亥，而落於十一月之甲子，毀十有五歲而後復。於是侯在郡一年有半矣，其政主簡靜，而時發以剛果，議論少，所措置而卒歸平恕，邑人安樂之。已而岐秀之麥，九穎之禾，田婦一產三男子，皆見境內，適與侯建堂之意會。堂成，而上下交以爲宜。參之人事，而又皆可考信，蓋不但徇昔人之虛而已也。侯來守吾邦，後文簡公二十有五年，名父子文獻相望，一草一木，父子昆弟所常游，流光餘澤，將與此邦爲無窮者。是其可不大書乎？《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叔勤有焉。侯名屋，叔勤其字，文簡公之仲子云。乾隆《遂寧縣志》卷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七。

古書巖留題

淳熙十五年八月

夔州守楊輔去官，過萬戶驛，故胸忍縣治。泊舟游古書巖，見刻石滿其上，意當時或有像設屋室，蓋縣人常所往來之地。縣徙歲月不復可考，而石刻亦漫闕就盡，說者但爲臆創。乃屬雲安大夫劉申徧摹巖上下石刻，試考詳，庶幾其猶有獲也。同來者雲安大夫鄭邦基、郝奚仲作、從姪有聲。淳熙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全蜀藝文志》卷六四。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四，民國《雲陽縣志》卷二二，《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七。

襄陽楚巖題記

嘉泰二年九月

嘉泰二年重陽日，郡太守楊輔嗣勳、轉運使蒲叔獻勉道、都統制毛致通亮之，曉登漢皋□楚巖，晚飲洞前，東望鹿門，西俯紫蓋諸峰，漢水繞出其左右。撫昔人之遺跡，知茲游之爲勝絕也。民國《湖北通志·金石志》一二。（以上劉文剛校點）

晁子綺

晁子綺，濟州鉅野（今山東巨野）人，公邁族侄。

歷代紀年序

淳熙二年七月

昭德族父《紀年》既成，先君首得其藁。及言編纂之瘡，累歲而後就，猶恨居宜、黃山間，國史諸書不盡見，故勘覆未詳，尚多闕略，當有待於後日。未幾，族父下世，惜哉！後二十有四載，當紹興之辛巳，子綺復求本于八兄叔我而鈔之。又十有五年再謫是本，且與外弟范信伯校定繕寫，異時可鋟木以傳，庶無負述作之意於九原也。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晁子綺謹記。《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九。又

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三。（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二五

耿時舉

耿時舉，字元鼎，一字德基，平江府（治今江蘇蘇州）人。居太學，屢試不第。以恩科得文學，歷官倉曹、州倅。見《吳中人物志》卷七，《宋詩紀事》卷五二。

賀虞樞使啓

伏審貂璫趨道，歷坤維萬里之長；袞繡還朝，陟乾道元樞之貴。眷威名之特盛，加禮貌以惟隆。斷由當宁之心，喜動在廷之色。邊陲加肅，廟社增榮。竊以九重知人，莫難乎三事大夫之選；五岳總務，尤重乎六卿司馬之權。必有抱經緯之全才，乃可注安危之兩意。況人主職論一相，妙簡惟當軸之賢；而天子守在四夷，所覬獲偃戈之慶。苟非宿望，曷副疇咨。僉言我公，傑立當世，諒惟歡慰。恭以樞使相公先生勲高一代，名震萬方。容止可觀，所謂大臣者；謀猷必告，豈曰小補哉。洊揚英雋之躔，自結顛昂之睠。取武成二三策，志清中原；得結輩十數公，天降大任。擢自詞林之妙，參陪法從

之華。督府燃犀，嘆夷吾於江左；留都典鑰，仰蕭何於關中。丹青旋憶於老臣，閭闔再朝於黃道。至每爲絳侯而目送，謂不得皋陶爲己憂。方欣要路之登，已遂急流之退。重輕所繫，難稽謝傅於東山；安否何如，即訪裴公於西雒。召從綠野，超拜洪樞。既夙夜以在公，亦朝夕而納誨。漢高決勝千里，獨子房參帷幄之謀；舜帝有臣五人，惟伯禹荷股肱之託。嗣聽絲言之出，會觀鼎足之承。永慰具瞻，共觀爰立。某早登崇仞，竊拜下風。列屬憲臺，聿密承於警欵；備員帥幕，更叨被於陶鎔。當盛事之播聞，欲中宵而起舞。凡骨念當家之鼠，不隨鷄犬以昇天；後時慚失旦之鷄，方效燕雀之賀厦。如其欣悚，莫究敷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賀楊尚書帥蜀啓

光奉宸恩，勞膺闔寄。況居屬部，舉切歡悰。竊以自昔雄藩，首稱全蜀。一十五州之士，悉隸封疆；數千里地之師，盡歸節制。實資厚重，坐鎮浮華。宣忠愛於遠方，此倚毗之本意。恭惟某官德基宏遠，識局深純。奕世功名，不替忠臣之後；歷朝議論，共推仁者之言。輟從喉舌之司，出綰山河之柙。綸巾羽扇，暫寬憂顧之懷；鼎席台階，行副具瞻之望。某備員屬部，托庇下風，忻懌之私，叙陳罔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七。

賀吳吏侍啓

京兆均勞，被紫宸之新命；甘泉席寵，還碧落之舊班。時知物論之攸歸，士識上心之所望。向榮光而燭日，騰喜氣以浮春。諒惟慶慰。恭以某官稽古道隆，佐王略茂，早踐高華之妙選，藹聞直諒之休聲。稍乘御史之驄，常落金吾之膽。陸公仁義，未妨錢穀之知；賈誼《治安》，纔奉鬼神之對。謂立當於要路，俄勇退於急流。使寒谷生春，制閩牧稽山之郡；免鄰國爲壑，下車疏鑑水之波。方興黃谷之謠，已蒙丹鳳之詔。連升夕拜，進陟天官。欲田野之間無嘆愁，必輦轂之下先彈壓。追前趙後張之政，須左禹右皋之才。從朱轂之兩轡，聊屈勤於妙手；冠黃閣之三輔，合歸侍於清光。果繇報政之功，復拜銓曹之長。對揚天子，想班居玉筍之前；圖任舊人，看名出金甌之下。某早蒙英眄，方仰光躔。屬盛事之傳聞，欲中宵而起舞。駑馬十駕，尚煩鞭策之加；廣廈萬間，永幸帡幪之託。《五百家播

芳大全文粹》卷一三。

賀周兵侍郎啓

伏審光被召恩，榮歸邇列。當偃第休兵之始，佐司馬以制軍；備簪筆持橐之班，筵屬車而陪論。

蔽自一人之眷，歡形四海之傳。恭惟判部侍郎直道事君，正心格物。早自結顙叩之睽，嘗荐揚清切之班。非道弗由，有猷必告。周旋五院，真能落膽於金吾；洞悟九重，益信簡心於上帝。蔑取容容之福，專圖諤諤之昌。俄帝治於中臺，善平銓於小宰。特躋遠用，連殿近藩。列岫窗中，方快爭先之睹；三衢陌上，已喧來暮之歌。迄用報成，適當圖舊。天如欲治也，舍孟子以其誰；帝自謂過之，思賈生而不見。輟前召南之愛，付予圻父之權。矧交修玉敦之前盟，思大建金城之長策。戒不虞而除戎器，豈惟備先具於一時；及其暇以明政刑，庶可折遐衝於萬里。究觀賢業，陞踐政途。某早幸登門，尤深賀厦。有是文者武必備，進有德則朝可尊。得結輩十數公，諒慶陳於丹悃；取《武成》一二三策，期永輔於皇圖。慶忤惟深，敷陳曷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

賀陳提刑啓

伏審丹筆讞刑，寵持星節；皇華改旆，近在日畿。斷由當宁之知，喜動在廷之色。光生治郡，威竦屬城。恭惟提刑司諫敷文高明而道中，沉潛而剛克。協契藻鳧之會，踐揚蒲豸之班。所願則學仲尼，敬王莫如孟子。東山志在，旋聞勇退於急流；南國化行，皆謂立登於要路。屬經邦賦，謀畀漕權。欲錢穀之問不至於廟堂，才豈嫌於因任；使饋餉之行弗絕於道路，禮難緩於召恩。夫何大江之東，暨乃淞河之右。相望兩地，平反皆欲於得賢；所謂一天，臨遣莫如於圖舊。載念長安之遠近，有

繫雪山之重輕。恐懷夜半之思，輒慰日邊之見。知弱翁藏器，豈簿書獄訟云乎；謂虞舜好生，亡歎息愁恨可也。力除民瘼，想慰上心。鞠茂草於園扉，豈特受八州之陽報；面高槐於公位，會當爲四海之陰涼。某早覲光躔，親承蔭宇。不疑櫺具，誰阻先賀履之趨；商浩書函，顧敢後典籤之貢。其如欣抃，罔既敷陳。《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〇，傳增湘校補本。

賀張守啓

恭審上憂澤國，嘉善政之去思；公輟臺城，撫舊邦而來蒞。銅魚好在，慶浹一時；竹馬交迎，春回千里。諒惟歡慰。惟時制部，有古吳門，冠黃閣三輔之雄，森畫戟千兵之衛。偶屬稽天之浸，徧爲卷地之橫流。衆雖免於葬魚，饑已聞於掘鼠。軫當宁焦勞之念，欲無翳桑之餓人；思襄時惠愛之風，必假甘棠之召伯。壺丹溢道，肅鼓閤城。恭惟某官負廊廟之才，鍾海嶽之氣。臚傳第一，運協當千。翱翔乎道家之山，揚歷乎列宿之舍。始直筆立螭螭之下，俄屬車從豹尾之中。詞妙判花，真鳳閣舍人之樣；筆精入木，掩鵝經內史之書。何暫厭於京師，遂一麾於湖海。左司燕寢，方勝五袴之謠；留守麟符，忽典千門之龠。見夷吾於江左，出裴度於山南。晉室何憂，唐宗久悟。適奉潘輿之樂，未皇墨突之黔。欲合浦還珠，請返孟嘗之治；若遼東化鶴，恍驚丁令之歸。諒繼袞褒，趣齊柄用。無津涯若涉大水，流離罔動於浮言；雖飢饉必有豐年，裕足不難於反掌。某考書下下，論止平平。蚤望履於洪都，嘗

膳緘於茂苑。茲緣屬邑，始遂登門。欣盛事之播聞，欲中宵之起舞。旗旌在望，願先覩以爲榮；袞繡趣還，慮莫諧於承芘。其如欣抃，罔罄敷陳。《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二，傳增湘校補本。

代太守到任謝宰相啓

香火奉洞霄之祠，甫安閒退；管籥居雒邑之守，遽冒寵除。遂命靡遑，宣風云始。伏念某少多奇蹇，老益戇愚。晚負二三之臣，初亡千一之慮。久懷報國，蔑輸橫草之勞；瀝懇籲天，嘗有負薪之疾。動關心於藥裹，思炙背於茅簷。少輔頽齡，方從門館。門棲金雀，未賒禁闥之趨；符佩玉麟，更被鄉邦之選。江山好在，宮闕巍然。顧委寄之非輕，媿倖踰之已甚。茲蓋伏遇某官英猷經遠，律度包荒。進不隱賢，盡闢大公之路；坐而論道，行陞上宰之權。謂大臣而慮四方，欲一士而制千里。茲辱記存於簪履，豈由入對於冕旒。某上冢過家，敢不顧瞻於喬木；中流擊楫，能無慷慨於長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一。

謝茶馬提舉薦舉啓

青衫從事，初亡一日之長；華袞薦章，遽辱五雲之妙。捫心知愧，洗骨篆恩。竊以事君莫大於得

人，爲士最難於知己。呼廉作溷，伯夷與盜跖同科；以贗亂真，虎賁有中郎之像。故相者舉肥而驥足空老，鄉人銜璞而鼠腊稱珍。然誰終混於常流，政自未逢於哲鑑。能舉善類，莫如巨公。如某者藝圃朽株，化爐頑鑛。半生清苦，功名屢歎於悠悠；萬事朱愚，歲月復嗟於冉冉。笑華顛之欲盡，喜壯志之未衰。鴻雁從游，持節未忘於昨夢；茱萸徧插，對床已負於初期。心如谷黍以長寒，身與塘蒲而共晚。甘爲世棄，寧有己知。豈大賢何所弗容，宜衆人之所不識。季布百金之諾，誰爲蟠木之先容；劉公一紙之書，不待祥金之自躍。夫何僥倖，有此遇逢。茲蓋恭值某官德宇邃深，量陂凝遠。流錢地上，游揚原隰之華；轉粟關中，方慶風雲之會。何尚煩於遠使，欲均布於寬恩。會空冀北之馬羣，肯借江南之鷹爪；旋奉甘泉之嚴召，入爲建武之名臣。凡有寸長，不忘甄錄，致如鼠伎，亦玷鸚鵡書。某敢不荷德如山，持心若水。謂西柄有酒漿之挹，慚負虛名；於東隅責桑榆之收，誓酬素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四。

謝鄉書啓

補官初選，法當移試於漕臺；較藝俊游，律輒登名於天府。虛慚芝詔，實媿蕪文。竊以榮與計偕，美稱方貢。得即可升千佛之名次，否則欲問諸天於定中。故衆人爭惜分陰，知此夕焚膏之禁；況白戰弗持寸鐵，匪異時挾策之容。致多屬袂之成帷，豈盡造車之合轍。其難若此，可貴宜然。如某者

謬好古書，猥聞師說。讀《過秦論》，學纔止於平平；誦《詛楚文》，言不期於怪怪。徒佩鵲原之誨，游歆鸚薦之華。槐舍興賢，伯氏常魁於峻苑；楓宸唱第，仲兄復選於乙科。念鉛槧之相承，忍箕裘之敢墜。眼暗青燈之讀，手胼黃卷之抄。謂壁校會有於雄飛，顧劍匣且甘於雌伏。三年刻玉，敢言楮葉之工；一擲成盧，偶比搏菟之勝。家氈入手，宰木愴懷。緣省分以深思，實承恩之有自。茲蓋伏遇判府侍郎先生致君道大，華國文高，蚤連中於兩科，幾遍游於華省。洒落萬字，直倒流峽水之詞源；傳播一時，每驟貴洛陽之紙價。憂國奏賈生之疏，奉身還彭澤之廬，默語何高，延登豈晚。是以輟綠野午橋之燕處，於焉選黃閣三輔之雄藩。游刃解牛，雖筆墨皆設方略；虛弦落雁，雖草木盡知威名。翕變士風，俾知文派。慕燕公大手筆，間得論衡而讀之；爲南豐一瓣香，未遑理窟之進也。由深斗仰，競已波從。矧聞勸駕之勤，誰後着鞭之勇。有如寒士，亦赴春官。某敢不勉服前修，益堅素志。行百里而半九十，肯辭加策之勞；去六月者擊三千，政藉登門之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八。

赴任與鄰守啓〔二〕

求閒上印，特承白髮之親闈；冒寵移居，更畀黃閣之輔郡。顧叨逾之云甚，荷推假之居多。恭惟判府直閣少卿文邁先秦之書，筆追二王之法。猶是貞元之朝士，合作甘泉之從臣。金雀上樓，何久違於雙闕；銅魚左佩，第連牧於五城。比聞茗雪之美謠，行趣溫宣之嚴覲。盍歸一老，可歎靈光之歸。

然；同升諸公，其在潁川之長者。某復違台範，濫守土鄉。避堂而舍，蓋公莫展事賢之禮；載酒而過，揚子徒知通德之居。曾貢記之未遑，忽飛緘之先辱。惟深愧感，莫罄敷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三。又見《啓雋類函》卷九八，《八代四六全書》卷一四。

〔二〕此啓又見《播芳大全》卷四六，題「耿元亮」，「亮」當「鼎」之訛。

倉到任謝宰執啓

懷章列城，方懼承宣之亡補；出節少府，遽叨臨遣之有華。殊恩允荷於皇慈，同德亦歸於洪造。捫心知愧，洗骨篆恩。伏念某一介朱愚，材惟樸拙。半生清苦，學久荒蕪。蚤題千佛之經，猥緣弓冶；連佐一雷之土，徒汨簿書。偶被召恩，謬膺除命，丞大中而需次，丐小壘以便親。仰蒙從欲之仁，獲罄問安之禮。三年何補，考下下以宜書；一札亟加，天高高而寔監。惟是貨泉之富，所資鹺茗之多。積粟腐紅，更兼平糴。熬波出素，所貴阜通。俾同時父子之榮，付一路綱條之重。左右就養，不勞引領以望雲；咫尺違顏，尤慶舉頭而見日。雖使自爲之計，豈能少過是圖。茲蓋伏遇某官勳塞穹窿，量包溟渤。計安大器，居懷兩地之生靈；身作元龜，動合一人之謀斷。坐而論道，進不隱賢。方將是所是而非所非，莫不小成小而大成大。致如樗散，辱在甄收。某敢不思圜法之可豐，聿方寸之弗

亂。念天地之藏，盡出山海，忍爲巨室之私；使錢穀之問，弗至廟堂，仰佐大農之用。清抄一百五十卷
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一。

倅到任謝宰執啓

江湖解組，甘從三逕之歸；廊廟提衡，濫辱二車之選。感恩無地，負愧如山。伏念某才不逮人，學纔爲己。一經皓首^(一)，已孤螢雪之功；五斗折腰，徒爲米鹽之事。念此浙東之勝，莫如吳下之佳。然農桑半廢于水旱饑饉之餘，財賦一空于干戈擾攘之後。吏民深巧，民訟囂煩。調度急而小民嗟，不急又無以供上司之命；賦稅均而勢家怨，不均又無以息羣人之爭。風波旋起於平原，玉石坐焚于烈火。故舊令尹之政，去無待于及瓜；而衆楚人之咻，喜方聞於破竹。十手所指，三思後行。自謂家風之賤微，安敢求違于當世；復加天性之愚拙，幾不見容於此邦。敢期智伯之知，終弭國僑之謗。問歸艤于天際，方辭虎寺之故關；奉新詔于日邊，更作龍舒之別乘。既叨苟免，仍辱誤恩，皆我公造化之私，爲賤吏遭逢之慶。恭惟僕射相公道隆海嶽，聲振乾坤。漢蕭何爲關中之謀，咸推遠度；商阿衡任天下之重，終享成功。彌堅許國之忠，每盡致君之術。謂建非常之業，當以人物爲重輕；欲收磊落之才，必於政事觀賢否。安石之言不愧，寧愧於本宗；魏舒之薦所知，不嫌于同姓。顧如樗櫟，何補涓埃。聿膺譜牒之榮，亦玷簪纓之末，略其不肖，借以餘光。敢不恪守官箴，欽承世業。講治源以助濟

川之手，問民瘼以宏國醫之功，庶答洪恩，少酬微志。山有木而工必伐，已蒙義負之收；淵生珠而崖不枯，更賴本枝之庇。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二。

〔二〕「二經」上原有「孤」字，當衍，今刪。

上湯相陳情啓

士爲知己者用，大賢何所不容；物不得平則鳴，唯善能舉其類。伏念某頃在丙辰之歲，仰當太上之朝，金人再犯於淮南，鐵馬大陳于上江。值南渡奔波之後，屬東還蹈海之餘。侍衛單寡，而無君子之軍；轉餉空虛，而乏小人之食。乘輿既駕，會宣王政事之甫修；干戚攸陳，過漢官威儀之未復〔一〕。百揆亟從於舜狩，六蜚暫駐于吳門，民情已危，國是未定〔二〕。或贊親征之後，遂云罔有敵于我師；爭陳善勝之機，自謂不以賊遺君父。惟時上宰，專彼長謀，既召公不悅于周公，豈晁氏獨安于劉氏。效畎畝愛君之意，分草茅言事之忠。顧越俎代庖，惟一相是論人主職；然跳丸解難，欲二人同心海內安。請如平、勃之交歡，圖緩文武之一怒。留陽城而伏闕，泣賈誼以上書，事不果回，身其能免。衣冠有此，第喜憂國之蕭公；鼎鑊在前，豈忍愛身于臨賀。命輕一葉，恩重萬鈞。止從會稽聽讀之行，旋被長安釋歸之命。深堅素志，未報明時。逮後來當路之臣，惡昔在登門之黨。投蛾火內〔三〕，匪自

揆量；見蟹水中，其如最憊。恐偶預省闈之羣試，中遭鄉里之一夫。謂易名猶慕于相如，宜伏罪坐連于德裕。狀乃事於都省，指網疏投北之人；下其文於曲臺，使路絕圖南之便。野芹雖美，誰將獻御以成癡；仙鼠弗靈，自擬昇天而復墜。已侵尋于白髮，久流落于滄洲。所以爲貧，未能免俗。看人一第，了無拾芥之勞；閱歲三星，返作覆焦之夢。所幸泥塗之辱，河海之豪，好在日光，猶可射牛背之上；依然髀肉，非無事馬蹄之間。一座盡傾，何言小異；十手所指，敢愧前修。是用布其腹心，亦云適此機會。常藏舟已久，恐有力者負之；按劍弗疑，非無因而前也。共惟某官才高三傑，道合四聰。擅燕公之大手，而定社稷有功；躬博陸之小心，而酌古今能斷。兩朝注意，迭居二相之尊；萬里折衝，盡護諸軍之衆。入齊魯侯之壽母，加稱漢代之宗臣，共慶明良之逢，大膺重疊之賞。福不虛應，澤當廣施。有一言可以興邦，其上策莫如自始。今日之事，幸而集諒，無忘善俊之圖；中興之業，誠惟難願，永懋字先之贊。有如愚陋，必耻賤貧何？諸大夫皆曰賢然後用之，終不起倖門之望；雖明天子在上可出仕矣，亦少俟翰場之興。以素荷于慈憐，姑少陳于困蹟。清霜在候，愛日回春，倍蘄茵鼎之調，悉慰紳綏之祝。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八。

（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過：疑是「遇」或「適」之訛。

〔二〕國是：原作「國事是」，今刪「事」字。

〔三〕火內：原作「內火」，依下句「見蟹水中」句式改。

孫紹遠

孫紹遠，字稽仲，淳熙時人。嘗集唐宋人題畫之詩爲《聲畫集》八卷，今存。

賀施參政啓

伏審簡自宸旒，亞于台袞。政塗夙踐，已高宥密之籌；制渥申攸，方大經綸之業。縉紳胥悅，廊廟愈尊。恭惟參政相公英姿邁往，卓識際空。傳道有宗，既心潛於百聖；論兵無敵，將掌玩於四夷。自頒三輔之教條，至總十連之方略。荐見殊績，藹聞清朝。旋入貳於六官，亟進聯於二府。方上皇之倚重，宜亞相之除真。宰職尚虛，諒即膺於崇拜；廟謨已定，顧何取於狂言。然欲致明主三代之隆，當不棄愚者一慮之得。蓋帝王之興，建輔弼須與共成；於國家之暇，明政刑夫誰敢侮。願協沉幾之運，更恢遠馭之圖。某幸託餘休，欣傳異數。第贊門墻之喜，莫陪賓客之趁。意嚮彌勤，辭訥難盡。

《聖宋千家名賢表啓》卷七。

賀錢參政啓

伏審祗膺明制，進陟政塗。惟物望之隆，兼該於遠邇；故除書之下，聳動於華夷。朝廷愈尊，搢紳交慶。恭惟參政相公以純正之識，輔剛明之資。更險夷而氣益兼人，遇錯落而刃有餘地。志之所尚，富貴夫豈能淫；時然後行，雷霆有所不避。用能於進退之際，潔然無依違之嫌。豈素號端方，真處中之汲黯；而苟爲阿附，耻見吏於薛宣。逮公道之復行，以孤忠而見用。獻可替否，率多爲在列之先；協德輸功，當盡展平生之蘊。俾共扶於興運，期大濟於遠猷。寄安危於一身，惟繫瞻之有素；上《要說》之十事，宜遇合之可乘。莫枕何憂，紀功可必。某逃瞻墻仞，恭奉郵音。惟早辱於知憐，實倍增於抃舞。悵服勤之晚，難自力於駑駘；託造物之公，方幸同於草木。巖瞻多裕，百辟所儀。願精茵鼎之調，用副中外之望。《聖宋千家名賢表啓》卷七。

聲畫集序

淳熙十四年十月

畫之益於人也多矣。居今之世，而識古之人，知古之事。生長人間，而睹碧落之真容，淨土之慈相。市朝而見山林氣象，晷刻而觀四時變化。佳花異卉，無一日而不開；珍禽奇獸，不籠檻而常存。

凡宇宙之內，苟有形者，皆能藏吾室中，世豈可廢此哉！第古今畫手，不能一律。如論文章，班、馬固高矣，韓、柳、歐、蘇何歉乎？如論書法，鍾、王固奇矣，虞、褚、顏、柳何愧乎？學藝精到，率可貴而無古今也。俗士於畫，但取煙顏塵容，故暗舊物，至稍新潔者，則以爲無足采。竊嘗譬之，如見八九十歲人，其老雖可敬，奈愚不解事者何？不滿十歲許，而有所謂神童，有所謂奇童者，其可不敬愛乎？此新舊畫之別也。夫玩物喪志，先聖格言，誰敢不知警？而假書畫以銷憂，昔嘗有德於紹遠，今雖不暇留意，未能與之絕也。入廣之明年，因以所携行前賢詩及借之同官，擇其爲畫而作者，編成一集，分二十六門，爲八卷，名之曰《聲畫》，用有聲畫、無聲詩之意也。惟畫有久近，詩有先後，其他參差不齊甚多，故不得而次第之。然士大夫因詩而知畫，因畫以知詩，此集與有力焉。淳熙丁未十月，谷橋孫紹遠稽仲序。《聲畫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新城縣創造溪橋記

淳熙二年十一月

新城縣西有大溪，自於潛南新諸山水合流而下。其兩旁東之富陽，西之桐廬爲通道，常時編筏以濟，霖潦既降，湍勢奔潰，筏或浮出大江，其斷裂可葺則幸也。當此之時，有十日不得濟者。姑蘇楊才叔爲之宰，議建橋父安之策。人樂口口謂功難就。才叔斷於心，而付諸一僧。僧募施捨者，先立兩旁之基，以石爲之，一年而始成，糜錢二百萬。會錢塘潮頽江岸，有指此石獻于府者，府諭縣立毀以

應□。才叔請助緡錢四千及其餘石，乃得不毀。已而所付僧並緣自營，不克卒事，官籍其資五十萬，因改屬其流紹蘊，捨兩基之外，皆以木爲之。蘊募施錢又百五十萬。邑人悟爲橋之利，獻木者麇至，助工者鱗集。度材于今年之五月十三日，而訖役于十月晦。其長二百四十丈，闊十之一。柱皆堅木合抱，埋十餘尺，上爲屋十有五間。中立一亭，西各一亭〔二〕。東亭之相面，又以其餘材建迓客亭三間。凡用木二千章，釘二千斤，石灰千斛，瓦一十二萬。唯始營之石工不可復考。才叔以其端末求爲記，且爲予邑僚落成其工。北望泉流，滾滾不斷，水石相交，有珠玉聲。南對羣山，堆藍疊翠，烟靄微度，色若有喜。東安民居薨棟參差于山水清幽之中，而見井邑之繁夥。自橋欲就，一縣之民，扶携老稚，遙觀登望疑仙。或于月夜相與遊樂，至于忘歸。紹遠爲之言曰：此橋之餘也。予平生苦奔走，率是舟行礙灘磧，而陸塗沮澗壑，若故相反。新城九達之達，馬跡車轍不間朝夕，使斯橋不建，寧不爲大溪所厄？才叔治縣，姦冒束手，而獄嘗空虛。民既安于田里，又盡所以便行旅者。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川不梁，而謂其必亡，乃知爲政之要在於是。才叔愛橋之景，豈非謙與。淳熙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民國《新登縣志》卷六，民國十一年鉛印本。又見道光《新建縣志》卷二一。（以上祝尚書校點）

〔二〕〔西〕上疑脫「東」字。

蔡 迨

蔡迨，字肩吾，許昌（今河南許昌）人，蔡齊四世孫。博學，工文章書畫。嘗從學於尹焞。流落川蜀，與陸游爲莫逆交。游以書薦於吏部侍郎韓元吉，遂自蜀入吳。元吉力薦於朝，淳熙三年得桂陽令，行至蘇州，暴死於舟中。有《之罘先生稿》。見《渭南文集》卷二七《跋之罘先生稿》、卷二八《跋蔡肩吾所作蘧府君墓誌銘》，韓淲《澗泉日記》卷中，《周文忠公集》卷六，《宋元學案》卷二七。

合江園記

淳熙二年

合江園，唐尹韋忠武作。後因其亭爲樓閣臺榭，參植美竹異卉，薈翳參差，而春芳夏陰，波光月暉，以時獻狀，無不可愛，故爲成都園亭勝蹟之最^{（一）}。嘉時暇日，方伯刺史與其賓寮名勝登臨燕衍，傳觴授簡，以極其歡，幾與東平之谿堂、山陰之蘭亭爭長也。而呂正愍之記實刻在石。夫地因人而重，則是園蓋可知矣。然園可娛官^{（二）}，官之人未必皆材，又屬公府尚簡重，燕游闊疏，因弗以治。樓欹亭侈，花竹翦剗，荒穢蕭條可念；其無恙者，獨長江茂林耳。淳熙二年春，李唐來爲是官，入其寺，傷焉，欲繕其隳圯，而病其訾。會提點刑獄晉原李公兼漕，領府事，唐白其故。公亟出緡錢材

甃，畀以庀事。址之墟者屋之，宇之仆者起之，楹桷牖户上覆旁障之，腐而缺者易而新之，弗廢其舊而加壯焉。而又補藝花竹，叢條暢茂，咸復其故。園之壞而修者數矣，莫若今日之壞甚而修之力而成之敏也。非獨唐能張其官，實惟晉原公達所以爲政，雖職併事叢，而細大必舉，頤指如意，致其下盡力焉。它視此可知也。工之訖，宜有以志。迨將如吳會，艤舟亭下，唐請書其事，喜爲之書。是年記。《成都文類》卷四三。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三九，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九，嘉慶《華陽縣志》卷三九。（劉琳校點）

〔一〕蹟：原作「踐」，據《全蜀藝文志》改。

〔二〕娛：原作「疑」，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五八二六

戴 機

戴機（一一三五——一二〇一），字伯度，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人。紹熙元年以特恩補官，初調迪功郎、蕭山縣尉，未上，丁憂。服除，爲金華主簿，後爲提點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司檢踏官，踰年屬疾，以承務郎致仕，嘉泰元年卒於家，年六十七。有《蟄齋集》十卷。見樓鑰《戴伯度墓誌銘》（《攻媿集》卷一〇六）。

蓬萊觀輪藏記

淳熙八年七月

道觀經藏，聚書而藏，回旋八極，普濟羣動，未易窺其端倪也。蓋道判於希夷，人含沖和之氣，以孕形毓質，終身由之而罔覺。一念顛錯，天理滅蕩，其報至於流轉三洞，漂沉億劫。粵有大真人在玉清宮中，怡神靜念，哀矜衆生，乃宣演秘法，警世度人，津梁今古，此玉笈雲錦之囊，所以闡元虛之妙也。然真筌精微，篇章浩博，不能徧閱。爰探元機於混茫，侔大巧之制作，創爲鉅藏，蓋取其書

以藏之，呵護之以威神，旋轉之以軌軸，珠躔景緯森列乎上，乾樞坤根運轉乎下，琅函象讖囊括乎中，法輪一轉，幽顯旁達，運之不窮，索之無盡。吁！人之齋心肅己，清晨持誦，不過一二通而怠惰已生。今靈龜旋運俄頃間，不待披繫關紫府之儲，而千聖下臨，萬法俱會，故能罄塵境之有情，咸知敬仰，諸妄盡滅，一真湛然，風休乎惱障而川至乎福祉。信哉！道果之淵深廣博也。鄞城西陂湖千頃，中峙一山，屹然如瀛洲，方丈在滄溟，是爲望春。其間有神龍隱見，興雲作雨。山之巔，道士結廬以煉形養性，世奉香火。紹興中，因望霓應禱，太守莫公有請於朝，賜額爲「蓬萊」。職觀事者屢更，惟童思定真實不妄，銳意興造，自是殿宇廊廡寢寢琳宮珍館矣。是地無膏腴一畝，而客衆數百指，思定念粥魚齋鼓不可冷落，乃欲建輪藏於觀西。藏未就而思定羽化，其徒胡志清操履尤慤，戮力募緣，方懼力不能辦，邑檀那保義郎厲斌慨然身任是責，觀之神人又作奇夢以感動之，其志益堅。經始於淳熙之戊戌，而落成于辛丑之孟秋。糜金錢一萬緡，藏經五千四百八十一卷。金碧輝映，四境瞻禮，有禱立應，施利日廣，黃冠羽服濟濟然袂之聯也。厲又樂捨良田百畝，因是傑然爲鄞之名觀。嗟夫！天下無難事也，精誠所感，雖九鼎萬鍾，盥手可立辦也。志清一日叩吾廬，焚香煮茗，從容以記屬余。余家密邇蓬萊，諗其事爲詳，豈得自默。淳熙辛丑七月記。《至正四明續志》卷一一，咸豐四年刻宋

元四明六志本。又見《四明文獻考》，乾隆《鄞縣志》卷二五。（吳洪澤校點）

徐樞

徐樞，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紹熙末累官右通直郎、知吳縣，淳熙二年知永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七，《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四。

萬石山題名 淳熙四年秋

西安徐樞被命假守，以淳熙乙未之秋抵郡。公退無事，頗成園林之趣。每至此地，愛其幽夤無塵俗氣，燕坐常終日。丁酉秋九月，因命蒔荷於池，增雨中打葉之勝，且記歲月於石間。男徹、敞、敦、敷，壻睢陽戚信厚侍。《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四。又見同治《永州府志》卷一八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三。（吳洪澤校點）

徐得之

徐得之，字思叔，臨江軍清江（治今江西樟樹西南）人，夢莘弟。淳熙十一年與其子筠同科進士，歷

仕州縣。開禧初以通直郎致仕，嘉定中特轉朝請郎。所著有《左氏國紀》二十卷、《史記年紀》、《鼓吹詞》、《郴江志》、《靜安作具》、《敝篋筆略》等。見《宋史》卷四三八本傳，隆慶《臨江府志》卷一〇、一二，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三。

重修杜工部祠堂記

唐三百年，詩人輩出，而李、杜爲之冠。不幸當天寶之季，顧不得早鳴國家之盛，而遭逢世亂，使窮餓其身，流離困苦，生不安席，死無定所，何若斯之甚耶！舊序謂先生死葬耒陽，或謂不然，實死於岳陽，三說互相詆訾。世傳太白溺死，葬采石。據李陽冰序，謂病卒當塗，枕上受簡。或謂鎮州青山亦有塚。是數說亦相反，學者至今疑焉。始余官郴，以紹熙庚戌領常平使，檄之長沙。十二月二日，道耒陽，始得謁先生祠下。孤塚在祠後，余酌而拜焉。堂有漢二穀碑，亦漫漶，摩挲不忍去。時有韵語，欲書壁，未果，既十八年矣。今耒陽邑大夫嚴陵黃君茂報政未幾，重建祠宇而一新之，比舊加壯，以書來求記。衆謂子當詳訂之，以解後世之惑。余謂之曰：「先生英靈忠義之氣，在天而不在地，文章光焰之氣，在萬世而不在一方。或者刻舟求劍而取正於朽骨，則過矣。邑有墓，墓有祠，耒陽所私而重也，奚怪焉。且古人之迹，最易以謫。陶母之墓，在處有之；而澹臺子羽之墓，亦不止一處。彼賢而可立教者，雖沒，人尚愛而塚之，以重其地，獨少陵祠邪？余讀杜詩，自避賊至鳳翔，自

秦州入同谷〔二〕，盡室徒步，草行野宿。當是時，不死於兵革，不死於凍餒，不死於虎狼，幸矣，豈知有死所哉！今孤墳嶢然，過者起敬。前得聶令葬之山水佳絕處，後得諸侯爲立門宇，今又得黃君再葺而新之，非少陵幸耶？非令君之賢，知所先後，以政事餘力，亦孰能及此耶？故因祠宇之新，竊記以爲如此。嘉靖《衡州志》卷四，天一閣藏印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吳洪澤校點）

〔二〕同谷：原作「同穀」，據杜甫詩集改。

桑世昌

桑世昌，字澤卿，號莫庵，高郵（今江蘇高郵）人，寓天台（今浙江天台），莊子，陸游甥。生年七十餘。輯《蘭亭考》（存）、《回文類聚》（存），著有《莫庵詩集》。見《蘭亭考》附《群公帖跋》，《嘉定赤城志》卷三四，《宋詩紀事》卷六三。

回文類聚序

《詩苑》云：「回文始於竇滔妻，反覆皆可成章。舊爲二體，今合爲一，止兩韻者，謂之回文，而舉一字皆成讀者，謂之反覆。」又上官儀曰：「凡詩對有八，其七曰回文對，『情親因得意』，『得意

逐情親』是也。」自爾或四言，或六言，或唐律，或短語，既極其工，且流而爲樂章。蓋情詞交通，妙均造化，此文之所以爲無窮也。淮海桑世昌。《回文類聚》卷首，清朱象賢刻本。

回文類聚題記

內侍高班內品、監秘閣三館書籍、兼點檢勾當兵吏部官院、同簽署起居公事、江南兩浙道搜訪圖書臣裴逾，至道元年六月十九日，奉聖旨齎到，宣賜朝散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知寧海軍、兼管勾寧海軍蘇越等十五州軍兵馬公事、瑯琊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王化基奉朝請。

《類聚》甫成，客有言至道御製者，屢求乃得之，謹登載卷首，用且彰聖學之融妙云。臣桑世昌敬書。《回文類聚》卷首。

和靖先生傳

先生林公逋，字君復，世爲杭州錢塘人。祖克己，仕錢氏爲通儒院學士。逋少孤，立志爲學。景德中，放游江淮，及歸，結廬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屢賜粟帛，詔州縣常存遇之。善草書，喜爲

詩，其語孤峭澄淡，而未嘗目錄其稿。或謂曰：「先生何不錄所著詩以傳于後世？」逋曰：「吾終志山林，尚不欲取名于時，況後世乎？」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第。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李及、薛映知州，每造其居，清談終日而去。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天聖六年十二月丁卯，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五十石、帛五十匹。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嘗謂人曰：「此公輔之器。」卒，而諮適知杭州，爲製總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一絕納其墳中。《宋林和靖先生詩集》附錄，萬曆四十一年刻本。又見《赤城別集》卷二。（以上吳洪澤校點）

程 介

程介，淳熙初知榮州。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六。

乞委官勘驗折敗井戶奏

淳熙三年五月

乞將四川州縣折敗井戶，許各赴愬，委官定驗，係枯淡之井，則廢不復開。如元係舊井而水脉復興者，則開之，以對補虧課額。《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六（第六冊第五二八一頁）。（吳洪澤校點）

鄒 勇

鄒勇，邵武軍（治今福建邵武）人。淳熙中官迪功郎、道州州學教授。見《跋周濂溪先生手帖》。

游濂溪辭 并序

道州城西十五里，有村曰濂溪保，蓋周茂叔先生之居也。先生宦遊過九江，愛廬阜，不能歸，故以濂溪榜書堂，示不忘本。山谷，一世洽聞者也，而曰：「有水發源於廬阜蓮花峰下，茂叔樂之，用其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曰濂。」而近世大夫又謂本名廉溪，先生子求詩於山谷，避其叔父諱，遂加以水，且曰：「廉與濂義殊而音睽，不應媿水以明其廉。」其說具載九江學宮先生《祠堂記》。以勇觀之，俱失也。勇糜粟道州，考濂溪頗詳，因暇日遊焉，訪先生之遺迹，且悼世人之惑也，敢述以辭。

度營川之修梁兮，遡其瀕而走西。路平原之瀾沔兮，容飛蓋而並馳。行將半於一舍兮，折而涉于荒蹊。漸林開而阜斷兮，隱約聞乎犬雞。亟引鞭而前望兮，萃或瓦而或茨。逢翁問之奚所兮，翁告予以濂溪。閱民氏而皆周兮，本其系之爲誰？伊茂叔之故家兮，自鼻祖而占茲。後昆出於兵燹兮，逢掖

淪於牛衣。諷先生之所復兮，已乎莫之知也；從先生其已遠兮，曷慰乎我之悲也！雲山矗而崇崇兮，豈絕塵之姿也；泉石激而泠泠兮，抑弦誦之遺乎？百卉秀而不枯兮，豈道德之輝乎；少長羣而不囂兮，抑微俗之未衰乎？彷徨乎奚忍徇而去之，途日暮兮既去而猶遲遲。幸頽垣與敗級兮，存故基而未夷。還可耕者數畝兮，昔帶經之所治。森一丘之梧櫟兮，亦夙喪之所規。蓋求其他而弗得兮，尚矚此而庶幾。惟先生之蚤歲兮，逢彼百罹。奉親學於渭陽兮，仕謀歸而願違。故湓江之所築兮，志此溪於門楣。何山谷之不審兮，指蓮峰而實之？病後之人迷益遠兮，曰廉與濂義殊而音睽。妄取濂而增水兮，由媚客而請詩。嘻其本之不覲兮，宜所言之皆非。吾聞南公之語此兮，云權輿於唐之時。元結之刺道兮，事率愛奇。以泚淞與渣汭兮，賁七泉而爲題。道之人祖結之故智兮，溪得名之是依。曰義殊而非類兮，爾奚泚淞之不疑；曰音睽而無取兮，渣與直亦參差而不齊。故濂者以德而媿水兮，遠矣昔人之所貽。先生之桑梓兮，他寓而是思。何以療世之惑兮？寄鍼砭於此辭。《古文集成》卷七十二。

跋周濂溪先生手帖

淳熙二年正月

先生之文章傳於世者，有《通書》遺文。惟其字畫，人無識之者。乾道七年十月，粵來舂陵，訪先生遺迹，久而後得此於諸生胡元鼎之家。嘗以墓誌及家譜考之，先生始名惇實，避英宗舊諱，改惇頤。仲章，其猶子名也。當先生之世，朝廷所以褒贈其先人者，止於諫議大夫。前帖之名，蓋其未避

諱之時。而與猶子書，豈先生季年爲嶺南使者與守南康時耶？辭氣溫厲，讀之如見其人。敬刻之石，植之祠前。祠舊在郡學稽古閣，往來者莫之見，無以感發，於是遷於敷教堂云。淳熙二年正月日，迪功郎、道州州學教授昭武鄒勇謹書。《周濂溪集》卷八，正誼堂全書本。（以上吳洪澤校點）

徐本中

徐本中，出身武官之家。與曾覲善，覲貴幸，薦於孝宗，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知閤門事。換文資爲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淳熙元年以集英殿修撰除浙西提刑；三年，改除江東轉運副使。六年，知秀州，以失舉謫饒州居住；次年復起爲江東運副。奉祠歸，自號歲寒居士。見《宋史》卷五八七《曾覲傳》，《吳郡志》卷七，《景定建康志》卷二六，《宋史全文》卷二六下，《姑蘇志》卷三一。

乞戒勅州郡長吏勿得私自更易官吏奏

淳熙二年閏九月

近者州郡之間，率用私意更易官吏，不申省部，不報監司。移郡之邑，移邑之郡（二），或以他官而兼攝，或以卑官而任重，往往辭煩就簡，捨薄從厚，請求僥覲，惟利是趨，易置紛然，浸亂舊制。乞戒勅州郡長吏，毋得私自更易。《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五五（第四冊第三七八一頁）。又見《中興兩朝聖

政》卷五四，《宋史全文》卷二六上。（吳洪澤校點）

〔一〕移邑之郡：原作「邑移之郡」，據《宋史全文》改。

安 鎮

安鎮，字季宰，淳熙二年官於廣安。

養真洞題名記

淳熙二年七月

安鎮季宰率董積仲山、劉少章子文、黎藻茂實來尋避暑之游，始听而來，逮晚乃去，如是者凡六日。淳熙乙未秋七月庚寅書。光緒《廣安州新志》卷三九，宣統三年刻本。（尹波校點）

宇文久望

宇文久望，淳熙間爲普成縣令。

漢王潭神祠記

淳熙四年七月

普成地磽瘠，雨不時降，必有旱暵之害。歲丙申，夏四月不雨，至於五月，山土坼，民不得植秧，邑長憂之，謁神徧告，且謀挹湫於廣濟潭。潭在潼川之鹽亭，距縣百里許。或告曰：「取諸遠不若取諸近，縣東十五里有潭曰漢王，不知名之所自。元祐初，郡守范公禱之，應如響捷，鑱石雖磨，尚可考，曷往祠焉？」於是齋戒，設壇場，率僚屬躬奠。不旋踵，雲興滃然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作霖雨，苗稿者穰穰，耦耕者澤澤，田畯至喜，築宮修祀，余亦感神之靈，欲書其事。越明年，夏旱，如昔禱，應亦如之，乃知念慮芒忽之間，可以誠感，而神明惚恍之際，亦以誠應，故嘉爲之書。神祠在潭之東偏，不侈不陋，邑民賈鐸所規爲也，余不敢沒其實云。淳熙四年七月中元日，普成邑長宇文久望撰。《蜀藻幽勝錄》卷二。（尹波校點）

宋之瑞

宋之瑞，字伯嘉，號樵隱，台州天台（今浙江天台）人。隆興元年進士。淳熙十三年爲宗正寺丞。紹熙二年由戶部郎中試吏部尚書，四年爲大理少卿，改提點刑獄。慶元二年二月除秘書少監，四月任中書舍

人兼實錄院修撰。復知泉州。嘉泰二年知寧國府，又知江陵府。嘉定二年以寶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通奉大夫、龍圖閣待制致仕（《嘉定赤城志》作以光祿大夫致仕）。見《嘉定赤城志》卷三三，《南宋館閣續錄》卷七、九，《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一之三七、職官五五之二六、職官七四之一〇、職官七四之一二、職官七四之三二、職官七四之三七、選舉一一之三八，《宋史》卷三六、一七三、三九三。

提點坑冶到任謝表

三丞荐歷，尤慚冊府之華；一節疏榮，偃冒鍾官之寄。即近封而視印，傖遠道以驅車，豈伊非材，堪此隆委。臣中謝。竊以當今之大計，正仰東南；歷觀自昔之利源，必資山澤。然地寶偶時乎顯晦，則貨泉因是以贏虧，欲流布而不窮，在幹旋之有道。如臣瞢昧，見謂闊疏。再玷曲臺，僅能雅拜。晚游中秘，滋愧空餐。兼慙攝於郎曹，汔何聞於古事〔一〕。忽叨是選，莫測其由。雖口不言錢，敢效晉人之俗；第民多盜鑄，頗容漢世之姦。退自省循，若爲稱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元居正，足國裕民。謂愚臣久汙於周行，粗知廉介；而儒者罕通於世務，姑試劇煩。臣敢不佩九陛之玉音，走百城之輶傳。念未閑於心計，曷致錢流；冀益示於身先，庶臻貫朽。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六。

〔一〕何：原作「河」，據文意改。

天台圖經序

嘉泰二年八月

天台僻居海嶠，以古不名佳郡，往往爲逐臣禦魑魅之地。暨皇朝聲教遠被，乃稍列于中州，翠華南渡，密邇行都，始爲輔郡。然而氣鍾神秀，仙佛所宅，洞天福地，殆與蓬萊、方丈相埒，其著稱自昔，又不可掩者。之瑞弱冠游太學，先是未嘗一登勝踐，或有問者，輒口噤不能對，私竊嘆曰：「司馬遷徧游天下名山大川，而吾居是邦，曾不能出戶庭，少迂杖履，是可嗤矣。」曩歲居憂多暇，遂與一二釋子窮探極詣，不憚繭足，凡高僧逸士之所棲隱，騷人墨客之所賦詠，斷碑殘刻，靈蹤異狀，隨筆之紙，歸而參以《祥符圖經》，所載殊略。蓋是時委官會粹，急於趣就，矧距今垂二百祀，其戶口之繁庶，賦入之增益，與夫人材輩出，區宇創建，自應月異而歲不同矣。於是門分彙次，粗成一編，惟荒誕不經者，削去弗錄，姑以便覽觀而資問答。藏之巾笥有年矣，邑宰毗陵丁公大榮博雅好事，一日訪予，深以《圖經》未備爲闕典，因出是編示之，欣然抵掌，即荐續近事，尋命鋟梓。昔興公蓋嘗賦天台矣，第不過馳神想像，故辭雖富而事不核，今具得於耳目睹記，詳而非虛，意者，可以傳信乎！庶俾懷青霞之致者，聞其名而不及見，一開卷而盡得之。乃若蒐補遺放，則猶有望於後之人。嘉泰二年八月望日序〔一〕。《三台文獻錄》卷三。又見《天台山方外志》卷一九，民國《天台縣志稿》卷二六。

〔二〕年八：原脫，據《天台山方外志》、民國《天台縣志稿》補。

佇真亭記

嘉泰元年六月

石梁勝冠台隴，寔五百應真示現之地，故其下龍湫特靈，遇禱輒響答。第山徑境埆，披蓁取道，往往就曇華亭望拜，從高瞰下，於禮弗虔。去歲冬十一月，縣令丁大榮始至展謁，顧瞻惕然，乃捐縣帑百千，委住持萬年寺僧智海即潭之隙度地建亭，榜曰「佇真」。於是夷險鋤荒，護以欄楯。今年夏五月，不雨，種猶未入土，令集緇黃，躬詣新亭伏謁致拜，告啓未竟，忽有龜大如覆盂，出沒波面，已而投刺下墜，若有物掣而取之，觀者駭異。須臾，龜復出遊，遂迎以歸。越二日，雨大霽霽，四郊霑足，稚耄歡喜，莫不感神之休，頌令之德，願刻山石，以垂永久。之瑞竊謂山水佳處，居官類多築臺抗榭，務爲遊觀。斯亭之建，意獨不爾。矧中孚之信，尚及豚魚，宜乎淵潛效靈，厥應昭焯，是可書矣。舊傳石梁側有蓋竹洞天，湮沒踰二百年，往歲何公偁持節泣按，嘗夢遊其地，訪求不獲。是行也，令窮探偶得之，洞深可二丈餘，中有二峽，穹窿幽邃，下視攢峰疊嶂，如列畫屏。又得曇猷厥初修道遺址於蕪穢蒼莽中，見謀創亭，以嚴奉事，而易置今庵爲龍君祠。一旦天地秘藏軒豁呈露，以是知境不終晦，待人而顯。故并書之。嘉泰元年六月望日記〔一〕。《三台文獻錄》卷三。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〇〇二，《天台山方外志》卷二〇，民國《天台縣志稿》卷一二。

〔一〕嘉泰元年六月望日記：原脫，據《古今圖書集成》、《天台山方外志》補。

助濟倉記

嘉泰元年十月

國家惠養元元，故詔天下郡縣置常平、義倉〔一〕，爲凶荒備，所由來尚矣。法令至嚴〔二〕，猶有擅移侵用之弊，蓋未聞推廣德意，又從而附益之者也。令之爲令，迫於簿書期會，往往先催科而後撫字，追呼鞭箠，窮日夜之力，猶懼弗給。幸而集事，則世指爲能吏，要不過盼盼然數日待更。其甚健者，則肆爲椎剝，務求增羨，藉以供苞苴而飾厨傳。否則神鬼變化，暨秩滿席卷而去，尚奚暇憂深思遠，以遺後日之甘棠哉！毘陵丁公大榮天資開敏，勇爲立事，自爲初官，已有能稱。始至茲邑，少施游刃，財賦裕如。既而新縣庠，闢公宇，興梁濟涉，細大畢舉。邑介冠蓋之衝，丁夫困於差役〔三〕，殆無虛日〔四〕，白郡亟免，人以奠居。公曰：「是第見吾始辦目前耳，曾未識吾經久惠民之意。」深惟是邑地徧民貧，富室素罕蓄藏，歲一不登〔五〕，饑民嗷嗷，率仰食縣官，公庾賑乏，所出有限。當是時，令雖惻然疚懷，而惶駭四顧，搏手無策，其勢決至流徙。公通練世故，具知閭里疾苦。下車以來，痛節浮費，一載有奇，除用度外，尚贏三千緡，乃預於縣側創屋十間，以「助濟」名。會鄰邑大熟，遂糴穀三千二百石以實之〔六〕，仍括責公田通租，歲可百石，蓋方增未已也。脫遇旱暵，雖未能蠲以予民，而裁價賤糶，式遏翔湧，庶幾子本循環，長有餘蓄，以爲常平義倉之助。其措畫如此，議

者謂公之用心信美矣，如後繼何。某竊謂士大夫孰不慕爲仁而安於忍，焉可盡誣？矧縣令號父母官，烏有親不念鞠子者？倘坐視民病，如秦越之肥瘠，真忍人矣。推是以往，則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詎止是倉一廢興而已！昔《春秋》魯僖公三日不雨，而穀梁子釋之曰：「閔雨也，以其有志於人民也。」大概當官臨民，亦盡吾心焉耳。如慮後人之隳廢〔七〕，而內沮中輟，則動輒退縮，抑何事之可爲！識者因是舉也得公用心，且以占公異日官愈大，則及物愈廣矣〔八〕。臺稚詣門有請，謂令之德庸可無紀。某，邑人也，不得辭。嘉泰元年十月，太中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天台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宋之瑞記并書。民國《天台縣志稿》卷一七。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六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七九。

〔一〕義：原脫，據《古今圖書集成》、雍正《浙江通志》補。

〔二〕嚴：右引作「善」。

〔三〕役：原作「借」，據《古今圖書集成》改。

〔四〕殆：原作「貸」，據右引改。

〔五〕一：原作「歲」，據《古今圖書集成》、雍正《浙江通志》改。

〔六〕千：原作「十」，據右引改。

〔七〕之：原作「之之」，據《古今圖書集成》刪。

〔八〕矣：原脫，據右引補。

常平義壟記

國家以仁覆天下，詔諸州軍並置漏澤園，恩逮泉壤，蓋原于禮經「埋胔掩骼」與夫周文王葬枯骨之遺意也。厥初令嚴制備，奉行惟謹，于後寢弛，遂爲虛文。建安民貧土狹，往往效釋氏荼毗，收拾餘燼，函而寄諸蕭寺，歲久漫不省，蠹侵鼠齧，殘骸暴露，見者爲之酸鼻。淳熙丁酉戊申，趙公龍圖善俊洊領是邦，惻然疚懷，因園故墟，兩創義壟，取前日之侵齧者，易以瓦棺，瘞之深坎，游魂有歸，生者蒙惠。距今僅七禩，而叢冢參錯，旁無寸隙，其弊猶昔也。余始至，首訪茲事，爰究爰度，偶壽山道一剽聞其說，惠然圖地來獻，介寺之側，廣袤餘三十畝，去城纔五里許。予得之喜甚，亟往觀焉，面勢回合，土平如砥，詢之陰陽者流，咸以爲宜。乃即委官命徒，剪除棘榛，畚土輦石，繚以墻垣，中敞三間，翼以兩挾，榜曰「歸真堂」。後結廬以庇，苦行居守，凡像設牀几器用畢備，對峙藏骨二塔。垣之外，爲化人臺，建大門，植表於道，周揭以常平義壟之路。自經始至落成，甫偈弦望，費緡錢一千有奇，毫髮不以斂民。先期號召廂部，大搜城之内外，得函骨二百，其穿穴者官爲辦易，悉舁置于吉祥寺之兩廡，薦以蘭羞，籍以明器。仍命桑門振拔幽滯，訖三晝夜。于葬之日，緇黃導前，幢蓋繽紛，闔郡官吏咸集，觀者塞塗，莫不合爪讚嘆，甚至感泣。余嘗謂蠅蚋姑嘬，見者此願，夫豈有迫而然哉！仁心所發，不期自應。然民生孔艱，雖孝子慈孫，或無以掩其親，奚暇他及。

間有富而仁者力能之，而不順者因事撓阻，以害其成，天下事每每不立由此。惟夫總千里而任一路，則力足以行其志，勢足以輔其力，特患是心不存焉耳。余幸既濟登茲，又思爲經久計，會常平得絕產，歲可收數百斛，乃專儲以充市棺修壟之用，復撥他院田四十畝，以償寺山，併資給苦行官。既置籍令，又合纖悉刻于碑陰，庶永永有考。噫，後之人尚其念哉！康熙《建寧府志》卷四二，康熙三十二年刻本。（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二七

汪 庸

汪庸，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知汀州事汪賡之弟。以太學待補，就業學宮。

有宋汪公汀州壙記

淳熙六年十一月

有宋通直郎、知汀州汪公，以淳熙戊戌十二月九日卒於州之正寢。弟庸拊膺慟哭，痛念先人之後，聿兄起家至二千石，且駸駸鄉用，以增光前休，何天斂之速邪！瀝泣拉涕，勉畢含槨，護柩以歸，先遠戒期。謹即生平大概，納諸墓隧。嗚呼！其尚忍之。公諱賡，字子載，徽之婺源人。曾大父叔漸，奉議郎。大父蹈，宣教郎。父利和，左朝奉郎，贈朝請郎。母王氏，封太安人。公幼穎悟，日誦千言，力學敏識，大父深器許之。遭朝請喪，服除，用遺澤補將仕郎。銓闈優中，授右迪功郎，調邵武軍建寧尉，部饒、信錢綱。循修職郎，以獲強盜賞改承奉郎，授廣德軍簽判。轉承事郎，知吉州永豐縣。轉宣議郎。賑濟有勞，特旨轉宣教郎，以功分選知汀州，轉通直郎。自尉擒盜，休有顯績。

佐幕府，州倚以爲重。括逃閤田二千三百頃，減月椿錢二萬緡。永豐橋以水敗，歲以旱告，拯災救饑，全活不可勝數。在汀纔八閱月，推正戶版二萬，復稅籍萬，奏還撫、建昌易綿絹銀六千兩，未報。公居官不拘多類此。遇事敏明，剖斷精允，有剗劇材。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士夫服其廉，皆以章章在人者。迨公之卒，民哭之如父母。喪車所過，無不涕洟，此非出於矯拂勉強也。於書無所不觀，所爲文章，卓有典則。治家嚴整，內外無間言。孝慈友愛，樂振人之急，成人之善。從祖兄庶亡，家失所依，爲嫁其女，字綱孤寡妹；子幼，取而鞠之，須成立乃聽去。一日語家人以自少年苦立門戶，言甚悉。亡幾何，宴郡丞，終坐不一語亂，返室未安而逝，年四十有七。娶程氏，尚書瑀之女。男五人：輅、輓、輶、輶、輶。孫女一人。將以明年十一月壬申，奉公葬於家山之陽。嗚呼，天道之不可致詰也！畀人以材德如此，乃於壽奚固嗇之？因其所已爲，爰其所未爲，使天假之年，詎只是？今已矣，尚何言！獨念太安人春秋高，方公無恙時，被錫類之慶，大合燕樂，以侈君恩，取綸綍「壽喜」之語名其堂，以奉綵戲，顧願昆弟斑申，此樂未艾。豈料兄乃溘先朝露，不克終養。使垂年之母，歸扶其喪，葬臨其穴，天倫之愛，痛當何如！行實之詳，有郡丞馮君世顯之狀，待求立言君子爲之誌。姑崖爵里官伐「二」，埋於盤龍塢。千秋之後，陵谷易處，庶知其爲汪汀州之墓云。弟庸拜手謹書。江西婺源縣博物館藏誌石。（陳柏泉校點）

「二」「崖」字疑誤。

釋法應

法應，號寶鑑。淳熙二年住池州報恩光孝禪寺。集《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四十卷（存）。

禪宗頌古聯珠集序〔一〕 淳熙二年十二月

法應自昔南遊訪道，禪燕之暇，集諸頌古，咨參知識，隨所聞持同學討論，去取校定三十餘年，采摭機緣三百廿五則，頌二千一百首，宗師一百廿二人，編排成帙，命名《禪宗頌古聯珠集》，願與天下學般若菩薩共之。雖佛祖不傳之妙，不可得而名言，初無字書，安有密語，臨機直指，更不覆藏，徹見當人本來面目。故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譬喻言詞，說法開示，欲令衆生悟佛知見，豈徒然哉！池陽信士袁金刻板，以廣見聞，爲大法光明之施。淳熙二年乙未臘八日，編次謹書。《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首，懶伽藏騰字函第二冊。（尹波校點）

〔一〕題下原署：「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傳法寶鑑大師法應述。」

湯邦彥

湯邦彥，字朝美，丹陽（今江蘇丹陽）人。乾道八年由右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中博學宏詞科，賜同進士出身。淳熙元年除秘書丞、起居舍人，二年二月假翰林學士、知制誥，五月爲左司諫兼侍講，六月除右司諫。有《頤堂集》。見《南宋館閣錄》卷七，《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之七〇、職官四一之四〇、職官五一之二六、選舉一二之一六。

周必大除敷文閣待制侍講制

淳熙二年三月

勅：簪筆禁林，執經帝幕，有議論從容之益，無簿書倥偬之勞。自非名儒，不在茲選。朝請郎、充右文殿修撰、賜紫金魚袋周必大，挺剛方之操，守端靜之規。早脫穎於羣英，即遍儀於華貫。起嗣真祠之逸，來膺宣室之咨。朕方稽二帝三王之心，以圖康乂；爾惟富六藝百家之學，宜共講明。爰錫贊書，俾躋重席。茲益親於晝接，其備告於辰猷。可特授依前朝請郎、充敷文閣待制、侍講，賜如故。周綸《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乞以功旌賞群臣奏

淳熙二年六月

陛下憂勤萬務，規恢事功，然而國勢未強，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財用未豐，其故何耶？由羣臣不力故也。望自今而後，中外士夫，無功不賞，而以侍從恩數待有功之侍從，以宰臣恩數待有功之宰臣，任侍從、宰相無功而退者，並以舊官歸班。惟能強國治兵、裕民豐財者，則賞隨之，而又視其輕重以爲差等。任侍從而功大，與之宰執恩數可也；任宰相而功小，與之侍從恩數可也。其在外者，雖不曾任侍從、宰執，而其所立之功可以得侍從或宰相恩數者，亦視其功而與之。則天下之士，變求進之心爲立事之心，而陛下之志遂矣。《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四四。

乞罷四川宣撫司奏

淳熙二年六月

陛下復置宣使，以分委寄。置司之初，議論詳悉，慮事權重，官屬多，故損其權而減其屬。謂財賦聚於宣司而不及軍中，故取舊屬軍中場務悉以還之，宣司不得復取；謂軍中差使制於宣司而不由都統，則陞黜不審，主帥無素恩，故除統制官解宣司審察外，其餘裨都統一面自差，宣司只申察院給付而已。然宣撫一司，其名甚重，今復此官而損其權，是予其名而奪其實（一），是必上下交惡，軍帥不

睦。沈复到司，今本久也，自財賦還軍中，差使由都統，复已不樂，軍帥已不相安。自此必將大爲間隙，就令盡易軍帥，亦必相忌。望更爲之制，或依葉衡向任荆南故事，命一詳練可委從官，以樞密都承旨職事就知興元，仍移制置一司於興元府，使之兼任，以總四川之務，督監司之縱弛，察軍師之勤惰，別授沈复以大藩府〔二〕，罷宣司之名，收宣司之實。《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四〇（第四冊第三一八六頁）。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四四。

〔二〕「奪其實」句下：《續資治通鑑》有「與其名，則前日體貌如故；奪其實，則前日事勢不存。以不存之事勢，爲如故之體貌」句。

〔三〕藩：原作「潘」，據文意改。

乞取索紹興九年後六曹等記注以備修起居注奏

淳熙二年七月六日

被旨修新舊《起居注》，令乞逐省每月各修纂三月，內有紹興九年已後文字未完處，欲下六曹等處，取索其記注，案人更不增添，止與添給顧工之費。《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二三（第三冊第二三八三頁）。（以上尹波校點）

釋 蘊 聞

蘊聞，大慧普覺禪師宗杲弟子。宗杲卒後，蘊聞集其語錄行於世。乾道五年爲徑山能仁禪院住持，賜號慧日禪師。見《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八。

進大慧禪師語錄奏劄

乾道七年三月

臣僧蘊聞竊以佛祖之道，雖非文字語言所及，而發揚流布，必有所假而後明。譬如以手指月，手之與月初不相干，然知手之所指，則知月之所在。是以一大藏教爲世標準，于今賴之。臣山野微賤，遭值聖明，屢獲瞻望清光，稟承音旨，聖言高遠，非凡所及。斯道慶幸，有待而興，竊欣希闊之逢，敢陳誠切之懇。伏念臣先師前往徑山大慧禪師宗杲敏悟英發，直受正傳，善巧方便，開悟後學。其平日提唱語要，臣隨處記錄，皆已成書，既爲《廣錄》三十卷，又爲《語錄》十卷，謹繕寫詣闕上進，伏望萬機之暇，俯垂省覽。臣又伏見真宗皇帝景德年中，以僧道原所集《傳燈錄》頒降入藏。今臣所進先師《語錄》十卷，欲乞聖慈依上件體例，特賜指揮，亦令入藏，用廣流通，使後學皆得預聞，在先師益爲不朽。臣無任戰灼俟命之至。取進止。乾道七年三月日。徑山能仁禪院住持、慧日禪師臣蘊

聞奏劄。《大慧禪師語錄》，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又見《徑山志》卷四。

謝降賜大慧禪師語錄入藏奏劄

乾道八年正月

臣僧蘊聞昨於乾道七年三月中，不懼天誅，以先師大慧禪師臣宗杲《語錄》投進，仍乞特旨送福州入藏。伏准五月十九日聖旨，已送福州東禪寺入藏訖者。冒昧上陳，方虞罪戾，恩光下逮，俯賜矜俞，梵釋重輝，山澤增氣，凡居聞見，罔不歡欣。恭惟皇帝陛下如天鑑觀，得佛心法，念微言之易泯，參秘藏以並傳。先師臣宗杲植百劫之勝因，逢千載之嘉會。么微有幸，得叨預於殊榮；焚誦何功，冀仰酬於大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乾道八年正月日，徑山能仁禪院住持、慧日禪師臣蘊聞奏劄。《大慧禪師語錄》，大正新修大藏經本。（以上尹波校點）

爾朱紱

爾朱紱，淳熙間蜀人。

爾朱真人碑刻像贊 淳熙三年三月

生爲蜀之民，隱爲蜀之真。緝木皮以被其身，市草屨以養其貧。塞洞戶以絕賓，竇泉流以活人。嗚呼！吾祖也歷五百有餘載，而在天之靈，其應如神。子子孫孫，被其餘澤，刻其遺像，瞻之仰之，又不知其幾千歲爲春。宋淳熙丙申三月旦。光緒《資州直隸州志》卷二四，光緒二年刻本。又見同治《仁壽縣志》卷九。（李文澤校點）

張 頤

張頤，嘉興（今浙江嘉興）人。嘉泰初嘗知真州。開禧初爲湖南提舉，臣僚言其年齡遲暮，了無聲稱，詔與祠祿。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四之一九，隆慶《儀真縣志》卷五。

題蘭亭帖 慶元五年四月

定武《蘭亭》，余家所蓄數十本，雖肥瘦勁弱不同，而各有所長。張頤書。楊伯時本，慶元己未四

月。《蘭亭考》卷七。（祝尚書校點）

朱 桴

朱桴，字濟道，撫州金谿（今江西金谿）人，與弟泰卿亨道年長於陸九淵，而從九淵問道。見宋李子愿編《象山先生年譜》。

與人言陸象山誨人書

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歎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己、劉伯文皆不爲文字也。宋李子愿編、清李紱增訂《象山先生年譜》卷上，清雍正十年刻本。（刁忠民校點）

吳宗旦

吳宗旦，字宜之，常州宜興（今江蘇宜興）人。舉進士第。乾道中爲大理評事。淳熙初知開州，入朝爲大理少卿，遷正卿。淳熙十二年，爲言者所劾，降兩官放罷。出爲嘉州路運判，遷提刑。紹熙初，除廣西提刑，徙江西，知舒州。慶元初爲中書舍人，遷刑部侍郎、直學士院，以阿附宦者王德謙，旋黜。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八，《宋史》卷三七，《兩朝綱目備要》卷一、五，《玫瑰集》卷三五，雍正《廣西通志》卷五一。

措置高雷等州鹽事奏

紹熙元年十一月

昨臣僚奏，高、雷、化、欽、廉州產鹽地分不在官般之數，舊法，只許此五州賣二分鹽。歲月既深，官吏一意掊歛，高其價直，簿曆不明，支收僞冒。得旨，令措置以聞。一、廉州元額賣二分鹽二千三百二十籬，計二十三萬二千斤，每斤三十二文，所立價錢太高。是至民食私鹽，却乃計戶給曆均科，每月主戶買鹽三斤，客戶二斤，寡婦一斤半，及令保甲拘催，甚於二稅。及廉州管下石康、合浦兩縣鹽丁，元管一千一百八丁，將所納身丁米每丁折納鹽三籬。淳熙四年，運司見得太重，每丁減鹽

一籬，每年抱認還本州錢一千二百八十五貫二百八十文。實納二籬，係赴白石場交納，運司支還本錢二千五百餘貫，撥付本州。淳熙十二年，方係廉州將運司抱錢獻與運司〔二〕，却撥上件鹽回本州自行受納，仍舊發賣與民，每斤價錢二十二文。以此二分鹽外，又添此一項科擾。與本州守倅面議，將二分鹽每斤一例減作二十文，及將身丁鹽撥隸運司白石場入納，却歸還三千三百三十六籬價錢，所餘二分鹽數更不分戶丁，祇自從便發賣，及將鹽丁所納折米鹽撥隸白石場交納。一、雷州元額發賣二分鹽六千二十籬，計六十萬二千斤，每斤三十文足。上件鹽係科下三縣發賣，內海康縣每年主戶一丁食鹽一十二斤，客戶一丁六斤。本縣於每斤價錢外又收錢二文，每斤計收錢三十二文。遂溪縣每年主戶一丁食鹽二十四斤，客戶一丁一十二斤。本縣及賣鹽官於外每斤又收錢五文，每斤計收錢三十五文。徐聞縣每年主戶一丁食鹽二十斤，客戶一丁一十斤。本縣賣鹽官於外每斤收錢一十文，每斤計錢四十文。州郭每年主戶第一等食鹽八十四斤，第二等六十斤，第三等四十八斤，第四等三十六斤，客戶每年食鹽一十八斤。每斤錢三十文，自合裁減。欲於元賣鹽額減去三千二十籬，計三十萬二千斤，只以三千籬計三十萬斤爲額，每斤一例減作二十五文足，分主、客丁收買。內主丁每歲額錢一百三十七文足，買鹽五斤半；客丁每歲納錢六十九文足，買鹽二斤一十二兩。本州見管主戶四萬六百八十七丁，共買鹽二十二萬三千七百七十八斤半，客戶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二丁，共買鹽七萬五千九百六十斤半外，剩鹽二百六十一斤，充本州官吏收買食鹽，更不置場發賣。逐年祇是一次於五月間賚買鹽價錢，隨身丁錢一頓赴州交納，就州倉即時支給。一、化州元買二分鹽四千四十籬，計四十萬四千斤，係分

撥下三縣發賣。內吳川縣每斤三十文足，石城縣每斤三十五文足。照得於二分鹽外，又般賣衣賜鹽九百餘籬。乞將鹽額減去一千四十籬，只以三千籬爲額，三縣鹽價每斤並一例減作二十文足，仍住罷逐縣賣春冬衣鹽。一、高州元額賣二分鹽五千八百七十五籬，計五十八萬七千五百斤，係撥下茂名、電白、信宜三縣，將主、客戶作一等計戶發賣。信宜縣每斤四十五文足，電白縣每斤四十文足，茂名縣每斤三十三文足。淳熙十六年十二月終，有未賣盡鹽六十九萬八千八百八十斤，係淳熙十四年以後每年賣未盡之數。緣本州私賣春冬衣鹽一千三百餘籬，每月每戶又科買寬剩鹽二斤，致得二分鹽數發賣不登。緣賣二分鹽本州只得三分息錢，若自賣衣鹽及寬剩鹽，本州全得息錢使用，致本州專以衣鹽、寬剩鹽爲意，却有虧下二分鹽數。又緣鹽價太高，兼照得運司每歲自有科撥錢付本州充春冬衣賜支遣，今措置合行罷三縣衣鹽及寬剩鹽數，仍減去二分鹽額，從舊計戶，分主、客等第收買。本州見管主、客戶二萬六千四百八十六戶，內主戶一萬八千二十一戶，每戶一全年買鹽一十九斤一十二兩，計錢四百九十四文足，共買鹽三十五萬五千九百一十四斤一十二兩；客戶八千四百六十五戶，每戶一全年買鹽九斤一十二兩，共錢二百四十四文足，共買鹽八萬二千五百三十三斤一十二兩。尚剩鹽一千五百五十一斤八兩，作本州官吏請買，更不置場發賣。仍將主、客戶分上下半年請買，齎錢赴州交納，就州倉即時支給官鹽，仍住罷三縣春冬衣鹽及寬剩鹽。一、欽州原額賣二分鹽二千五百籬，計二十五萬斤，每斤五十四文足，係作三等出給曆頭，每月上戶買鹽三斤，中戶二斤，下戶一斤半。惟是鹽價太高，今乞添鹽減價，更不須分戶分丁，祇作一場從便發賣。《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三〇（第六冊第五

二九三頁）。

〔二〕「抱」下疑脫「認」字。

乞不牽復故相趙汝愚元官奏

慶元二年二月

臣竊見故相趙汝愚死于衡陽，訃音來聞，聖慈惻怛，至灑宸翰，與復元官，許其歸葬，德至渥也。欲乞且令歸葬，以伸陛下待遇之私，更不牽復元官，以慰天下議論之公，實爲幸甚。《宋宰輔編年錄》卷二〇。

言罷帥司內機宜事奏

慶元二年十一月

竊見臣僚劄子，乞罷帥司內機宜事，得旨依。欲望聖慈將已辟差在任之人日下住罷過俸給，且與免追。如此法令公行，無所避就，回邪知畏，自絕僥倖，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一六（第四冊第三一六五頁）。

言王樞不當差知江陰軍奏 慶元三年正月

樞乃相家之子，素居閑慢之職，實未親民，遽處以輔郡之任，恐致誤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六七（第五冊第四〇五〇頁）。

劾潘景珪奏 慶元三年正月

景珪虎狼之暴，蛇虺之毒，臨政治民，懵不曉事，妄作威福。《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六七（第五冊第四〇五〇頁）。

瓊花賦跋

余聞瓊花之名甚久而未之見，因觀滿山張公所爲賦，如親見之，不獨筆端幾于爲花傳神。花固奇矣，賦亦妙哉！白樂天謂「世間好物不堅牢，綵雲易散琉璃脆」，此花瑰麗，冠絕群品，而壽乃若是，物理豈一端而已！恐不屈於崇高，有節婦之操；不滯于榮枯，有列仙之姿。孰云無知？似有道者。萬

物得一以生。一者，道之子，庶青牛之遺課乎！賦比物引類，曲盡其妙，窮神知化而若此。嗣孫齊見宰江都，將鏤石以遺邦人，囑予題跋，併書其賦歸之。《全芳備祖》卷五。

水月洞題名

紹熙元年

延陵吳宗旦宜之、新安朱晞顏子因，冒雨泛舟遊朝陽洞，以訪水月。水色正碧，洞月宛然，無異望冰輪於雲峰缺處。舉盃酌月，乃還。紹熙改元授衣假。《粵西金石略》卷一〇。又見《金石續編》卷一八，嘉慶《廣東通志》卷二二四，《桂林石刻》第二二一頁。（以上刁忠民校點）

吳天驥

吳天驥，字伯駿，徽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建昌司戶。遷將作監丞，改太常博士。出知信州。後知衢州，遷戶部員外郎。著有《鳳山集》二十卷。見弘治《徽州府志》卷六、八。

休寧先達題名記

淳熙十三年五月

新安名多士地，而吾邑又特著於州。始南渡來，近漸文風，師友淵源，仍得所從受，故士多長於談經，旁郡若他邑之間學爲文章者多即吾里。吾里之士，每時從鄉老獻書，若太學上春官者，視他邑率不乏。及既仕立朝，馳驅四方，大者名節粹稱一時，而其餘亦練達有宦業，不苟焉以干祿利爲者，是其名氏俱不可泯無傳也。初元祐間，令邵侯權嘗哀而識之石，或謂譌雜。歲久，錄續書者益不端好，如一門聯翩繼承之盛，亦闕標榜，無以歆艷其榮，勸相後人。今邢侯之來，悉意鄉校，別其長才秀民而與爲禮。既是正舊刻，治他石分鑱其上，而猥屬記於予。本源侯意，何厪如焉。土方窮一藝，決志名科，既選取於朝矣，又爲其鄉表著，起敬起慕如此，後之人顧瞻前修，寧不躍如於中，以期奮迅，自托青雲之上，此其於風化者則亦至大矣。然竊謂士無間於已仕未仕，要以學爲本，使學優而後從仕，仕優而不忘學，然後無負國家設科終始造士之意。然則斯石之刻，夫豈徒也哉！必將有摩挲而議者，曰是能學不忝其科者，是能學發聞于官者，是能學有行於家若鄉者，不則何譏！若然，不特以勸夫未仕者，抑將以垂已仕者之勸也。凡吾黨之士，其何說之待，惟是鄙如予者，則宜儆省於斯。淳熙十三年五月望，朝奉郎、新權發遣信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吳天驥記，從政郎、徽州休寧縣丞李申篆，朝奉郎、知徽州休寧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邢鉞書并立。弘治《休寧志》卷一四，明弘治四年刻本。（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二八

李大性

李大性，字伯和，豫章（治今江西南昌）人。以父任入仕，孝宗朝官至大宗正丞，兼工部郎。紹熙初，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出爲浙東提舉。慶元元年改浙東提刑兼知慶元府，遷司農卿，兼戶部侍郎。嘉泰、開禧、嘉定間歷知紹興府、平江府、福州、江陵府，後歷爲戶、刑、兵三部尚書。嘉定十二年以端明殿學士再知平江府，同年引疾丐祠，卒於家，年七十七，謚文惠（一作清惠）。大性少力學，尤習宋代典故，嘗進《典故辨疑》百篇。見《宋史》卷三九五本傳，《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八九，《吳郡志》卷二，《嘉泰會稽志》卷二，《寶慶會稽續志》卷二。

乞令蠻徭作過地官司當日申報奏

淳熙十年五月

照對蠻徭劫擄省民，其勢猖獗，而州方報諸司。蓋緣在官者任滿之日例有賞典，若任內曾透漏蠻賊入省地作過，則有礙賞格，因此州縣循習，蠻徭小有驚劫，遞相隱庇，逮至滋蔓，方以聞之上官。

欲望特降睿旨，今後蠻徭於省地作過，限當日申帥、憲司，司委逐司常切覺察，如州縣隱庇，申文稽緩，即行按治。《慶元條法事類》卷一三。

乞令徭蠻爲亂州縣畫時以聞奏〔二〕

比年徭蠻爲亂，邊吏慮妨賞格，往往匿不以聞，遂致猖獗，使一方民命寄於徭人之手，誠可哀憫。近如梁牟等寇沅州，劫墟市，殺戮齊民，州縣告急於兩月之後，比調官軍討捕，俘降其賊，而人之被害已酷矣。宜戒州縣或遇徭人竊發，畫時以聞，違者論罪。仍命監司、帥臣常加覺察，庶幾先事備禦，俾徭人亦知畏懼，不敢侵軼，以傷吾民也。《宋史》卷四九四《西南溪峒諸蠻傳》下。

〔二〕此文疑與前文爲同篇。

乞擇日恭謝太廟奏

紹熙五年閏十月

切觀紹興七年侍從臺諫禮官詳定明堂典禮，其大略云居喪皆得見宗廟。近者合宮展祀，陛下止詣明堂殿，然臣之愚切謂與淳熙十五年事體不同。又況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三越月，未嘗

一至宗廟行禮，鑾輿屢出，過太廟門不入，揆之人情，似爲闕典。乞與三三大臣議之，早行擇日，恭謝太廟，少見祇肅宗廟之意。《宋會要輯稿》禮一七之四一（第一冊第七〇七頁）。又見《文獻通考》卷九八。

乞審覈臣僚建請奏

嘉泰三年七月

國家之法非不整整，而建議之人增損變更，不無可議。乞今後凡有建請，須下之六曹，審之勅省，更參照舊法有無衝改，然後施行。其或舊法已當，不應衝改者，許宰執開陳，給舍繳駁，臺諫論奏。《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五八（第七冊第六四九〇頁）。

言避親嫌條例事奏

嘉定六年二月

名例勅避親一法，該載甚明，自可遵守。慶元斷獄令所稱鞫獄與罪人有親嫌應避者，此法止爲斷獄設。蓋刑獄事重，被差之官稍有親嫌便合回避，與銓曹避親之法不同。昨修纂吏部總類通用令，除去名例勅內避親條法，却將慶元斷獄令鞫獄條收入。以此吏部循習，每遇州縣官避親及退闕換闕之際，或引用斷獄親嫌法，抵牾分明。兼斷獄令引嫌之項，如曾相薦舉亦合回避。使此法在吏部用以避親，則監司、郡守凡薦舉之人皆當引去，以此見得止爲鞫獄差官所有。昨來以斷獄令誤入吏部總類一

節，當行改正。照得當來編類之時，吏部元有避嫌條令，却無引嫌名色，故牽引斷獄令文編入。欲將元參修吏部總類法親嫌門內刪去斷獄令，所有名例勅却行編入。《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五九（第七冊第六四九一頁）。

言川峽福建差官條法奏

嘉定八年二月

吏部見行條令，諸福建路知、通、錄事、司理參軍、令、佐不得差本路一州人。照得川峽路差注不許同任，向來亦有此法，其後乾道三年指揮已行衝破。蓋緣承平之日，在京去川峽、福建地里甚遙，遂一時如此措置。目今福建與昨來事體不同，兼相避之法引用不一，委是未便。照得在法，諸川峽知通職官、判司兵官、令、佐不並差川峽人，又令諸福建路知、通、錄事參軍、令、佐不得差本路一州人。除川峽路不並差本路人條法已有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并乾道三年十二月四日指揮衝改，權不引用上條外，所有前項福建路知、通、錄事、司理、令、佐不得差本路一州人之法，未有承準指揮衝改。今欲將福建路知、通、錄事、司理、令、佐不得差本路一州人條法，照川峽路已得指揮，權不引用上件條法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六三（第三冊第二五八九頁）。

言作縣罷黜人復注條例奏

嘉定八年二月

銓法：舊來作縣罷黜人不過兩三月再行到部，復注縣邑，至淳熙十三年七月，吏部遂行措置，畫降指揮，知縣、縣令爲監司郡守及臣僚按罷不曾經取勘及體究者，放罷後到部不許注繁難大縣及選闕，知縣、縣令止注其他小縣〔二〕。惟是當來措置不曾分別，歲月滋久，姦弊甚多。如所謂繁難大縣，除四川外不過有四十闕，此外又有望縣，有緊縣，有畿、赤縣，有選闕縣，又有上縣，有中縣，有中下縣，有下縣，皆出於邸吏供具，以爲《九域志》所載如此。采之郡議，稽之案祖，近年以來作縣罷黜人有力者或行宛轉，或行計囑，間得復注緊縣與望縣者，與四十大縣無異。其貧困無力者，不過得窮僻下邑以應復注小縣之文。兼邸吏所具下縣，除川廣之外不及二十處，而侍左與侍右堪作縣人通差注，其尚左京官、尚右大使臣可注之小縣不過三數闕而已。以此差注不行，多是攀援前來不當之例，除四十大縣與選闕外，却於其餘見榜縣闕陳乞差注。竊謂作縣罷黜人既是一體，豈應有不均之弊？乞將大縣并望縣、緊縣、上縣、畿、赤縣、選闕縣，其放罷人不許差注外，有中縣、下縣，許令作縣放罷人差注施行，庶幾免致壅滯。目今縣分間有難易與舊來事體不同去處，今將緊縣內道州寧遠縣、營道縣、復州景陵縣並降作中縣；其上縣內贛州安遠降作下縣；隨州隨縣、汀州上杭縣、蘄州黃梅縣並降作中縣。其中縣內有可陞去處，太平州蕪湖縣、福州寧德縣、無爲軍巢縣並陞作上縣外，有進奏院

供到十一縣，《九域志》內不曾該載望、緊、上、中、下縣去處，數內欲將撫州臨川縣作望縣，處州慶元縣、建昌軍廣昌縣、撫州崇仁縣、樂安縣、建昌軍新城縣並作上縣，武岡軍武岡縣、靖州永平縣、德安府雲夢縣、復州玉沙縣、蘄州羅田縣並作中縣。乞下吏部，照上件分定縣分高下，置籍遵守，差注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六四（第三冊第二五八九頁）。

〔二〕注：原作「法」，據文意改。

言海行條法及吏部七司法奏

嘉定八年二月

《慶元海行勅令格式》一書，先來用淳熙海行法并乾道五年以後至慶元二年終續降指揮刪修成書，即是慶元二年十二月以前，但干海行指揮，其可行者已於此書該載。又《開禧吏部七司法》一書，先來用淳熙吏部法并淳熙二年以後至嘉泰四年十月終續降指揮刪修成書，即是嘉泰四年十月以前，但干吏部指揮，其可行者已於此書該載。凡是不合修者並行刪去。品式具備，昭著日星，是宜有司一意遵守。而吏胥爲姦，旁緣出入，或以遠年續降已經刪修者復行引用，殊失公朝修立成書之意。所有海行指揮在慶元二年十二月終以前、吏部指揮在嘉泰四年十月終以前，凡新書所不該載着，並不合引用。其修書以後再有續降指揮，却合作復勅遵用施行。庶幾恪守成憲，免致牴牾。伏乞朝廷特降指揮，仍

劄付吏刑部照應，遍牒施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六〇（第七冊第六四九一頁）。

言陳傅良等不當以言事去國奏

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以爲之寒心也。《宋史》卷三九五《李大性傳》。

乞爲孝宗執喪奏

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引見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爲制服，其服乃子臯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宋史》卷三九五《李大性傳》。

典故辨疑自序

淳熙十三年

仰惟皇朝聖明相紹，明良之懿，著在青史，坦然明白，信以傳信，而纓紳相屬，咕嗶益繁，私史薦興，記說蠡午，朱紫苗莠，混爲一區，熙朝盛美，未免蒙翳。請略舉數端言之：如梅堯臣《碧雲駮》非堯臣所撰，孔平仲《雜錄》非平仲所述，《建隆遺事》以王禹偁名而實非禹偁，《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以張師正名而實非師正，《涑水記聞》雖出於司馬光而多所增益，《談叢》雖出於陳師道而多所誤鑿，以至王安石《日錄》、蔡條《國史後補》，又皆不足以取信。儒者俱嘗言之而未之詳辨也，矧其言者乎？蓋嘗推其疇品，爲說滋夥，數其差舛，不可殫述。雖云燭火之衆於大明何傷，然微塵纖埃，非全鏡所宜有也。然則丹鉛點勘，寤疑辯惑，匪書生職歟？臣大懼私史踳駁，或爲正史之蠹，輒擷其事而正之。伏自忖念，衡茅之下，多未見之書，樸櫟之材，無奇特之見，固不當自貢於五不韙之域，以奸嚴誅，而孤忠拳拳，所欲辨明，懷不能已。非敢遠慕昔人，作指瑕糾謬之書，以詒攻訶之誚，獨取熙朝美事及名卿才大夫之卓卓可稱而其事爲野史、語錄所翳者辨而明之，參其歲月，質其名氏、爵位而考證焉。其或傳聞異詞，難以示信，以意逆志，雖知其非，而未有曉然依據，則姑置弗辯；其所辯者，必得所證而後爲之說焉。所辨凡二百條，釐爲二十卷，名之曰《典故辨疑》。《古今

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一一。又見《文獻通考》卷二〇〇，道光《廣東通志》卷一九〇，道光《肇慶府志》卷二一。

（以上刁忠民校點）

張世奕

張世奕，武舉出身，授殿前司主管機宜文字。淳熙二年五月乞差殿前司正副將，詔別踏外路諸軍差遣。
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八之三。

乞差殿前司正副將狀

淳熙二年五月二日

元係武舉出身，授殿前司主管機宜文字，闕遠，願從軍，乞差殿前司正副將。《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八之三（第五冊第四五四九頁）。（祝尚書校點）

劉文富

劉文富，南劍州尤溪（今福建尤溪）人，淳熙二年第進士，淳熙十年以迪功郎爲嚴州州學教授。見《景定嚴州續志》卷三，嘉靖《延平府志》卷一四。

重修嚴州圖經序

淳熙十三年正月

先王盛時，封建未壞，井地既正，疆理修明。千八百國之廣，各有土地之圖，以周知其地域，大司徒所掌是已。且司徒掌邦教之任，而乃下兼職方之事，其亦有說歟？蓋民之情性有剛柔輕重遲速不同，不辨其宜而施教焉，則有捍格而不相入者，是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逮秦人罷侯置守，亦各有圖。漢人入關所收，財知扼塞而已，司徒辨五地十二壤，而施十有二教之制無有也。漢氏去古未遠，不能復先王之制，而郡國雜治，況後世去先王益遠，而曰復古，不其疏乎！國朝沿唐郡縣之舊，而其經理視唐尤爲盡善。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詔獎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新修諸道圖經，由是圖籍大備。而嚴之爲州，自東漢建安中至是，適八百年矣，其遷徙廢置，詳載於經。郡有板本，中更遺漏不存。淳熙甲辰，太守陳公公亮下車之初，憫其廢墜而未暇也。逾年，時和年豐，百廢具舉，課最之餘，因取舊經，命文富訂正之，將再鋟諸木。竊惟此邦之俗，舊號輯睦，因以名州，可以無事治，不可以多事理，所謂安於簡易之政，擾之則生事是已。自公至開府，將再期矣，一以寬政理。惟頑民黠吏，始繩之以法，故邦人甚安之。因其俗而施其教，公已得之，此其大可書者。若夫民數之登降，財賦之盈縮，軍籍之去留，公館之興廢，是則因之，否則革之，特其粗耳。故書其大者，以告後之爲政云。歲丙午正月丁未，迪功郎、州學教授劉文富序〔一〕。光緒《嚴州府志》卷二五，光緒九

年增刻本。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三，《詒宋樓藏書志》卷二九，《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一，《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二。（羅國威校點）

〔二〕「歲丙午」以下原無，據雍正《浙江通志》補。

盧 瑤

盧瑤，字正中，開封（今河南開封）人，居平江府吳縣（今江蘇蘇州）。淳熙初爲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入爲司農寺主簿。紹熙初通判徽州。見其所撰《重建居養安濟院記》，《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一〇、七三之七，《咸淳臨安志》卷八六，《姑蘇志》卷三二。

重建居養安濟院記

三代明君賢牧相與立治，大抵以優老爲先。漢興，詔賜束帛牛酒耄年，月給粟，歲加絮，恩意詳矣。然于鰥寡煢獨，未聞奠其居而粒之終身者也。國初，民壽踰七十咸獲優詔。蓋仁發之政，列聖相授。迄於四方慕義存卹，由是居養安濟院興焉。建炎厄兵火，遺踪故址所向無存。父母雖淪亡，恩洽膚髓，粵百世而德不泯。中吳囊括，千里拱日，幾連江澤，土膏而民夥。自中興以來，仁風四洽，列

戶者今廿餘萬，守臣率用當世偉人。淳熙乙未秋八月，直徽猷閣陳公峴自東浙轉運判官秉麾來鎮，檢扼奸欺，撫摩疲弱，吏畏敏強，民懷靖寬，境野熙盈，無夜吠之警。謹條節，尚風化，索民之隱，得居養安濟事，即象院基之舊而勇爲之。經始於二月己丑，落成於九月甲午，官爲備費，民不知役。爲屋六十有五，爲楹三百有十，爲室三十，長廊還礎，對關列序。集癯老之無子妻，婦人無夫親者分處之，幼失怙恃，皆得舍焉。籍官民疇千六百六十畝，募民以耕，歲得米七百石有奇。旁著三廩，浚二井，庖舍蔬間，食用寓具舉無一遺。又立僧坊主其供，病給醫藥，死給槥槨，入叢塚以葬。民胥歎仰，道路歌祝公賢明篤厚，有志天下士。至於減苗斛之耗，蠲賦賞之負，嚴屠牛，禁網捕，葺漏澤之費，增土以葬骨，其所施類如此。昔黃霸治潁川，爲政尤異，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贍助鰥寡貧窮，棺其無葬與其無祭，竟以治行入爲丞相。公之政卹孤賑乏，養生送死，視潁川尤有異矣。邦人咸曰，是不可不書。瑤一廛梓里，得事之始末最詳，敢書其實。後此者無私壅惠利而苟安之，則公之心也。吳邑大夫曰黃君直中，長洲大夫曰李君機，繼之以呂君存中，俱佐事而協成者。淳熙三年十月癸酉，宣教郎、充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浚儀盧瑤記并書。《吳都文粹續集》卷八。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三三，民國《吳縣志》卷二九下。

問道堂頌

生死十三，水火六七。氣周于九，道反于一。戊藏兌行，己隨震出。五城既見，萬事云畢。得之者守，忽之者失。策參高禪，用匪車室。斂而施之，爲兵民術。《全蜀藝文志》卷四五。又見《蜀藻幽勝錄》卷四。

如是觀頌

不落有無，何觀生滅？太虛本靜，飛雲過月。流水不競，回舟去楫。實相空相，無說可說。震曜無邊，塵塵透徹。如是如是，更何差別。居士強名，丈室摩詰。《全蜀藝文志》卷四五。（以上郭齊校點）

韓南杞

韓南杞，淳熙中爲迪功郎、潼川府射洪縣主簿。見《蜀中名勝記》卷二九。

跋雍氏義冢記 淳熙三年

右方舟先生所述射洪雍氏《義冢記》，邑士高君喻持以相示，乃爲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此神之著也。夫生於土，歸於土，雖物理之常，要其死而不忘者，其神存也。若專冥漠之中，輪轉且久，一旦得塊土掩骼，所託何厚！若猶有知而不昧歸趣，吾將以觀其復，而爲生生化化之候。淳熙丙申甲寅，迪功郎、潼川府射洪縣主簿、管學事韓南杞謹跋。」《蜀中名勝記》卷二十九。（楊世文校點）

丁逢

丁逢，字端叔，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人。乾道二年進士，爲激賞所幹辦官。上書乞斬金國使節，孝宗甚嘉賞之，召對，除國子監書庫官。歷知安豐、盱眙軍，遷湖北提刑、淮西安撫。慶元中以司農少卿兼知臨安府，徙軍器監，出知郴州。逢居官清廉，有守有爲。著有《南征詩》一卷，《郴江前集》十卷，《後集》五卷，《續集》九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二五、職官七四之一三、食貨三一之三〇、食貨四四之一五、食貨六二之七二，《咸淳臨安志》卷四八，《咸淳毘陵志》卷一七，《宋史》卷二〇八、二〇

九，《宋元學案》卷九七，《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乞給降湖南產茶州軍茶引奏

紹熙中

常德府管下武陵、龍陽兩縣接連湖南產茶去處。每到春時，有江西、福建、湖南管下州軍客人聚在山間，般販私茶。乞量行給降小引，以息私販。《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一之三〇（第六冊第五三五五頁）。

乞降指揮于潼川轉運司令補填椿管糴本奏

慶元五年四月

竊見潼川運司椿管糴本錢米，先有運判岳霖椿到糴米錢引二十萬道糴米，專備災傷支用。昨因資、普等州旱傷，用過一半以上。臣到任交到錢引九萬六千二百餘道、見錢三千一百餘貫。臣撙節浮費，添積錢引一十餘萬道，及糴到米斛。至解任共椿糴本錢引二十萬二千八百餘道，湊及岳霖任內數目。緣慶元二年遂寧府資、普州夏早免稅，制置司行下運司，支錢米應副州郡急闕，必有支過錢米。若後官不爲補填，緩急無以接濟。乞特降指揮下潼川運司，常切椿管糴本錢米二十萬道元數，遇有災傷支用，隨即補填元額，不得虧少。《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七二（第七冊第五九八四頁）。（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千秋

王千秋，淳熙間官于廣西。另據《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及《全宋詞》載：王千秋字錫老，號審齋，東平（今山東東平）人，孝宗時寓居金陵，著有《審齋詞》一卷（存），風格秀拔，自成一家。是否即此人，俟考。

還珠洞題名

淳熙三年三月

淳熙丙申三月九日，王千秋罷攝漕鎮，之官泰寧，王登叟、李壽亭、劉景仁、李靜翁、徐體仁、周道卿、鄭禹功、陳席珍、謝長卿、李子醇、呂伯友餞于癸水亭。千秋弟仲隨、千乘與焉。《桂林石刻》上。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三。（李文澤校點）

薛 澄

薛澄，字清卿，號述齋，紹熙間人。

跋法智大師帖

紹熙三年四月

四明尊者道德淵源固未易窺測，而學者仰止高風，雖片言隻字，得之者如獲珙寶，至有「甘棠勿敗」之比。此帖流落人間，世不多見，而楷公得之，罔敢失墜，因求跋於二三宗匠，用託不朽。噫！「日新」之銘，非即之湯盤則不知；「大思」之銘，非即之周量則不著。師資心傳之妙，亦可想見於此矣。異世相遇若日暮，茲是亦聖教中一段奇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豈在神物護持而已。述齋薛澄清卿敬跋。紹熙壬子四月五日。《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五，續藏經第二編第五套第五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二九

孫逢吉

孫逢吉（一一三五——一一九九），字從之，號靜閱先生，吉州龍泉（今江西遂川）人。隆興元年進士，授郴州司戶，歷常德教授、知萍鄉縣。紹熙元年遷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擢右正言。出爲湖南提刑，以秘書監召，兼吏部侍郎。會彭龜年論韓侂冑專僭，出補郡，逢吉力爭之，遂忤侂冑，出知太平州，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慶元五年卒，年六十五，謚獻簡。與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見樓鑰《獻簡孫公神道碑》（《攻媿集》卷九六），《宋史》卷四〇四有傳。

明堂恩恭人李氏封令人制

敕：朕誦二《南》之詩，至於流苴采繁，相與共祭，自天子達（二），皆內助也，故詩人誦之，仲尼定爲篇首，其意深矣。具官某妻具位某氏，以爾夫子，爲吾從班，肆予初禋，執事有恪。以朕之獲助於長秋，則爾亦可以膺修內職之賞矣。晉封美號，庸示寵光。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永樂大

典》卷二九七二。

〔二〕此句下疑有脫文。

言折帛錢重困民力奏

乾道五年

和買爲民間白著之賦，雖正月給散本錢之法尚載令甲，而人戶鈔旁，亦有見錢請給之文，然上下皆知其爲文具也。中興之初，絹價暴增，匹至十貫。高宗念下戶重困，乃令上戶輸絹，下戶輸錢，於是有折帛之名，匹折六貫或七貫。和議既定，物帛稍賤，又令輸紬者以八分折鈔，輸絹者以三分折錢，餘輸本色，遂爲定制。朝廷以經費之故，未能裁損，州縣又於此外苛取，民力安得不重困哉？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三七（第七冊第六一一八頁）。又見《文獻通考》卷二〇。

乞郊禮支費悉從省約奏

紹熙二年三月

臣嘗于陛下初郊之歲，乞遵用壽皇隆興詔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外，凡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悉從省約。陛下開納，且諭臣曰：「園壇不尚華飾，亦事天簡素之意。」又曰：「中外支賜，合

從減省〔二〕。」有以見陛下愍祀之嚴，用物之節。然而俟命旬日，未聞施行。夫至恭無文，大禮必簡，遠則藝祖已行于建國之初，近則壽皇又行于初郊之歲。乞斷自淵衷，一循隆興之制。《宋會要輯稿》禮二八之三六（第二冊第一〇三七頁）。

〔二〕減：原作「咸」，據文意改。

乞禁遏官吏誕謾詐巧之風奏

紹熙二年十月四日

近年以來，爲守令者不修其官，以待考察，往往崇飾虛僞，撰造政績。或葺一亭舍，或疏一陂渠，或於常費薄有所蠲，或於舊弊微有所革。自職事而言，皆其所當違者，而刊刻碑記，張大其事，繪畫圖冊，表聞于朝。甚者摹印裝標，徧納中外，至於分配坊市，建立生祠，陰諷士民，借留再任。其間餉遺請託，何所不有！監司在遠，難盡察知，蓋有誤以其姓名登徹天聽者矣。此誕謾詐巧之大者，誠不可不禁遏也。《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二五（第七冊第六五五八頁）。

乞差官覆按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穴奏

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

荆大聲等相視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穴，在永祐陵下宮之西南，永思陵下宮之東南，那趨向南石板路上，乞差官覆按施行。《宋會要輯稿》禮三〇之一〇（第二冊第一一〇頁）。又見同書禮三七之二五（第二冊第一三三二頁）。

彭龜年不當外出補郡奏

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冑去，龜年復以論侂冑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宋史》卷四〇四《孫逢吉傳》。

賀太上皇德壽宮尊號表

皇圖天覆，體妙道於法宮；聖孝日嚴，播徽稱於顯冊。慶綿宗社，榮被縉紳。臣聞乾坤覆育之

仁，盡萬物而莫報；帝王傳授之懿，曠百世而乃逢。仰惟嗣聖之隆，方申達孝之養。爲天子父乃知貴，禮越常尊；使聖人壽而曰辭，義當懇請。盡潤色討論之美，極鋪張揚厲之休。舉此曠儀，肇於今日。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道心精一，德祚靈長。觀萬化於混元之宮，措一世於華胥之國。大器有託，增隆丕圖；成功不居，斯享上壽。屬欽崇於大報，用虔紀於鴻名。曰放勳曰重華，視若稽而與並；于濮鉛于祝栗，極惟冒以丕單。典禮載崇，休符有赫。臣叨分魚契，切仰龍墀。頌唐宗二聖之歡，揄揚美報；接漢家千歲之統，鼓舞升平。《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一。又見《秘籍新書》別集卷一。

答朱子議山陵書

理之所不可憑者，事之所不可從也；義之所不可推者，說之所不可誣也。今朝論紛紛，罔所適從，而吾謂國音之謬，其辨有五：堪輿之說，始於晉郭璞之《青囊經》，所論龍穴、砂水、氣脉、生尅之類，雖亦可備參考，要未聞以五音定方位也。如謂五音盡類羣姓，塚宅向背各有所宜，則自晉迄唐，不聞南自南，北自北。即我朝發跡之符，亦所向不侔，而太祖定鼎，啓佑無疆，數往知來，此理之不可通者一。五音所以審樂，高下清濁之中，而又有變宮變徵，以申七律之奇。使屬角而必南，則屬宮、屬徵必又有變易其位，而以爲不可拘者矣，何有於西南之必得，而東北之必失？此理之不可通者二。山起於西北，南首北向，必氣之自西北而轉南也。角宜於南，則將使宮商而轉角也乎？此理之

不可通者三。天文之與地理，日星河嶽，兩兩相印，以五音而下附於地理，則更以五音而上附於天文。人君體天出治，向明之義；恭己南面，充臺史之見。勢必使午門更子，一切朝宇之制，悉向陰而背陽，而當位正中之體，又可移就？此理之不可通者四。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古冬至日在牽牛，而今在壁，膠乎成見，則三代之祖，皆帝嚳之後，今其子孫，將必塚宅如一，而不得西南其戶，東北其塚也哉？此理之不可通者五。要之，天子不可以姓拘也。天子父天而母地，則其姓原於天也。本支百世，統乎玉牒，仍祖宗之舊而誌其姓，所以演天潢之派，而大一統也。奚必拘一字而屬之於音？屬之於音，不□□於方向也哉？且上古之世，人各異其姓，姓各異其人，又何姓之拘於一定也乎？準理度義，臺史浮辨影響之談，誠不足道；而乃水泉之害，偪仄殘破之虞，明知不顧，無稽罔上，不容不議。而諸臣不諳其術，不能條分縷悉，堅排其非。趙彥逾謂其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予尋覆按，以少寬日月，別求吉兆，上瀆聖聰。一時權宜，不得不爾。若限於七月之期，因循臺史之誑，致壽皇聖體神靈不安。聖天子業有明詔，卒惑於庸妄不經之論，屬在臣子，何以居心？來翰所示，甚合吾見，特前所呈議狀，不能盡抒鄙見，今辱惠書，故復略而言之。乾隆《龍泉縣志》卷一四，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回士人上書啓

師道不行於世，士心幾敝乎文。紛紜方覆之醯鷄，汨沒既陳之芻狗。揮毫萬字，區區多紙上之

奇；開卷六經，寂寂鮮胸中之蘊。豈特不足遠追古人之意，亦將何以近合有司之程。必或反而求之，乃能識其大者。惟頭童齒豁之久，幸日見耳聞之詳。嘉與吾徒，共成此事。忘孟子好爲之戒，顧不厚顏；得戴經善學之流，政應滿志。維其時矣，不亦樂乎。伏以某人解元鍾慶，慢亭炳靈。夢青衿委佩，屢橫融帳於侯門；白屋起家，行擁却枝於仙桂。獨擅後生之可畏，誰論先覺之是賢。翻屈上游，過勤下問。袖英辭而吐鳳，期遠業以搏鵬，謙光爲之四來，驕色從而一掃。永懷雅好，彌激懦衷。溫故知新，要無負樞衣之禮；廣仁益智，庶有資發策之才。感忤良增，喻言罔既。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九。

重修龍泉文廟記

今天下自王畿而下，凡有郡邑城郭社稷，莫不有學。郡邑城郭社稷有不治，則議及有司；而學宮不治，非唯議及有司，而且睥睨於科目之多寡以爲盛衰。科目數不舉，則又議及學宮。嗟乎，學宮其以科目得士爲能，□於郡邑城郭社稷乎哉！龍泉，古屬邑也，代有聞人。學日就圯，士以狀白邑宰，邑宰憮然曰：「學宮蕪勿治，是惟有司罪。」即首修孔廟，次廡、次堂、次齋舍、次養士之舍，一一完整。費出有經，俱辦自公。落成之日，邑宰景侯名時，邀予同率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鳴鼓升堂，與諸生論說。其博士弟子與其故老皆喜，謂侯得所先務，欲聞言於余。余曰：「士顧以多舉爲學

宮重哉！士多舉，爲其以仁義禮樂代天子施之四方，則坐而言者，皆可起而行。仁義禮樂，隨時而用之者也。遠而達之天下，近而不出戶庭。儒行不愧，則乘時利見，經綸乃以有本，安常處變，懷抱亦自裕如。故草野有正學，而後天子之庭有真儒。蓋士貴自立，豈以仕進爲重哉。泉俗素樸，無豪商大賈，亦無王公貴侯，民不見紛華貴盛可歆可艷，其子弟亦皆兢兢以廉耻自持，而純龐博厚之習未雕。即今雖未施仁義禮樂於四方，亦必有修之家者，不可謂無士，要有待與。今以科目稱盛者曰某郡舉士幾，曰某邑舉士幾。跡士所自爲，未聞以仁義禮樂號於四方曰某某，徒垂紳佩玉，冠履盈朝，而田園甲第，車服童僕，雄豪閭里。以此言之，固不如泉士猶養其純龐博厚之氣以自全。故科目不在多舉士，而在舉得其士。雖然，氣積久而昌，泉必有偉士出，能自著施者，卓然見重乎郡邑城郭社稷。幸勿悅於紛華貴盛，以散其純龐博厚之氣云。」景侯謂其言足以告邑之弟子者，爰命逢吉直書之，刻於堂陰。乾隆《龍泉縣志》卷二。又見乾隆《吉安府志》卷一七。

新修主簿廳記

主簿之官，所以主諸簿目，近乎會稽之吏也。初漢之□，與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爲之，皆令長自調用。至隋，始置之革選，盡用他郡人。晉亦有之，其餘史不概見焉。我朝定鼎，繼漢、隋而存其官，要亦因其租稅之所入，科歛之所徵，而設是官以任其事也。龍邑之立是官也曷故？龍邑，生產之都，

肥美之地，負販往來之區也。歲之所供、園林之折色也若干，物貢之起征也若干，土壤之定則也若干，行止之貨之輸於□□也又若干，其指數也雜，其出納也煩，非有專官，勢不得以兼攝，而免混淆之弊也。然官設而未有居官之所何也？則以龍邑之舊爲龍泉場，於南唐後陞爲縣，官舍公廨，缺焉未備。何侯遷治於此，次第以興。爰及於今，黃公舉始得縣治之東而創建之。斯廳煥然一新，復作退閒之室曰唯是齋，又曰弗告堂，洵一時之盛舉也。予思建邦設都，惟以亂民，古聖之制也。一官缺而事墮，一職溺而位虛，毋曰是職其不甚重輕乎！朝廷之任人也，問其才之所就，不問其心之所欲。君子之素位也，盡吾之所當爲，不暇慕乎其外。與其位浮於才，有負乘之誚，不若才浮於位，無覆餗之虞。繆彤之被掠，王恂之見短，何嘗不降志於小官而被屈乎？若以爲此朝廷所不問，流俗之所輕漫，效李宣之焚燒衣幘以自謝，吾不知其所負若何，而傲然不屑也。抑思職無一日之可曠，才有異日之可展，金玉之器，幾終亂其質而掩其光也哉！吾願登斯堂而履其庭者，亦念委吏乘田之惟職是供，而不得任意以從事也。庶幾哉翼若鸞鳳之至，姑安枳棘之棲。是爲記。乾隆《龍泉縣志》卷九。（以上祝尚書校點）

鄭公顯

鄭公顯，字隱之，漳州龍溪（今福建漳州）人，登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富沙戶曹。秩滿，獻時事十論於朝，除潮州教授，改知同安縣。召監進奏院，遷宗正簿。紹熙初爲太府寺丞，兼敕令所刪定官，五年，

自宗正丞除浙西提舉，改湖南提舉。慶元初爲左司郎中。又權刑部郎官、兼直學士院。官至朝奉大夫、龍溪縣開國男。著有文集十卷及《語錄》傳世。見《攻媿集》卷三九，《吳郡志》卷七，《咸淳臨安志》卷八，《萬姓統譜》卷一〇七，《新安文獻志》卷六八，嘉靖《龍溪縣志》卷八，雍正《福建通志》卷四六。

進三說奏

其一，指陳時政，毋摭細故，直書事實，無尚繁文。此其責在大臣。其一，謂詞簡事覈，然後得以親覽而審擇之。此其責在陛下。嘉靖《龍溪縣志》卷八，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

初誕皇孫賀表

怡神珍館，詎知天之非人而人之非天；毓秀璿源，果見子又生孫而孫又生子。嘉靖《龍溪縣志》卷八。又見萬曆《漳州志》卷一六。

賀壽皇生皇孫表

千年生一聖人，固曰非常之慶；一日見三天子，尤爲甚盛之休。嘉靖《龍溪縣志》卷八。

左藏庫提轄官題名記

紹熙元年八月

左藏庫受四方財賦之入，以待邦國之經費，其原蓋起於周。職內主賦入，職歲主賦出，而邦布之入出，則外府又主之，皆其職也。漢更隸大農、少府，頗與周異。至晉，始置左、右藏，分建東、西庫，於是職掌益密。然以太府少卿知出納于左長慶門之東，帑官殆不得職，非古訓也。國初，左藏止一庫，置使領焉，率居以清望官。太平興國、淳化間，或裂爲三，或增爲六，旋以名物彙而四之。大中祥符以來，併爲南、北兩庫。政和六禩，修建新宇，始復以東、西庫名焉。蓋至於今用之。中興駐蹕臨安，草創於和寧門之東北隅，迫隘不足以受天下之灌輸，紹興癸酉，實徙今地。二帑對峙，其東幣帛絁紬之屬在焉，其西金銀泉券絲纊之屬在焉。大抵國家用度多靡於兵，西蜀、湖廣、江淮之賦類歸四總領，所以餉諸屯，其送京者殆無幾。唯閩、浙悉輸焉，東西庫歲入以端計者率一百四十萬；以緡計者，率一千萬。給遣稱是，而大軍居十之七，宮禁、百司祿賜裁三之。間有非泛浩繁之費，則請

於朝，往往出內帑封樁以補所缺。監官凡五人，分帑而治，舊以京朝官爲之。今唯才是用，故四選通得入轄官一人，掌凡庫之政令。初，紹興間擇丞若薄之隸於計曹者兼領之。乾道辛卯，始專置。今皆朝廷遴柬，以備職事官之闕，其選亦不輕已。先是監轄各有題名，規撫庫陋，歲久題識且溢。陳君宏規糾帑事，始與同官議易新刻，訪穹石，混載而區別之，實謂宜稱。公顯適佐司府，每以職事造焉，諸君以記爲請，其敢辭。嗟夫！官無崇卑，皆可以行志，會計當，出納吝，吾聖人所不廢也。近世忠獻韓公嘗居是官，不唯不鄙夷之，且益加意焉。奏復傳宣，合同一司，以相防察。罷內臣監受綱運，以革稽留之弊，蓋賢者及物之心，所至輒發，見三朝相業，未必不由此基之也。諸君深惟國計之重與夫民力之艱，給受之際，敬之重之，思如韓公所以善其職者，異日登顯，美垂芳馨，當與此石俱不朽矣，敢以是告焉。紹熙改元八月望日。《咸淳臨安志》卷八。

祈雨道場碑記

秋成在望，靈雨未零，遍伸奠瘞之文，未協滂沱之應。昔聞禱雨，遺跡猶存，比乎唐令踵行，甘霖立沛。仍偕管屬共和神民，步行而去，帶雨而歸，遂使大雨興歌，豐年誌慶。洵山靈之蘇兆庶，爰泐石以銘千秋。《閩中金石志》卷一二。又見民國《同安縣志》卷二六，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卷九。（以上王曉波校點）

趙善堅

趙善堅，字德固，宋宗室，家於袁州。乾道二年進士。判婺州。慶元六年自中奉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副除司農卿、兼知臨安府。開禧元年權戶部侍郎，二年除工部侍郎，嘉定元年權戶部尚書。官至宣奉大夫、天水郡開國侯。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三、三五、七三之四〇，《寶慶四明志》卷一，《咸淳臨安志》卷四八，正德《袁州府志》卷七、八。

乞超加姚興爵謚奏

開禧元年

近守邊藩，詢訪故老，姚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自辰至午，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死于敵。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屬敢前乎？」興忠勇如此，宜超加爵謚。《宋史》卷四五三《忠義傳》八。

舉張浚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嘉定十一年五月

宣奉大夫、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臣趙善堅准《慶元令格》節文，應寄

祿官自特進至太中大夫，每歲許于十科內舉三人者。右，臣伏睹迪功郎，前監潭州永豐倉張湔學問淵深，操履端潔，俾居獻納，必有可觀，今保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照得張湔前任監潭州永豐倉，三考滿罷，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己贓，臣甘伏朝典。伏候勅旨。嘉定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奏狀。《雲谷雜紀》卷末。又見嘉慶《武義縣志》卷九。（以上尹波校點）

章 謙

章謙，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乾道中曾爲武學諭，淳熙初以承議郎行太常博士。端平元年爲幹辦諸軍審計司。嘉熙三年知衢州、浙東提刑。四年奉祠。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三〇之一九、禮二之三，《寶慶會稽續志》卷二，《宋史全文》卷三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乞嚴祠祭事奏

淳熙四年十月五日

如同日祠祭，御史臺報闕監察御史，從本寺申禮部關吏部輪請六曹郎官攝，並不許辭避，更不降敕。如在散齋之內闕監察御史，除初獻外，如本祭有郎官，即請郎官攝監察行事，如無郎官，欲從上請官一員攝。行在釐務官、浙西安撫司、臨安府屬官差充祠祭行事內無齋舍及無本司者〔一〕，聽於鄰近寺觀致齋，

前一日質明赴司所。每遇祠祭，祇應人前夕須管於祠所附近寺觀澡沔，赴祠所祇應，不得輒離祠所。諸色祇應等人如不嚴肅及違犯約束，並令監察御史彈奏，無官人送大理寺。內祠祭無察官處，委本祭獻官檢察。《宋會要輯稿》禮二七之三（第二冊第一〇一二頁）。

〔二〕差充：原作「差免」，據文意改。

蘇轍謚議

淳熙三年四月

門下蘇公歿逾六十年矣，天子始從其鄉人大宗伯之請，詔禮部、奉常同議命謚。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請以是易公名。惟公挺生西蜀，毓秀山川，天材最高，資稟實厚。而又有父文安先生爲之師，有兄文忠公爲之師友。蓋其所學所行皆本原乎家傳，而文章事業卓乎可敬而仰也。嗚呼，公爲元祐名臣，行事在國史，聲名在天下，人其誰不知之？宜不待歷數以合文定之謚者。請粗陳其略。觀公少年擢兩科，與其父兄俱以文名世。而公之文汪洋澹泊，深醇溫粹，似其爲人。文忠嘗稱之，以爲實勝己。其所爲詩、騷、銘、頌、書、記、論、議，與夫代言之作，率大過人。蓋流傳於人間，散落於夷狄者，不知其幾，而所謂愛重其文則一也。嘗傳《詩》、《春秋》，訓釋先儒之未達。又注《老子》，深窮道德之旨，而發明佛老之相類。其後作《古史》，所論益廣，以刪補子長雜亂

殘闕之失。書成撫之而歎，自謂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末復論著歷代，大抵以考古今成敗得失爲要，不務空言。此其道德博聞之淵源者，如是可不謂文乎？本朝至仁皇世，可謂極盛。公對制策，方切切然以海內窮困生民愁苦爲憂，雖賈誼痛哭流涕之書不過也。青苗八使擾民之事，其施行甚明，公與王介甫、陳暘叔辯爭之尤力。及元祐新政，公居言路，首陳神宗變法本欲利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而民力顧因之以凋弊者，其原皆起於大臣蔽塞聰明之所爲，由是蔡、呂之徒竟皆貶竄。然新政既孚，事勢一定，大臣乃有欲引用熙、豐舊臣爲自全計者。公手疏千餘言，極論君子小人之不可並處而爭，小人必勝，非朝廷安靜之福。蓋是時公之所爭議，大者唯黃河、西邊二事，次則差雇役法也。深知黨臣之撼搖在位者，幸四弊之不去，以藉口而已。故又爲之論奏，願詔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靜國之術。民心既得，異議自消。至論詩賦經義之兼行未可遽，合祭天地之禮所當復，三司利權之不可分，皆反覆精詳，未嘗不以謀國體，便人情爲慮也。此其安民大慮之深遠者。如是可不謂定乎？自後世去古既邈，好文之士侈辭相高，連篇累牘，不出風雲月露之狀，而體益以靡。文則文矣，非所謂道德博聞之文也。清談之士，高論性命，視天下利害翹然不屑以動心，殆若木偶人者。定則定矣，非所謂安民大慮之定也。而公則異於是，信其有功於治道，而有德於生民。文定之懿，今合以謚公，議者又何辭焉？謹議。《樂城集》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標點本。

建康府通判西廳思政堂記

天下之理，不有廢何以興？不有毀何以成？水之涸也，適爲汹涌澎湃資也；木之落也，適爲條暢碩茂基也。斯軒之建，其殆是歟？歲在著雍攝提格夏六月晦，西倅廳事之旁，忽有回祿之災，帥守臨視，人皆效力，旋即撲滅，而貳車燕處之室已爲煨燼。於是鳩工聚財，戒期以鼎新，一毫之用悉出公帑，不以厲民。工興于中元節而畢於閱鼓之辰。越翼日設觴豆，集僚友以落成，僕實與焉。酒酣，貳車屬僕爲記，且謂斯軒舊名治中，思有以易之。僕固辭不獲，因念貳車左右郡政，精力於職，今建斯軒，端爲坐卧思索之地，必不專事宴樂也。聞諸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繼自今貳車處游此，或爲南郭之隱几，或爲茅客之危坐，終夜不寢，師仲尼之訓，坐以待旦，以周公爲法，則郡政庶其盡善，古所謂同流王化，不爲虛語矣，請以「思政」名，庶來者知營建之意云。貳車潘其姓，恕其名，端行其字，九江人也。好谿章謙記。《景定建康

志》卷二一。（以上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三〇

程 洵 一

程洵（一一三五——一二九六），初字欽國，後更字允夫，號克庵，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熹內弟。嘗以「尊德性」名其齋。舉進士不第，後以特恩授信州文學，歷衡陽主簿，調廬陵錄參，以「僞學」去官。慶元二年卒，年六十二。有《三蘇紀年》十卷、《尊德性齋小集》十卷。見周必大《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序》，程瞳《程克庵傳》（《尊德性齋小集》附）。

《尊德性齋小集》原本十卷，明弘治中其裔孫重梓，約爲三卷。今存知不足齋叢書所收三卷本，附補遺一卷，今以此爲底本。計有文六十五篇，另輯得佚文一篇，仍編爲三卷。

代作上殿劄子 一

臣聞聖人之修德莫大於至孝以事親，而王者之事親莫急於先意而承志。恭惟至尊壽皇聖帝臨御海內二十有八年，夙夜憂勤，終始如一。恩雖足以惠利萬物，不自以爲厚也，必欲天下給足如祖宗之時

而後已；威雖足以震疊四夷，不自以爲強也，必欲中原恢復如版圖之舊而後已。然而功未及究，一旦舉神器而授之聖子，豈無意哉？固將以其志之所欲成者望之也。陛下欲盡事親之孝〔二〕，則莫若先意而承志；欲盡承志之道，則莫若克儉而克勤。蓋惟儉可以節國用，國用之節，民財之所以豐也；惟勤可以修政事，政事之修，夷狄之所以攘也。民財豐，天下給足之效可致矣；夷狄攘，中原恢復之功可期矣。古之聖王復性以制習，苟少肆焉，一事而費十金未爲汰也，而精庶事以計之，則不勝其多矣；愛日以求治，苟少怠焉，一日而廢一事未爲弛也，而積一歲以計之，則不勝其衆矣。故十金之費，萬金之漸也；一事之廢，萬事之由也。乾道、淳熙之治，巍巍如此，壽皇果何以致之？曰勤與儉而已。陛下受壽皇付託之重，欲成壽皇未究之志，復何以致之？亦曰勤與儉而已。壽皇以勤儉積累之於前，如歲之春夏；陛下以勤儉繼承之於後，如歲之秋冬。父作之，子述之，此堯之水土未平，所以有待於舜，而舜之有苗弗率，所以有待於禹也。惟陛下無以臣言爲迂闊陳腐，留神省察，臣不勝大願。取進止。《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二〕陛：原作「階」，據文意改。

代作上殿劄子
二

[illegible]

代作上殿劄子 三

臣聞熙寧中始行免役法以救差役之弊，故田里間有耆長、戶長、壯丁以供煙火、催科、追胥之役，皆用民所輸錢募人爲之，而百姓庶人無與焉。至所謂正副者，蓋保甲法也。是時民皆得以安其業，樂其生，亦如民兵之分，雖非古制，而實良法也。及紹興間，軍旅數起，調度不足，始以其錢隸總制上供，而所謂三色人者，無以雇之，則州縣不得已，勒保正副代耆長、壯丁之役，與戶長皆以資產高下定差，而役法寢以大壞。流弊既久，於是民始自相約爲義役。朝廷知其便也，從而申之，俾自產高下定差，而不拘之以法。比年以來，江浙之間，推行寢廣，然官無定法，而民以意行，則奸人猾胥得爲要約，而不拘之以法。比年以來，江浙之間，推行寢廣，然官無定法，而民以意行，則奸人猾胥得以撓之，而其約易解。臣愚以爲朝廷宜略爲之制以提其綱，而其委曲條目，則付之民，使得以其俗之所便自議之，如是則庶乎其久而不至於弊也。蓋今義役之約，雖所至不一，而其大要有二：有分歲月而人自爲之者，有哀其費而衆募人爲之者。於哀費之中又有二焉：或使之出田，或使之出粟。臣嘗即是數者觀之，莫如出田之可以久也。朝廷誠欲略爲之制，當使鄉計其田，除官田、賜田、官戶限田外，爲數若干，又計一歲募人之費爲數若干，使凡百有田在是鄉者，隨其田之多寡而爲所出之多寡，要以充足其費而止。其人戶資產時有所增損，則歲終較其升降，而所出之田亦爲之增損。異時民有田跨數鄉而役止於一鄉，則鄉有寬狹之不同，而役有勞佚之不均。今亦使視田之所在各隨其多寡而出

田，則一鄉之田自足供一鄉之役，而何不均之患哉！其略如是，如蒙聖慈俯從，臣請下有司更加審議而制詔頒焉。使百姓稍有所遵守而不敢以私意敗公議，則安業樂生之俗，庶幾漸復熙、豐之舊。取進止。《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代作上殿劄子 四

臣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要之備之有素而行之得人，則斯民可以免流徙之憂。縣官亦無甚給貸之費。昔熙寧中，兩浙旱荒，一時監司守臣如沈起輩，不能先事爲備，及饑饉作，事聞朝廷，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濟之以億石，而無救於饑。是歲，兩浙之民死者五十餘萬人。及元祐中，蘇軾守杭州，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而軾能先期奏乞寬減上供，糶賣常平，於縣官無一毫之損，而一路帖然，無一人以饑死者。由此觀之，豈不在於備之有素而行之得人哉！臣訪聞今歲江淮諸郡旱傷去處甚多，監司守臣正當先時豫備，以待來歲饑民之求。恭惟陛下憂勤惻怛，不愧祖宗，有能盡心民事如軾之爲者，何請而不從，何求而不獲？特恐監司守臣拘文法，避讒謗，徒毛舉細故，如勸誘富民、召募工役等事，聊以塞責，而無補於救荒之實，使上之澤不下流，此則甚可惜也。臣於比年招集流亡，墾闢曠土，方漸有倫，若遭此荒歉，賑救無方，必又逃散。臣愚欲望陛下亟下明詔，戒飭災傷路分監司守令能盡心荒政，有能先事豫備，如蘇軾之爲者，許優加褒賞。如或措置乖方，蹈沈起

之失者，亦重賜黜責。如此，庶幾江淮億萬生靈可以免溝壑之憂。取進止。《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代作上殿劄子 五

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當其窮也，必有以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至於悠久而無弊。人之所親愛，孰有甚於其祖父與其子孫者，然聖王制禮，推而上之至於高祖，推而下之至於元孫，則不復爲之服，此豈薄於所厚者哉？亦事之必至而恩之必窮也。國家於歸明歸正之人加恩甚厚，方其始也，激勸忠義，理固當然。歲月既久，不爲變通，則優游坐食者日肥，辛苦力耕者日瘠，瘠有用以肥無用，非計之得也。今上至朝廷，下至閭巷，皆知其濫，而重於改作者，特恐驟失其心爾。臣聞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爲今之計，莫若量與之田，視其稍廩之多寡而三分之。其始一歲給田三分之一，又一歲給田三分之二，又一歲則盡以其田給之。其有官者，亦悉使釐正，務守資考，與吾民等。如此則變之不至於驟，而待之不失爲恩，亦寬民力之一端也。且天下之事，固有其初爲之若少拂人心，而人不敢非且怨者，私欲不能勝公義也。祖宗時宗室之衆，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幼而養之，長而爵之，冠婚喪祭，悉仰於上恩，至渥也。及神宗即位，盡變其制，而天下莫敢非，宗室莫敢怨者，亦以事之必至而恩之必窮也。宗室猶爾，而況歸正歸明之人乎。今州郡所以困匱日甚者，弊多由此，失今不治，後且弗支。如臣言可采，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取進止。《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代湖南姚提刑謝到任表

出秉一障，方驅漳浦之車；入對九重，旋攬湘江之轡。拜恩深厚，撫己凌兢。中謝。伏念臣遭世休明，奮身孤遠。輕裘緩帶，初無橫草之功；皂蓋朱幡，薦被承流之寄。駑馬徒勤於十駕，鰕鼠終病於五窮。豐年間里之安，既非己力；治國封疆之肅，亦自廟謨。曾何勞能，可膺寵渥！矧洞庭之南，涖實熊楚之故區。控百粵以分封，包九疑而奠壤。山有貪而無親之獠，綏靖爲難，俗多險而健訟之民，平停匪易。臣之能薄，衆所共知。豈意堯言，遽申呂命。毋乃累公朝之選，重以爲善類之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深察隱微，不忘遐遠。謂法本用於不得已，而刑實貴於無所施。苟辭既一成，即有斷體殘膚之慘；必獄先三覆，用推好生惡死之心。肆命使臣，具宣德意。有如臣者，亦在遣中。臣謹當畏此簡書，緣以經義。戢虎冠之吏，俾盡破於漢觚；達狴牢之情，庶大恢於湯網。《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知蘄州李大夫謝到任表

便朝賜對，甫閱期年；支郡合符，遽差吉日。佩大恩之優渥，撫小己以凌兢。中謝。伏念臣拔迹犁鋤，託身韋布。初緣干祿，誤塵俊造之科；旋與試言，復玷師儒之選。間關州縣，荏苒歲時。望絕

亨嘉，分投冗散〔一〕。屬邇臣之論薦，蒙聖帝之簡知。罷佐近蕃，進司左帑。方鴛鸞逸翮，競追霄漢之遊；而麋鹿凡姿，每結山林之戀。重緣老母，意久念歸，屢乞外官，力圖便養。豈料山西已薄之日，難休木末不止之風。逮茲復綴於班聯，悵已半凋於齒髮。自慚駑蹇，非赴功趨事之才；乃冒龍光，與宣化承流之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覆燾，日月照臨。謂淮右在今號稱樂土，而蘄春爲地迫近邊陲，欲求循良共理之人，當得惻惻無華之吏。而臣素非詳□□謂重遲。雖被使令，若爲報稱。太守之祿二千石，□銜飽煖之恩；元豐之戶十萬家，誓竭撫摩之力。庶殫毫髮，上答邱山。《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一〕冗：原作「沈」，原校：「梅云『沈』當作『冗』。」據改。

代廣東提刑司賀會慶節表

重離繼照，運既屬於昌辰；載震呈祥，節復彌於良月。春生廣宇，慶會中天。中賀。共惟皇帝陛下德邁古初，道侔覆載。問安侍膳，八紘陶愛敬之風；薄斂省刑，萬國樂舒長之日。大明有赫，景命無疆。臣身正落南，心常拱北。對九成簫韶之石，徒想鈞天；奉千秋金鏡之書，尚希前哲。《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湖南提刑司賀會慶節表

序當良月，律中應鍾。有王者興，撫千齡而啓運；祝聖人壽，罄萬宇以同詞。中賀。共惟皇帝陛下，適廣文聲，蓋循堯道。自東西，自南北，陶然德化之漸；乃聖神，乃武文，妙矣天心之運。屬茲誕節，茂對休辰。宜尊六氣之乘，翕受三靈之佑。臣觀風無補，越俎懷慚。念督捕平糴之官，司存雖異；而悠久無疆之祝，善頌則同。《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衡州賀會慶節表 一

考鳳曆之紀，十月爲陽；驗虹渚之祥，兆民賴慶。雖若華封之賤，猶傳嵩岳之呼。矧與承流，可無善頌。中賀。共惟睿文稽古，神武御今。推成湯解網之仁，恩被八紘之表；躬文王侍膳之孝，歡傾萬國之心。聿臻長發之期，盛衍泰元之策。臣欣逢盛旦，適守偏州。想簫韶九奏之和，心徒馳於北闕；對祝融五峰之翠，壽惟禱於南山。《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衡州賀會慶節表 二

一人有慶，方開流渚之祥；四海承風，爭致後天之祝。式標令節，允換休辰。中賀。共惟克孝而仁，允文且武。應天以實，每懷恐懼修省之心；視民如傷，不忘賑卹矜憐之意。精誠所格，顯默自孚。適當載震之期，益衍泰元之策。臣曩司簿領，今奉藩條。漢殿千官，莫預稱觴之列；堯天萬里，徒傾就日之誠。《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湖南提舉司賀會慶節表

良月叶期，真人應運。四方來賀，葵傾向日之心；萬壽無疆，山祝後天之算。中賀。共惟內全舜孝，外廣堯仁。推側身修行之誠，路開衆正；下賑廩勸分之令，澤浹羣生。罄綿宇以縈懷，薄高穹而遠屆。宜昭景貺，益茂奇齡。臣屬去闕庭，遠馳原隰。承王命謹春秋之節，雖阻奉於漢觴；望天顏無咫尺之違，自難忘於虎拜。《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湖南提刑司賀天申節表

誕彌紀節，適逢舜日之長；溥率傾心，咸望堯天之遠。敢同有截，上祝無疆。中賀。共惟澤在生民，道隆治古。褰裳脫屣，超然與造物遊；侍膳問安，久矣享天下養。宜此降年之永，益昭申命之休。臣遠在遐陬，不任大慶。挹北斗而爲壽，阻奉清觴；指南山以矢歌，徒申善頌。《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湖南提刑司賀大禮慶成表

敝布政之法宮，肆嚴宗祀；敷順民之至德，丕顯靈承。率禮無違，惟聖時克。中賀。共惟嗣承義策，追放堯勳。方遏音而致孝思之時，亦備物以盡昭事之禮。奉璋詔相，奠玉伏興。肅肅雍雍，俾三靈之底豫；穰穰簡簡，宜萬宇之蒙休。臣迹遠周行，心馳魏闕。我將我享，所期遠續於周詩；可磨可鐫，豈但近追於唐頌。《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湖南提舉司賀康復肆赦表 一

二氣錯行，豈無衍伏；三靈丕祐，自格和平。中賀。共惟太上皇帝陛下德配堪輿，恩漸夷夏。大庭頤志，久矣與造物遊；寢門問安，樂哉爲天子父。間雖違裕，旋即底寧。惟上天之載無聲，所助者順；而諸福之物備至，宜錫厥民。爰啓慶於寬書，用衍期於神筴。臣託身屬籍，庀職遐陬。仗金節以載馳，莫陪虎拜；奉玉卮而上壽，徒想舜趨。《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湖南提舉司賀康復肆赦表 二

天右至仁，壽期頤而岳等；聖推廣愛，令布濩以風翔。休命再申，歡心四洽。中賀。共惟襲堯垂統，體舜事親，知敬爲難安爲難，故尊之至養之至。晦明六氣，適小愆侍膳之和；壽考萬年，已大集與齡之慶。肆因渙汗，一震解雷。嘉與斯民，共茲介福。臣屬違象魏，遠在熊湘。正履說冠，遙想復初之喜；編金鏤玉，願聞嗣舉之儀。《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參堂劄子 一

某聞天地以生爲德，而聖人以仁守位。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故聖王體之，至誠盡心，以贊化育；而輔相體之，變理寅亮，以弼一人。某日者待罪巖邑，民事之暇，竊嘗深思熟慮，求所以上裨吾君吾相仁政之萬一者，而有所聞焉，請試誦之。夫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爲萬物之一，而經獨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有大倫焉。人之大倫有五，而莫先於父子，父子之間，所以盡其倫者，以有恩存焉。」今也無知之民迫於饑寒，或生子而不舉，豈不大傷天地生物之心，而甚害聖王仁民之政哉？某嘗試察之，彼其秉彝之性，初未嘗忘也。特有所困苦於其中，則雖繩之以法令，曉之以義理，懼之以異端報應之說，而不暇恤也。某聞蘇文忠公在□州時，每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則別儲以收養棄兒。近歲王詹事在湖，趙侍郎在閩，皆嘗行給米舉子之政。此特一郡守猶能爲之，況朝廷耶？某以爲今天下義倉之積，所在以千萬計，有司畏法謹令，往往坐視其陳腐，不敢輒發以予民。且此本百姓寄留之物也，而闕藏靳惜，不以爲百姓之用，則所謂什一之輸，是橫斂也。上無補於縣官，下無補於百姓，而徒橫斂以爲貪吏支移折變之資，豈不甚可惜哉！竊以爲可於其中歲收三之一以行給米舉子之政，此亦上裨吾君吾相仁政之一也。如蒙采擇，乞行敷奏，仍下湖、福二州取會所立規例參詳，立法施行。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多不舉，濬嚴其科，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

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共惟宋興餘二百年，累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故德在人，汪洋流衍，無有窮已。今誠益加厚焉，民之愛戴其上，豈特巴人之父母而已哉！惟鈞慈惻然加惠，天下幸甚。

〔內帖〕王詹事守湖，每民舉一子，給米十石，爲三歲贍養之資。趙侍郎帥閩，令鄉社各推擇素有行義之人爲鄉官，每貧民家有娠及五月者，許同鄰保先申鄉官，鄉官躬親或遣人驗實著籍，告示鄰保，度滿十月，則給米一石，錢一千，大略如此。或疑湖州所給過厚，恐難以繼。今若蒙準，乞以福州之制參詳立法，伏乞鈞照。《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代參堂劄子 二

某聞古之聖人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故雖平安無事之時，而所以爲緩急有事之備者，不可不豫慮也。文王之治，純用德教以化其民，宜若內外賓服，無可虞者。然其命師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至形於歌詠以慰勞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皇起居，玁狁之故。」然則聖如文王，猶不敢於無事之時自恃以爲安，而況後世乎！國家自乾道再與虜和，又二十餘年矣。兵革不試，民物歲滋，實甚盛德。然比年以來，郡邑武衛之備不修，邊徼守禦之具不飭，將帥任而擇不精，士卒養而訓不至，是豈可不爲之慮乎？鴟梟雖不鳴，要不可謂之孔鸞；豺虎雖不噬，要不可待以犬馬。故某以

爲今日之所當最留意者，軍政也。昔孔子適衛，因其民之既庶，則有富之教之之說。某竊謂軍政亦然，但其所以富而教之者，與民異耳。且今天下之兵號數百萬，不可謂不庶也；縣官歲費中人十家之賦，僅能養一兵，不可謂不富也；教閱有時，坐作進退有法，巡屬按試又有其官，不可謂不教也。然某猶以爲言者，有富之之法，而無富之人，有教之之名，而無教之之實也。縣官養兵厚矣，而今之爲將帥者，類無憂國愛士之心，自其到軍，即務哀斂剝刻，經營賈販，凡所以上奉權貴而求陞擢，下飾子女而快己私者，皆於此乎取之。故官之所廩雖厚，而兵之所得實薄，或不能自給，則去習他技，日遊市井，貿易錐刀，以爲衣食之資。而爲之長者，既取之不以道，中愧外畏，亦莫能誰何，尚安敢以課試之法嚴飭之哉！不惟不敢，亦且不暇，此所以雖曰富之，而兵常貧，雖曰教之，而兵常惰也。軍政之壞，孰甚於此！且國家無事之時，竭民力以養此曹，將以備有事之用。今也無事之時，困之如此，彼既皆有愁苦無聊之心，而懷悍然不服之意，一旦有急，肯輸肝腦以衛其上乎？某有以知其不可恃也。今欲救其弊，莫若重將帥之官，精擇而久任之。精擇則得憂國愛士之人，不爲前日剝刻之政，而兵可富；久任則爲將帥者不爲歲月苟且之計，而兵可教矣。至於擇之之術，則在吾相之知人與否，不在於素握兵柄也，若司馬穰苴，豈素握兵柄者耶？不在於素歷顯貴也，若淮陰侯，豈素歷顯貴者耶？不必委親昵，諸葛武侯非親昵也；不必重勇悍，杜元凱非勇悍也，惟其才而已矣。夫治兵者將之責，而御兵者相之任。今軍政頽弊如此，作新人，振起士氣，以固吾圉，以服遠人，非丞相吾誰望焉。不然，《祈父》作而《采薇》廢，某恐後將有不可支之憂。區區之心，惟鈞慈眎之。《尊德性齋小

集》卷二。

代劉寺簿上政府書

某誤蒙采擇，乘障蒸湘之間，自惟疏拙，不閑吏事，常恐曠敗，以貽善類羞，而傷朝廷知人之明，日夜刻厲，思所以自竭。而未敢有以建明者，以爲事有先後，苟區區於其末而昧夫大體，是養一指而失肩背之諭也。是以到官之初，首訪士夫之廉靜可以表民者。而於縉紳間得一人焉，曰王鎮，鎮之爲人，安恬不撓，有賢士大夫之風；於草萊間得一人焉，曰劉德，德之爲人，澹泊自守，有古君子之操。此兩人者，皆郡人所望而敬者也。某以爲倘旌異焉，足以廉頑而敦薄。於是抗章言諸朝，自謂庶幾守土者之誼。無幾何而朝命下，鎮自奉祠而爲常平使者，德老自布衣授初品官，食嶽祠之祿。遠方之人莫不驚焉，以爲小壘守臣以何道而遽能信於上如此，夫豈知此皆明公仁明博大開陳之力歟！夫兩人之得官，未爲過也；而某之疏朝入暮報，是則過望幸甚。然則明公之所以知兩人者，乃所以知某也。厚德未報，今將復有所告，惟寬明亮焉。著令守臣到任半年，當以裕民五事聞諸朝。某無狀，到任已半年矣，竊不自揆，輒條其說以獻。其一，欲下轉運之臣，商度本州用科敷所謂麴引錢者，漸行蠲減，以寬民力。其二，欲下禮部，商度修炎帝陵側祠宇，以示朝廷尊德重本、崇禮興教之意。其三，以所官常寧縣地接徭洞，欲選用京朝官爲縣令，以鎮遏夷獠而銷患於未萌。其四，欲下提點刑

獄、提舉常平茶鹽之臣公共商度陶瓦之費，以代軍營、民舍之用竹爲瓦者，使其寢食得安，且以免焚燬之患。其五，州城不治，欲下安撫之臣商度條具，分作數年修築，使緩急之際，民有所恃。凡此五者，皆某所治州之急務，舉而行之，其裨益於敷化而惠利於百姓者甚大，顧恐常情或指其間陶瓦修城等以功費大而難成。夫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惟其不急近功而懷遠圖。昔陳襄守錢塘，修六井使民足於飲，其言曰：「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蘇文忠公記其言，以爲是。及文忠來守，又奏治西湖，取其葑草築堤，以便往來。今陶瓦以便民，修城以衛民，其利害較之浚湖築堤，輕重亦可睹矣，何憚而不爲！難成之議，夫何足恤。伏惟明公以天下爲心，視天下有饑者如己饑之，寒者如己寒之，則湖湘雖遠，其民有未獲安居而樂業者，可不念乎？某用是敢重以告，倘鈞慈少加聽焉，造膝之際，力贊一言，使亟行下，實某與公之幸，而其仰戴，又非止於前之舉士也。干冒鈞嚴，不勝戰越。

《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上周丞相書

月日，具位某謹齋沐再拜，獻書判府、安撫、觀文、少保、丞相、國公鈞座。洵，新安書生也。少時不自料，妄有意於祿仕，因業進士求之。授經之暇，則取所謂時文者，嘖嘖誦習而學焉，然非其好也。間獨取眉山蘇氏、河南程氏之書讀之，則心開目明，聳然增敬，恍然若與數先生者對於卷中而

親聞警效也。久之，今秘閣修撰朱公自七閩還，一見以爲可教，因勉使成就。朱公於洵爲外兄，其見愛甚篤，而所以啓迪之者亦甚力。然洵天分自卑，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終不足以進於聖賢之域，而所謂進士業者，又益荒唐。自志士言之，棄去不復爲，而一意學問可也，而洵忍窮不固，又不能然。蓋行年五十而後，以累舉得一官，主衡之衡陽簿，抗塵走俗，人莫知者。會故奉常屬劉侯自常州移守衡，洵以縣吏見。劉侯見其容貌枯槁，無所象似，命坐，問曰：「子所遺吾書，自爲之耶，抑倩人也？」洵對曰：「自爲之也。」劉侯領之。他日，又召與語，乃大異之，曰：「子，吾黨也。」自是每趨府議公事竟，往往延入便齋，相與講所疑，上自聖賢精義致用之要，下至古今屬辭比事之旨，無所不及。風晨月夕，盃酒流行，則又更倡迭和，以寫其樂，不以屬吏遇也。洵何足以辱侯之知如此，無乃亦以朱公故耶？居二年，侯得請奉祠去，洵亦解官北歸，聲問遂不相接。洵詣流內銓閱缺牒，適此州錄事乏人，即自占署意，將復從侯於此也。又明年，乃聞侯以疾不起。洵棲遲田間，亦五易寒暑而後造官，嗟侯之不復見，爲之戚然以悲，移日而不能止。屬者側聞明公被命移鎮，上章力辭，將弭節里中待報，則又躍然以喜。夫以天子之宰，位貌尊重，號禮絕百僚，而參軍古所謂居百僚底者，貴賤懸絕如此，蹤跡何由輒聞於鈞聽？而洵心獨喜者，非特一世宗工，三朝元老，得以瞻望儀刑，慰平生敬慕之心，抑聞朱、劉二君子皆明公異時屈輩行與之交者，斯文之統盟，善類之宗主於是乎在，而洵也乃以薄宦故獲從門下士，得竊聞議論風旨之一二，豈不甚幸也哉，豈非甚可喜也哉！今其來也，非事造請，抑其志固有所在也。洵早好爲文，而才氣卑弱，不能自拔於流俗，無足爲明公言者。顧宿昔

之心掃除未盡，輒復繕寫一通以獻。伏惟明公功業之盛既追蹤韓、富，而文章之妙亦儷美歐、蘇，燕居之暇，試一觀焉。就使無取，亦足以見其窮不易業，老能猶學也。干冒鈞嚴，以愧以懼。《尊德性齋小集》卷二。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九。

復表兄朱元晦編修書

洵拜覆至孝編修表兄坐前。洵去歲在祁門奉起居狀，初不知表伯母恭人之訃。既歸，拜所賜教，乃聞鍾此酷罰，驚呼失聲，不能自己。惟淑德懿範，表儀閨閭，奄棄榮養，孰不驚歎。矧中表子姪，姻親契分之厚者，其悼惻之情，宜何如耶。伏惟天性之重於孝敬，嬰此大故，悲慟奈何。來書言「家世南來八人，今無存者」，讀之使人感歎不已。洵不肖，常恨之生也後，不逮事王父。嘗見祖母及先君，爲言朱、程二家昔日中外往來之好，鄉閭莫及。自先表伯赴官閩中，遭時多故，因家於建，於是骨肉始有南北之異。自茲睽間，垂五十年，中間人事變遷，如霧如電，有不可勝言者。今兩家所存當時之人，惟祖母幸無恙，每爲洵言此，未嘗不流涕太息也。祖母八十四矣，視聽幸不甚衰，飲啖亦健，但屢經憂患，子孫未有以少慰其意者。前日聞表伯母之喪，感涕不已。蓋人暮年，值此逆境，其傷今思昔之情，固宜倍於他人也。今歲不欲遠出侍下，以劉丞堅相挽，不得已復爲此來。二月初到此，初欲此月末略歸，偶劉丞檄出建寧鞫獄，須其歸乃告次第，尚在閏月末也。來書見教，委曲詳

盡，皆至當之論，敢不服膺。又蒙寄以《程氏遺書》，大慰所望。蓋洵前此所見，惟建陽舊刻《必明集》、《河南夫子書》及《大全》、《語錄》，此數者，顛倒錯繆，《大全》爲甚。今兄所編，雖中間尚有闕疑者，然大略已有條不紊矣。兄之有功於程氏甚大，而洵拜兄所賜甚厚也。洵本欲辦少奠禮，以表區區，偶劉丞行速，姑寓此紙，託附便至。餘俟中夏還家，當奉狀。襄事聞在去冬，計已畢矣。路遠不能助執紼，申一慟之哀，何悵悵如之！四月二十日，表弟洵拜覆。《新安文獻志》卷九。

全宋文卷五八三一

程 洵 二

迎湖南提舉管奉直啓

伏審十行天降，一節風馳。分竹使之符，遺愛已歌於稚耄；執繡衣之斧，先聲又震於華戎。惟所負之素高，故無施而不可。共惟某官以超然之人器，著藉甚之聲華。黼黻文章，蓋由天得；經綸事業，允自家傳。千里未究於設施，百城旋煩於澄按。惟是湖湘之地，實居楚城之交。摘煮浩穰，征徭繁重。欲綏僻遠，須付賢能，惟公乃心，爲國長算。必能問民疾苦，因俗設施，剛柔適中，公私並濟。雖暫屈飛騰之步，興兒童走卒之嗟；而一蘇疲瘵之民，亦賢哲君子之事。某受材素拙，聞道苦遲。墮身朱墨之中，自嗟老矣；託迹麾旌之下，夫豈偶然。況與斯民，共觀異政，其爲幸會，莫究名言。《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宋郎中荅劉路鈴啓

十年聞譽，覩熊姿以無繇；一騎傳書，喜虎旗之告至。伏惟某官時□天得，將略家傳。持身不越於準繩，御衆必嚴於紀律。宜膺宸眷，來總戎輶。卻縠之禮樂詩書，倘不忘於敦說；子儀之營壘士卒，當益見於精明。某適充刑憲之司，與聞軍旅之事，切欣得士，恨未承顏。《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劉寺簿通問趙提舉啓

伏審被命中宸，司倉南服。送以《小雅·皇華》之什，畀之《大招》清絕之鄉。上眷甚隆，輿情胥慶。共惟某官才達以藝，德直而清。筆三種而細書，學尤精於紀事；日五色而成賦，詞最妙於決科。屬時並用於親賢，致身寢躋於顯美。出影兩組，入正羣工。少陵供奉之班，雖少遲於進陟；李愔斂散之法，正有待於推行。一蘇九郡之疲民，諒亦平生之素志。某昔瞻芝宇，今託蘇天。倦鳥強飛，方劇知還之意；停鸞□望，恐無快睹之期。悵望之餘，傾依徒切。《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宋郎中荅薛提舉啓

三湘訪古，嘗接英遊；七澤觀風，欣承□命。遠信忽傳於回雁，剛辰知遂於交龜。共惟某官漢少府之行能，唐學士之文采。入丞棘寺，仍含華省之香；出蒞寶司，繼剖名城之竹。優游不迫，譽處自高。宜膺臨遣之榮，俾展澄清之志。倉庾茗齏之政，既往欽哉；臺閣禁從之遊，行召君矣。某語離滋久，仰德良勤。昔密邇綠陰，已熟召棠之化；今平分青草，復依漢節之光。□事之深，占言難盡。

《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劉衡州賀趙提舉禮上啓

伏審戴星疾馳，涓日視事。山海富饒之利，未暇講求；閭閻疾苦之民，先思拯恤。條教既下，觀瞻一新。共惟某官以宗室之英，爲邦家之彥。被服儒者，蹈履古人。垂可共工，虞廷已聞於稱職；滂猶攬轡，漢法蓋重於觀風。諒輶傳之未休，即鋒車之促召。某倦遊久矣，歸興浩然。羝羊觸藩，愧無解綬之決；驚鵲依樹，敢廢負弩之恭。《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宋郎中賀潘徽猷知潭州啓

伏審祇奉恩書，改臨帥閫。升華六閣，既膺寵數之新；賜履四封，仍復按臨之舊。民方懷於遺愛，俗喜得於故侯。郵置甫傳，歡聲爭起。共惟某官以正心誠意之學，輔開物成務之資。終日不違，笑子厚區區於愚谷；傳家有自，陋隱之表表於貪泉。豈惟江左之勝流，自是京西之循吏。二年嶺海，盜已奔秦；千里湖山，人思借寇。暫屈臨於碧幕，行歸侍於彤墀。某慕用良勤，瞻承何闊。及瓜而代，昔託契於通家；乘傳以行，今同寅於將指。茲爲幸甚，夫豈偶然。庸肅遣於賀械，冀亟聞於下吏。薰風破暑，溫詔趣行。願揚十乘之光，式慰一方之望。《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賀潘安撫交割啓

趣駕及疆，涓辰開府。風來雲嶠，依依猶謠頌之傳；路轉湘江，歷歷皆循行之舊。山川還觀，旗纛增明。共惟某官執心端夷，涵德粹茂。格物之學，足以窮天人性命之原；經世之才，足以建國家治安之策。宣勞歲久，被遇日深。爰躋內閣之崇，復殿介藩之重。以今日老成之望，臨昔年澄察之邦，雖未足以回旋，抑少分於憂顧。承□玉堂之邃，行被於峻除；道林嶽麓之奇，姑酬於清賞。某蒹葭倚

玉，尸祝代庖。楚令尹三已之，顧何所告；張京兆五日耳，詎能有爲。願賜疾驅，少寬延佇。《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姚提刑荅參議啓

屬令解鞅，函沐惠音。士林藹厚重之稱，所聞舊矣；帥閫得忠良之佐，何慰如之。伏惟某官葵藿傾日之誠，松柏凌霜之操。間關萬里，終始一心。嚴宸每念於孤忠，外服薦更於優任。青油談笑，姑陪賓客之遊；黃紙詔除，行被絲綸之寵。炎歊正劇〔一〕，款晤未期。願精五鼎之調，式慰三湘之望。

《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一〕炎歊：原誤作「炎敲」，據文意改。炎歊，暑熱也。

代趙大監荅趙參議啓

十年江海，因循莫辦於書郵；千里湖山，邂逅偶同於王事。追惟疇昔相從之樂，恍如夢寐初覺之時。三復誨存，百感紛集。共惟某官宏才驚世，雅望亢宗。攬轡澄清，雖小鬱范滂之志；登樓嘯咏，

乃盛追庾亮之風。中嘗萋菲之橫遭，旋已是非之暴白。未履星辰於天上，姑爲賓客於湖南。登定王之臺，不妨訪古；對太乙之燭，行即召歸。某久矣驅馳，甫茲休憩。賦六轡如絲之雅，起居靡皇；泛一葦可杭之川，瞻承非遠。《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趙大監賀潘徽猷移鎮啓

六閣升華，十連移牧。嶠南父老，扶携遠出於山間；湖右兒童，歡笑爭迎於道左。俗安舊政，人識故侯。不煩一檄之移，坐致百城之肅。共惟某官淡無世好，清有家風。心傳河洛之淵微，功先克己；轍環楚粵之廣莫，民率歸仁。步武宜接於夔龍，蕃宣尚勞於方虎。甘棠蔽芾，益觀柯葉之繁；青草蒼茫，寧復波濤之沸。少留緩帶，行奉賜環。某倦逐京塵，謬將使指。念異時想見於風采，謂望履之無時；乃今日協同於寅恭，忽趨風之有日。其爲欣慰，莫可喻云。《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趙大監賀潘徽猷交代啓

尺書南去，方輸賀燕之誠；千騎北來，俄報交龜之喜。賦罷楚雲之暮，權生湘水之春。恭惟某官學古聖賢，爲時模楷。明刑輔教，臯陶無愧於理官；說《禮》敦《詩》，郤縠宜爲於元帥。式是南國，

名震京師。肆升延閣之華，復鎮重湖之重。問鬼神而夜將半，行觀宣室之席前；舞巴渝而袖不回，勿恨長沙之地狹。某半生慕義，一旦爲寮，豈人實能，殆天假寵。張綱並選於八使，自漸官次之微；季札歷聘於諸侯，願備紵衣之獻。《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劉衡州通岳運使啓

兒時聞長者語，已欽先世之英名；老去備守土臣，復依公子之高誼。自審絲綸之誕布，日佇繡衣之前臨。未聞車馬之音，敢奉緹緘之問。共惟某官高明得於天賦，忠義本之家傳。入籐駕行，爲華省潛郎之望；出持虎節，號外臺膚使之英。周旋雖遍於四方，勤勞不殊於一日。未嘗爲世俗功利之說，所至惟閭閻疾苦之求。天其相此疲瘵之民，公故來任將輸之寄。魚鳧蠶叢之道，既不憚於上天；瀟湘衡嶽之遊，諒無辭於攬轡。少淹輶御，行有詔除。某一去門牆，屢更歲月。念昔年鄂渚嘗託蘇刺史之天，豈今日臨蒸不爲李將軍之地。帡幪是望，悃悃難宣。《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趙大監賀宋提刑除江西運判啓

伏審祗膚帝制〔二〕，更駕使輶。香草何心，自擢秀沅湘之浦；太阿有氣，復騰光牛斗之墟。六轡

未馳，百城已□。共惟某官莊靜而有守，寬厚而不流。黼黻王度之文，得長卿、子雲之妙；經綸世務之學，造東坡、穎濱之微。偉哉西蜀之英，歸然中朝之望。宜還清禁，爲王侍臣。尚耀皇華，如古計相。橫鞭之算多暇，想載賡零雨之詩；賜環之召有期，盍高結飛霞之佩。某半生慕義，三月依仁。僅降既見之心，遽作離羣之歎。山連雁嶠，思人之樹長存；水接龍沙，寄遠之書敢後。《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二〕祇膺：當爲「祇膺」之誤。「膺」「膚」二字形近而誤。

代趙大監回葉通判啓

名門擢秀，舊聞公子之賢；會府同流，今喜治中之至。遠勤貽問，審已造官。伏惟某官德粹而溫，才挺以敏。卓茂教人於密縣，孰謂不能；崔羣行道於宣州，餘皆可信。尚屈雲霄之涉，來分風月之光。雖地未足以回旋，宜有懷才之歎；然事皆得而關決，豈無及物之功。惟小大咸盡心焉，則通顯必有日矣。嚴凝在候，贊貳良勞。願精持養之方，用赴功名之會。《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趙大監荅趙提舉幹啓

聞千里駒之譽，久矣嚮風；獲上林雁之書，審將命駕。伏惟某官識爲善最樂之旨，蘊大雅不羣之姿。聲華早溢於士流，秀穎自超於宗室。幹山海之利，方有賴於長才；混賓客之塵，願少留於高躅。矧惟衰朽，雅藉彌縫。豈無他人，當先求於宗黨；不有君子，孰助振於紀綱？願言疾驅，寬此延佇。

《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趙大監荅邵州徐知郡啓

伏審懷章入境，揆日臨民。聖主慨念遐陬，爲擇豈弟慈祥之長；郡人喜得賢將，自無歎息愁恨之聲。共惟某官文浩若川，行溫如玉。或從王事，含章不願於人知；閒即家居，造化自難於我舍。更吉陽之駕，猶爲未久；叱沃水之馭，旋已有行。平易近民，豈獨里閭之無事；綏懷有道，必令邊徼之舉安。曾是枵□，猥蒙記省。念夙知賢德之蘊，奚待爲世俗之書。披味以還，佩服不下。《尊德性齋小集》

卷三。

代趙大監賀胡侍御啓

伏審簡自宸衷，擢居言路。執筆螭頭之下，昔汗濕於青編；橫榻烏府之中，今風生於白簡。偏儀要近〔二〕，允屬賢英。共惟某官正學探微，偉辭邁往。十二筦之諧律，天韻自高；四十圍之參天，霜皮獨立。方聖天子有爲之日，蓋大丈夫行志之秋。上既虚心，有聞必求諸道；公如張膽，何憂不得其言。要令許國之心丹，益見用儒之道白。復出七人之右，獨高三院之稱。以鐵爲柱而冠，豈特秦官之貴；惟木從繩乃正，即觀《說命》之斂。某屬使遠方，欣聞寵數。蔭千間之廣，知無凌雨之憂；瞻一角之峨，恨阻趨風之便。《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二〕偏：疑當作「徧」。

荅衡陽張縣丞啓

頃陪老李，屢道顛張。未降既見之心，思君欲老；忽拜加餐之字，惠我何多。伏惟某官心地坦夷，絕去城府，性天開廓，不立町畦。雖疇昔邈無半面之交，而風期歡若平生之舊。想見哦松之高

韻，不減昔人；愧非棲棘之勝流，亦叨聯事。懽喜無量，編摩難窮。《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荅衡陽徐縣尉啓

踞蒸湘二水之匯，古號名邦；庀東南一尉之司，今得佳士。誰云短簿，亦辱長牋。共惟某官英槩自高，修名早立。李義山之翰墨，豈苟作哉；梅子真之官資，聊復爾耳。少淹慰畏，行即飛揚。某雖幸依仁，屬將更戍。論世是尚友也，庸何俟於古書；作易其知盜乎，猶及觀於親政。《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通問交代主簿啓

一別故山，五更新火。止雖或尼，馬援終類於賈胡；事有不期，盧敖忽逢於若士。共惟某官資稟異甚，辭采燁然。氣岸干霄，早結飛霞之佩；名塗策足，方騰逐日之車。偉哉拾芥之英，須此及瓜之□。宜丁幸會，卒躡更書。鸞鳳枳棘之棲，雖遲於翔仞；蛟龍雲雨之得，即奮於蟠泥。某壯且無成，老將焉用。敗壁摧簷之下，坐閱四期；出朱入墨之餘，無補一事。公誰顧短主簿，尉且呵故將軍。須君激昂，振此荅颯。承顏伊邇，企踵以須。《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荅衡州趙推官啓

地爲楚望，允資賓幕之賢；人得宗英，實作侯藩之重。共惟某官青藜學富，古錦才高。未陪紫薇青瑣之遊，聊作皂蓋朱幡之客。方衆人厭輦丞之老，皆欲逐之；乃一書爲短簿之先，抑何寵也。未報投瓜之況，遽聞行李之來。望塵既緩於迎將，削牘又稽於報謝。我誠不敏祇自咎，何以文爲；公倘有容滋好仁，不可尚已。《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通問交代朱主簿啓

稔聞聲猷，積有歲月。願見君子，每恨大江之東西；共承王官，適相戍役之先後。日須至止，曷尚淹留。共惟某官天資自高，士譽夙著。才力所至，利器何盤根之難；功名方來，熟路宜輕車之駕。乃淹霄漢之步，尚領簿書之煩。蓋將自其下而升高，其肯志乎大而略小？鸞鳳在枳，姑少回翔；蛟龍得雲，行即奮迅。某疲曳奔走，夢想光塵。青燈夜長，行有晤論之樂；綠野晚秀，願聞遐征之期。

代新建尉通問余狀元啓

瞻千佛之名，昔講問於高誼；躬一尉之役，今託備於下僚。孰云事出於偶然，蓋有物爲之陰相。共惟某官修名早立，英概自高。闡繹微言，窮千古諸儒之蘊；條陳大對，登一時多士之先。惟其言而受宸宸之知，是以仕則爲侯邦之客。雖王文正非志於爲溫飽計，而宋元獻亦樂於超州縣官。矧此洪都，久爲會府。三秋而窮鳬鷺渚，姑極賞心；十年而到鳳凰池，自有故事。某困於場屋，正坐少文。屬此弓刀，又憂不武。窮有投林之急，智無識路之長。所恃高賢，曲加大惠。假輶傳而言事，倘許效於南昌；廢曹務以賦詩，敢自同於東野。《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安仁尉通問提點司王主管啓

貧無以食，將糊口於四方；愚不自量，偶墮身於一尉。所幸效官之地，近依督鑄之司。敢以書郵，聞於幕府。共惟某官英名振於當世，卓行配乎先民。連城垂棘之珍，久韞藏於深櫝；追電籀雲之駿，盍騰蹕於通衢。尚從使者七介之遊，已出才士二生之右。重以母，輕以子，縣官方喜於泉流；尊如神，親如兄，詩老詎聞於交絕。茂勳若是，婉畫謂何。不俟代還，即聞登進。某猥由末第，託備下

陳。春服既成，忽躡踐更之次；布帆無恙，將諧跪起之私。念方竊於庇庥，宜少陳於悃悞。賤有司百僚之底，駿奔走以奚辭；上大夫一府之尊，網闊疏而是賴。其諸頌望，未易編摩。《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安仁尉通問提刑司宋□幹啓

杜門掃軌，久懷慕義之誠；襍被造□，喜有趨風之便。矧惟曹務，正奉臺綱。敢馳書郵，敬上幕府。恭惟某官以忠厚之德，將宏博之才。志尚獨高，嘗對花而作賦；風流□遠，盍秉燭以脩書。未觀王國之利賓，姑辟湖南而爲客。且抱冤之民恃獄而理，豈容讞議之不詳；要行法之地得人則平，庶幾囂訟之可弭。惟公盛德，不減千張。行被恩言，入陪臯呂。《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安仁尉通問郭教授啓

進士起家，誤投冗役；廣文到舍，行接芳塵。念託備於下僚，盍恭脩於先問。恭惟某官風神凝遠，天分開明。學問深探於本源，推明人極；文詞獨妙於體氣，丕掞國華。結綬王畿，下帷鄉校。思樂泮水，詠歸雩風。雖小屈於壯圖，實大明於此道。道重諸儒之席，士方知歸；寒無坐客之氈，公亦

奚恨。聲名既遠，光寵不遐。某眇焉宦遊四方之初，幸甚筵迹羣公之後。堂階繫馬，固懷慕義之誠；尺素傳魚，又抱瀆尊之愧。《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代安仁尉通問知饒州王大夫啓

釋耒三農，效官一尉。蕃宣望重，久跂踵於門牆；警捕地卑，莫抒情於竿牘〔二〕。屬戍期之驟及，輒啓問之恭修。恭惟某官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萬里飛黃之駿，本出於渥洼；千金結緣之珍，宜歸於王府。果由隄域，亟踐華涂。一同方憩於棠陰，兩郡俄分於竹使。孰爲善政，孟伯周通合浦之商；必有惠心，朱叔庠變夷陵之俗。間暫遊於殊館，尋起鎮於名城。非用恩除，悉由才選。優優布政，已追儷於前聞；言言效忠，諒無慚於往烈。風雲不晚，日月以須。某器能非長，問學不裕。彈冠而仕，偶收拾芥之功；襆被以行，又躡及瓜之次。譎材何取，洪覆焉依。賦溧陽之詩，敢意騷人之作；代奉天之役，或幾義士之風。《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二〕竿牘：當作「竿牘」。竿牘，書札也。

周徽之詩集序

德興自汪公彥章以詩名天下，其後趙公德麟、徐公師相繼以寓居里中，其於詩蓋親傳元祐正宗者，樂倡所聞，以詔後學。於是張公彥實、董公仲達數君子起而和之，而德興詩人之名，隱然聞四方。數十年來，前輩凋喪略盡，而遺風餘澤猶有存者，能賦之士，時時特起。若周君徽之，其一也。君少俊敏，紹興中予客董琦順之家，始識之，順之蓋君女兄之夫也。方是時，君銳意舉子業，欲唾手取科第，不暇爲他學。既而屢試不第，自信窮達之有命也。於是用其所以爲科舉業者，一意於詩，遇得意處，語亦驚人。其所與友，里人董雲清應辰、葉伯起升卿，亦同時以詩鳴者。蓋應辰之詩或奇峭，升卿之詩多溫麗，而君之詩清平豐融，體雖不同，俱可喜也。三人者相得歡甚。居無何，應辰調官中都，客死，君亦繼以疾不起。淳熙十五年，予歸自湘中，君之歿若干年矣。其甥董銖叔重以君詩一編見屬爲序，且曰：「舅氏早歿，學不究其才，懼猶有累句，盍刪取其精者存之，庶可傳也。」予謝不敢，然君詩之工者，要爲可傳，故卒爲刪而序之。蓋君非特工詩，其行義固自有可書者。君兄弟兩人，友愛甚篤。其弟某所得先疇與君等，久而家寢貧，君不忍獨飽，每賙之。及病革，却妻子，召其弟來前，索紙筆書已田若干畝遺之。初不以語妻子，既而其妻子聞之，亦欣然從治命。若君者，雖不遇於時，而其道行於兄弟妻子之間者如此，則其所可書者，豈特詩而已乎！君詩古律合若干，而

《贈別少范甥長句》爲集中第一，故取以冠篇端。少范，叔重舊字也。年月日，程洵書。《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婺源四十都義役關書序

淳熙十六年秋，永嘉徐公自太常丞出守新安，既下車，日閱訟庭文書，欲求民所利病罷行之。而民之以役使不均，言者十常三四，公慨然屬其士民而告之曰：「役之不均，固也。然天下之事，惟合於義，則人自悅服而不爭。蓋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而爲之不公且平，無有也；公且平矣，人猶以爲病，亦無有也。就使有之，是亦妄人而已矣。一妄人以私意敗公義，衆將不容，且官有刑以威之，則亦何所施其憊健之毒！吾聞二浙之民頃嘗行所謂義役者，意蓋本此。故言事之臣嘗以其事聞，而朝廷亦知其便民也。行下如章，若等亦有意乎？」衆皆歡，曰：「公之言，及此千里之福也。異時官此邦者，固有以是勸民，而民亦有爲之而享其利者矣。然所行未能周乎諸邑，所約未能盡乎人情，而守之或不堅，則奸民猾吏又得從而敗壞之。公誠能舉行舊章倡之於上，而使其屬各率所部和之於下，去其害而從其利，民將悅而趨之，必使無訟，其在茲乎！」公曰：「然。」於是以其事下諸邑，俾長民者與其佐盡力。而婺源在諸邑爲最劇，令陳侯、丞曾侯、簿潘侯、尉樊侯率先奉行，既已成公志，且以導斯民好義之心，隆此方禮遜之俗，其爲惠大矣。某邑之下士，有山田在縣之西四十都，得以與其

義，主其約，既成，因著賢守令與其寮所以切爲民之意於篇端，而條其要束於後，若夫視其從違而爲之勸懲，則有己亥之詔旨在。十一月，程洵序。《尊德性齋小集》卷二。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八三。

跋西京要書後

乾道五年，予辱永嘉劉孝移之招至祁門，同舍生有喜言漢史者，予掇其要，畀抄之以便覽觀。他日歸，乃舉似董叔重兄弟，叔重欣然，即命筆綴紙，窮晝夜爲之。既成，出以示予。予嘗考文章自三代以來，惟漢、唐、宋爲盛，而言古文者，必以西京爲宗，蓋班孟堅之文與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諸公之作互相映發，故其壯偉奇麗至此。恨讀之者力多窮於記誦，心或陋於見解，故得其門者或寡，而況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乎？《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豈惟學問，文詞亦然。前輩論班、馬之文，以爲子長學莊周，孟堅學左氏。予始讀孟堅之書，不見其所以學左氏者，中殊憤悶，後乃釋然而笑曰：「陋哉，吾之見也！」夫謹毛而失貌，豈古之所謂善相者乎？叔重果有志於斯文，當誠以斯言參之，它日有省於此，釋然而笑，當知吾言之不妄。淳熙元年八月三日，新安程洵書。《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跋練溪詩話後

練溪居士張順之少好爲詩，老而不衰，嘗得句法於金陵吳思道，思道蓋東坡先生門下士也。東坡之詩并包衆體，天寬地大，思道得其一體，而順之承其後焉，則其源流可知矣。順之晚倦遊，歸休乎練溪之上，惜其平日所得於思道及前輩諸名勝者將遂湮沒無聞，乃錄《詩話》一編以記之，而其旨趣大率不出思道機軸之外。既成，錄以寄予，俾書其後。時予方有行役，未暇也。未幾，順之卒，書亦爲人取去。其兄集之每有書來，輒以爲言，因復訪得之。三復其言，慨然太息，恨順之不可見而前輩凋零也。乃書以寄集之，并其本歸之云。年月日，程洵書。《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跋胡季隨恕齋記後

子貢問於孔子曰：「有一言可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問於聖人者多矣，未有若子貢問是之切也。夫子特告以恕，且又爲疏其義，若慮子貢有未達然者。以子貢之方，從聖人如是之久，於恕豈容真有未達者哉？蓋子貢嘗自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抑之，以爲非所及，則其病固不在於行，故聖人因其終身行之之問而復告之如此。若曰是

道也，雖終身行之，猶慮其未盡也，而爾自謂已能之，其果能之矣乎？嗚呼！賢如子貢，於恕之道猶當勉焉如此，況後之學者，可不始卒一致，佩服踐履，以爲求仁之方乎？宜行之以是名其讀書之室而朝夕自警省者也。然恕之爲義，聖人既已疏之矣，所以告子貢之本意，抑不失其爲愛行之也，行之其益勉之哉！淳熙丙午六月日，程洵書。《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跋朱魯叔所藏曾鄒陸三公帖

祐陵即位之三年，改元建中靖國，悉收召元祐舊人，布列中外，將與之復慶曆、嘉祐之治，德意甚美〔一〕。俄曾丞相當國，復以紹述事啓上意，凡元祐起廢之人浸不用，時文黨禍，遂牢不可解，靖康之亂，實基於此。洵嘗讀其書而悲之。今觀公所與朱公帖，有云：「別紙丁寧，豈惟益友忠告之誼，亦出於憂國懇懇之誠！衰拙於此，豈能愬然，但再三則瀆，終於無補。」豈朱公遺公書時，猶以諫止其兄事望之耶？所謂憂國懇懇者，誠仁人君子用心哉。洵官衡陽，朱公曾孫浣爲郡法曹掾，數出文昭此帖，及道鄉鄒公、侍郎陸公諸帖，洵敬觀數公皆近世名卿，而曾、鄒風節尤峻。三復想見其人，因書卷末。年月日，程洵書。《尊德性齋小集》卷二。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

〔一〕意：原脫，據《宋元學案補遺》補。

全宋文卷五八三二

程 洵 三

董崇本字說〔二〕

上闕然而此大學也。若夫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有小學，如子夏之所論是也。學不躐等，吾欲叔重之子由小學入大學，務源其源，以厚其本，故命之曰「浚」，而字以「崇本」。始叔重從予學，一志不雜，予愛之，而懼己之得不足以充其質也。復導之見晦翁，翁一見，稱其敏而喜其勤，所以誘之甚至，而期之甚遠。逮予自湘中歸，則其議論操履，已非昔日之隱几者。而予學不加進，行不加修，既默自愧。念兩家從遊之好，於茲四世，慨然有感。因叔重求爲之說，乃告以昔所聞於翁者，而并記其所感所愧如此，因以自勵焉。紹熙元年三月日，新安程洵書。《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二〕題下原注：「原本下闕一頁，每頁九行二十六字。」

許氏步雲樓記

涉韓溪而西，道原田間，曲折凡四五里許，乃有屋廬人家，薨棟連接、重屋特起於其間者，許君思忠之步雲樓也。始許氏居此鄉，雖雄於財，而其子弟未甚知學問，故其習俗鄙陋。思忠兄弟出，而思有以變之，於是闢館舍，延師儒，聚六經百氏之書於其間，使其子弟悉舍他日之習而肄業焉。予，同里人也，故知之爲詳。思忠間嘗與予登斯樓而四顧，則連山參差，如環如瑋，如幃如屏，若維若畫，目之所及，廓然可以宣堙鬱而導清曠，而身之所處，超然如立乎雲空煙靄之上也。予徘徊徙倚，久而不能去。思忠曰：「願有記也。」予惟君子之爲室廬樓觀而必命名，非特以志居處之安，登臨之美而已，固將有所規焉。今思忠之名斯樓，不取諸其他，顧以「步雲」書其扁，豈非期其子弟以學問之成而致身乎雲霄之上，且將以大變其鄉之舊俗而自附於鄒魯之末光也耶？是則可嘉也已，抑予猶願有言焉。昔子張學干祿之術，孔子告之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夫子張之所欲求者，祿也。聖人乃以所當致謹於言行者告之，是其說也豈不大有逕庭耶？然則古人之所以致其身者，亦必有道矣。雖今之世上之所以取士者，不以行而以言，然而不可以不勉也。思忠之爲人，溫厚質直，人有扣門以緩急告者，未嘗以在亡爲辭，鄉之人多稱之。其子璠昔嘗從予遊，去之數年，而思忠之視予，猶璠之從予時也。其於人終始

有情義如此，則其後必將有興者，予以是樂爲之書。淳熙七年月日，程洵記。《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衡州杜黃二先生祠堂記

衡州在湘中爲佳郡，然近城無名山可登覽，獨城南數里有山曰花光，坡陀曼延，竹樹密茂。中有浮屠精舍，依山臨壑，蕭然絕俗。淳熙甲辰歲，洵始造官，即往遊焉。寺僧導予由寺後俛穿薈翳，陟山之巔，倚筇東南望，則雲濤彩翠，曠然與天相際，而所謂耒陽縣者，蓋可彷彿意求於空濛杳靄之間也。地有廢亭遺址僅存，僧言是謂思杜亭。問所以得名，則曰：「往時郡將有慕少陵杜公之爲人者，謂耒陽公墓在焉，欲一至其所酹而弔之，不可得，因即此爲亭，以致望思之意。然亭頽圯久矣，莫有嗣爲之者。」因相與太息久之。後二年，臨江劉侯始來典州事，暇日復登焉，慨然有意興起之，且求諸圖記，則又知茲山昔豫章黃公南遷時所嘗遊也。黃公以詩名天下，而句法悉本杜公，其制行亦略相似。方其亡恙時，固已神交千載；使沒而有知，安知其不以氣類相從於溟漠間？於是捐緡錢，俾寺主僧普涇即亭舊址建堂，奉杜公祀，而以黃公配焉。既又命洵記之，洵曰：湖嶺自古爲遷臣逐客與夫懷材抱道而鬱不得施者羈遊之地，衡陽又其舟車往來之會，自唐以來，過焉而徘徊登覽於此者，不知其幾何人！往往十九堙滅無聞，而二公獨能使後世追思慨慕如此，夫豈特其詞章言語之妙有以起之？蓋其所立於世固有風節存焉，是以若此巍巍而使人不能忘也。杜公遭時多故，流落饑寒，終身不偶，而

一飯未嘗忘君；黃公紬金匱石室書，不肯少屈董狐之筆，卒見擠權臣，坐鉤黨死不悔。二公風節，不同事而同於忠，其俱爲人思慕不能忘，有以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劉侯生數十百歲之後，而并慕二公於數十百歲之前，其志節抑又可見。然堂未成而侯去郡，卒成侯之志者，涇也。涇雖浮屠氏，而喜詩，其能成侯之志也固宜。侯名清之，字子澄云。《尊德性齋小集》卷二。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一二。

琴堂棋軒記

予友許君獻忠嘗於所居之側，構堂軒各一，而分置琴棋於其中，因顏其堂曰琴堂，軒曰棋軒。客至，或焚香而琴，或對牀而棋，古調新局，惟意所之，蓋陶然不知日之既夕也。予嘗爲賦詩，又數道其爲人於交游中，如李鐘山、張順之、王夢符、俞仲規，亦各有所作焉。他日，獻忠又以記爲屬。予謂琴，樂之大者，禁邪心，養德性。君子無故不去其側，堂以居之，非無謂也。若夫弈，小數也，惟消一局。昔人以之而敗名，獻忠何取於是耶？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者之不可耳。獻忠兄弟嘗創樓聚書，教其子弟，而以步雲爲名，其用心固有所在。琴與棋，特其玩物適情之一具爾。況弈秋鴻鵠之戒，每一當局，而此心爲之一懼然也。心苟爲善，何往而非師資之地乎？獻忠春容純正，有吾儒氣象，其所得於琴不少也。予懼夫棋之教非所

以詔後也，故本先正之意，以爲獻忠告，且以告夫獻忠之後云。獻忠名安國，與予有姪，蓋其母夫人程氏也。淳熙元年五月二十七日，韓溪程洵允夫記。《尊德性齋集補遺》。

蒙庵銘

蒙庵，鄱陽董錫叔予宴居講學之室也。新安程洵正翁推《易》之意，爲之銘曰：

其稟也潔，其動也洌。遇險而濺，有待乃達。以導以決，吞吐日月。維心之發，亦若是烈。一與物接，正以枉奪。維思之近，維問之切。維進其德，維居其業。日加省察，是存養法。無作無輟，與聖同轍。聖謨孔晬，我名是設。《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汪子長不遠復齋銘

適越北首，之燕南轅。出門茫然，孰越孰燕。亟悟其非，改圖易轍。疾徐中節，乃燕乃越。是故先聖，垂訓孔明。吉凶悔吝，率由動生。有顯六爻，上《坤》下《震》。動惟厥初，必戒必謹。曰善不善，繫一念間。由改與否，有跖與顏。我其鑑此，玩復之初。知斯體斯，亦顏之徒。何以知之？察於己獨。又何體之？不遠而復。《尊德性齋小集》卷二。

迪功郎致仕董君行狀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德興，故樂平隸鄉也，後析爲縣。有太常博士董君淵者，始以進士擢第，其後簪組蟬聯，與邑之張氏、萬氏俱爲聞家，里諺號張董萬猶眉之蘇程石云。博士於君六世從祖也，而君曾祖介卿、祖材兩世仕皆有聲。介卿終左朝奉郎、太醫令，材終右從政郎、處州縉雲縣令〔一〕。材生陵，君考，獨隱居不仕。君少有英氣，務爲倜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然實篤於風義。縉雲令憂其過，名之曰執柔，而以順之字之，曰：「以代韋弦之戒。」君佩服之，後更今名，猶以舊字，示不忘先訓也。年二十五，始從洵先君子遊，爲《春秋》學。先君子命設几案，日與對誦《春秋》，以《左氏傳》時時爲說大義，且以禮法開之。久之，寢若有省，遂痛自刻勵，務入禮法。鄉人稱焉，君亦益以風義自任。朝廷念里胥之役不均，許以義役從事。君家無溢格之稅，而里多中下戶，慮不能集，即出田粟倡之，事遂定，鄉里賴以少紓。所居五里許，有地曰金山，地里家以爲吉，君雅有歸骨之志。會今秘閣修撰晦翁先生朱公有族兄死未葬，馳書語君，即捐以與，無吝色。少從鄉先生程君侔及其弟舟學，二君歿日久，而撫其子若孫，恩意不少衰。侔□端□母欲以爲，凡君之篤於風誼，皆此類也。嘗得朱公所定□祭儀讀之，曰：「是可爲也。」自是歲時祝饗，由始事逮卒祭，盛服酌酒饋食，有數有序，拜俯伏興，屏息以俟，如親見其形容而有所受命者，未嘗少倦也。晚節絕意進

取，又欲漸磨屏家事，即所居傍藝花蒔竹，灌蔬畦藥，時杖策徜徉其間，觀物之華實盛衰以自適。客至，具壺觴，從容終日，間論時事，料成敗則雖老於市朝者不逮也。淳熙十三年，天子賜觴德壽宮，推恩耆老，以子銖恩授迪功郎致仕。後五年，以疾終於家，實紹熙二年八月十四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君爲人精悍，議論貴決白，不爲模稜含糊態。有所喜怒，若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然過則夷然，未嘗宿怨人。或時以橫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心事之。及其卒也，皆傷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既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者餘論，乃更折節爲儒生，自力於善，識者謂其視疇昔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一區之死無聲，昔人嘗恨之。如君者，使有所遇合，以其才頡頏一世，可量哉！娶周氏，再娶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銖、錫、鎡。女三人，嫁余梓、程澈、王中，皆周出也。錫、鎡及嫁程澈者，亦前卒。孫男三人，女二人。初君自恨知學晚，教子甚力，師儒有道之士，不遠千里，遣從之遊，故諸子行藝皆蔚然可觀。鎬、銖嘗舉進士，而銖尤自立。將以某年月日葬君其鄉湖山之原，以周氏祔，屬洵狀君行事，欲求銘當世立言君子。洵少從先君子牛馬走客君家，君以世契故待之厚，義不得辭，謹述其行治可以告後人者如右。《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二〕處州：原作「康州」。按：《宋史·地理志》四，縉雲縣爲兩浙東路處州轄縣。今據改。

滕府君行狀

君諱洙，字希尹，姓滕氏，世家徽之婺源。其始不知何自徙居，熙寧中，君族叔祖循州興寧縣令申遊京師，見龍圖閣學士東陽滕公達道叙家世，知東陽、婺源之滕本出一族，而至其所由合散，亦不能言也。君曾祖谷、祖爲、父恂，皆不仕。君未冠而孤，自力學問。叔父信州司戶參軍愷，儒學決科。嘗從豫章羅公仲恭，其弟叔恭，傳眉山蘇氏之學；又從神崧呂公節夫及其弟仁夫，傳伊洛程氏之學。皆得其旨，文詞卓偉，聲名動一時。君幼聞家庭之訓，已知所趨嚮。鄉先生有俞靖、宋祐者，多見前輩大老，學有師承，亦司戶公之師友也。君復從之。又從它知名士俞允若順卿、李縉參仲、江介邦直、汪廷祐子卿及洵先君子，磨礱浸灌，久益完粹。尤好《春秋左氏傳》，對客論事，或援證至數百言不休，於他書亦口誦手抄勤甚。其爲舉子之文，精緻有程度，然以試有司，輒不利，因棄去不復作。久之，二子璘、珙浸長，知讀書，乃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成吾志者。」時晦翁先生朱公方倡道閩中，即使璘、珙以書自言願受業於門。朱公見書喜，復之曰：「學者患不知所歸趣與所以蔽害之者，今既知之矣，誠能於聖門親切之訓，心念而躬行之，漸涵既久，心定理明，將自有得。」二子得書，佩服惟謹。君又時時誦其語，戒之曰：「勿負先生所以期汝者。」及朱公還里中，二子日往從之，質疑問難，歸輒疏所論於紙，君見之，曰：「非先生意也！先生誨汝時，豈不曰心念躬行，將自

有得乎？」二子感悟刻勵。及擢第守四方，則又日以異時里閭所見聞人情之誠僞，事理之是非誨飭之，由是二子克自樹立，爲時所稱，由君所以教之素有方也。晚得末疾，猶手抄孔孟言仁爲一編，日夕誦味。嘗大書壁間以自警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蓋其好學檢身，雖老且病，猶不倦如此。紹熙四年，病復作，夏秋寢劇，知不可爲，却醫藥不御，書子夏語示諸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居無何，遂卒，享年六十有五，實是歲七月二十七日也。夫人胡氏，與君同甲子，資溫淑，能順君所爲以成其志，里人咨其賢，前君一年卒。五男子，璘、珙、瓘、珵、琇。璘，從政郎、鄂州州學教授；珙，迪功郎、寧國府旌德縣主簿；瓘、珵皆業進士；琇前卒。二女子，適程萬頃、程樵之。七男孫，五女孫。君爲人恭儉好義，遇人無少長，俛首接語，如見大賓。凡少年所爲飲酒歌呼、饒樂放縱事，未嘗一接也。自奉菲薄，食不二味，無彫鏤之器，華絺之衣，苦節力行，終身如一日，不以豐約易其度。嘗有一士族女年甫齠齔，家貧母病，父爲牙僧所欺，鬻之倡家。聞者不平而莫能誰何，君獨憤然，呼倡、僧許償直還女。倡陽諾，而實謀挾之以邀。君廉知之，亟訴諸官，未決。倡與僧謀僞契，增其直累數倍，覬君憚費而止。君喜女得還，不復斥其僞，即謀所以酬之。然未有處也。會璘舉鄉貢，郡餽鹿鳴勸駕之金，即以取女還其家。縣令張安中聞之，擊節稱歎，書其牘，譽君良美。蓋雖居困約，猶自拔爲義。至他嫁親戚孤遺之女與矜其貧而恤之者猶多，不能盡書也。洵之祖妣胡氏夫人與君母夫人，兄弟也。胡夫人無恙時，嘗爲洵言：「峨山府君既歿，子幼家貧，未有以葬。有地在縣西易潭上，術家以爲吉，而吾家未之知。一日，滕氏妹來省，從容爲我言：『姊夫捐館，歲久未葬，

聞姊家有吉地在易潭山，或囑我以重貲求之。我謂姊夫猶未葬，不許也。姊子弱，慮爲他人所誅，盍早圖之？『吾聞之矍然，遂以葬府君，今所謂峨山是也。』因歎曰：「是家有陰德，子孫其興乎！」洵聞此時方壯歲，今又三十年矣，而君二子相繼取高科，叔季皆力世其家。夫人之言，於是可信。諸孤將以某年月日合葬君夫婦萬安鄉松巖里龍陂西四壯之原，書來求狀君行，將屬名世之士爲之銘。洵既叙其大概，又因記祖妣語於其末，使覽者知君家之所由興云。謹狀。《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鍾山先生行狀

先生諱繒，字參仲，姓李氏，世家新安婺源，儒家也。曾大父蒙，大父居注，皆隱居不仕。父鏞，始游太學知名，建炎初以累舉補官，爲南康軍之建昌尉、饒州司法參軍、太平州軍事推官以沒。先生，推官公之長子也。少穎悟，讀書日千言，《詩》、《易》、《禮》皆略成誦，而尤精《春秋左氏傳》，屬文敏甚。自朝廷設元祐學術之禁，士非王氏書不讀。宣和禁稍弛，而遠方人士狃於所習，未盡變也。婺源又居重山複嶺間，見聞尤狹陋。逮兵興，四方雲擾，賢士大夫多避地其間，於是有羅公兄弟曰和問、曰廣問者，和靖尹先生高第，傳伊洛致知篤敬之學。又有俞公靖者，亦里儒先也，多識前言往行，其學出入坡、洛之間。先生與里人滕公愷悉從此三君子遊。滕公長先生六歲，負才氣，不屑友不如己者，獨器重先生，目爲小友。嘗得閩中所刻東坡先生文章號《大全集》者，相與讀之，歎

其編次無法，真贗相雜，奮然取朱黃盡塗去不類者。滕公見之，驚曰：「子後生敢爾耶？」他日得蘇氏家傳本校之，果皆非也，益奇之，乃出書一編示之，曰：「好學而不知道，猶不學也。此書吾得之羅公，皆河洛遺言，公戒勿輕示人。吾今日爲子發內府之秘矣。」先生受之以歸，口誦心惟，默若有省，間有所疑，又從諸公質之，於是學問日進。復侍推官公官南康，遊廬阜，識隱君子祁公寬，亦和靖學徒也。聽其言多相契者，然猶疑其未也，出入釋、老，求之者又數年，知其說不出乎吾宗，乃益自信。遂厭科舉之習，築室山間，爲隱居計，名其山曰鍾山，榜其室曰中林。常曰：「兔夫微賤，椽居中林，人所不見之地也。」以微賤之人，處人所不見之地，而能持之以謹肅之德，則可以爲公侯之腹心，然則人可怠於自修耶？」自是優游涵養，學益成，行益尊，鄉人宗慕之。然先生讀書不務多爲訓說，獨嘗著《論語》、《西銘》解義，《山窗業書》數篇而已。有來學者，隨其資誘之，循循不倦。其言曰：「敬者，心之閑轡也。心有不敬焉，則馳矣；敬而不已則明，明則誠。故學者致心之道，守敬爲要。」又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勇於棄廉恥，則勇於廢禮義。一維苟絕，四維皆滅，理之相牽聯者也。四維張，其心康，其身昌；四維不張，其心荒，其身滅亡。故學者持身之道，知恥爲要。」又曰：「學者於道，能致知以玩索之，篤敬以涵養之，久則見面盎背，氣象自別，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又曰：「道有遠近，學無止法。近者道也，遠者亦道也，學者見其近，而不見其遠，遽止於見，則陋矣。惟於見處更加功夫，進進不已，自然所造深遠，而其成也宏矣。」其發明後學，大指類此。雅好文詞，既老不衰，嘗曰：「文者所以載道，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而世儒或以文爲不足

學，非也。顧其言於道何如耳。」每爲學者誦眉山之言，曰：「物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於手。辭者，達是理而已矣。」以爲此最論文之妙。故其爲文，指事析理，引物託喻，要以達意所欲言者，而詞采自然如風行水上，如浮雲遊太空中，姿態橫生，可喜可愕。晦庵先生嘗評之，以爲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學者所難及也。至他所爲詩騷，閎肆俊偉，略皆稱是。工書，得顏、蘇筆法，人有得其簡牘者，多珍藏之。其爲人，長不踰中人，而貌古骨強，神觀粹清，言皆粲然成文，聽者忘倦。事推官公及繼母向夫人以孝聞，友誨諸弟綺、緘甚篤。及其後，綺舉進士高第，嘗教授福建二郡，士人多推稱之。然皆先卒，諸子孤露，先生扶植教養如己子，男婚女嫁，皆有成立。蓋自推官公之沒，先生主家事者二十年，閨門肅睦，生計日贍，內外未嘗有間言也。其接賓客，奉祭祀，節之以禮，儉不及陋。租賦之入，常爲鄉里先。雖在林下，而事邑大夫不廢桑梓恭敬之節。親戚故舊或以緩急告，往往爲之排難解紛，而不受其報。或譏其既無求於世，何苦爲是拘拘者？先生曰：「是烏知吾心！夫以傲爲高，以放爲達，以自私爲有守，吾不爲也。且禮與仁不可須臾去，矧士可以去之乎？」郡守徐侯誼聞其風高仰之，馳使奉書幣迎至郡庠，使諸生矜式焉。先生勉強爲其一行，然亦竟不爲留也。嗚呼！若先生者，學博而守約，志篤而愛周。一介不以與人，而不以爲嗇；一介不以取諸人，而不以爲矯。其古之人歟，古之人歟！紹熙四年，先生之年七十有七矣。八月二十有六日，以疾終於家。屬纊之夕，其言琅然不亂，於是人益知其所養果有大過人者也。娶同郡朱氏，再娶董氏、王氏。子男三人，汝極、季札、叔栩，皆學種績，文有家法。女二人，嫁迪功郎江州德安縣尉王

泰發、進士王某。孫男三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某鄉某原，以書來告。初，先生之少也，嘗從洵先君子學，後洵復受業先生之門。先君子之喪，先生實狀其行，以授晦庵朱公爲之銘。今先生之喪，諸孤以爲近而知先生者莫若洵，遠而知先生者莫若朱公，故復俾洵狀其行事，將以請於朱公。洵自惟疇昔從先生遊，時年未二十。今行年六十二，而朱公亦已老矣。嗟日月之逾邁，悼前輩之彫零，其可以文詞不工爲辭乎？乃雪涕爲之書。紹熙五年三月十三日，門人修職郎、吉州錄事參軍程洵狀。《尊德性齋小集》卷三。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八七。

〔二〕「兔夫」三句，《新安文獻志》作：「《兔置》武夫，微賤之人，而中林，人所不見之地也。」當是。《詩·兔置》：「肅肅兔置，施於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董府君墓表

洵之先君子簡易疏達，與人交，無親疏賢否，待之若一，以是遊四方，人多得其歡心。然雅不喜與深中多數者處，雖時有不得已，而終非其好也。嘗遊德興，過隱君子董君廣叔，一見大喜，與定交，因客焉。蓋君之爲人，其簡易疏達，與先君子略相似，故傾蓋相得如此。先君子不幸棄諸孤，後數年，君亦卒。淳熙十五年，洵歸自湘中，君之葬久矣，其子琦使來言曰：「先人卒，欲屬銘於子，

而不獲。今幽堂不可復啓，願爲文表阡上，敢使子銖奉事狀以請。」洵讀其書，曰：「嘻！吾先君子之執友也。其可以辭？」謹案，董氏自江州相仲舒曾孫徙隴西，其後又徙河東，又徙江南，而居鄱陽德興者爲尤顯。君之先當僞唐保大時，自德興之新田徙長風。有曰謙者，始爲儒；曰緒者，始以子貴，贈大理寺丞。緒生沖，沖復徙張潭。今爲張潭人。沖生贈承事郎中孚，君曾祖也。中孚生太醫令介卿，君祖也。介卿生處州縉雲縣令材，君考也。君諱陵，廣叔其字。當建炎、紹興間，虜大入中原，天子南巡狩，數詣行在所獻書論時事，皆不合。最後見丞相趙忠簡公於臨安，獨善君策，而亦不能用也。乃慨然歎曰：「賢如趙公，且知我矣，猶不我用，矧他人哉？不去，人必以我爲昧於進退者。」於是束書西歸。時縉雲公猶無恙，恬於仕進，閒居之日多。君先意承志，父子之間，自爲知己。家故多書，縉雲公復篤好古法書，聚漢魏以降金石刻，埒歐陽氏《集古錄》，築室藏之，榜曰博古。君定省之暇，讀書鼓琴其間，蕭然若無意於世者。然時時尚論古人，至其治亂興衰，是非得失之際，有所感觸於其中，必爲詩述之，凡得數十百篇，目曰《博古堂詠史》。讀者知其所抱負不得騁，而以是發之也。縉雲公既沒，君乃自號博古老人，益理堂前竹樹杞菊，緒正堂中故蹟遺文，曰：「先人之遺，不可使荒蕪廢墜也。」又懼子孫不能繼其志，復爲詩書壁間戒之，讀者又知其於慈孝最隆也。間遇客至，與之飲，終日不亂，談笑多聞，滿座爲傾。至其他接物待人，隨戚疏之有恩意，未嘗疾言厲色。而人見其瀟散和易，自親敬之。中年，君得隱疾，日以清癯，骨見衣表，人憂其不能勝朝夕。而君專□□□壽命，蓋又三十餘年，疾乃病，顧家人掖坐堂上，久之乃瞑。乾道六年閏十月某日，享年

六十。夫人吳氏，故直秘閣昭武吳公偉明之女，有賢行，後君十三年，年七十有九，亦以壽終。子男一，琦也，今以迪功郎致仕。女三人，嫁張似之、倪儼、吳應求。孫男四人，鎬、銖、錫、鉉，鎬、銖皆舉進士，而錫與鉉前卒。女三人，亦嫁仕族。曾孫男二人，沂、浚。女二人，尚幼。君雖簡易疏達，而少慷慨有大志。紹興中，虜許歸我河南地，吳公留守南京，欲奏君自隨，冀異時推恩，可得一官。君不屑從，瀟然長谷之間，人爲君恨。而君居閒處，獨隨境輒安，嘯詠偃傲，恒超然而自得也。嗚呼！士累於進退久矣。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門者，溺而不知休。披蓊蔚而下闕。《尊德性齋小集》卷三。

宋聖道府君壙記

故許君之墓。君諱良，字聖道，吾邑之善士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紹興十四年甲子，七月十一日，終於家。既葬矣，用日者言，復改卜於此，蓋二十七年二月旦日也。後二十二年，其孤安國、安民、安仁進以歲月之久，而垣墻之或圯，溝澮之或堙也，惻然興懷，命工修治疏導之，而屬余書石以誌。君雖不幸中道以沒，而三子皆自立，能大其家。觀其有子，而君之爲善士可知矣。淳熙五年戊戌十一月庚申，韓溪程洵書。《尊德性齋集補遺》。

祭董順之文

維皇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十一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修職郎、新吉州錄事參軍程洵謹以清酌薄奠昭告於亡親友迪功朗致仕董君順之之靈。嗚呼，順之能復舉此厄乎，能復聽此詞乎！能復援聞見，斟酌世故，以析萬里之是非乎！能復應機立斷，獨立不懼，以處萬事之危疑乎！凡今之人，苟相悅慕，小臨利害，掉臂莫顧。君獨不然，人棄我取，排難解紛，尤篤舊故。凡今之人，爲我之尚，告以緩急，一毫莫望。君獨不然，以義自將，指廩捐金，尤篤宗黨。人多謂君氣稟失平，故其應物少和多英，孰知古人崇功廣業，惟英乃成，和或易折。嗚呼！君之所立以國雖未足，以家則有餘，用能振祖考之基緒，教子孫以《詩》《書》，始雖類秦漢豪傑之士，而卒歸於鄒魯好禮之儒也。洵也與君定交餘四十年，同堂合席之日幾居其半，而分襟解手之後，書札亦無時而不傳，蓋不特同講夫道德仁義，而亦共涉夫險阻艱難，視古陳雷，蓋庶幾焉。己酉、庚戌，兩過君門，君雖手足疲曳，已感夫末疾，而精神矍鑠，無異乎常人。僕謂是疾也雖難於脫然去體，而夫人也亦未致驟然而隕身。孰知夫臨門之別，乃遂有死生之分。嗚呼！順之今安在乎？如君之精明豪傑，豈遂隨死生流轉而泯泯乎？蘇子有言：「人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故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如君者，其已爲神乎？將復爲人乎？香火續紛，如在其上。矢以鄙詞，輸我悲愴。嗚呼哀哉！尚饗。《尊德性齋小集》卷二。（以上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三三

羅 願 一

羅願（一一三六——一一八四），字端良，號存齋，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汝楫子。早以蔭補官，紹興末調臨安府新城縣監稅，又監饒州景德鎮稅，尋監南嶽廟。乾道二年擢進士第，授饒州鄱陽知縣，不樂往，主台州崇道觀。八年除贛州通判，攝其守事。淳熙六年知南劍州，陛辭奏疏，深中時弊，孝宗嘉納，從臣交薦，改知鄂州。淳熙十一年卒於任，年四十九。著有《爾雅翼》、《新安志》、《羅鄂州小集》，均存。見《鄂州太守存齋羅公傳》（《新安文獻志》卷九四）。

《羅鄂州小集》原爲十卷，久佚。明洪武間，其七世孫輯得詩文凡九十二篇，釐爲五卷。今本六卷，又有所附益。本書以粵雅堂叢書本爲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誤收羅頌《鸚武賦》及《新安志》序、傳，已刪），另輯得佚文五篇，合編爲五卷。

寄遠辭

過黎陽而遂西兮，煩嘉友之臨餞。道躊躇而屢顧兮，忽背馳而不可挽。幸介弟之勤我兮，守權輿其益堅。人情豈其惡逸兮，慮我修塗之易倦。粲高原與平隰兮，冰雪凜其同踐。山負石以當逕兮，泥飛屐以相濺。喜招招以仰涉兮，又風濤之交戰。幾四載之皆乘兮，初不悟其已遠。亦既降乎廬阜兮，縣尹告以舟辦。謀不主於雲夢兮，果若大江之爲限。分渚陸之異遵兮，弟亦曰予將返。試往閱於千颿兮，前車近其當鑑。挾忠信以臨深兮，猶一覘而色變。愛我者於是而委去兮，吾然後知所恃之惟天。甯戒懼之遂忘兮，託命於南公之鷄犬。舍親戚與墳墓兮，初豈以易芻豢。抑甚珍其所懷兮，每欲棄置而未忍。行四方以經營兮，膂力猶幸其可勉。荆又用武之國兮，庶幾少施乎吾辯。至天性之燥溼兮，蓋終身陋巷而不厭。非將老無聞之爲病兮，且安往而不樂其貧賤？獨夫人之信此兮，跂予望之而不之見。秋蘭何時其可致兮，聊以報乎足繭。《羅鄂州小集》卷一。

鸚鵡洲後賦

乾道六年，端規道鄂如荆，既感鸚鵡洲之事，遇有以襴處士比盆成者，遂慨然爲賦。願覽而繼

之，其詞曰：日吾送兄湓浦兮，背長江而旋反。覽弔襴之新詞兮，惜吾行之不遠。漢數極而招盜兮，睨龜鼎而欲移。中不快而輒殺兮，羌甚果而不疑。時猶有所畏縮兮，懼天下之見議。嫁惡名於餘子兮，蓋自以爲得計。委孝章於孫氏兮，曰不能救猶有辭。楊公並列而見收兮，可退託於不知？嘻，量人其何淺兮，謂一世即此而可欺。於正平尤不揜兮，蓋顯然遺之以危。方三州之傳客兮，知欲免其良難。念譖人者之不然兮，每投畀而獲安。豺虎有所不噬兮，有北變其貪殘。揆處士之所至兮，實覽輝之翔鸞。縱不知其亦已兮，獨不可以少寬？何所遇之一律兮，爭攘臂而衝冠。子猶不能得之於父兮，忍絕其交游之極寬。卒首難而快敵兮，嗟曾獨無肺肝。均斗筭其何誅兮，吾將申詰夫曹瞞。噫，人固有一死兮，庶沒世而遺榮？生既輕棄其身兮，死又吝與之名。諷路粹以奏孔兮，并追詆其平生。絕天道蔑孔顏兮，果誰咄爲此鳴？必殞滅其猶未厭兮，乃今知伎心之慚於五兵。意良史爲可恃兮，略浮謗而存高情。攷終篇其何戾兮，紛笑號裸罵而相并。因繁城臣子之所記兮，又奚以異乎臺中之評？儻遂信而弗思兮，毋怪乎列之益成。賴北海之緒言兮，配史魚之亮正。舍斯人其誰信兮，吾將案以爲程。嘉南州之博衍兮，萃終古之英豪。賈不遇而賦鵬兮，屈既逐而爲騷。風流遠以莫嗣兮，江漢日以滔滔。迨先生之繼往兮，想驂駕而遊遨。精神炯然不沒兮，起風雅而相高。方逍遙於寥廓兮，夫豈知俗議之徒勞。《羅鄂州小集》卷一。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八，《深川足徵錄》賦二，《歷代賦彙補遺》卷一四，同治《鸚鵡州志》卷二。

鳳 賦

有物於此，窮高處遠，而眎聽在人。舉動闊疏，萬里若鄰。汎覽天下，察暴與仁。威儀皇皇，文采錯陳。百姓延頸，願得以爲賓。天下無之則俗薄，有之則化醇。堯禹之功，待之而後信。外臣不敏，敢諮詢之。公曰：此夫被袞載律以自喜者與，形可繪而不可致者與，閱歲千百不一當其意者與，凡類其形而聖人其智者與。凌崑崙而不頓，經弱水而不溺。處則一二，動則萬億。無道先去，有道不匿。以正歷紀，以名官職。以調廟樂，以書帝籍。夫是之謂鳳德。《羅鄂州小集》卷一。又見《南宋文範》卷二。

南劍州上殿劄子

淳熙六年二月三日

臣聞自昔大有爲之君，必先務富其民。民有蓄積，是乃國之所以爲安富尊強也。陛下仁聖天縱，憂勞萬民，臨御之久，未嘗一日不博謀羣臣，講求治道。監司郡守除拜，必引見以觀其能。雨暘豐歉，動關宸慮，形於詔旨。視四方有賦役偏重，若民所疾苦，不以久近，必下不世之詔，此誠天地父母之用心也。然遠方之民蓄積猶未實者，意者吏不稱也。臣請略陳民所以貧富者數端，惟陛下赦其

愚，必留聽覽。臣竊見比年官兵既冗，而歸正養老之人，發下州郡者又多。州郡係省錢，大率不足以自供。上司每創有行下事件，不言於何取費。間有申審，猶只言於係省錢內支。而獻言者又不深惟州郡之缺，各出所見，務以稱明時立武之意，添招增繕，其說不一。亦有初不詳審，旋知無益，而公私勞費已廣。臣願省部監司與州郡爲一體，通其有無，愛惜民力。凡獻言欲於一路一州有所興造者，下有司斟量緩急，不輕舉事，此富民之一端也。今之爲吏者相勉以辦財賦，謂民事爲不甚急。民知吏之厭事，則武斷者得以并兼於下。其外方縣道去朝廷遠處，遇有民訟，又往往因而科罰。如爭田則以沃瘠認錢，爭婚則以妍醜定價。甚者得理之人，亦使納錢而去，號爲賀喜錢。如此，遠民安得有餘？臣願戒部使者長吏，加意民訟而嚴戢科罰，此亦富民之一端也。今大郡迎一帥守，飾官舍，戒舟乘，庖器用，及吏卒借請費或萬緡，送還亦如之。卒有遷改，又當別行營辦。以一郡而失萬緡，幾如是財不困？至於嗜進之吏，耗公帑以事交結，又不在數中。臣願精選其人，使得滿任而無數易，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籍沒之法，古用以懲大姦慝，後世蓋輕用之。吏或專仰此爲術，日夜察民有財產者，傳致以罪而沒入之，以供無藝之費，世亦因指以爲能吏。一夫陷罪，盡室流散，甚不稱天子惠庶民之意。臣願且懲其尤者，強盜窩藏及受財，故出入死罪之吏，與盜官物罪至死者，實爲巨蠹。自餘可且計贓責償，毋一概籍沒，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田畝所輸，歲有定數，則民易知。今外郡或將布帛丈尺、綿麥多寡，使吏胥得逐歲改更，號爲科撥，大率歲有增而無損。至於受納米斛，或選任浚刻之吏，又以薦牘及錢物誘其多取，皆不應法。臣願察州郡有將稅數逐歲更改者，斟酌數歲之中，立爲定數，務要便

民，益申嚴加耗之禁，此亦富民之一端也。臣愚不習爲吏，惟陛下洞見民隱，益選愛國恤民不欺之吏，使以類求之，務廣上恩。陛下方將襲堯舜之隆名，享天人之祐助，亦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哉？《羅鄂州小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〇，《深川足徵錄》奏一。

南劍州上殿第二劄子

臣竊惟方今國家閒暇，正是修明軍政之時。軍政之要，在知士卒之情，而撫以恩；戢行伍之驕，而訓以義。蓋士卒之家有餘不足，惟將知之。國家俸賜有限，故軍中別蓄辦錢物，如古軍市租私養錢之類。視其人有疾病宜軫，死喪宜恤，及口累重大，不能自給者，稍取以佐之。又軍中小小費用，不欲煩有司者，計亦於此取給。逐軍即有寬贍，爲主帥者謂宜捐之列將，使上下優裕，不見急缺之態，所以爲天子撫養士卒，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也。前世爲大將者猶出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爲用，況其非私財者乎？正當深體上意，輕財重士，但使士卒素飽樂戰，即爲稱職。臣所謂知士卒之情而撫以恩，謂此也。軍旅之設，本以藩衛百姓，而主帥或廢律不用，以負任屬之意。昔春秋列國之臣，猶能訓諸御知義，訓羣騶知禮，是則舉兵者不但教之坐作進退，乃當以己忠義開導其心，使尊君親上，畏法而不敢犯。又當不忌不克，視部曲中有方略膽勇，材藝可望者，提挈長養，與共圖報國之效。臣所謂戢行伍之驕而訓以義，謂此也。天下賴陛下神武，中外晏然。深惟今日大體，固不待與鄰

國較細故以相夸，又不可玩其燕安而忘備。正宜有常立事，益廣文武之用。蓋漢武帝猶令郡國舉可爲將相者，唐憲宗亦命裴度舉一節度使，而中外相賀。將得其人，士氣自百。然後從容戒諭，俾加意於撫養訓戢，毋得循習。士卒感上之恩，畏將之威，庶幾緩急可以倚仗。一介小臣，不勝惓惓憂國之心，取進止。《羅鄂州小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〇，《深川足徵錄》奏劄四。

南劍州上殿第三劄子

臣恭惟陛下寤寐英傑，慮內外薦舉改官或遺實才，修立薦式，使開具事跡月日，過一季不復收受，將因事擇人，以起治功，望於臣子厚甚。小大之臣宜何以稱塞？臣愚輒有管見。竊以爲內外小吏，職有繁簡。舊來大吏察其屬有奉法循理，意趣向公，愈於輩類者，即當援引，不能一一皆有卓然可書之迹。其有操履可嘉，議論可采，器局可望者，亦皆多方收羅，以待上之選用。誠以天下至大，職業繁夥，所資才器，不一而足，此亦古者德進事舉言揚之遺意。今茲專取官業，誠欲勸之趨事赴功。第恐奉行者迫於應令，却不暇考其素行。臣又見昨者推行實迹以來，大吏欲有所舉，或不得其詞。往往就委求舉之人，令自供具。雖名實迹，恐未能盡副上意。今來雖只要在任及差出事件，假令本任偶有一事疑在可取之域，要須徐察其用心與此事久遠果利果害。倘數人皆有可錄，又當較短量長，擇其尤者。今立限既逼，恐不得詳盡。其差出者或隔州隔路，事畢還任，各言功狀，尤難得實

聞。昔神宗皇帝時，監司登對，有問麥價而對稱不知者，帝以爲麥價可撰，而能闕所不知，嘉其忠信，他日擇案察首用之。前朝名士鄭俠見應舉不以實年者，俠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可乎？」凡此皆懲便文之爲害也。國家設改官之法，拘以六考，限以五員，纖毫不備，有司得以難問，蓋已詳矣。今舉官大吏，內則六部寺監之長貳，外則監司帥守，其貴而不在職者，則前宰相執政，皆上所委信。使其果賢，必不私一小吏，以欺陛下。不然，亦何詞而不可飾？臣願陛下特賜詳酌，少寬起發之限，其有操履議論器局一長可取者，於今薦式之外，稍斟酌舊法，通許薦引，以養臣子忠信誠慤之心。至於薦舉不當，甚者自有謬舉之罰，亦足以懲。如此，庶幾抱一長者皆得自見於明時，且不失今日責實之意。取進止。《羅鄂州小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七〇，《深川足徵錄》奏五。

擬進劄子 一 淳熙六年

臣聞帝王之出，必嚴扈從。故有大駕法駕，千乘萬騎，煩而不可省，所以尊嚴致競懼也。陛下留心典禮，出入有節，自郊祀孟享之外，惟德壽宮溫清之奉，一月屢出。兩宮相距不遠，既不欲數蹕煩民，往往駕興，行者未止，而扈從之人積習生常，恬然不戒。至於已事還宮，左右禁旅喘汗而相見，小黃門諠笑於馬上，此何爲者也？天下艾安，君臣簡易，不過於觀美爲不足。今北有強敵，方窺伺

人，誠不可以不戒。又每春游豫，與民同樂，雖亦頗陳禁旅，然鑾輿不御。以萬乘之尊，幅巾匹馬，雜於扈騎之中，繞出湖山數十里，夾道觀者密近天威。臣子之心，不能不懼。又毬馬之設，雖以閒習武事，然皆昧爽期，入宮掖，奔突馳驟，揮霍紛紜。雖武將力士素精此技，有如萬分一馬不受輕，手不應節，跬步之間，何以相見？願明詔有司，出入之際申嚴扈從，奏其尤不肅者。謹游豫之防，省毬馬之會，陛下安則九廟安矣。《羅鄂州小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七。

擬進劄子 二

臣聞古者大有爲之君，必務愛惜日力，以圖庶務。夫繁而難周者事也，迅而易失者幾也，往而不返者時也。陛下在位十七年於此矣，歷時不爲不久。加之有志，足以大有爲，而功業未究於天下者，是日力多有所棄也。竊見御史臺月以坐朝及百司入局告於有位，號爲月報。一月之中，休假多者殆居其半，少者亦十餘日。夫國之大事，如四時孟享，侍從以上有扈從之勞，則爲之休務可也。至如雙忌者，不過行香一時之頃，退而入局，蓋未害也。若夫立節之名，自唐貞元以來始創有之。國家全盛之時，上下燕安，亦有天祺天貺之屬，以文太平，歷世承平，循而不敢廢。自艱難以來，臣民日思淬勵，何暇相從於娛樂之事？而獨爲休告於官府，失其實矣。又國家法度在有司者，關報截會，比前代爲密。休暇既多，則遠方之人常困於守待，而事亦因循失時，有不振之弊。而近者又明詔天下，增中

秋之節，臣竊惑之。或者以爲李德裕在會昌中休沐輒以令，沛然如無事時，此不當復有所議。臣以爲不然。德裕之賢不能過絕於古，古者聖君賢臣有爲於天下，未嘗不自愛日始。蓋兢兢日行其道，舜一日二日萬幾，禹重寸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事之不合者夜以繼日，誠恐失事幾也。天下幸安，陛下有志於治，正是君臣同心協力之秋。非有大故，特狃於太平之文飾，取日力而棄之，豈不惜哉？願詔有司，取承平以來一時以慶事名節者，存其名勿廢，而使百司得治事如常日。姑務恢崇祖宗之功業，其與奉虛名而妨實事者有間矣。事功能建，天下復平，然後復舉舊令，爲休假如承平時，此所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明示得意而無後患。若李德裕銜能於末世，又安足法哉？惟明主裁擇。《羅鄂州小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五。

鄂州到任五事劄子

臣伏睹近降指揮，申嚴舊制，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間利病伍件聞奏。臣一介庸陋，蒙恩易守，謹條具五事如後：

一、臣所領鄂州，地勢要重，實荆襄之肘腋，吳蜀之腰膂，淮南江西爲其腹背，四通五達，古來用武之地。而本州城壁，因循未立，職在守土，深以爲憂。夫鄂州比之沿邊州軍雖稍近裏，有大江之蔽，然自州向東數十里，江之下流有地名陽羅洑者，去光州纔三百九十里，皆平坦之地，輕騎

可一二日而至，臣以爲此非內郡也，而舊城徒有堆阜蹊隧交於其上。說者但見禁旅所屯，便謂直當以兵爲險。不知禁旅之屯不專爲此。昨來邊境有事，鄂州御前諸軍例皆起發，唯留水軍數千人，其後復抽差以往。當此之時，但使湖南江西或有逋寇，可爲寒心。臣聞古之守禦者，不問內外，惟其戶口兵財所在，乃當保聚。若有城而無民，有民而無財，有財而無兵，徒捐功費，何補於事？今鄂州在城內外生齒繁盛，六道財計之所總，七萃營屯之所聚。誠得而城之，不唯保此戶口兵財，四面亦可恃以爲固。然勞人費財，論事者之所憚，臣之愚以爲向來每難於興役者，緣多先爲期限，興功倉卒，官吏進則希賞，退則懼罪，故功不堅緻，虛費民力。若稍賜其費，歲築若干，要以數年，可以集事。異時禁旅或有進發，前有專意之功，退無反顧之慮，人心既齊，功力自倍。臣聞諸侯設險以蕃王室，魯憂旱備先在修城。臣非好勞而惡逸，顧親見利害，非他郡比，受恩深厚，冒而言之，惟明主裁擇。

一、臣聞導民之務莫如重穀，在朝廷表而出之，則人情益勸。竊見民間昨因闕食，以田產從人貿易，頗得穀米以濟饑歉。後來歲事既復，多訴稱元典賣非見錢。有司拘文，往往使用準折之律，奪田還之。臣以爲在法有利債負。準折價錢者謂累積虛利，折彼良田，故爲立禁。若有實錢相貼，猶應準數還之。其穀米雖非見錢，然當歲之艱，或持錢不得穀。錢穀相權，未知孰重？稍值豐歲，一概奪還，臣恐從今以往，魯不復贖人矣。願下有司，酌立中制，其因歉歲以產業貨易口食者，得比見錢書其直於契約，而有司察其估之過甚者。雖非經常之制，庶幾緩急有無相通，濟

人窘闕。

一、臣竊惟鄂州當走集之地，兵民錯居，商旅輻湊。以臣愚見，惟在鎮撫安靜，而時發擿其尤無良者，天威所臨，境内安帖。惟是諸州配隸強盜兇惡貸命之人，來者猥多，所宜留意。契勘本州牢城，指揮舊以四百人爲額。臣到官之初，已有六百餘人。見今諸州配來源源不已，又舊來遇有逃死，上下相蒙，更不開落。四方逋逃隨頂名字，以此致得其來，滋長姦僞。臣今逐時開落，少損外來頂名之弊。惟是井邑浩穰，既多有歸正，又時發下過淮盜馬之人前來拘管，皆州郡所宜幾察。臣欲乞下有司，令且戒敕諸郡住配前來，候將來開落及原額四百人之數，從本州申明，漸次配隸前來。此亦稍省姦宄，綏靜邊鄙之一端也。

一、臣竊以重湖之外，舊多曠土。非謂來者不願開耕，只緣舊請佃人包占過多，既不能徧耕，遇有剗請，輒稱已耕熟田，不容請佃。檢視定奪，紛然不已。又當官者各據所見，或欲招徠新民，或欲存恤舊戶，自非稍見地段，難得整齊。臣欲令民間因時之隙，各於自己田土標立界至。歲晚遣官檢畧，連歲不耕，即許剗請。又所納官物，皆仰於鈔書上明聲說係納所佃某處稅物，以相幾檢。又在法有酬價交佃之文，其或因事到官者，有司覺所占猥多，斟量價數減與來者。磨以歲月，不擾而定，庶使斯民共盡地利。

一、臣竊以古稱良賤，灼然不同。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饑寒，或遭誘略，因此終身爲賤，誠可矜憐。臣昨來被旨權贛州日，捕治土人往廣南盜牛

者，其間往往并掠其小兒以來。臣今假守鄂州，又見民間所須僮奴，多藉江西販到，其小者或纔十歲左右，既離地頭，無復幾察。官吏不肖，或乃計口收其稅錢。歲時竊來，亶亶不已。臣嘗窮正其罪，選謹信人給與路費，牒原來州縣送還其家。竊慮諸處似此者多，謂宜使民間有遭誘略者，皆因都保自言於官，官爲籍記立賞追捕，可使還齒平民，復見父母。在法雇人爲婢，限止十年。其限內轉雇者，年限價錢，各應通計。目今遞相循習，皆隱落原雇之由，徑作牙家自賣，別起年限，多取價錢。曠閉年深，豈無愁歎？謂宜自今轉雇者，皆明書來歷於約，庶年限價錢可以通計。有不如令，牙人及買主坐之，價錢沒官，受雇者逐便。庶使脫賤還良，稍有期日，及時婚嫁，不失人道。於以廣上恩，致和氣，亦聖世所不宜忽也。《羅鄂州小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〇，《深川足徵錄》奏六。

鄂州謝到任表

奏事之官，幸天威之密邇；承恩易守，驚地望之過優。徒積感藏，未知報稱。中謝。伏念臣早緣世緒，叨奉官箴。自憐斷斷之愚，第有惓惓之志。茲輟行於雙劍，蒙改畀於一麾。張敞漢世之能臣，初淹閑郡；西華孔門之高第，僅願小邦。深媿往賢，驟當劇使。眷荊州之內壤，推鄂渚之上流。星萃使華，雲屯禁旅。武昌夏口，傳誇三國之地形；漢廣江沱，均被二《南》之風化。矧皇明之所暨，兼

歲事之既升，士馬飽騰，稻魚豐賤。惟是五方之雜錯，或假并容；加以四野之平寬，更宜勸相。非夙懷於長慮，曷少副於鴻私？恭惟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不以內外重輕，而略千里之寄；不以國家閒暇，而忘一日之虞。益求循茂之才，同遵法度之治。豈期綿薄，亦與選除。臣謹當恭聽訓詞，明宣德意。遐不謂矣，永堅愛上之忠；心誠求之，當得字人之術。《羅鄂州小集》卷五。又見《深川足徵錄》表一。

謝淳熙十年曆日表

帝命於昭，方衍萬年之策；王正既至，又頒一歲之書。先天不違，率土咸賴。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禹疇錫叙，舜歷在躬。察風雨霜露之代興，固無非教；即日月星辰之可象，於以授人。國有彝章，民歸大順。某承流伊始，拜貺爲榮。竹管葭灰，喜盡諧於時令；杏花菖葉，當首勸於春耕。《羅鄂州小集》卷五。又見《深川足徵錄》表一。

謝淳熙十一年曆日表

象謹昭垂，考自占天之史；禮嚴欽授，頒於守土之臣。凡在承流，敢忘思職。中謝。恭惟皇帝陛

下化參溥博，躬稟清明。察舒慘而見物情，驗消長而知治道。方更閏朔，已戒孟陬。豈惟後天而奉天，蓋將先事而慮事。臣敢不有嚴省閱，益廣布宣。敬事使民，毋犯四時之禁；務農講武，迄成一歲之功。《羅鄂州小集》卷五。

太上皇后慶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聖壽齊高，皇儀迭舉。如天之福，大慶萃於此時；樂帝之心，廣愛形於率土。中賀。越若逢長之歷，茲爲考德之符。無逸御圖，太戊先四人之哲；允恭傳祚，放勛超五帝之年。未如儷極之尊，共享作朋之壽。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道隆三紀，恩洽多方。大度并包，全南北生靈之命；沖懷高蹈，光古今哲父之規。偕坤元悠久以無疆，豈太極光陰之可計？臣身叨郡寄，世荷國恩。授策告休，莫獲望九賓之列；循環稱賀，又將崇八秩之儀。《羅鄂州小集》卷五。

賀太上皇后牋

象闕回春，慈闈衍慶。七同其數，天立配以固然；萬有斯年，帝與齡而未已。中賀。竊以崇高既極，壽考爲先。八千上古之春秋，其端已兆；四百老人之甲子，所歷爲多。至矣坤儀，受茲神策。恭

惟太上皇后殿下德齊上聖，恩視羣生。化始宮庭，夙應倪天之表；計安海宇，共成翼子之謀。宜三靈申錫之期，豈一人專饗其福？臣靖惟凡陋，獲際休明。列辟儀刑，見天王事母之孝；羣臣稱頌，邁人君偕老之詩。《羅鄂州小集》卷五。

賀皇帝表

帝孝具孚，獲彼天人之助；皇儀有序，慶茲父母之年。眷惟七十者之稀，能使千萬人之悅。中賀。於赫高穹之載，式觀明主之心。因其有帝王不可及之誠，報以亘古今所未見之福。恭惟皇帝陛下丕圖克紹，慈訓是承。樂每寓於五絃，發揚斯在；禮或加於四豆，尊事不忘。肆瞻侍膝之嚴，俱衍在躬之歷。臣欣聞盛典，寅布殊恩。坐喜羣黎，皆無凍餒之老；行觀一世，同爲仁壽之民。《羅鄂州小集》卷五。

賀皇后牋

養極思齊，仰年齡之方永；情均燕喜，蓋福祿之所同。縟典舉行，歡聲充塞。中賀。竊以宮闈之慶，實關宗社之休。宜家可訓於國人，受福必於其王母。恭惟皇后殿下道隆內助，德厚人倫。日聞侍

膳之安，身奉含飴之樂。非烟非霧，鳴鑾同出於九重；如山如河，被翟往稱於萬壽。臣禮嚴拜詔，恩許馳牋。歡洽皇悰，同想玉卮之捧；化形婦順，載光彤管之書。《羅鄂州小集》卷五。

全宋文卷五八三四

羅 願 二

上執政書

天下幸而無事，邊鄙不聳，年穀屢豐，考之於古，命曰國家閒暇之時。夫時之有閒暇，天所贊也。明君賢佐於此得以周覽密察，長慮却顧，度其所當然，而益其所未至，以規恢遠大之業。夫爲之於閒暇者，體胖心佚，智慮審而力有餘。與夫卒迫而爲之者，則有間矣。故閒暇者，天所贊也，而修明治具，惟明君賢佐然後能之。然則謂之閒暇者，亦君子之所甚懼也。其處之之策奈何？將以修之於閒暇，則日力不可不惜也。夫天道之運，寒暑迭進，不見其迹而歲功以成者，以日數爲之也。捨之而不務，則日失一日。大臣法天之運，以治人之事，身率之以自強不息之誠，百官有司孰敢不丕應僉志？治道日夜與天同進而不止，則大綱立而庶務以次畢起矣。將以修之於閒暇，則民生不可不厚也。夫國與民相恃而後立，民安則國不可搖，民富則國不可屈。故厚民者，大臣代天之事也。非苟以富强

其國，而富強之實已默寓於其間矣。譬之元氣實於中，外邪客氣尚得而奸之乎？將以修之於閒暇，則士節不可不養也。夫士者，有國之菁華也。常人樂富貴而士矜名節。或曰名節非國之所急也，期使人至於樂事而勸功斯已矣。彼非知君臣之大誼，而能以其身樂事而勸功乎？是誕者之說也。故古之人常因其自好者優而養之，使中人向慕，皆知尊君親上，則怯者可化而爲勇，汙者可化而爲修，赳赳之夫必可以捍公侯，濟濟之士必可以甯天子，周所以獲多士之用者賴此。故知所以愛日力，則與天同功矣；知所以厚民生，則與地同富矣；知所以養士節，則與人同欲矣。此處閒暇之術也。仰惟某官以閎傑之才起西南，爲天子輔弼，明目張膽，有意於當世之務。而開心見誠，又士之所附也。以故君臣之間道同契合，凡可以規恢遠大之業者，將此時乎爲之。願一介微賤，早賴先世緒業以忝薄官。惟其才下不足以自見，奔走州縣有年於此矣。近者丞郡於贛，屬寇攘之後，調守未至，上之人不以其無似，有旨攝事。未幾，復畀終滿審察之命。願來自遠外，方且受察，誠願有以自通於下執事。然天下之事，願不敢驟言，故略陳其端，因以爲贄。至於采酌士論，度其才之所宜而官使之，此二三執政之任，而非士之所當自言也。《羅鄂州小集》卷五。又見《深川足徵錄》書一。

上丞相啓

王淮

上賢居位，曲全宰物之功；支郡乏人，遽假承流之寵。荷恩深厚，撫己兢慙。伏念某樸遯無堪，

欽寄可笑。早賴先人之緒，繼陪多士之游。仕本爲貧，敢過求於升斗；思不出位，唯深畏於簡書。豈別駕之能賢，辱外臺之誤薦。過蒙進擬，頓有超踰。君門九重，喜姓名之屢達；人生五馬，庶飽暖之有期。此蓋伏遇大丞相幹旋政幾，主張公道。陶鈞所暨，小大各遂其形；衡石誠陳，輕重不踰其分。謂少賤者或多能鄙事，而姿鈍者可使牧小民。特屈公言，俾膺共理。袁安之除楚郡，蓋由三府之陳；姚相之在唐朝，但嚴十道之選。事光前載，施及微軀。願敢不宣布上恩，講求民瘼？願與南州之俗，共樂清時；遙瞻東閣之塵，益伸美頌。其爲感佩，曷敢敷宣！《羅鄂州小集》卷五。

謝辛大卿啓

幼安

受察公朝，本由推轂；疏恩列郡，亦既懷章。退省孱庸，惟深感荷。伏念某頃爲別駕，得近行臺。表於屬吏之中，期以古人之事。萬乘之器，乃取蟠木以爲容；千石之鐘，至爲寸莛而發響。遂關淵聽，旋被明揚。揆以生平，知我莫如鮑子；聞之道路，逢人更說項斯。意朝廷諸公之賢，多門牆一日之雅。倘非憑藉，曷有超踰？茲蓋伏遇某官文武兼資，公忠自許。胸次九流之不雜，目中萬馬之皆空。見輒開心，不假趨趨囁嚅之請；稱之極口，率皆沈著痛快之詞。褒袞甚榮，夢刀既叶。季布河東之召，譽偶出於一人；袁安楚郡之除，選第因於三府。至於羈迹，全賴公言。慚非共理之良，曷稱同升之義？某敢不勤宣上意，毋負己知。薦長史而稱宰相之才，事無近比；期國士而用衆人之報，人謂

斯何！抱此愚心，要之晚節。《羅鄂州小集》卷五。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通總領趙郎中啓

恩假一州，濫綴銅符之末；使連數道，適當蕩節之前。不勝夙夜之誠，輒貢寒暄之問。恭惟某官閎才拔俗，雅量鎮浮，系胄出於神明，被服同乎寒素。頃以循良之選，入居華要之聯。譽藹垂紳，眷深負宸。時方增於萬竈，日當費於千金。不有重臣，曷將隆指？逖觀周制，宗盟爲異姓之先；載考魯經，王人居諸侯之上。凡欲憂家而憂國，莫如足食以足兵。馬既驕騰，士皆素飽。公車多暇，不聞飛赤白之囊；卽位雖高，豈久處丹青之地？卽膺環召，無待席溫。歸清禁之崇班，爲聖朝之盛事。願資慚斷斷，論甚平平。幼觀良史之文，頗喜循吏之傳。屬分偏壘，庶撫小民。驟叨易地之恩，全藉登車之庇。朝氣雖銳，而晝氣則墮，在悠久以無愆；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蓋始終之有賴。《羅鄂州小集》卷五。

回通判劉寺簿啓

子澄

登門甚寵，夙依君子之光儀；得郡鼎來，首見故人之姓字。況以一時之雅望，攝行千里之化權。

方托交承，預深欣抃。恭惟某官行無瑕玷，學有本原。表喬木于百年，蓋尊故物；器蟠根於萬乘，非假先容。頃前說于詩書，遂入司於禮樂，茲屈題輿之寄，不辭越俎之勞。度今日之事爲，力求其故；既後來之善繼，兆足以行。倘非其人，恐孤此意。願歷官何算，執事所知。屬恭對於天顏，荷晉遷於地望。武昌夏口，人知三國之戰爭；漢廣江沱，古有二《南》之風化。皆吾人之所誦，與聖世之宜先。幸嘗交伯仲之間，況共寄吏民之上。方資警誨，少效施爲。益招耒耜之民，庶當有補；稍弛錐刀之利，茲固無難。歲序崢嶸，風威栗烈。祈謹衛生之節，即諧請益之私。贊詠之悰，敷宣罔既。《羅

鄂州小集》卷五。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回潼川劉檢法啓

都騎枉臨，長牋出賜。念西州之名士，過此者多；爲南樓之主人，乃今甚幸。恭惟某官英標玉立，雅操冰清。深知關市什一之征，未能免俗；唯載公車三千之牘，大是不凡。而況四世魏科，一門樂事。不難蜀道，正當紅橘之懷時；遙指都門，欲向青藜之照處。某專城屬爾，行旆鼎來。望米家書畫之船，已開氣象；瞻《禹貢》元纁之筐，方助幾何。退食之餘，占詞莫盡。《羅鄂州小集》卷五。

生日謝詩詞啓 一

僚友之誼，休戚是同；人子之心，存沒自異。荷記憐于初度，乃辱貺于好音。慨然五馬而二毛，爲之一唱而三歎。誦林鳥於雅什，空羨飛鳴；樂海鷗於韶箭，惟增悲眩。期堅永好，不廢珍藏。《羅鄂州小集》卷五。

生日謝詩詞啓 二

四時迅速，莫追喜懼之年；三月舒遲，尚記劬勞之日。誤辱見存之意，過形善禱之詞。況以後彫，期之晚遇。扈離與芷，已深初度之思；匪莪伊蒿，更增罔極之念。至其藏感，何敢弭忘。《羅鄂州小集》卷五。

與子華帖

願頓首再拜子華郎中執事文幕：願一向冗拘，寢疏嗣教。想惟優游幕府，治政和平，納福勝常。

願侍在久要，輒申稟悃。不審貴治里役，已未定奪？數內船戶，已有除免通例。據家下些少田土，亦在該免之數。倘定奪其間，乞賜公道，主盟除免。詳細去人代露，決不忘德。萬告介念爲禱。謹此奉狀。比由侍晤，即辰新秋漸涼，敢冀順序保毓，以膺寵渥。不具，願頓首再拜。《石渠寶籍續編》第四冊第二八六〇頁。

送章德昂之於潛序

章德昂之官於潛，常所往來者相與送以詩，願輯而讀之曰：美哉！夫章子早以文藝操行，自植立以起其家。以吾州號多士，率二百貢一人。章子比再貢，連爲第一，禮部合天下論俊，在十九人之列。得官畿縣，去家財百里。間一歲，奉其父母往官焉。其名譽婁施於人，其祿廩速及其親，其器業能大其官，是可詩已。雖然，願將有以爲贈。夫中都百司，萃天下之才，執政者或不能盡悉，大率溫裕粹美者於進。宜士之求速化者，因以此相尚，類謙默自約敕，而爲好言於下。流而至於府縣之吏，至或放之，甚可憫也，子其戒之。子之職以消去賦籍爲稱，異時居此者，以其事淺近，或不屑。一遇貪暴吏，將復案其籍而索之，使民有連歲再輸者，甚可傷也。子其勉之，且子獨無以處我乎？《羅鄂

爾雅翼後序

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端。萬彙芒芴，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鹿豕爲羣。自以爲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桀出其倫。使同類相拜，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圜首方趾，自別爲民。乃佃乃漁，乃桀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爲常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爲蓄，猛鷙服循。異物著之鼎，別姦與神。遂超萬物，莫之與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於人。物患既去，其利畢陳。智者用其實，因既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贅死生之物，以明卑尊；歛竹聽鳳，爲《樂》本原。魯《論》貴多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唯掇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於漢世，學者自爲專門。欲輔成《詩》道，廣摭旁穿，萬物異名，始著爲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據所偏。江南之產，踰北而遷。至於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死鼠，儼於璵璠。六書之相假，鱣則爲鱣。物亦固有難識，不可汎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藪澤，孰能究宣？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鴉女匠，魚罟爲荃，六駁以爲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疾

之，乃探其源。因《爾雅》爲資，略其訓詁、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爲因循。觀實於秋，玩華於春。俯瞰淵魚，仰察鳥雲。山林皋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芻薪，農圃以爲師，釣弋則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爲《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不强所不知，義無不安。宇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末知根。可用閱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通之於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疇，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亦宏矣。《羅鄂州小集》卷三。又見《爾雅翼》卷首，《深川足徵錄》序一，《經義考》卷二三八，《小學考》卷四，《南宋文範》卷四九，《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

古今長者錄序

始願幼時暮從諸兄退自學，先君取《後漢書》指馬援所以戒兄子者使誦之，益取《卓茂》、《劉寬》等傳，略爲解其指意，歸輒習誦，使夙知世有退讓長者之行。涉事以來，備更險易，雖或加己以橫逆，直自不屑者，以先訓著於心，趣舍素定故也。竊惟長者之名，不顯於前世，獨詳於戰國秦漢之間，起於世衰道微，時論迫隘，相與角長短，較險易，各務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毀譽之無定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之無定端，而趨利者未必得，避害者不必遽免，是以己之所安，人或睨之，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衆人所

惡，事之晦昧者，則亦悠然處之，而不屑合於《論語》之「犯而不校」，《禮》之「不報無道」，《書》之「斷斷無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長涉事，處於衆釋之間，過而見陵，則亦畜之而已耳，必不與之屑屑。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者，要非衆釋之所能。蓋超然有爲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昔者漢武帝初立，首問天下長者，而田叔引孟舒。其後張釋之亦稱絳侯、東陽侯張相如之爲人，以止嗇夫之遷。東陽以太子傅免，選可爲傅者，則用萬石君。比景帝置相，亦以魏其爲沾沾自喜，而用建陵侯綰。當是時，人厭秦俗之薄，相與勉爲渾厚，而文帝資尤長者，以此倡之，一時朝廷內外持論皆如此。其流至於孝景，數十年間，人人自重，恥言人過，禮讓興而刑罰省，孰謂長者之論無益於人之國邪？故因先世所訓者爲資，益撫取前世所爲若此者，總之爲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錄》。詳夫古人之如此，非有意於聞也，特其秉心不競，以世俗爲不可告語，甯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爲人所稱歎。不幸而事不白於當世，則亦已矣。然要之，天下之事，捐利以與人者，利既去而名歸之；受惡而不辭者，毀譽久而公論出焉。是以昔之長者每務假人，而常都天下之顯號，然其本心非有徼於此而爲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語，不待己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於不義，則昔之人尤樂爲之，顧其勢有不能爾。夫長者之道，其失使人無所懲予，又懼夫或者不務原昔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姑務以德報怨，引惡自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地以自處，此非天下之通道，且非願之所謂也。故極其說，使覽者得擇焉。《羅鄂州小集》卷三。

東觀漢記序

願聞之上蔡任昉《文源》曰：「昉家舊有《東觀漢記》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錯誤殆不可讀。用秘閣本讎校刪著爲八篇，洎見唐諸儒所引參之，以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粗爲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案顯宗命班固爲蘭臺令史，遷爲郎，撰光武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永甯元年，太后又詔劉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今此記所存皆建武事，豈固及珍、騊駼所述邪？其文間類《前漢書》，又傳後所題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劉之所爲分也。然固與珍傳，不載成書卷目，《隋書·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皆百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官書卷同，劉知幾所有僅百十四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於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纔此耳，豈不惜哉！然後漢成書自劉珍、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忱、袁崧、劉義慶、蕭子顯，凡九家，唯華嶠專述《漢記》，逮范曄總載諸家而成書，亦以華嶠爲主。後之欲考《漢記》者，於范氏之書猶有取焉。《文源》之言既然，願以爲此書乃漢世史臣親記見聞，而袁、范出魏晉後，以世揆之，不得爲比。觀高密侯一傳，而綱領見矣。書雖不全，當共存錄，因刻板於江夏郡。篇中往往有唐武后時字，不欲輒改。《羅鄂州小集》卷六。又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二二，《深川足徵錄》序五，《南宋文範》卷四九，《甌宋樓藏書志》卷二九。

新安志序

新安在秦漢爲黟、歙二縣，漢末別於丹陽，以自爲郡，其山川風土則已見於中古矣。漸江之水出於鄣山，則章亥之所步，禹之所錄也。桐汭之地爲黟故境，則楚子西、子期之所爭，邱明之所記也。至于漢氏兩以疏封骨肉，爲諸侯王國，又丹陽都尉之所理，會稽太守之所遁，皆班班著見。至梁蕭幾爲新安太守，愛其山水，始爲之記，又有王篤《新安記》。唐有《歙州圖經》。國朝太平興國中，詔編《廣記》，往往撫取之。至大中祥符中，頒李宗諤所修《新圖經》於天下，則由前諸書廢不顯。而官府頃罹陸寇，又失祥符所頒，特抄取計簿，益之以里魁亭父之所隱實者，編以爲冊，餘五六十餘年矣，私竊悼之。閒因閱前史及國典并雜家稗說，有及此者稍稍附著。後得《祥符圖經》於民間，則綱目粗設，益訪故老求遺事，思輯爲一書，然未果就。會邦君趙侯聞之，勉使卒業，約敕諸曹，遇咨輒報，且諭屬縣網羅金石之文，使得輔成其說，而書出矣。夫所爲記山川道里者，非以示廣遠也，務知險易，不忘戒也。其錄丁口頃畝，非以覽富厚也，務察息耗，毋繇奪也。其書賦貢物產，非以給嗜慾也，務裁闊狹，同民利也。至於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風俗之媿惡，與其人材之衆寡，是皆有微旨，必使涉於學者纂之。自上世九州之志與三墳、五典，偕號爲帝王遺書，而《禹貢》、《職方氏》，孔子定之以爲經，若直抄取計簿以爲書，則凡吏之善書者足以次之矣。其施於事也亦然，若直據令甲以爲

治，則凡吏之母害者，足以聽之矣。蓋世常以此爲無事乎？儒而儒，亦卒不可廢於世也，豈特此哉？凡十卷，名曰《新安志》。侯帝室之胄，父子昆季，皆以文學取第，其爲政廉靖不擾，人亦相與安之，且去猶惓惓於吾土，思欲表章之，蓋有不可忘者矣。淳熙二年三月癸未，郡人羅願序。《羅鄂州小集》卷六。又見《新安志》卷首，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一，《新安文獻志》卷一八，《深川足徵錄》序一一，民國《歙縣志》卷一六。

書劉子和行狀後

始願佐贛州，在學之士一見而退，無數造吾之屏者。間攝州事，無至吾之庭者。願素聞教授劉君靖之之賢，意有以勸率之，問之而信。君孝友莊靖，學有本原。既使諸生知有濂溪，爲之祠矣，乃曰爲發明義理之學，俾沈泳乎聖哲之微言，而踐履乎士君子之實地。贛之士資稟勁厲，又無先入浮僞之說於其中，獨爲科第之習。聞君開示正大，得心所同者，有以用其力。後進願學之士，尤歆羨者十餘人。會君弟清之在母兄側，諸生日承師訓，而間從君之弟優游，厭飫之氣質漸易。先是官書少，君買於旁郡，及出篋中書諸生所未見者，令傳寫。師弟子相見禮不備，君假以數月俸爲具冠帶。守貳且至，不出迎者，舊輸錢三百。君約以眎事後三日旅見，更以其罰懲出者。諸生之欲贅見於大夫者，與求於有司者，必先自言，可已者已之。即士受屈，亦時爲言。月朔始盡陳諸生之業於堂曰：「使守貳

有意者可案而考也。」君知要而勤小物，以故能令在學者率自重，尚廉隅，去苟且之習。他日廣坐，有言慢游之好以悅衆者，士聞皆恥之。願到官兩月，君改秩當去，間爲願道所施次第，與始爲之之難。君去後，士有經指授者，議論證據，必曰劉先生之言如是。繼自今有特立見於世者，要自君發之。君以教爲官，即能美其俗，以此知師道之不可不立，而士之所以異乎民也。願既哭君之喪，惜君所學獨施於此官以沒，故書君之狀後以相備，且益勸贛之士子使勿忘。淳熙五年六月戊辰。《羅鄂州小集》卷四。

書急就篇後

右《急就篇》，漢黃門令史游作，唐秘書監顏師古爲之訓解。此篇舊分三十二章，前代能書者多以草書寫之。今唯有一本相傳，是吳皇象寫，比顏解本，無「焦滅胡」以下六十三字，裁三十一章而已。國朝太宗皇帝嘗親書此篇，又於顏本外多「齊國」、「山陽」兩章，凡爲章三十有四。此兩章蓋起於東漢。案《急就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術」，故此篇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郾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爲高邑，與先漢所改真定、常山並列，此爲後漢人所續不疑。又豫章黃太史手校本出於太和人家，亦有此兩章。黃於篇中時小小箋釋，而顏解本亦自有詳略不同。會戶部郎中、總六道賦、天水趙公欲是正傳廣之，乃用禮部侍郎眉山李公所藏顏本，校鄂州通守臨江劉子澄本，兼考諸本

正文同異，及附黃太史所箋於其下。見今顏本不分章，則從而因之。升注爲大字，用便觀覽。而列兩章於篇外，可傳後。古者學童六歲至十歲教之數與方名及朔望六甲書計之事，蓋循末以窮本，因藝以濟道，濫觴乎小學之源，而涵泳乎大學之海，終其身不厭。至秦不然，棄其道本而志其藝末，丞相李斯等雖頗作《蒼頡》、《爰歷》、《博學篇》，然天下方專學法令，以吏爲師，《詩》《書》六藝之言棄不習。學者進無所依，退無可玩，自童幼鄙之，以爲書足記姓名而已。又其篇雖名祖《蒼頡》，而實異《史籀》。時益多事，而徒隸之字方起。漢興，稍開書禁，兼崇字學，吏民上書頗効其不正者。然古來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裁百名以上。今漢代試爲史者，一童所記至九千字，烏睹古所謂正哉？游當孝元時，去斯等已遠，獨能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以爲此書，使操觚小童不隨俗迷誤。是時元帝善史書，而游爲此篇，皆稍近古。傳稱游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豈此類耶？自東漢杜度、張芝善藁法，始用以寫此章，號章草。說者因謂草書起於游，蓋不察作此書之意。今篇中所摭《蒼頡》正字，其體雖不存，而其讀具在，因可以見漢世官府市里之名物。又得顏氏解訓而益明，可用虞覽。然顏以慈姓爲祖於宣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爲出於審曲面勢者，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爲慕趙盾鬻拳，解距虛即蛩蛩，以檻車膠人之目，謂老復丁爲蠲其子孫之役，亦不皆是。顧作者以錄古文，而解者以著漢事。雖非《詩》《書》論世之學，要主於好古存舊。且其語亦微有勸，不若後世俗師俚童，相教以囁訟之書。故因定著之，以爲前世小書其偶存者猶如此，學者因亦有啓焉。淳熙十年十月望日，歙羅願。《羅鄂州小集》卷四。又見《急就篇》附，《深川足徵錄》題跋七，《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三〇七，《甬宋樓藏書志》卷一三。

全宋文卷五八三五

羅 願 三

湯 論

聖人之用心，有卓然至到，常情所不能測者。不惟天下後世之所不知，雖當世親炙與之共事者，蓋未必盡知也。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於是其臣仲虺乃爲誥曰：天生民有欲，必生聰明者治之，有夏昏德，天乃錫湯以勇智，而使之代夏。次又道商邦之在夏時，如稂莠糠粃之見播除，小大戰戰，不能以自安。末又道成湯之德，始於征葛伯，東征西怨，而民之戴商已久。嗚呼，仲虺果以此曉天下後世邪，亦將以慰夫湯之心也？若以曉夫天下後世，則湯之舉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天下忻然戴之，蓋不容後世之議矣。若以慰夫湯，則湯固非若言者之所慰也。世之君子唯其責輕而慮近，幸人之不能議己，斯以爲足於其心而已矣。若夫聖人之舉措，不患不能慰天下之心。唯夫天下悅之太深，信之太篤，不復質疑於其間，則聖人方且以此爲懼。且夫湯之爲

此，天下安有議之者哉？然而不釋然者，豈以桀之罪雖足以致之，而君臣長幼名分之間，猶有可念者邪？方其得一伊尹而進之，此豈有意於伐桀者哉？然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蓋君臣長幼，天下之大順，與夫除殘去賊，天下之大利，其勢有時而不能全。古之聖人不幸而當之，必得名世之士相與立同異是非，通彼我之情，以更相發明，然後於情義爲盡。鳴條之事，前此所未有，使當世之士有若伯夷者，一爲天下明君臣大義，使少有所泄，寧在我者無全德之名，而使彼得戴義之半，則聖人猶有所安於其心。今也不然，舉希世之事，民情所宜駭者，而天下方相與翕然安之，若出一口，不復知有所擬議，是當世無復可望者矣，此聖人之所懼也。故以不難不竦之資，當功成事遂，天下萬國方相與向己之際，一旦無故求自處於有媿之地，託於後世之將議己，以爲天下萬世受惡，其心方且以爲舊君禮，則其暴桀之昏德與民之戴己者，適所以重己之愧，而不足以慰夫心。至於道商邦之在夏，懼于非辜，不能以自安，則是慮患之至而謀先焉，此尤不足以得湯之心也，湯之慙其不可以言慰亦明矣。是以既徵於色，又發於言，既發於言，又形於樂，蓋《大濩》之作於周末已千餘年，而當時知音者聽之，其慙猶不掩也。此豈嘗試言之而僞爲之者邪？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天下後世惟聞其慙也，則以湯之德爲未至，然後爲湯者得以安於其心。嗚呼，此豈常情之所能測哉？蓋嘗言之，惟聖人而後有大過，惟樂天者而後有大憂，以其一言一動，始爲天下萬世利害之所繫故也。孔子作《春秋》，天下尊之無異詞，聖人乃以爲後世將有罪我者焉。後世亦卒無罪聖人者，若聖人之心，特以《春秋》天子之事在我，假之爲嫌，懼天下後世特以己爲聖人，不復加擬議，是以躬設爲罪我之比，使天下君子得

公相與議之，此亦厥祖成湯之心也。聖人之無己，一至於此，故夫成湯之慙，仲虺所爲作書者，世以爲能掩湯之慙，而不知夫所謂慙德最聖人用心至到之處。季札觀舞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嗚呼，世皆以備道全美爲聖人，孰知夫所謂慙乃聖人之所難者歟！《羅鄂州小集》卷二。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七，《深川足徵錄》卷一，《南宋文範》卷五五，《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九。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詳議

充國等爲國宿將，欲啓邊隙，相爲丞相，諫而止之，職也。末乃勸其主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詳議，此何爲者哉？夫三侯者非通知古今，有遠慮也，又非素宦於外，習邊事也，特人主左右親厚閭閻之臣云耳，何見而議之？身爲宰相，見上意之不見聽也，則引左右外戚以爲助，可乎？吾考之《蘇武傳》，此三人者與相及丙吉號爲皆敬重武，此其趣向蓋亦偶有合者。要之相有附之之迹，不可以爲法。蓋相之始進，因平恩以奏封事，奪霍氏權，因是以相。平恩侯入第，蓋司隸後至，平恩蓋不悅也。司隸自以我酒狂，魏侯顧笑以爲次公醒而狂，蓋以媚平恩也，相與嬉笑之云爾。若乃其情則猶有憚於司隸者，故必笑而後敢言。人情不相遠，千載猶可見也。此論朝廷大事而必質與外戚，與谷永所謂「願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者」何異？卒使許史盛於元帝之世者，未必非相啓之也。《羅鄂州小集》卷二。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功利之說興千餘年矣，使仁義之說不得行乎其間者，是說者爲之蔽也。人莫不狃於趣利，而國莫不銳於有功，功成求得而志足矣，尚何以仁義爲哉？夫彼固未知仁義之爲何物也，使世知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內外各以其序，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物各得其宜，而四民各致其用，則彼之所趣而就者，孰有過於此哉？顧世之王公大人不留意於學，既不足以知之，其小者則懼爲仁義，而喪吾之所求，而其甚蔽者則又以爲仁義之不足預於此也。蓋數千年之間，能辨其說者，孟子與董生二人，吾嘗反覆伏讀而不忍舍也。二者所從言異，若乃惠王困於屢敗之後，其平居客氣沮喪盡矣，故少屈聽於孟子之言，而特恐不得其所欲。故孟子以爲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仁義得而功利隨之，所以慰夫貪懦者之心。若董生則不然，彼易王者帝之兄，自其幼時以擊吳功，賜天子旌旗，驕奢好勇，故以泄庸、種、蠡滅吳之功，而欲以爲三仁，蓋以自比云爾。彼挾其功利之說以臨我，而以吾儒之無所出乎此，故仲舒以誼可貴，并功利而棄之。使仁義之說明於世，功利誠亦安足計哉？故仲舒之言爲誠言，非有激而言也。故莫備於孟子之言，莫徑於董生之說，有國者得二說而參之，亦庶幾矣。《羅鄂州

壽王議周鼎〔一〕

嗚呼，人君之趣向可不審哉！自始皇欲出周鼎，而孝文惑新垣平之詐，亦以爲周鼎當建，皆見譏前世。武帝適得一鼎，而當時又以爲周之故物，壽王獨知其非而明之，蓋以其君爲欲得事實也。彼孝武者，徒欲美其名，不樂其說，而遽脅之以死。於是壽王遽易其說爲稱頌之語，以爲上天報況，鼎爲漢出，以此爲非周鼎。然後帝釋然稱善，又從而賜予之。以此知甘言之所以進者，皆其主驅之使然，不然猶有所畏而不敢也。若壽王者，一爲正論，幾不免於死；轉而爲諛，褒賞從之。天下趨利之士，烏得不勸哉？《羅鄂州小集》卷二。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二。

〔二〕《新安文獻志》題作《書壽王議周鼎》。

孝文遺詔

先王之制，喪君三年，夫非以自爲也。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凡教之育之訓之，闕十字。蓋父能生之，而所以長養覆芘，司牧而整齊之，使衣食得以足，而強弱不相犯者，皆積於君上

也。然常人之情，習見於父子之親，至於君民之相屬，分勢隔遠，其恩情常若汎然而不相接。故聖人以服父之義服之，使人視其服則知情義之所當施。故曰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自帝堯以來未之有改也。秦滅先王之禮，特取其尊君卑臣者，則君臣之分已嚴。而孝文又舉喪禮而廢之，使其臣子於君上曾無期月之恩。夫分益嚴則疏，而短喪則臣子之恩薄。分益疎而恩薄，則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君臣之情義，而以爲上下之所以相臨者，特劫於威刑服耳。威所不及，何以待之？故凡後世喪亂相踵，多於前世者，以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也。《禮》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傳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孝文行一時之惠，而其弊如此，此後世之所宜革也。《羅鄂州小集》卷二。又見《南宋文範》卷五八。

內宮問

或問《禮記》所載后夫人嬪婦女御之制，其合於古乎？曰：不然，嬪婦女御則信有之，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王宮。何以明之？吾稽之《周禮》，九嬪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內宰》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內小臣》曰：「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嬪，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此皆自后而下輒及九嬪，無所謂夫人者。曰：夫人坐論婦禮者也，烏可以職求？曰：坐論婦禮，則其不見於禮事也可矣。然《內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

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則冠服亦不及焉，何也？夫夫人之等視諸侯，九嬪之等視卿，天子以內之卿代外之諸侯，以內之嬪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則漿人之職何以云「夫人致飲」，掌客之職何以云「夫人致禮」？曰：漿人之致飲，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耳。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周禮》之所記，有掌侯國之事，如環人訟敵國之類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職，亦諸侯相見之禮。若諸侯朝天子，皆於其湯沐之邑，而取具不以勤王人。且致餼致享，其禮隆甚，皆非天子接其臣之事。攷其職，先言王合諸侯，次言王巡守殷國，次言凡諸侯之禮，次言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知此言諸侯之禮者，諸侯相爲賓之禮也。有同姓之國，有甥舅之國，有夫人父母之國，則夫人爲之致禮。若天子之宮固有后在，而夫人何至與諸侯行禮邪？曰：然則王宮之無夫人審矣，則嬪婦女御之分處六宮也奈何？曰：六宮之處，嬪不在焉。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爲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爲九嬪之屬，實分處焉，此禮所謂后立六宮，又曰以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列，九卿朝焉者也。嬪各有室，不在六宮。或曰：何以知世婦屬后，女御屬九嬪？曰：《內宰》「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獻之於王」。而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其職曰世婦，掌女宮之濯漑，率六宮之人共粢盛，則是世婦屬后之驗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率九屬以時御叙於王所，而女御云掌御叙於王之燕寢，則是女御屬九嬪之驗也。曰：嬪次於后，則嬪當以何人爲之？曰：嬪之義尊矣，古直以嫁爲嬪，故《書》云：「釐降二女於漚汭，嬪於虞。」《詩》云：「摯仲

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於京。」所謂九嬪者，蓋亦從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國以娣姪媵之，備官而行，數至於九，皆自彼而具，不待天子自擇，此古所以有一娶九女之說也。曰：然則御叙之法奈何？曰：先儒以王后以下，分爲十五夕，其實不然。夫內寵無並后，以王后之尊，而下至與庶妾更進迭退，一月而再見，其爲降也甚矣。古以貴賤爲接見之疏數，故《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夙夜在公，貴者也，故其接也數；抱衾與裯，賤者也，故其去也亟。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於王，所以正內治。故《詩序》云「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是也。取於休沐之義，以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凡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自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內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曰：然則世婦不進御與？曰：否。《周禮》九嬪掌以時御叙於王所，女御掌御叙於王之燕寢，惟世婦不然，掌喪祭賓客之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后妃率九嬪御」，亦不及世婦。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爲之。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亦致政而歸者，則以先世之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以《內宰》於六宮九嬪九御皆教，而獨無教世婦之說，以其素習於禮，不待教也。或曰：諸侯之宮何如？曰：諸侯之娶五人若三人，《左氏傳》曰「秦伯納女五人」，哀姜之嫁，亦有「葛屨五緡」之語，則是并夫人爲五也。《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而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則是并夫人爲三也。至其宮則半天子，故《禮》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此其降殺之序也。至其末也，齊威公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又六人，則是九人也。晉文公以夫人禮逆懷嬴，然猶曰班在九人，則是亦九人也。而齊襄九妃之外，又有六嬪，皆有所依放，其僭侈甚矣，不可以爲法。《羅鄂州小集》卷二。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三七，《深川足徵錄》雜著一。

昏 問

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以三十，女必以二十乎？曰：然。聖人爲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以美其容也，責其成焉。壯而後昏，非以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慮周，可以率人；女至於二十則言容備，可以事人矣。故取是年以爲之節也。或曰：《家語》之說以爲二十三十者，期至於此，而不可過耳。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大爲之期者，若三十二十云者，一定而不易之辭也。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豈特傷生伐性而已，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記》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聖人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寧引而伸之至於二十有三，終不先之於二十之前者，此有以知其爲一定之辭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宜曰男二十以上而娶，毋過三十；女十四以上而嫁，毋過二十，豈不明哉？曰：若然，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也，奈何？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祭而豚饋。蓋常人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預辦也。自秋成之後，至於冰未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爲無暇。按其年而爲之，不難

也。曰：然則聖人何爲十九而娶？曰：夫三十而娶，吾所論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爲也。若孔子之娶，則孤子當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禮以代親，故重孤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祭祀有所闕，又慮民生之不長，則絕嗣亡世，有不可悔，所以許其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爲是也。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又安可限以年？曰：此正欲其及是年耳。夫嘉事常在秋，故《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詩》曰：「將子毋怒，秋以爲期。」又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秋者，歲之成，農蠶之暇也。故自秋以往，凡男女之至於是年者，各爲之嫁娶。至冰泮之前而止，聖人又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舉趾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之無夫家者，官爲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事迫。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曰：若爾，則不待其擇乎？曰：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於舊所，以隆母黨，安豐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之制，周公、魯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威以下娶於齊。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其母皆謂之姑，而兩姓謂之兄弟者，蓋其尊者多己之外親，而其子多己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或曰：六禮孰爲重？曰：莫重於納徵。始則納采，采者幣之色者也。不敢有所議，特若常人然，以幣交其尊者而已。問名則求其名，將歸而卜之。納吉者，卜之於廟而吉，反以告也。納徵則以幣質信焉，示不易矣。雁者何也？曰：男女相見必以摯，摯者，從所執也。執玉之君，聘以穀圭。雁，大夫之摯也。古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雉，死物也，雞鶩無常匹，故進而用之也。御輪何也？曰：古者同乘，

必推其能者御之。昏，二人共乘也，故《召南》云：「王姬之車，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齊詩》云：「有女同車。」婦人無自御之道，必男子御之，將行調車者，事之宜也。《羅鄂州小集》卷二。

張仲思字序

願前在贛州，求客於郡之賢者安福尉李君，君言其友張生，與之處久而不厭。生名合，字仲權，以權爲非進學者之事，請易於願，字之曰仲思，且爲之言曰：天下之理無有縣隔，思苟至焉，其皆合也。古者於天下之具未立，智者以意爲之，使金與木相附而飛，傳心目之巧於百步之外。患夫勞且遠也，則以人之心諭馬意，合十六號，截然如引繩，而燕越縣於其轡。疾痛不可知，則又以數取病者，長短邪直，望表而刺之，其入如芒，且死，倨然以生。人謀之所窮，則選取昆蟲草木之老有智者尊而命之，以通於不可測知之鬼神。若是者皆不近也，而卒如人之求，特於理之中有可以縣合者。古今智者窺見其然，因積思以通之，以爲天下利。其始也疏，其漸也必密，終則悉如人之所欲爲，無毫髮不盡，千世之下以爲是固然，不知其始之用心，至於此極也。儒者之道，去己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疎之際，此其更智者益多。彼作於前者，因其心力之所成就，固已思而睿，睿而聖矣，其大經大法垂後世者皆具。今之學者亦各於彼而已，合者從之，其不合者則又思之。早夜積而不止，視前之密者日更以爲疏，則知所決擇矣。夫心者易寤者也，巧便者也，能從人者也，善變化者也，不

可窮者也。惟其置而不用，則沈著而不靈，敗壞而無力，終日竊行而莫之覺也。不然，是昭昭者用之得其道，彼將自能巧變，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也。古所謂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豈謂是歟？《論語》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願將窮此而未能，仲思勉之。《羅鄂州小集》卷三。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一八，同治《贛州府志》卷六五，同治《贛縣志》卷四九。

厚俗論

自有天地以來，俗幾變矣。結繩之世，民以恬淡相忘，故其俗朴。可封之世，民以輯睦相親，故其俗和。至叔世則乖矣，以利害相讎而已，故其民可誅。相親之不能，反乎相忘，勢也。勢也，聖人無如之何也。直以和凝朴，使不流於乖則已矣。相親之變而爲讎，政也。身先而民隨焉，不可禁也，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使聖人能復太古之相忘，吾知聖人有所必爲。使叔世能樂其民之相讎，吾意夏商亦自不棄。吾獨怪夫商君之治秦也，不輕之驗也。是以六朝置守多一時名勝，而唐世宰相嘗爲此州者蓋七人，可不謂盛哉！國朝仁宗嘗謂輔臣曰：「齊、密、登、華、邠、耀、麟、絳、潤、婺、海、宿、饒、歙、吉、建、江、潮，凡十八州，民事繁劇，守臣尤當審擇。自今宜令中書選人，而潮州則命監司保薦。其有異績者，當陞擢之。」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又詔以十八州並。嘉祐中，詔委

中書選清幹臣僚充：「近年該堂除知州人，各直指射，有違詔約。今後聽中書選掄，不得陳乞。」有以見列聖視邦選侯之意。中興，距天子所纔數百里，其選益重。古之君子動不忘君，故在內則畢身盡慮以事君，而在外則畢身盡慮以厚夫君之民。夫民者，君之所深愛也，故使忠信慈惠者傳之。然則厚夫民者，所以爲奉上也。任昉、崔元亮、李維之屬，足以爲法。若陶雅者，可以爲戒，顧設心何如耳。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一。

全宋文卷五八三六

羅 願 四

汪王廟考實

王 諱

行狀云：王諱世華，避唐太宗諱，去上字。案初封告在武德中，無所謂「世」字。雖秦王威望素隆，然王以稱孤之餘，方爲國屈，不應於此時諱諸王二名，而預爲之避也。考一時歸唐者，如王世充、李世勣，皆無所省。世勣在貞觀時猶復如故，至高宗初即位，有司請改官制中有「治」字者以避上名，高宗以貞觀時不諱先帝二字詔之，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以此知未嘗偏諱也。後改民部與昏葉等字，及世勣之爲勣，皆在高宗時。諱親之典，安有當貞觀時爲人主則不諱，而在武德時纔爲藩王，人反爲避哉？然今相傳云，王有二弟世英、世榮。或曰初實二名，既貴自欲從省，要不爲唐諱設也。

姓氏

氏族之書皆以汪姓出汪罔氏，亦曰汪芒，孔子所謂漆姓守封嵎之山者。在虞夏商爲汪罔氏，於周爲長狄，於春秋時爲大人。又《海外·西山經》有汪野，李善以爲汪氏國在西海外，然則汪罔其氏，而汪野其國也。顧所居距中國遼遠，而哀公時魯乃有汪錡者，以死齊難，爲聖人所褒，故內翰汪公誌其宗人司城墓，推姓所起，亦先本汪罔。又采或說云，汪，姬姓也，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因氏焉。汪罔之汪，見於傳記。而姬姓之汪，特出於今里中所傳，故內翰兩存之。竊嘗以汪罔之人，世皆長大，號十倍僬僥氏。在春秋間蓋嘗至矣，兄弟四人，各適一國以死。其適魯者曰僑如，魯之亞卿以名其子，而太史又志其藏以爲異也。然則所謂汪罔之後者，何從而容於魯乎？藉令在魯，已傳數世，其質尚當與常人異，孔子之答吳客，何至近捨本國之汪，而遠稱封嵎之長狄、大人以爲證邪？《春秋正義》亦引蘇氏云：「國語稱大人者，屏居夷狄，不在中國。」由此觀之，謂汪氏爲諸侯之裔似稍近人情。至俗所傳譜，自成公以下有一世某二世某云者，仍其舊而言也。

州望

行狀稱漢建安二年，龍驤將軍文和爲會稽令，因世亂避地，家於新安。文和之名，他書無所見。沈約《宋書》云：「龍驤將軍，晉武帝始以王濬居之。」然則自濬之前，安得有此官也？近世臨川鄧

名世作《姓氏辨證》，言：「王始居新安，故望出新安，今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王後也。」又云：「陳稷州刺史汪綱，陳亡自歙州徙河間，故又有河間汪氏。」案綱之由新安徙既在陳時，則汪氏之居此舊矣，豈得言自王始乎？太平興國中有爲王廟記者，言王乃隋將寶歡之族子，或謂陳隋以上始處此邪。本之龍驤則荒遠，就王爲說則簡陋，俱未適中，故內翰至此略而不言，若以新安之族由王而望始著則可爾。

境 土

行狀所載王事，出於故老所傳。凡有初起假奇怪以動人者，不暇決擇，然其本末猶得以粗見。承議汪公所作傳特爲整潔，至王師正刪略太甚。師正他郡人，不深爲稽考，務欲每事貶損。如言兵則云得數千人，言地則云據郡以守。夫以數千人守一列郡，而遽建號，雖妄庸不爲也。方隋亡時蠡起之將不可勝數，其以姓名載於《唐新書·本紀》之首者，四十有八人，王之名在十數人之中，此非小弱也。功濟六州之民，而心識天命所在，亦豈可忽哉？史之所書雖略，然《資治通鑑》載王據黟、歙等五州，有衆一萬，則與行狀及汪傳所書略相類矣。唐之命王以六州，蓋因其所有就畀以節，不然王特以一州內附，唐何所利，復割他郡附益之哉？然云五州猶有未合者，蓋《通鑑》特載於歸附之日，豈疆場之設一彼一此，在當時存者五州歟？抑欲言據黟歙外復有五州，致略其文歟？較其實則所謂六州者，蓋皆嘗有之，不可掩也。至於兵之多寡，則據一時籍獻之數，容有罷歸者。《通鑑》及《新書》

又言王甲兵甚銳，夫以銳兵而數至一萬，則餘卒固不止此矣，豈若師正之云者哉？

治所

新安郡治自昔屢遷，今治歙縣烏聊山之西，則實始於王。烏聊者，郡之形勝，自漢建安之亂，縣人毛甘以萬戶守之，逮王之起，復屯其上，後因遷治其旁云。而行狀及傳乃言王初起時，以箭所下處立城，指績溪縣東之祠爲其故處。案今績溪雖有故城，而《圖經》載隋開皇十一年州治黟，大業中爲郡，治休寧，義寧中治歙縣之烏聊山。義寧所治，非王孰始之？其城於績溪，當是草創營壘，其後卒遷今治爾。此王所規畫，故表之。

納款

願嘗以王廟食此邦，踰五百年，而民愛敬之，久而愈新者，不惟能出雲雨，禦災厲，亦由其起不失正道，始終出於靖民。故天下方亂，則以身蔽六州之人；及其粗定，聞真王而遂歸之。事合天心，爲天所相，是以生享其祚而沒食其土，以能悠久。然則不鬪一民，不煩一旅，間關自託於唐者，乃王之大節本意，不可以不白也。今武德告命具存，所以褒表者，其語明甚，而《舊書·本紀》不著歸唐月日，《新紀》雖於武德四年九月甲子書降，至列傳杜伏威遣王雄誕來伐，又不著其已受唐命，反更追書稱王時事，遂使覽者徒見紀傳所書皆在四年，因指爲一事。意王負固累歲，而伏威、雄誕以天子

之命來討，力窮勢蹙，至是始降爾，則與告命所謂遠送款誠者，豈不相戾邪？蓋雄誕來伐雖亦以此年，然王送唐款實先之。所謂九月甲子者，月九日也，告命以此月二十二日下，則款之至唐與其封拜，皆不出九月中。而雄誕之來，乃在是冬。謹案《資治通鑑》，王遣使歸唐載於九月，而雄誕來伐別載於十一月，則是歸唐之後已受封拜，而伏威、雄誕自以私意伐之爾。是時伏威之於唐未爲純臣，王之歸唐也必思以忠自列，恥因之以成事，故籍其土地兵民，遣使間道越伏威之境以歸之天子。意伏威之黨相與竊議，疾王歸唐之事不出於己，因襲之以爲己功，此淮陰擊已降之類，初不害王之先識也。若夫王之屈於伏威，雖出於不得已，然彼方以行臺自名，而雄誕實左右之，吾爲唐行臺屈爾，肯遽出其下哉？說者又以雄誕既戰之後，唐室以其前後功亦除歙州總管，管歙睦衢三州，疑若右雄誕者。不知唐於此時亦未能全制東南，來者斯受之爾。王既以六州自歸，則因以六州畀王，逮伏威自以行臺而襲王爲己功，唐亦不得而却也。此正淮陰之事也，豈天子亦欲見王而爲之遣代邪？故未幾遂朝于京師。嘗試考王歸附之初，高祖以大國重使見處，與其一時褒崇之語，及貞觀之間典宿衛者二十年，太宗遠伐，委之筦鑰，非夙嘉其節而深信其心，何以及此？告命所表雖漢甲令稱忠，殆不若此之明也。不考此而云云，豈不誤哉！

官 閥

王入唐除左衛白渠府統軍及忠武將軍、行右衛積福府折衝都尉及九宮留守。案《六典》左右衛有

諸曹及親勳翊五府及武安武成等五十府，所謂白渠積福蓋五十府之列也。始武德初，依開皇舊名，置驃騎將軍以掌府衛。七年改爲統軍，後又采隋折衝之名，改統軍爲折衝都尉。然則統軍及折衝一官也，忠武將軍者與冠軍、雲麾等凡十將軍，謂之散號，將軍以爲加官（二），其有職事則高者爲守，卑者爲行。此於官帶行字者，忠武正四品上，折衝乃統軍所改，統軍正四品下故也。然自始封國公，則已在一品矣。九官留守亦環衛官。

夫人

行狀及傳皆云夫人錢氏，唐功臣九隴之女。案九隴家世雖本東南人，然以新舊書考之，自其父在陳時爲隋所獲，沒入爲隸，故九隴事唐公。以善騎射，當置左右，則錢氏當隋初已在太原。兩家方微，不應涉千里而聘。若王入唐始婚，則王以隋開皇六年生，至武德五年，年三十有七矣，中間稱王十餘歲，亦不應未有配偶。又丞相汪公云，王以六州所興，提挈八子歸諸朝，天子嘉其忠，封越國公，命諸子班環衛，則王未入朝之先已有八子矣。計錢夫人之前，容有夫人，逸其姓氏者，以其時考之當如是，不敢臆斷也。諸子名位，既大抵出於入朝一時恩命，則歷官皆不當止此，而王之胄嗣亦將不止於八。今自歙及杭睦間往往祀所謂汪九郎者，云王之幼子，豈錢氏之出歟？抑在八子之中，而其羣從相與爲次第，故至九歟？當以待知者。

廟 貌

汪台符《廟記》稱貞觀二十三年，父老請建祠堂於廳事之西，大曆十年刺史薛邕遷於烏聊東峰，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於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圓克荷冥應，復新棟宇。案今烏聊山之祠，相傳云邕嘗以王功德奏聞，奉敕立廟。然必於山者，則以王初起嘗駐兵其上故也。山起州之東北而極於南，所謂東峰者今人別謂之東山，所謂南阜者即此山之最高處，今人呼爲廟山。薛邕者，蒲州汾陰人，高宗相元超之曾孫，有宰相望，爲吏部侍郎典選，大曆九年五月乙酉，坐事貶歙州刺史。范傳正，鄧州順陽人，自比部員外郎出爲刺史，尋歷蘇、湖，皆以政事修理聞，舊史在良吏傳中。吳圓之名不見於史，今歙縣士人汪德符藏其所補十將鄭稹兩牒，乃光啓元年、三年所給也，圓中和四年在郡，明年改元光啓，其褒稹詞略云：「登陴將匝於星灰，禦侮頗勞於蚤夜。」當是時，秦彥逐宣歙觀察使竇滂，而陳晟逐睦州刺史韋諸，四封方擾，捍禦之事蓋無歲無之，所謂冥應者，必嘗控王以求助，而感其陰相也。圓任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碑 記

汪台符記，唐末所作，時楊行密有江淮，其將陶雅實守此郡。記所稱僖皇歲庚子盜起曹南者，黃巢也。淮王宏農公者，王則行密，嘗封淮南王，而公則其子渥也。司空潯陽公者雅也。行密以景福二

年八月取歙州，逐唐刺史裴樞，自池州召雅，既修廟，又嘗崇王墓而垣之，復立石人石獸之屬，雅在郡凡二十餘年。龍集壬戌者，昭宗天復二年也，自始至蓋十年矣。台符本郡人，好學力耕，號有霸才，宋齊丘忌而殺之，《江南野史》有傳。

從祀

今所在王廟有二武士，介而兵立於門首，土人謂之毛甘將軍、汪節將軍。毛甘者，歙縣人，漢建安之亂率衆保烏聊，爲吳將賀齊所破，因此置新都郡，事見《吳志》。汪節者，績溪人，唐神策將軍，家在大徽村，其母嘗避瘡於村西福田寺外，感於金剛神，已而生節。及壯有神力，長安東渭橋石獸重千斤，節獨徙置之。又能負石碾，碾上以木架牀，設龜茲樂一部，曲終略無難色。德宗甚加寵異。事見《太平廣記》。記所引《歙州圖經》，今不復載矣。二人與王雖異世，民間特以有功及材武，故類而祀之。又廟中有繪宣城長史、淮安長史云者，或曰即王二佐天寶、鐵佛入唐所得官。

右《考實》之文，先是郡太守郝公精意在民，禱王必應，政成欲傳廣其威靈，得告命於官府，得詩文於金石，復訪求遺事於是州之人士及耆老王實輩，各致所聞，既已詮次。願於公辱禮闈知己之分，竊從假觀之，亦欲一出意見，而卷帙既定，方亟於攻本，不敢有所動搖。獨念王歸唐大節，自我先侯及丞相內翰兩汪公、今致政尚書金公皆有翰墨，力爲發明，輒復考其款附月日，與王雄誕戰伐先後，蘄以益信前說。說始萌芽，又旁訂凡語及王者十一事，以備采擇。考實辨疑，先侯詩語

也，故本之。乾道五年九月朔日，州民羅願述。《羅鄂州小集》卷六。又見《新安志》卷一。

〔二〕官：原作「冠」，據《新安志》改。

程儀同廟記

壯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顯名於時者，世常有之，然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尠矣。中古以來，相矜以權利，有齧臂而去其親，爲間而焚其孥，臨陳而欺其友，苟取一切，不顧所厚。其威則伸於敵矣，而不見信於族黨；其位則列於朝矣，而不見譽於州里。激勲人主之前，矜視同列，得志富貴矣，而不可以見故鄉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往往隨宦留止，不能復還，使其子孫爲羈人於四方，數世之後，燕秦楚越矣，而況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哉？若吾州程公則不然。公諱靈洗，始梁侯景之亂，公以布衣起義，奉太守蕭隱以捍州里。元帝因命以郡事，以故此邦之人得免於亂。陳高祖名號既著，公晚而後屈，猶及爲佐命上將。當時論其功烈，已定配高祖之廟，而鄉人追思其義，亦相與祠之不忘。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黃墩者，墓與宅在焉。宅既匯爲湖，其清可鑑，時有巨魚出遊，漁者莫敢取。相傳天氣清晏，往往見宮室其下云。又即其墓旁爲壇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求必應。比近祈報，常有八十餘社。於是有方氏者，以爲古之祭用壇，降及後世，肖象以棲神，設牀以安象，非棟宇無以拒

旁風仰雨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百辟卿士在今者，例皆廟事。矧神出三代後，乃獨用古之壇，無益於實。若廟而嚴之，庶於時爲稱，乃以某年月爲屋若干楹。嗚呼，吾乃今知有功烈者之不忘也。古之見祭於人者，當時則祀，過則舍之。梁、陳氏之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恩之及我者，耳與目不接矣。不接則宜懈以廢，然益相與崇奉，以壇爲未足，昉於此乎立廟，是非其道有可懷者乎？由此觀之，雖百世可也。於是方氏之進士曰必東，因願所善張師顏以請。乃爲之詩曰：

士生立朝，終始於鄉。一有可稱，沒而不忘。有用其力，勤於衛上。鍾銘魏氏，以從大亨。有厚其黨，而薄其躬。燕齊相率，社彼樂公。赳赳儀同，義烈兩出。節捍父邦，功書帝室。於穆陳廟〔二〕，龍姿日容。冠劍侑傍，儼如在宮。其在於鄉，壇壝是飾。羔豚毋薄，亦人之力。偉哉如公，神明之特。優遊祀典，進退血食。載祀六百，物有廢興。慨思昔賢，廟食是矜。古今異時，器非豆登。虛設壇陞，榛莽易陵。隨時稱物，亦神所馮。乃作新廟，邦人所瞻。物久則替，我久益嚴。坎其擊鼓，黃牢之下。牲升于堂，樂坐于廡。以齊以宿，以拜以俯。我公比鄰，公我父母。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節請帝，以相風雨。配食一代，有汙暨隆。不如鄉人〔二〕，與其始終。始吾莫原，終則未已。銘詩於石，維廟之始。《羅鄂州小集》卷三。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四，《深川足徵錄》碑四，弘治《徽州府志》卷五，《南宋文範》卷三七，《歙縣金石志》卷二，民國《歙縣志》卷一八。

〔二〕陳：《新安文獻志》作「高」。

〔三〕「人」上原有一「之」字，據右引刪。

淳安縣社壇記

士有出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隆於三代之時，而不廢於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者至深遠矣。蓋自去古既邈，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於展禽、史墨之說。其禮壇而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而無杯器，又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嗣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於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事無精恠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與稷實司焉，則自丘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以建諸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平土植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滅，屬之以雨暘寒燠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也。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者，有爲人下之道，則從而訓民以爲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說，而諸侯之不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爲馭臣之法。一歲之間，春以出火，秋以卜稼，冬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用幣救變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於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大則釁主而出境，有功獻於是，有罪戮於是，此如家人父子之出入告反，面而從事於其庭內，非以是爲希闊之典而行之也。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不遷；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

之親己，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其上易爲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於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蓋知至意誠無精脩表裏之異，則散於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於政者可以觀其禮，此所以爲不貳也。後世與民相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訟施於官府者，然後以爲政，初非殽於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社喧囂而醉飽，惟其習儀歲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爲禮。鷄鳴而行事，未明而瘞，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所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況所謂出火之早晚與來歲五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救之變，則其說既古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於社與稷者甚略也。然據其存於今日者而尚論其故，則其人蓋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相拜至今者，賴其力爲多。而前世祀禮之僅存者此而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尤樂道之云爾。長樂陳君曄來爲淳安縣，方是時，議者以州縣社稷壇壝多不葺，詔長吏修築守護，月檢察之。君於是即縣西二里故所謂社稷者，并風雨雷師之壇，更伐石治之。且爲屋者三以待事，築墻七百尺而外閉之。淳熙七年二月中戊既成而祭，請記於願。願爲之言曰：夫壇壝之費可能也，長吏始至，親謁而視之，使者行部，察修飾不如儀者，此又甲令之所有也，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其心私以爲迂遠於事情，況欲推古誼以合之民事，以稱國家命祀之意乎？有以知其難也。君之五世從祖樞密直學士以經行名當世，始爲仙居令，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故君因上之命而知奔走其事。願雖不識君，然聞其聽訟平恕，修學校，治橋道溝渠，又勸大户出田爲義役，類有意於民者。因爲推攷古者社稷之誼，以今之良有司爲將有取乎此也。《羅鄂州小集》卷三。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一二，《深川足徵錄》記

八，嘉靖《淳安縣志》卷一四，《南宋文範》卷一四，《嚴州金石錄》卷下，《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九。

陶令祠堂記

淵明之爲縣八十餘日爾，然世稱陶彭澤，用縣配其姓以傳，縣亦世世紀之。味斯人風旨，非假雕飾，直取諸胸臆，便自宏遠。語有之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生，人相與正，在情實中。三季以前，共由斯道，不知有心口表裏之異。故在己者無愧，在人者不勞。世遠道微，俗既流遜，士亦不深得教意。凡出真情者，一皆掩抑覆護。察其意本欲求全，乃更入於不情。不知人情所宜有者，飢食渴飲，勞憊欲息，在於有形者均所不免。儻直以此指表見於外，非必名教所禁，而爲此委曲者，自吝心未遣耳。《易》之彖，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真情之闕爲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尚通曠。本欲稍返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僞。跼號程祖，便足欺世，傾身障簾，猶爲名士。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積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爲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乞食，醉便遣客。不藉琴以爲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爲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嘗有詩云：「羲農去我久，滿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繫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爲此，將以

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己已審矣。在縣日淺，事雖不具見，然初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繾綣之意，與視儼等不殊。只此一語，便可祠之百世。迹其求邑，雖指公田爲酒之利，然來去以秋冬仲月，非播植之時，而傳遽有種秫之數。又督郵小兒，雖不束帶向之，固自未害不足遽用是日決去留也，此爲未深知淵明者。祠屋象設久益弊，願兄端翔爲縣始新之，而命願爲記。兄爲人無機事，其仕進常委分，爲淵明之縣，心益向慕之。蓋將希風昔人而未能也。官今爲奉議郎，名頡，字端翔云。《羅鄂州小集》卷三。又見《困學紀聞》卷一八，《新安文獻志》卷一二，《深川足徵錄》記一一。

小蓬萊記

江西之勝者，有南安之小蓬萊焉。其始自城外醴水爲渠，分流以入守貳之舍，蓄以爲池，非專爲觀遊也。池既足於水，異時通守喜事者，不知其何人，即池中之隱起者爲亭，環以嘉木巧石，使略相蔽虧，望之鬱然。島勢成就，因取於道家所謂三神山者而爲之名。歲益久，或負其石以去，亭亦捐棄不治。今年承議郎鄱陽胡君惜其虧於已成，爲之起廢，願時從旁郡以事來，相從於其上而樂之，君謂我盍記之。聞三神山之傳在渤海中，昔之求者患不見其氣，至則山反居水下，臨之則風輒引去，故嘗使人三反太息，獨知其四臨大壑，終古靈峙，而爲長往自好者之所宅，其荒忽不可得而詳也。南安，故秦橫浦關，諸侯之起，尉佗移檄絕道以自守。至漢六世，呂嘉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即關下之地是

也。其地於今當庾嶺之北三十里，逮樓船將軍伐越，以下橫浦。宋興，淳化初始割於虔州，使自爲守。遭世承平，不見火盜之警，吏得以閒日寓其勝概。故於秦漢故塞之地，而有燕齊海上恢詭之觀。其軒牖淒潤，宿雲之所出納；簷宇輝煥，倒景之所浮動。徒越漸車之水，登降步仞之上，非有風濤險遠隔絕之助，而氣象清奧，塵土不雜，果若乘飛車，超弱水，踏靈鼇而嬉也。蓋吏之患常患於失真，而仙之過過在離人，不能以相通。爲通守者，於其境內無所不統，誠并心以流化，使官不過求，而民安之。令有休沐，上之所賜也，時亦自縱於池島之間，而託興於囂壻之外。有吏之治而無失真之患，有仙之適而無離人之過。從容紳笏而願與游方之外者，第其樂之廣狹，豈必眇然真相求於海濱之寂寞者，然後爲快哉？君於事無不經意，到官期月，首撤其聽事而新之，百年朽屋化爲高明，稱其爲半刺史之居，而餘力有及於此。此其少時從飽山程公遊，諳吏事，喜爲詩，山水之樂，其有以知之矣。

《羅鄂州小集》卷三。

徽州城陽院五輪藏記

佛氏之書，載以五輪，此役之巨麗者也。以吾州人之勤於力，今歙縣南所謂城陽院者，迺亦有之。先是紹興中，里人余聰買其書號四大部寶院中，歲益久，主僧宗仁謀所以藏之，首得錢百萬於同里張應週，而余實、余端誠繼之，錢各五十萬，又別累積，凡爲緡以三萬計。一年而藏室具，又二

年，當乾道之九年，而輪畢成。凡其書亦隨具，斯亦難矣。夫五天竺，蓋聯綴木葉，右行而記之，以爲文字。及其寫以黃紙，標以赤軸，函貯而尊閣之者，皆華人之爲也，然而未有輪也。傅氏鑄銅以爲式，其植若箸，橫爲梁，而中貫之，列七佛焉。觸之以指，則轉而不窮，是輪而已矣。其後因之爲大輪，八觚上象鈞天帝居，下爲昆侖海水，倣百物以爲飾，猶不盡其巧，則又分而爲五。當其無事，不震不動，大小縱然，芬烟既作。有聲軒然起於地中，則有軋軋者羣起而和，中聽未及審，而所觀變於前，恍然如入雷電之室，隱鱗揮霍，而莫知所爲。如五山之宮殿，岌業無所著，而隨物播徙；如充庭之輅，禮畢而出，鑾鳴轂動，相切而爭馳。其上則爲鳳爲猊，爲天人，爲龍蛇巨雀之神，爲旌蓋，爲網鐸，爲金爲碧，爲火與日，爲草木華實，散放五八四十面之中，更見迭出而不相蔽虧，使玩常習故者視之，震眩心目，而不知其外曠宇天高地下，八方莫位自若也。彼相進以伎者，一至於此，夫孰求其初要而言之？此其意亦有所表，又以人之情悅於巨麗，得佐其說以行。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莊周偉之，以終天下之道術。東方生正書至用三千牘，公車令兩人共持，僅能勝之。人主忻然讀之，二月迺盡，皆以言博而役巨，傳之至今。今是書踰五千卷，藏之者又如此，獨不爲偉乎！宗仁御衆以律，能使其徒皆樂事勸功。而智海尤堅忍，至以醫道走四方，用佐費，所以能鼓舞斯人而與之爲其難者歟！淳熙二年四月十五〔二〕，州人羅願記。《羅鄂州小集》卷三。

〔二〕「十五」下疑脫「日」字。

全宋文卷五八三七

羅 願 五

帝 統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上以太上命恭履帝位，臣願親睹盛事；又少學於史氏，讀前世封禪典引正符之篇，考其時非有挺然絕德，獨其臣子文力至到，猶能開闔其詞義，傳以訓詁，用震眩來世。臣今作《帝統》一篇，文雖不足，事則過之。位下不敢僭陳，敬藏於家。其詞曰：

於維民主，參合天地。乾坤始陳，而震已出帝。赫胥尊盧，其事蔑得而聞矣，即封禪之家，前哲所紀，蓋七十有二。孔纘遺典，獨斷自陶唐氏以下，豈不以脫屣九五，引聖自繼，巍巍蕩蕩，古無與二者哉？然在位七十，迫於大耄，環顧岳牧，莫釋厥負。師用以舜錫，協茲予聞，猶使美典揆事，賓門納麓，九男侍外，二女侍內，詢事考言，越三十餘載，乃始稱天援歷，俾陟元后，不其遴歟！迨重華再傳，率循堯志。文命以降，乃父子相繼。雖有虞賓在位，化率羣后之美，歷世弗選，亶推爲上

公，奏咸舞章，展其旂常，黃收純衣，彤車白馬，以備一代之祀，明五德之叙而已。大物屢移不歸，故統閱千歲者再，姬顛羸蹶，前世建國無在者。劉氏以庶姓援旗仗劍，爲民請命，自任厥力，經營五載，以濟皇極。議者猶尋繹氏姓，推考荒絕，上纂堯帝數千載之遺緒。雖天命循環，盛德宜爾，然人事報施，何其爽耶！由斯而言，帝者域中之顯號，位者聖人之大寶。彼膺其號、居其寶者，莫不欲貽謀垂統，世爲太祖，有運極而弗捨，孰功成而先去！故曰：重寄不反，盛德不辭，威覆一世，仁義從之。是以帝者官天下，施則不歸；王者家天下，百世不衰。創業之主，睹茲成事，亦且量時度力，踵襲近代，孰能高舉遠引，蹈上世難行之軌，況已施而無報，孰爲勸哉！我宋氏之履御，承唐迄周。當此之時，豪智並驚，德不足以相有，天文隔闕於上，嶽瀆離絕於下。天將窮其否以啓聖哲，使沙陀之種羞冕慙黻，日夜蹶蹶呼天，以求真主。而藝祖出焉，因軍民之心，合夷夏之願，順天革命，市不易肆。荆楚、嶺、蜀、吳越、江南奕世據土，圖王號霸之國，順者理遣，負固力服，然後三光四鎮復通爲一，其受命宏矣！其爲烈大矣！抑人有言，親莫親於父子，故能則思教，得則思與。矧所階之貴，所就之富，收五代八姓十有四君之墜緒，合十分九裂之天下，安榮未盡享，勞苦未盡息，稟命哲母，推功聖弟，寥寥千載，法堯舜之事，以垂式萬世功德，信美矣。列聖繼之，乃卒伐河東，告成岱宗，典禮隆乎三王，生齒溢乎振古，守位字人，以俟天命。暨太上遭時之艱，奮其威德，以爲祖宗復故物，弓矢纔戢，俎豆畢陳，中興三十六載，未嘗一日暇逸。功既成矣，時既至矣，乃復推帝業所由，援七世正統，春秋五十有五，從容退處，以觀聖嗣之明德。命下之日，聞者莫不鼓舞，咸知神聖之相

與，絕人萬億，雖神器大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付無吝情，受無愧色，留無嫌久，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於二百載之後，偉哉！一代之德，相爲表裏，蔑以加矣。功成不居，至隆也；度德而處，至公也；列聖待時，至忠也；復歸其統，至信也；明稱昭穆，至順也。是以四海之內，不應僭志，以推遜者尚其仁，以報復者尊其誼，武者壯其決，知者是其計，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於是丞相魯公以降，稽首稱曰：陛下至仁，昭事哲父，以承太上之隆指。今說《尚書》者皆言古無《舜典》，唯堯一典紀將遜之事，謹徵克從之文，乃踵嬪虞欽哉之下。巍巍百聖，一堯首之，明不可再矣。惟宋受命之君，度越前古，用天下遜，已配堯帝，茲太上又申之。蓋自堯舜至藝祖、至太上，遠或數千載，曠不一見，近或再更百歲而迭興。推降聖之符者乃斷歲以五百，亦不盡聖哲之歷、天人之際矣。不勝太上之德，於堯有光，鴻名上壽，法皆應得，宜撰日鏤冊，敬上尊號曰光堯壽聖，以明示千古無所與遜。且詔侍臣能言者推考藝祖之洪烈，書以爲一策，即今見事又書以爲一策，與上世《堯典》爲三，垂之無極。天子曰：「俞哉！」既親上名號，并論藝祖、太宗之德，爲宋二典，又誦之曰：

蕩蕩洪覆，唯堯方之。孰德如堯，而又光之。惟聖同天，其心不私。其選不遲，其予不疑。曷戚曷疏，唯德之貽。有宋受命，越自皇武。力兼四方，劬勞以不處。乃智厥弟，而舍其子。世用伯考，爲宋世太祖。列聖篤其慶，天命是聽。時惟太上，能圖天之命。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於宸極，大統以正。前聖授受，豈報是圖。後有作者，同規共模。有施弗虛，有忱弗愉。祖孫繩繩，不愆於初。取物於寓，有得有否。天下大矣，託焉可久。彼唐之堯，或謂弗慈。匪堯不

慈，其施不歸。世復有堯，爲堯之爲。嗟堯與堯，世不兼有。光堯之舉，百聖拱手。猗歟休哉！陛下今者惟當考舜世故事，務循堯道，達聰明，守法度，選遺俊，戒面從，欽鄰敬民，畏天愛日，成九功，施九德，平九州，以綏受命咸宜之福。子孫千億，與天無極，天人之意，將在今矣！《羅鄂州小集》卷一。又見《深川足徵錄》符部一。

贛州通判箴

大庾之陰，廬陵以南，地曠俗貧，民有遁心。罰不可屢興，粟不可妄敷。流民勸歸，曠土乃居。歸者有徒，彼姦孰覩？亂所由生，吏無遠謨。匪爲民則恤，而爲盜乃圖。扶持不力，亦佐之辜。在帝仁祖，惠我遠黎，守以清獻，而副以濂溪。同心於民，民是以懷。丞臣攝贛，敢告司階。《羅鄂州小集》卷四。又見同治《贛州府志》卷六五。

劉豐國行錄

故豐國劉君，諱滌，字全因，其先自廬陵遷袁之新喻。開寶中，式隨李氏歸京師，歷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贈太保。生立德，秘書監，贈太尉，仍世見國史。生敦，官太中大夫，歷守淮、

揚、池、睦、溫，始居揚州。生武賢，爲承議郎，知盱眙縣，生君於滁之全椒，因以命之。君早歲溫雅盱眙，府君使主客，客皆悅君。弟淦不娶，建炎南渡，與母兄謀散處避難，三兄各欲將母以行，母李夫人笑曰：「我隨安兒，牛兒隨我。」安兒者君小字，牛兒淦也。自此與淦扶持轉徙昇、洪、吉、虔間者九年，賊見者感其誠，不加害，或指避兵之方。從父亞夫官通顯，沒有遺澤，其子符選於族，曰君孝友，以與之。補將仕郎，辟權幹辦廣南監司事。先是亂定後，生計蕭然，父故人諸公相與振恤之。至是得祿，慨然曰：「自今免煩人矣。」在官早作官事，有未竟者念之不置。其爲建州豐國監也，嘗兼戶曹。時廩中獨有陳粟，乃先以給官吏。建安丞李衛攝官，幕下得米怒，馳取君所請，眎之默然，慙已而賦，羣卒皆無一言。君和易曠澹，望表知裏，有語輒盡，不記人過，已則甘寢達旦，所居人多言此官省事。始磨勘，陳夫人既寡，聚書以教諸子，世號墨莊夫人。及君既壯，念先世所藏散亡，乃請江南徐兢、錢唐吳說，各以所善篆楷爲作墨莊字，在建安買書五百策，新安朱熹爲之記。君初娶長垣趙氏，承議郎忠恕女，再娶雍丘裴氏，河東提刑珪女。兩男子：靖之、清之。三女：曰信、曰蕭、曰郝。趙夫人尤賢而有文，夫婦手寫經子以課兒女。君既禮愛文儒，在豫章友儀真郭景仁，居臨江善楊愿。君雖貧，少供饋，而二君教其子靖之不倦者，以與君友善故也。靖之每夕歸，轉以教其弟清之，而景仁、愿後皆以進士官，陞朝爲文人。及靖之甫冠，君使幹門內事，若不急於科第者，然卒成名。其後稍趣清之就試，謂人曰：「此子來年亦當得官。」靖之問君，君曰：「我以門戶料之耳。」已而果然。君閒居不治田業，當官所得祿，與兄弟共之。兩兄洪、沆既沒，無嗣，今唯兄沂諸

孫與君子孫處。其嫁娶不問有無，唯擇門戶及其人良者。濟北晁子綺、迪功郎東平黃朋從、成忠郎開封張謨，其婿也。君生元符三年十月丁巳，以紹興二十九年二月甲寅終。嘗兩監潭州南嶽廟，以監賞陞承直郎、用致仕，得通直郎。年六十一。葬廬陵，今贈承議郎。君故世家，以儒學爲門戶，其勤身睦族，皆父祖遺事，故不顯其殊異之行。然艱難來，衣冠子孫或墜失其緒，君獨兢兢追誦先世之意，以詔其子，使有聞。二子又能自立，及君沒後，靖之教授贛州，嚴重有師道，士頗興於行業，不幸蚤世。清之仕於時，以禮進退，其於人諄誨不倦，嘗入爲太常主簿，今佐鄂州。所植立當不泯於世，君所就既如此矣。靖之字子和，清之字子澄，皆與予善。新安羅願曰：不誣其親，以傷天下之公議，子澄有之。不諛死悅生，以求實其言，願將學焉，述《劉豐國行錄》。《羅鄂州小集》卷四。

劉子信墓誌銘

代陳皋作

皋之六世祖姑宜春郡夫人陳氏，是爲判三司磨勘、贈太子太保、新喻劉公諱式之配，能聚書以教其子，有墨莊之名。五子皆有行業，俱賜第，爲卿監郎官。鄉里稱爲五君，而謂五君之母爲墨莊夫人，事見國史及安定胡先生《賢惠錄》。故劉氏、陳氏號世姻。君諱肅，字子信，磨勘公五世孫。曾祖、大中大夫斲。祖承議郎武賢。父沂，字文因，隱居不耀，娶會稽人顧長官復經女，生成及君。咸未冠而卒，及文因沒，君獨躬艱勤以養母。自太中以來，居揚州文樓巷。文因當建炎間，避地居豫章

之新吳。叔父、監豐國監、承議郎滌，時亦轉居江西諸郡，欲招君合居，不能遂。乾道四年豐國之子靖之、清之始歸君廬陵。君妻張氏生一女蚤世，乃以其女丑季適皋之子崇儼，而君晚亦得男子，子曰理季、順季。靖之爲贛州教授以卒，及清之佐鄂州，奉君之官，所以娛侍者甚至。君寡過易足，幼讀《論》、《孟》、毛氏《詩》，頗成誦，晚得子則躬訓導之。不幸嬰肺疾，方君病時，崇儼夫婦及君之姊子徐文達皆在旁，君曰：「若等環我，我復何憾。」願言曰：「叔父諱淦無後，其以順季爲孫，而令我殤兄子之告于廟，書于譜其可。」淳熙十年八月甲午卒官舍，享年六十二，其年十月壬寅歸葬廬陵縣儒行鄉曲石山豐國墳之西南。繫曰：

君中年羈艱，族散而復合，身老而更紹者，以從弟競爽故也。既得兩男子，即以其一後季父，以及其兄，益廣其宗，善夫！《羅鄂州小集》卷四。

宜人趙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全州管公鑑之夫人，太府少卿趙公汝誼之姊也。願守武昌，而少卿使總賦，於是以所紀姊夫人之狀與全州之書以來，屬願銘。始楚王元佐以太宗子封，五世而至夫人之曾祖考士穎，贈安化軍節度使、武當侯。生不迷，贈右奉直大夫。生善良，歷朝請大夫、知無爲軍，贈太中大夫。夫人同產七人，己爲長，母令人孫氏沒時，年尚幼，啼泣不絕聲，聞者爲隕涕。祖母太恭人尹氏嘗有

疾，晨夕扶持在牀，尹恭人憐其幼，勉令自逸，斂容曰：「兒恨不以身代，顧何心舍去。」管爲臨汝大族，夫人承上拊下，得其驩念。全州生事未立，每事必親，量入節己，厚嫁夫之二妹，及凡昏嫁各以時。全州壯歲宰泰甯，或厲威嚴，必從容諷解之。至課諸子讀書，未嘗假詞色。子湛，嘗三以進士入貢，夫人亦汎覽曉文義。始太中之喪，聞訃屢絕，至是有年矣，臨終猶以不見墳墓爲言，其仁慈才智如此。積封至宜人，享年若干，淳熙七年九月丁丑終於家，十二月壬寅葬於金谿縣歸德鄉烏石峰之原。子男三人：長迪功郎、澧州司理參軍湛也。次將仕郎淇，次洪。女六人，其一尚幼。五婿：忠翊郎趙彥逮、將仕郎呂浩、進士游仲鈞、國學進士張椿、將仕郎趙崇雋。銘曰：

夫人世貴，系自大支。姊弟有聞，惟慶之貽。既勤其夫，又淑其子。宗則昭矣，管亦世紀。

《羅鄂州小集》卷四。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爲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敕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案：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爲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過其家，欲通之，脅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甯死，豈從汝邪？」師乞割其咽，未即死，猶捽師乞以告。事聞，有是命。後百餘年，願來爲州，訪問故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黃鶴山，州人之葬者

多在焉，歲時拜掃必至，所謂勝緣僧舍者。乃與通判劉君謀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其冠昏而定其配偶，限其內外而別其氏出，粲然有倫，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別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疎逖，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居之小人，誘於耳目，不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甚則侵尋於非禮，如夜行之犯露，有不能勝，則易愛爲忍，至於殺人以求之。譬如當晝狂走，抵株枿而蹈水火，禮不能止，法不能禁。禍多唱於陽而成於陰，以失身喪偶，亂倫滅類者，亦何可勝數。而其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分，不背其夫，不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豈不繫於其人也哉？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學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顧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信如寒暑之不遷，堅如金石之不化。故以匹婦之微而齒於封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閭之下而揚于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奠，其藏有表，精神凜凜，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淫昏之魄，泯漠不靈。夷考其初，則生相邇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墜於淵，繫於念慮操舍之間耳。雖然，是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爲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教，而安受父母之訓，動靜專一，中志定矣，以故雖遇倉卒之際而不亂。夫鄂通達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方之男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蓋女雖閒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覬欲之念。男雖感悅，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於強暴之辱，又亦出於《詩》風江漢之域。惜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徒爲《召南》貞信之頌，是可歎

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爲吏者思擇令典以示民。深惟國家每三歲常詔有司崇古丘墓，而顯孝子順孫正婦。此祠之設，一動而二義附焉。使方來之人，過而問其故，察彼柔弱之質，猶能以禮自終，況爲男子，何忍觸情縱欲，自棄於不義？而其婦人女子觀而化者，思彼當事之變，獨爲其所難，則凡平居修飾，毋失身於苟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爾。淳熙十一年二月甲戌，朝奉郎、權發遣軍州事、新安羅願端良文，奉議郎、權通判軍州事、臨江劉清之子澄書。《羅鄂州小集》卷四。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四，同治《黃鵠山志》卷四。

祭郝知府文

嗚呼，願年三十，一第未收。心非敢忘，晚晚是憂。龍飛之年，五千俊游。我獨逢公，乃決去留。持示舍人，品題則優。遂關帝聰，世科以酬。亦既見知，復得我州。遇我益親，曠絕輩儔。文筆我持，燕戟我諏。賓俎我陪，樂而不流。我當作縣，言眷松楸。欲脫不可，如鷹在韝。會公解紱，將入告猷。言之諸公，祠職是修。出處皆遂，繫公之由。每憶始春，山寺追遊。或傳公沒，涕泗沾裘。後審吉音，如疴得瘳。追惟我公，遠繼前修。歷官四十，無宅與疇。九男森然，不暇爲謀。諸甥變兮，嫁送則周。抵掌之談，足起懦偷。一佩虎符，民瘼以求。繭絲之奏，淵感凝旒。屬車星陳，鷗閣雲浮。生卒不歷，已焉長休。我聞公喪，方假緹油。緘書塞嶺，遠弔長洲。饋奠不時，公無我郵。感

今懷昔，事隔明幽。公愛我文，我心正愁。浩蕩失次，以爲公差。一觴千里，能領此不？《羅鄂州小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九九五，《深川足徵錄》祭文二。

祭張夢錫文

頃者州里，俊造缺微。士保所聞，不相告語。迨子之出，溢于文詞。用《禮》、《春秋》，再先賓貢。自茲秀異，繼興者多。抱其藝能，更取科第。子名最早，未著青衫。頗欲出奇，命輒不偶。平生讜論，思對楓庭。云何四十，自絕昭代。夜靜琴冷，月明思清。豈伊羽人，與子徵逐。追惟平日，負才寡與。於願兄弟，信爲有情。我來之官，子出就館。惠我百紙，先以七言。相期之心，固在晚暮。忽得鄉信，清淚滿頰。是夕夢子，過我如生。城角悲鳴，忽悟隔世。天高浪闊，將子實來。豈吾神誠，自爲變眩。嗚呼夢錫，與子同里。知相愛慕，才及十年。俯仰之間，便復一世。延陵未返，徐君先沒。心雖相許，時不待人。解劍挂樹，古人所咤。臨風浩歎，送此一觴。死者有知，猶吾夢錫。遂無知也，豈不悲哉！《羅鄂州小集》卷四。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六，《深川足徵錄》祭文一。

祭張彥仁文

嗚呼彥仁，故父之客，我曹執友。始在冠歲，介然有守。其事父母，不顛節口。勞辱在前，安佚在後。先君黷之，以爲稱首。晚寓醫肆，涅不塵垢。苦言強人，或棄以走。其清宜貧，其恬宜壽。貧而有徵，壽胡不耆？存存之要，庶其不朽。我歸自虔，旬朔易久。今兩無人，客位唯帚。誰如此髯，世不多有。狂言寄哀，公亦聞否。《羅鄂州小集》卷四。

祭施司諫文

嗟人生之相與，初豈論於故新？挾誠意以相求，亦安往而不親。公早歲而駿發，策高足乎要津。歷著廷與諫省，久聲名之在人。我晚進而視公，蓋爵齒之不論。當龍飛而對策，公實奏乎嚴宸。辱貪緣其有在，眇會合以無因。後十載予佐州，行中途之旣旣。望貢川之猶邈，知阻嶺而帶閩。謂師帥其孰宜，公適降乎明倫。奄十縣與三州，懍先聲之所震。我雖昧乎平生，公已察其忱恂。貢長牋而寫臆，乃數展而時呻。過國都而夸示，飽傳玩乎四鄰。恨畚者之未工，退自出其瑰珍。曰予肱之三折，求子助而裨身。逮既接於色辭，近君子之光塵。公有懷而必盡，願無見而不申。朝發議於黃堂，罄民

瘼而同詢。夕燕衍乎相求，粲藝文而雜陳。閔棄孩之滅類，惡倍粟之傷民。酌惠術以漸行，庶遠氓之可均。雖擿姦之似察，抑爲吏之終循。登鬱孤而有慨，念馨膳之及辰。謩臨今而不忍，意惻愴而傷神。曰去此其何難，惜吾佐之孔仁。惟明時之置守，立副貳以同寅。兩相得之罕逢，或越肝而膽秦。公天資之峻峙，氣高世而益振。晚託契於我曹，悲此意之殊辛。繼別佩於守符，庶人事之屈伸。方昕朝而入對，忽大夜以長奄。願官滿而東歸，厭江湖之漣淪。撰秋杪以造都，俄旅食其經春。恐贈弔之不時，起攬涕而霑巾。假健步以致哀，悵我生之長貧。寓千里於一栢，記始別如隔晨。死生異兮長辭，精爽在今不泯。《羅鄂州小集》卷四。

祭句芒文

青鳥司開，土牛戒事。昭聖時之令典，祈先古之貴神。高廩可期，預報一年之喜；綵鞭微動，散爲千里之和。相帝之功，繫民是賴。《羅鄂州小集》卷四。又見《深川足徵錄》祭文一。

祭都統文

惟夫子之起家，際當世之盛明。負才氣之無雙，果首冠乎羣英。既詩書之敦閱，亦韜略之縱橫。

待望實之具孚，信謀帥之不輕。始州麾而小試，旋使節以兼程。進入扈於殿巖，屯羽衛其肅清。出爰當於一面，儼萬里之長城。訐奇寵於福艾，宜勇功而智名。方時平而有待，將星隕兮霄驚。慘三軍之失色，悵萬馬之無聲。願被命於此州，實依倚乎行營。念軍民之一體，每言話以通誠。時尊俎以相陪，辱意氣之我傾。悵數晨之永隔，感在昔之餘情。躬菲奠以訴哀，淚浪浪其沾纓。咄凌烟之未畫，慨莫遂兮平生。《羅鄂州小集》卷四。

愛蓮堂上梁文

兒郎偉，古今相接，風景要且不殊，賢哲所臨，草木便爲可敬。況典刑之雖遠，有嗜好之可求，用寄襟懷，不專游觀。濂溪先生早懷斯道，來佐此州。千古師資，孰與洛中之比？一時賓主，更陪清獻之游。惜承平舊事之無傳，此有志後人之所歎。通判奉議相望百載，繼守一官。春木之芘，固已不忘於夢；甘棠所說，猶將如見其人。謂此荷華，乃今昌歎。出污濯潔，薰兮含水土之和；斂暮開晨，浩然得風露之正。即官池而創植，營便坐以遙臨。豈無他人，慨獨睎於往轍；後有作者，將復感於斯堂。方揭修梁，可無善禱？

拋梁東，三月融和處處通。要識春風行水底，女錢無數疊青銅。

拋梁西，看取新花出淤泥。不但愛蓮兼愛水，先生到處即濂溪。

拋梁南，仰止遺蹤略有三。庾嶺曲江微較遠，請君來此對紅酣。
拋梁北，郡圃相過如帶直。遐想南臺步履來，幾年同事初相識。
拋梁上，太極光陰涵萬象。卧聞好雨到高簷，新瓦小荷聲一樣。
拋梁下，勝日對花揮玉斝。約束紅裙莫遣來，此中但可談風雅。
伏願上梁之後，萬家買犢，十邑鳴弦。農畝豐登，胥樂大江之右；官曹整暇，不殊嘉祐之前。氣
叶而山川屏沴，化行而庠序多賢。《羅鄂州小集》卷四。

宴劉尚書致語

虎頭城下，久虛制帥之尊；豹尾班中，親輟從官之貴。三州改觀，萬里騰謠。眷惟此邦，尤重今日。下連洪井，吳星當劍氣之衝；南阻庾陵，漢節映梅花之外。整整萬室，盤盤一都。美箭勁於董蒲，白紵織於魯縞。列雉可守，提封甚寬。惟慈愛惠利，爲能綏遠黎；惟文武方略，可以鎮大事。孰當隆委，喜見重臣。恭惟知府都鈐閣學尚書當代羽儀，清朝喉舌。逢時遇主，早深黃屋之知；論道經邦，尚緩黑頭之拜。出倡九州之牧，入參六事之人。會渤海盜賊之已清，而淮揚吏民之未附。帝咨可者，卿往固諧。民曰樂哉，公來則重。雖教音之未布，覺誠意之已孚。櫪馬無聲，聽元戎之號令；隴牛誰佩，樂化國之耕耘。權郡通判奉議地屬爲丞，禮嚴事上。迫於君命，固嘗越尊俎而代庖者之勤；

察彼民情，惟知籍府庫以望將軍之至。自謂閱時之久，行將已事而竣。風月一歌，庶幾勞者之事；酒肉百拜，敢忘隔缺之恭？某等猥以賤工，欣逢盛事，敢陳口號，用佐初筵：

坐對崆峒帥府開，尚書原是濟川材。纔看劍履從天下，倏見旌旗照海來。兵衛半年虛抱戟，公堂今日共銜杯。文昌暫照東南地，已覺光輝近上台。《羅鄂州小集》卷五。（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三八

費 煇

費煇，孝宗時西蜀人。

路史別序 淳熙三年六月

煇自夷陵抵衡湘，有爲煇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源，智識弘遠，所作《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一〕。以方周旋五羊〔二〕，道當繇吉，中心幾有星雲之快，而猶竊患不偶。比屆廬陵，何期忽偶紹介，得接公於闔閭之外。議論粲發，間及《路史》，則方錦囊相隨，遂獲一睹奇秘。然後信所謂「五帝之佐無不賢，三皇之佐無不聖」爲不虛語，實天下之奇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謂我朝之文所尚山谷、老泉，至於東坡，少所甚愛，然其發論乃有時而相似，又何邪？煇竊論之，公之立言遠過賈誼，而敘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見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於文；讀《甘

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春秋》之不褒貶；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叙事者，優爲之矣。嗟乎，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使遂行之，不惟使管窺甌舉之徒不敢妄述〔三〕，而裘褐談禪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强；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靖康而有此書，則戎翟不昌。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實五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竊又評之，立蕭、曹勳業易，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煇之孱微，無高銜大具以邀說於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人謂文章自有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語，則知《路史》矣。丙申六月十五日，西蜀費煇序。《全蜀藝文志》卷三一。又見《路史》卷首，《蜀藻幽勝錄》卷二，《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五，《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七。（曾棗莊校點）

〔一〕日：《路史》本書作「目」。

〔二〕周旋：原作「問族」，據右引改。

〔三〕使：原作「得」，據右引改。

史 容

史容，字儀甫，號薌室居士，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人。紹興中登進士，仕至太中大夫。晚謝事著書，著有《補韻》、《三國地名》及《山谷外集註》。嘉定元年猶在世，已年七十餘。見錢文子《山谷外集註序》（《山谷外集詩註》卷首），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二。

山谷外集詩注引

山谷自言，欲倣莊周，分其詩文爲內外篇，意固有在，非去此取彼。今內集詩已有註，而外集未也，疑若有所去取焉者，茲豈山谷之意哉？秦少游《與李德叟簡》云：「黃魯直過此，爲留兩日，其《弊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又簡參寥云：「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今得渠新詩一編，高古絕妙，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赴太和，蓋元豐庚申歲，而《焦尾》、《弊帚》，即外集詩文也。其爲時輩所推如此！建炎間，山谷之甥洪玉父爲胡少汲編《豫章集》，獨取元祐入館後所作，蓋必有謂，未可據依。此續注之所不得已也，因以少游語冠於篇首。其作詩歲月，別行詮次。有不可考者，悉皆附

見。舊多舛誤，略加是正，餘且從疑，以俟博識。《山谷外集詩注》卷首，明覆宋淳祐刻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

儒學記

慶元二年四月

通江舊雖有學，卑陋弗稱，議者欲遷諸爽塏，久之弗遂。南渡，孝宗淳熙辛丑，知縣程君仲虎爲邑，乃克遷於茲。據龍山之基，高閤列戟，至聖所居，巍乎已就。而其地力有不足，猶有待也。後十有四年，當寧宗慶元乙卯，閩中曹君奇攝邑，乃議說具緒，經營搜擇，得善地巍然，揖秋錦之山，俯瞰其流，實邑人何氏之業，從而求焉，欣然略無難色。方造工役，而新令鄱陽張君克正適至，留意焉，喜悅趨之，成。居無何，而廣厦渠渠，講論有堂，肄業有齋，凡所以爲學於是始具。是役也，興於去冬而成於今歲孟夏，士人相告語，請於邑長，而謁予以記。予聞古者習書學射，養老飲饌，升其秀士，簡不率教，出征受賑獻馘，若此類皆行之於學，蓋朝夕有事焉，非若今郡邑歲再釋奠，月朔一至焉而已耳。夫朝夕於是，其以是爲急固宜。然觀所製頌水之頌，蓋有興廢者。況於今錢穀期會，惟恐力之不給，而能知所先後，拳拳於此，其可頌者不媿於昔日，宜邑人之列其治狀而相率以告也。予因思古者學校之設，非徒存古制，爲觀美，蓋附之教焉。聞此邦之爲士者，邑居族處，皆怡怡然於禮義，無惰遊廢業簪筆，教辭民吏，長短之習，自修學至今，遇鄉舉必在選中，此非學之功歟！勉之無

怠，則風動誘掖，駸駸遍乎畎畝之中，其風俗日改日化，學校之功，當不替於今日也。予故樂爲之記。道光《保寧府志》卷五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一。（以上曾棗莊校點）

趙溥

趙溥，蓬溪（今四川蓬溪）人，乾道進士。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三。

李神君碑

乾道八年

李神君諱洪，字廣元，世司風雲雷雨之職。因獲戾於上帝，降之蓬萊，作一大蛇，日久化爲一龍，嘆曰：「吾願得一深淵，潛修功行，期以陰德濟民，庶幾獲免上帝之責。」遂翱翔於高洞、環灘二窟之中。歷梁、唐、晉、漢，於乾祐三年五月初三日寅時降生於錦屏李吉先之家焉。父諱天祐，吉先其字也；母嚴氏。神未誕之前，厥父夢侍衛數百擁一仙官入其門，升其堂，音樂迭奏。既悟，占之，卜人曰：「必有非常之慶。」未幾七日，而神果佳誕。是夕大光耀室，鄉族怪喜。年未弱冠，而天姿雅俊，陰陽歷數，無不周知，四時雨暘，罔不先見。遊宦遂寧府，迺家於蓬萊。遭時凶荒，凡人民無告者，竭家貲拯之，得活幾十餘萬家，此陰德之至大者也。歷時變紛，每言志則曰：「得一洞府

以逍遙乎其中，吾之所願也。」一日自占其命數，語其父曰：「洪年止三十有五。」厥父以爲怪誕，其後果如其言。夫人文氏，生二子，曰雄，曰豪，繼以一日而逝，今之高洞、環灘，乃其居也。迨宋咸平初，厥德升聞，上帝令一朱衣小吏錄其陰德之及人者凡千有餘，一日奉上帝勅曰：「汝之陰德在人，今拜汝之水府掾，一方水旱，汝實司之。」至寶元二年，駕一白雲見于鑑□之上，前後父老，瞻之仰之，悉皆駭汗。厥後雨暘適時，遐邇士庶祈求必應。迨紹興之末，駕乘風朝覲上帝，退會諸神於朝真閣。曩日之來者朱衣小吏俯伏進曰：「惟神鎮彼一方，雨暘有序，功德兼隆。上帝嘉乃丕績，俾汝佐仕籍得失之司，總鹹源增減之職，公當免以答帝眷。」遂頓首揖謝而還。命一吏錄士子名姓，編之一籍，以定其得失；再驅一吏進見於清河府君之側，凡鹹源之數，悉皆記之，以定其增減。遠邇士庶之止知以水旱祈，而不知神德所覆，其他無不應也。近歲城南趙子率一邑進士乞靈於神祠，故有「鑑潭湛碧涵秋月，洞府元來別有天」之句〔二〕。當時笑傲不虔者凡數人，故神筆未終，始終之迹，有所未備。今因諸生屬余錄其行事，故強述其一二如此。宋乾道壬辰，進士趙溥、男將仕郎球、次男炳、同進士李鼎題遇〔三〕，陳甲立石。《金石苑》卷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七。（尹波校點）

〔二〕「別有」下原有「一」字，當衍，徑刪。

〔三〕遇：疑誤或衍。

胡大壯

胡大壯，字季履，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胡宏子。家於潭州衡山（今湖南衡山）。從其父受其祖安國之學，研究經術，博通墳典。既冠不事科舉，隱於衡嶽之下，躬耕自給，讀書自娛，鄉人稱西園先生。帥臣、提舉交薦于朝，本州聘爲嶽麓書院堂長，皆力辭不就。見衛涇《後樂集》卷一二《奏舉布衣胡大壯乞賜褒錄狀》。

讀史管見序

《讀史管見》，先伯父侍郎論史之書，書名所自命也。一氣分陰陽而爲天地，萬物生殖其間，惟人爲靈，號曰三才。出類拔萃之謂聖，參天地，贊化育，裁成輔相之。伏羲分陰陽爲奇耦，畫卦以明理，倉頡因物形製字書以紀事。後聖明理以爲經，紀事以爲史。史爲案，經爲斷。史論者，用經義以斷往事者也。夫子生知大聖，贊《易》定《書》，記古之事，斷自唐虞。因魯史以作《春秋》，垂法萬世，與堯、舜、禹、稷水土耕稼同功。大聖生而知之，常人則學而知之。不學不知，則不得爲靈，而與物等耳。先大父文定以經學受知於高宗皇帝，奉詔纂修《春秋傳》，弘綱大義，日月著明。二百四十二年之後至於

五代，司馬文正所述《資治通鑑》，事雖備而立義少。伯父用《春秋》經旨，尚論詳評，是是非非，治亂善惡，如白黑之可辨。後人能法治而戒亂，趨善而去惡，人君則可以保天下、安兆民而爲明君，人臣則能致其身、盡臣節而爲良臣，士庶人則可以不陷於不義而保其家於天地間，豈小補云乎哉！苟不知著書之意，徒耽玩詞采以資爲文，以博聞記，則失先賢之旨，而無益於大用矣。書成於紹興乙亥，踰一甲子，衡陽郡守孫侯德輿爲政之初，即崇庠序之教，與郡之廢墜次第修舉，於是訪士求書，得家藏《讀史管見》脫稿善本，刻而傳之。自春正月至冬十有一月告成，可謂知所先後矣。晚學小子輒不自揆，謹序所以，仰明先志，以啓後人。伯父名氏言行，家有狀，史有傳。嘉定著雍攝提格日南至，猶子大壯謹序。《致堂讀史管見》卷首，宛委別藏本。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七二。（劉文剛校點）

葉 鎬

葉鎬，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甌）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永春尉、知同安縣，遷知南劍州、英州。見同治重刊《福建通志》卷九三、一四九。

二廣監司差官權攝事宜劄子

紹熙元年正月二十九日

嶺南州縣闕官許監司帥臣得以差官權攝，止於巡尉、縣令、場務三者。今則不然，求之者或以身坐罪累，不可到部，或以銓選不中，未曾出官，皆爲是請託之計。予之者徒以周旋親故，始則姑以巡尉、邑宰、監當檄之，其後或就差丞簿，或就差曹職官，甚至有以武弁而權簽幕者。彼皆貪冒無恥之士，及其狼籍，則飄然而去，州郡未嘗敢索印紙以批到罷，紀功過，去就得以自陳。乞詔二廣監司根刷州久無正員去處，申吏部作破格差遣，許人注授，或行下本路監司定差一次。如有不得已差官權攝，必令州郡於到任之日收索出身文字，點檢批鑿，方許赴上。將來罷權，亦令稽考有無綰繫，始得離任。《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五二（第四冊第三八〇九頁）。（楊世文校點）

呂商隱

呂商隱，字周父，成都（今四川成都）人，陶孫。乾道二年進士。淳熙四年在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胡元質幕府，六年被命赴闕，七年除國子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遷宗正丞，仍兼史院。乞歸，除知崇慶府，卒。見所作《新建制置使司僉廳記》、《三峽堂行記》及《全蜀藝文志》卷五三《呂氏族譜》，《南宋館

新建制置使司僉廳記

國朝分蜀爲四路，以益、利及梓、夔比，路置兵馬鈐轄爲率。建炎用兵，樞臣宣威蜀門，始併四路而統之，又創安撫使于成都，仍兼本路鈐轄，以總一路軍民之寄。紹興初，又罷宣威，命成都率爲四路安撫制置使，其事權與宣威等。是後兩大司更爲廢興，治所亦異。至其控御廣，藩寄專，上分天子西顧之憂，則一也。故制置使必擇有文武長才，知大體，負重望，極漢廷一時選者。淳熙四年二月，以敷文閣直學士吳郡胡公爲之。公有氣節文章，爲上所器，歷螭坳詞掖，登瑣闥鑾坡，地近職親，眷寵殊渥。迨夫刺姑熟，典留鑰行都，入從出藩，赫赫卓有聲績。且嘗館北使，慷慨不屈，以片言單詞逆折其强悍難塞之請。上謂可大用，以是命，中外皆以爲得人。公仗鈇鉞，道夔、潼，以至于鎮，所過延見吏民，訪問疾苦。當此時，敵國方和，北鄙無兵革鬪爭之聲，惟內郡之民則用竭於征推訴訟，抑於無告，與夫西南二邊疆場之備弛於因循者，公率日夜究切之。大者驛書，小者立行，陽開陰闔，曾未逾年，衆政並舉，邊圻夷晏，治聲流聞，上游數千里，廓廓無事。先是制置使既置罷不常，苟寓幕府於故錦官樓下，上漏旁穿，岌然欲壓。公暇日顧瞻，謂非所以嚴大行臺者，於是撤而新之。樓建於呂汲公，有汲公自爲記。公重去前人之迹，仍因其制，益以重堂翼廬，前榮後室，署議有

所，退休有次，壯觀宏深，始稱西南方岳之體。既落成，公命商隱記之。商隱復于公：「蜀古爲重地，而鎮蜀率用名臣。然未有併總四路，無事則兼制軍民，有事則專司征伐，權重責大如今日者。自兩漢以來，始重參佐之選，至唐而尤盛，非時望士，不見羅致。其後以將相、以動業顯者，多自幕府出，蓋其職略材具已見於爲參佐之時矣。如商隱輩固陋，焉足以稱是選？公今隆其賓禮，壯其居室，所以待吏屬至矣。凡受署於此者，可不勉思所以副公待遇之意哉？」公笑曰：「然。」遂以爲記。《成都文類》卷二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七。

三峽堂行記

淳熙六年八月

商隱被命赴闕，大卿李先生時帥夔門，和三峽堂成，因相率置酒作樂其上。同來者商隱及郡僚張悅之、陳子長、員仲文、謝邦彥。堂據峽口，俯瞰洪流，震搖灩澦，真爲偉觀。歲淳熙己亥八月二十三日，成都呂商隱周父書。《全蜀藝文志》卷六四。又見《蜀中名勝記》卷二一，嘉慶《四川通志》卷五三，《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七。（以上曾棗莊校點）

許補之

許補之，晉州襄陵（今山西臨汾西南）人，淳熙間在世。

傷寒奧論序

淳熙三年十月

嘗謂人生天地間，感寒暑不正之氣，皆足以傷生。然雜病治療遲速猶可，獨傷寒傳變不一，失之毫釐，死生係焉，可不哀哉！醫者苟不詳審，誠有學醫廢人之誚矣。予久欲求訪良醫，拯救世人夭枉，而苦未之見。昨留京，聞保安何大夫博采群書，於雜病罔不奏效，誠爲當今醫國手。然《傷寒》一書由切。今春會于臨川道旅，扣其診治之法，渠云不患病之難治，但患不識其證耳。乃撮群書，撰《傷寒辨疑》以授予，其心蓋欲使世之醫者釋然無疑耳。繼又授予以《仲景家藏傷寒奧論》及《叔和脉賦》各一編，予讀之，手不釋卷者三日。是書誠足以發《傷寒》之秘奧，爲萬世脉經之要旨，醫者苟得是書而留意焉，則治病之際有所主而不惑，受病之人有所恃而不恐，俾天下之人同躋壽域，仲景之心視孫思邈、華佗不啻過也。予不敢秘，敬鋟諸梓，以廣其傳，因信筆而爲之序。淳熙三年冬十月，襄陵許補之書。《中國醫籍考》卷三一。（黃錦君校點）

施溫舒

施溫舒，隆興元年爲錢塘尉。淳熙中知蘄州，七年，以鑄錢增羨遷金部員外郎。後爲司農少卿。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一二、選舉二二之三，《咸淳臨安志》卷五、五四，《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六。

書震澤記善錄後

淳熙三年十一月

右《震澤記善錄》，著作王先生平昔與門人答問辭也。先生文集頃已刊之郡庠，今復得此遺言於先生之子郡丞大本，謹併刻之，以示後學云。淳熙三年丙申仲冬十有二日，蘄春假守施溫舒謹識。

《王著作集》卷八。

戶部郎官廳壁記

淳熙八年十二月

國家分置六部，各統其屬，屬之所治，各有攸司。戶部之屬五，其所治之事若民訟、若賦役、若

供餽給賜、若貨財出納、若倉廩委積，雖各掌其一，而書判之冗、會計之勞、符檄之多，憂責略等也。中興以來五十年間，凡同舍郎更代之姓名、遷授之歲月，漫不可考。淳熙五年，今樞密同知謝公爲左曹，得二石爲題名，未就而遷御史。既登西府，諉同舍曰：「事求全則難成，從簡則易就。繇紹興至隆興遠矣，典籍雖存，非一朝而能討訂也。姑舉闕典，豈若首隆興之元而序次之。其所未備，則後之博雅君子考諸國史而詳焉，必有任其責者。」同舍皆曰然。於是乎刻之。淳熙八年十二月記。《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二。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五。（以上黃錦君校點）

謝 傑

謝傑，字景英，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居台州（今浙江臨海）。良佐後裔，與陳傅良、樓鑰爲忘年交。曾任提幹、參議等幕職，淳熙中通判信州、温州。奉祠主管雲臺觀，卒。見《止齋集》卷四一，《松隱集》卷一三，《攻媿集》卷八三，雍正《江西通志》卷一〇四，雍正《浙江通志》卷六一，《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四。

呂生傳

有呂生者隱于丐，不知其里居，或言海州人。其來永豐甚久，父老皆謂自童稚時識之，不記其甲子，顏貌如初至。以一衲蔽體，寒暑不易，污垢尤甚，或逼以嗅之，無穢惡之氣。邑之西數里許有廢祠，瓦蓋不完，垣頽屋敗，不足禦風雨，生止其中，席地而處，殆數十年猶一日也。祠壞，乃止真隱觀門廡下。未幾人知之，又止縣市道室中，人知之，邑民蔡氏舍之於荒園。陳尚書天祐謫居于信，詣山禮謁，生遙望見，亟走林莽間。解衣，固辭；贈千錢，生亦拒而不受。忽自書死日，乃淳熙丙申二月癸卯也。臨絕用薪燼書四句偈云：「六十年來此地居，靈臺光耀勝冰壺。一朝破屋遂傾倒，且喜家中事事無。」遂死，人以一席卷而埋之西山之下。康熙《廣信府志》卷二七，康熙五十二年刻本。又見嘉靖《永豐縣志》卷四，雍正《江西通志》卷一〇四。（黃錦君校點）

吉中孚

吉中孚，淳熙間嘗遊蘇州府學。見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三五。

府學額碑誌

淳熙三年

先正文惠陳公才華命一世，勛業炳汗青，至其游意筆墨之妙，人尤珍之。紹興初，吳學成，權守、提刑向公得此於他邦，移鋟諸木而揭焉。自是門再易而扁不廢，凡典郡名流，命工梯梁，摹楮以墨，將漸損壞。禾興潘先生掌教之明年，因託堅珉而壽之，蓋欲彰前賢之蹟，增鄉敷之重，俾侍坐者識其略。淳熙丙申冬日。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三五，道光四年刊本。（吳洪澤校點）

黃人傑

黃人傑，字叔萬，號魯齋，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人。乾道二年登進士第。慶元中知隆州，除夔州路提刑。以能詩名，著有《可軒曲林》一卷。見《兩朝綱目備要》卷七，《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

卧龍紀行 慶元五年七月

帥帳跨鼇陳損之、繡衣具茨王瑒聯轡登卧龍，置酒高會，賓客從者十有六人。是日，金虎嘯風，丹雲蔽日，涼生尊俎，興在江山。獻酬賡唱之餘，挹火土泉，訪海仙像，塵慮息而神瞿唐。晝漏垂盡乃去，真勝遊也。慶元己未七月十有四日，魯齋黃人傑書。《全蜀藝文志》卷六四。又見《蜀中廣記》卷二一，《古今遊名山記》卷一五，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四。（劉琳校點）

蔡 滢

蔡滢，字慶崇，筠州新昌（今江西宜豐）人。乾道二年登進士第。初爲湘潭主簿，調巴州教授。慶元初知安化縣。遷通判金州，卒官。見《萬姓統譜》卷九七，《楚紀》卷五二，光緒《江西通志》卷二二。

安化修學記 慶元二年十二月

安化距郡三百里而遙，地之延袤雖廣，而古籍不過數千（一），蓋國朝熙寧之所建也。邑治四山環

列，高者奇秀倚空，蜿蜒磅礴，而深若有蓄水之流於其中者泓澄清澈。然則淑氣之鍾，宜其文物風采郁然，與洙泗同風。然三歲大比時，士皆釋甲執兵而踞，何哉？無乃山川之神閼藏而未露，天地之美有待而發耶？抑亦菁莪之地所以養育者未至耶？邑之有學，蓋自熙寧。開創之始，規模亦頗弘壯，然歷年滋久，風雨漂蝕，棟折榱頽，勢將壓焉，士無優游歌咏之所。滌被命來邑試士，乙卯四月既望，祇見學宮，徘徊周視，茲心惕然，大懼弗克支吾，以遺學者羞，然倥偬未能議也〔二〕。明年丙辰春，學長劉渙以職事來諗，因與度材計費，將使諸生共集其事〔三〕。乃獻十萬以先諸生，命學生李申司其出納，營視工役。諸生莫不悉從。秋時告有司，鳩羣工，上自廟宇之秘嚴，次及公堂之講所，下逮生徒之肄舍〔四〕，旁聯從祀之廡，外至列戟之門，皆一舉而葺之，視舊制有加。唯後堂直舍危不可支，廼舍舊而新是圖。下列楹五間，敞其中爲會見之地，旁作兩室以爲寓直之所，東西兩翼室以扶掖其外，其上建閣以藏羣書。其制度規模壯而不奢，約而不陋。取材於官山，借徒於諸生之有力者，故用度足而公帑不乏，力役興而百姓不知。始事於授衣之月，告成於嘉平之末，量工命日，不愆於素。既訖事，新廟像，飭棨戟，更櫺星門以挹山川之秀，易端門之額以徼神明之福。莫不使人改觀易視，庶事亦云備矣。夙夜究心，兼督羣務，不憚其煩者，主簿鄭君守之力居多〔五〕，生徒李申與有勞焉。落成有日，乃集諸生告之曰：在天者有時，在人者有事。鼎新舊學於百年已敝之餘，賁飾斯文於人心未喪之秋，此天時也。使諸君子藏修遊息其中〔六〕，種學積文，以蓄其有，激已懦之衷於既怯〔七〕，作新鼓之氣於方剛，自然進無堅對，賈有餘勇，雋名獻策易事耳。此人事也。諸君勉之！昔七閩之地，

人未知學，自常袞出使，士知向方，至今士風甲天下。安知梅山之士策名當時，自此不遂冠於諸邑耶〔八〕？諸生皆應曰然。於是乎書。乾隆《長沙府志》卷四〇，乾隆十二年刻本。又見光緒《湖南通志》卷六二。（劉琳校點）

〔二〕古：疑當作「占」。

〔三〕然：原缺，據光緒《湖南通志》補。

〔三〕共：原作「其」，據右引改。

〔四〕徒：原作「從」，據右引改。

〔五〕主：原作「至」，據右引改。

〔六〕諸：原作「諂」，據右引改。

〔七〕懦：原作「儒」，據右引改。

〔八〕耶：原作「前」，據右引改。

黃 碩

黃碩，字興周，建寧府甌寧（今福建建甌）人，一說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乾道二年登進士第，調平江府教授。改宣教郎、鎮南軍簽判，再轉昭信軍。秩滿，乞祠，歸，卒於家，年八十。官終承議郎。見

《萬姓統譜》卷四七，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五，雍正《福建通志》卷三四。

奉對御題論舜垂拱而天下治

乾道二年

聖人出治之初，不可安於無爲，必先於大有爲。物物而括摩之，事事而整齊之，然後可以馴至無爲。舜之所以紹堯，用此道也。《萬姓統譜》卷四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劉琳校點）

蔡伯尹

蔡伯尹，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乾道二年登進士第，曾官參軍。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乾隆《宣平縣志》卷一四。

呂氏春秋跋

漢興，高堂生、后蒼、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曆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列；劉向集書，以繫

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黃氏日鈔》卷五六。
又見《經義考》卷二七七。

重建章侯廟碑

乾道六年冬

古祭法，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以崇報也。公生於唐括麗水，文而兼武，州里所推。乾符、中和間，黃巢首亂，羣盜蠡起，所在罹毒。公聲於衆曰：「寇至弗擊，汝輩無噍類，曷不以死禦？」迺帥老穉，即鄉之東巖築戰壘於南五里，曰老竹；料丁壯，肅部曲，一如軍府。賊屢戰不利，宵遁，一方以全。景福中，虎噬人，無敢途行者。公騎而馴之，若有神異，至今名其處曰虎蹊。其詳談於巖父老，碑於巖，板於《括蒼志》。公之禦菑捍患，厥功懋矣，於祀也宜。自公之存，民德之，因壘爲祠，歿而血食。其後福吾民者日著。宋宣和庚子，方臘黨洪載來寇，大父月山公與梁主簿踵公遐武拒之。民羅拜乞福於公，有夢植護國旗，馳白馬提兵而鬪者。詰朝却賊，訊其徒，言有飛空巨人壓陳而先，故敗。紹興甲子，泝水橫流山谷，圯廬舍，漂六邑，生齒半爲魚矣，此獨藉公之靈以免。若乃亢旱愁霖，盲風怪雹，蝨螟疫癘，與夫不時之虞，輒禱輒應，弗可殫紀。民德公彌深，牲牷必肥，酒醴必潔，薦獻無虛日。而故宇踰三百禩，規隘材腐，丹堊渝駁。祀者僉曰：「公之祠不修，何以妥厥靈邪？」於是以乾道上章攝提歲之冬中乙酉，悉力以新之，隘者闢，腐者堅，渝駁者麗。治炮有厨，明

裡有庭，飲胙有室，靡厥弗具。蓋浹辰而成，民猶以報公爲未也，願鑱石以垂不朽。尹家世此邦，竊惟公之生，民戴其功，公之靈，民膺其福，事之信者也，故書。公諱承趣，妻呂氏。婿四人，曰丁鄂、王修、蔡裡、鮑塵。蔡姓係吾祖免祖也，俱以功列於祠云。乾隆《宣平縣志》卷一四，乾隆十八年刻本。（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三九

林亦之一

林亦之（一一三六——一一八五），字學可，號月漁，又號網山山人，福州福清（今福建福清）人。林光朝高弟，繼光朝講學於莆之紅泉。淳熙十二年卒，年五十。景定間贈迪功郎。有《網山集》。劉克莊稱：「網山論著，字字句句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陵之髓。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見林希逸、劉克莊《網山集序》。

文集原散佚，後人掇拾殘叢，重編爲八卷（現存《永樂大典》所引《網山集》文，多有今本所無者，可證）。今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校以清抄本及《永樂大典》等。另輯得佚文七篇，釐爲四卷。

鄒子西聘書

一門所出，有如兄弟之驩；百里相期，還遂婚姻之請。顧茲結好，不待費辭。惟於羣從之中，曾是兩言而決。載瞻萱草，敢陳束帛之儀；更把茱萸，即聽雙魚之賜。《網山集》卷七。

修仲聘書

去家十里，夙聞矍鑠之翁；有宅一區，敢拜綢繆之間。以夫婦之前定，非卜筮之可憑。謂闕然阡陌之殊，而有此婚姻之好。託丹青於束帛，願走下風；結忠信於百年，請從今日。《網山集》卷七。

曹子微聘書

登堂拜母，不惟結好於一朝；納采問名，蓋亦託昏於兩世。豈謂老大，尚許後來。實惟久要之不忘，遂使請謁之如舊。東床坦腹，蚤聞二子之賢；舅氏同心，更藉片言之重。《網山集》卷七。

章徽之聘盧氏書

官塘一帶，有如杜鄠之間；鹽海雜居，敢辱崔盧之族。況千里還家，而事非曩昔；豈束帛通好，而語及綢繆。爲慕廣平之才名，深愧嗣宗之子姪。盟雖前定，蓋緣合席之驩；吉有他來，更賴大家之訓。《網山集》卷七。

方徽之聘書

載瞻華裔，是爲百乘之家；豈爲華門，敢拜儷皮之問。蓋慕賢者之必有後，益慙稚子之未能文。爰及仲春，即諧佳偶。三山可想，已聞不日之盟；一水非遙，況是同邦之好。《網山集》卷七。

陸提幹聘吳氏書

季札何其，君子弗改前言；陸遜未有，遠名敢希貴胄。實由數世之託，遂合二姓之歡。伏承某官第幾小娘子，夙蘊婦儀，幼閑姆訓。某第幾學生某，箕裘未習，詩禮願依。幸因匪斧之言，輒拜委禽之請。雖齊非偶也，禮必在於固辭；唯鄭有請焉，盟敢忘于如舊。《網山集》卷七。

陳子牙聘書

早以交情，遂憑媒妁。唯有取於丹青之託，故不謀於龜筮之言。豈邕南使者之家，乃如姻偶；實汶上故人之好，素辱綢繆。此雖藉於久要，蓋亦歸於前定。少陳菲幣，即聽俞音。《網山集》卷七。

回鄧氏婚書

結言而退，尚賒半紙之書；修好乃來，還拜雙魚之賜。自惟孱弱，敢辱謙冲。以不忘夫綈袍戀戀之心，而又有此束帛戔戔之寵。寧逡巡而弗聽，當繼繼以如初。亦以老夫欲男女婚嫁之畢，請從今日有草木臭味之同。《網山集》卷七。

惠安納采書

曾是生男，唯欲婚娶之畢；豈爲擇對，要先人物之求。以賤息於城南讀書之時，而名家有東床坦腹之問。乃言繼繼，不計道塗。苟非同心之如蘭，奚敢出疆而載質？問名納采，蓋一從於先生之言；自始及終，若無預於迺翁之事。《網山集》卷七。

回鄧氏請期書

惠而好我，莫非秋實之言；終焉允臧，當卜歲寒之月。《網山集》卷七。

高子羽請期書

卜云其吉，是惟十月之交；我不敢知，更藉一言之決。《網山集》卷七。

陳子白請期書

龜長筮短，皆言暮歲以相期；橘綠橙黃，況是一年之好處。《網山集》卷七。

林履之請期書

玄冬十月，欲修秣馬之儀；黃髮一言，即聽抵龜之決。《網山集》卷七。

回鄧氏定日書

五禮已備，又傳聞于尺牘之來；十日爲期，當再拜於大門之外。《網山集》卷七。

舜論

古今之論聖人者，莫不以聖人爲生知，非自於學問而然也。竊謂此言乃禍天下之言也。舜爲聖人矣，舜無一日而不學，此舜之所以爲舜也。舜之所學，無書傳可見。孟子論舜，謂如深山野人，吾嘗即是而知舜之所學。夫人小富貴，則容色更改，非如曩時，意氣揚揚，不可拘束。又況朝而茅檐，暮而黃屋，夜而藜羹，晝而玉食，而氣象常如深山野人，非其所學有至於是，豈無所動其心？此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則凡而一切皆不能動吾之心。非其所見有大於堯之天下，烏能如是乎？古人之學必至於此，然後謂之至學；未至於此，其英雄豪傑雖出於百王之上，亦不足道也已。舜之微時，所謂耕稼陶漁，莫不自爲之，是舜於此時，已斷斷然終其身不復有他想矣。耕田捕魚，可以老，可以死，無有餘不足之事。及其爲天子也，我猶夫人也，我何所加益焉？故處天下之極貴，而其心常如在田舍時也。是窮亦舜也，貴亦舜也，窮之與貴，一去一來，而舜則無窮也。古今人物如巢、許、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四皓、嚴子陵、陶淵明之徒，是亦無所動其心者。彼以山林爲可慕，軒裳爲可惡，有慕之之心，又有惡之之心，是動其心者也。舜則無所慕，亦無所惡，故無所動其心，是之謂聖人也。舜之此心，蓋與天地鬼神爲同本，愚夫愚婦爲同出，朽枝槁葉爲同根。至乎此者謂之聖人，知乎此者謂之賢人。同此宇宙，誰獨且無是心哉？學者能於一食息之頃靜而存之，則舜之此心去之千載，有如皦日。

也。作《舜論》。《網山集》卷三。

文王論

古之人有不幸而處君臣杌隉之際，而終焉無可愧之事者，其唯文王乎。商之季年，天地如膏火，生民如麋鹿，父食子之骸，兄飲弟之血。仁人君子痛心疾首，孰不引領而屬之文王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江漢之國，汝墳之域，莫非文王之民也。文王一舉手，則易死而爲生，更亂而爲治，去憔悴而爲歡欣，文王何憚而不爲之乎？文王之事紂，方且如舜之事堯，戰戰惕惕，不敢少慢，德彌盛而身彌屈，民愈歸而心愈畏，君益昏而臣益恭者，文王之心也。文王之心苟或不然，則天地其易位也久矣，曹操、司馬懿、劉裕、高歡之徒不獨見於後世矣。君臣之道，經也，非權也。謂之經，則萬世一定而不可易也。使經而可亂，則足可以爲首，裳可以爲衣，功履散履可以爲毋追委貌，老婦之盆可以實於室之西南隅也。或曰：文王誠是也，湯武其非也耶？曰：不然。民飢則死，民渴亦死。民飢而必食之，民渴而必飲之，湯武之心也；民饑而不敢食之，民渴而不敢飲之，文王之心也。湯武之心如四時，必至於變焉而後已；文王之心如夏暑冬寒，無時而可變也。文王之於紂，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雖羑里之囚，亦所不拒也。後之爲人臣者，功高業鉅，事涉可疑，則有不朝者，有召之而不至者，況欲殺之而可致之乎？文王者，諸侯也，人臣也，生死之際非文王所敢知也。如范蠡之扁舟遁去，張子

房之閉門謝事，雖或可以保身，然亦非文王所敢知也。范蠡之去，似可全身，然卒使後世君臣猜忌百出，無一日相安者，其患自范蠡始也。越王之不可與處，想未必如紂之甚也，紂而可事，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文王之事，盛德之事也。舜不以天下而動其心，文王亦不以天下動其心。故嘗謂武王似湯，文王似舜，其是之謂也。非其所學俱至於是，則其出處何以如是之同也？作《文王論》。《網山集》卷三。

周公論

人心一也，有所謂限量之心，有所謂天地之心。限量之心大小雖不同，而終歸於有所極；天地之心無大無小，茫乎不知其所極也。世有終歲飢寒，容貌可悲，一日遽然而飽，則率爾高言，輕侮閭巷，此固愚甚，不足道者。有終身檢束，不出乎繩墨，不違乎六經，亦似有所識者；及夫祿盈位崇，則隄防愈密，憂懼愈多，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是人也，謂之非君子固不可也，惜夫限量之心極於是矣，安得不爲爵祿累乎？安可以語周公之事乎？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天下之貴至此極矣，而公之自視，不啻如布衣。故處人臣之崇，荷天下之重，而公之心無有餘。及四國流言之變，且以公爲不利於孺子，天下之禍亦至此極矣，公乃東征以避之。公之視去相位，如土委地，故當患難之衝，履危險之叢，而公之心無不足。以無有餘、無不足之心而論之，是公之心，天地之心

也，非限量之心也。限量之心譬如舟焉，有可以勝百斛者，又可以勝千斛者，又其大至於萬斛者，過此則不能勝其任也。天地之心，汪洋汗漫，無所紀極。春夏之生，百物豐萃，不見其多；秋冬之殺，百物凋落，不見其少。公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公之心也。故處富貴、涉患難，無有餘不足之義也。堯、舜、禹、湯、文、武生而爲帝王，未嘗有所喜，以偶然所遇之時如是也，於吾何所喜？仲尼生無一日如其意，未嘗有所悲，亦以偶然所遇之時如是也，於吾何所悲？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心，天地之心也，周公之心，天地之心也，故亦何所喜、何所悲云爾。學者欲學周公，當先求夫此心，則周公不難到也。不然，位愈崇而身愈屈，勢彌盛而禮彌卑，人謂其似周公，吾見其去周公愈遠矣，此不可不審也。作《周公論》。《網山集》卷三。

孔子論

以一世爲事業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以萬世爲事業者，孔子是也。夫數聖人者，生而爲帝王，及夫異代，則血食所不及。孔子生無尺土，死之日，宮廟徧天下。以栖栖旅人，何爲而有是耶？唐虞之世，皋、夔、稷、契同時並出，湯之世有一伊尹者，周之世有太公、召公、閎夭、太顛、散宜生者，如雲蒸雨至，颯沓而出，是有天下者乃可以收天下之士。洙泗之人，藜羹不飽，一時英傑何所慕而俱至耶？況顏淵、閔子騫、曾參、原憲、冉伯牛之徒，是不獨爲三代人物，所謂唐虞氏

人物也。以匹夫寒餒，而羣賢並集，是豈不賢於堯舜者乎？故嘗謂堯舜事業，夫子其優爲之；夫子之事業，雖堯舜不能自必也。孔子之道，可以寒而死，可以餒而死，或僥倖爲一飽之計，仲尼不爲也。以是而施之堯舜事業，何所不可？以一身爲萬世法，以空言爲萬世法，堯舜其能自必乎？故堯、舜、禹之道，禹之後則無傳焉；湯之道，湯之後亦無傳焉；文武之道，文武之後亦絕而不傳。夫子恐吾道之絕於後，於是聚天下之豪傑，而傳其所傳，此夫子之道所以至於今而未絕也。夫子之道不絕，則數聖人之道有所託，是豈不賢於堯舜者乎？雖然，千載之日，知其道者幾人哉！或索之簡牘之上，或求之簠簋之間。嗚呼，是皆所求者末也，夫子之道不在乎是也。予不意夫子不遇於一時，又不遇於後世也。然則夫子何求者乎哉？曰：夫子之不遇於魯，庶乎後世有知我者；或後世無知我者，吾又待乎後世也。終此天地，豈無知我者乎？此夫子之本心也，此夫子以萬世爲事業者也。人於少年，不得志則悲愁無聊，若不可以生，況能待其老乎？又況此生之不遇，而能待其後世乎？又況後世之不遇，而復待其後世乎？此夫子之道所以空天地，窮古今，前乎此無有也，後乎此無有也。作《孔子論》。《網山集》卷二。

伊川子程子論

孔子之後百有餘歲，而七篇之書出；孟子之後千有餘年，而程子之學興。大道之傳，蓋亦有時，

非人力可爲也。然孔孟生於衰世，當時無有識者，此無足怪也。伊川生於明時，一代人物，炳然如華星，雖東坡之賢，尚竊非之，況許其知道者誰乎？乃知天下隨俗之人多，而獨見之人少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於程子不敢有毫釐異同之論。然伊川之門謂學文爲害道，似其說未必然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文章學問並行而不相悖。周公、仲尼，其兼之者乎。自是而後，分爲兩塗，談道者以子思、孟軻爲宗，論文者以屈原、宋玉爲本。此周公仲尼之道所以晦而不明、闕而不全者也。請以六經言之。六經之道，窮情性，極天地，無一毫可恨者。六經之文，則舂容蔚媚，簡古險怪，何者爲耳目易到之語？是古之知道者，未嘗不精於文也。苟工於文章，而不知學問，則大道根源必闇然無所識；通於學問，而不知文章，則古人句讀亦不能無窒礙。是皆未可以談六經也。故太史遷、司馬相如、揚子雲、韓愈之徒文非不工也，而道德之奧，茫昧無所見，其不可以談六經也明矣。程子以學文爲害道，則於六經淵源雖極其至，而鼓吹天地，謳吟情性，又將何所託也？是安得謂之集大成者乎？故六經句讀亦不能無窒礙也。孟軻氏以來千有餘年，乃得一程子，惜夫恥於論文，故六經事業亦或有闕而未備者。信乎，此道之難也！學者欲無愧於六經，無慙於周公、仲尼，則學問固爲大本，而文章亦不得爲末技也。作《伊川程子論》。《網山集》卷三。

浮屠氏論

孟子辯楊墨，而楊墨之害熄；韓子攻釋氏，而釋氏之學熾。楊墨之學，儒者之學也；楊墨之賢，孟子之所深知也。偶其所見之偏，故孟子一鍼其蔽，雖楊墨之辯亦且無所容其喙，況學楊墨者乎？韓子之不知釋氏，徒以空言亂人視聽，適所以爲贅也。中國之教，西方之俗，是本不同，此不足辯也；韓子乃合中國夷狄而並論之，宜乎不足破釋氏也。西方之俗，予已置之勿論矣，所可悲者，中國之人而爲西方之俗也。西方之俗，豈無父子，豈無夫婦？浮屠氏者，西方之豪傑也。其始亦有父子、夫婦，如人家室然也；其終則逃父割妻，毀滅形骸，邈如浮雲，不復爲人世之想，雖其鬚髮必且盡去而後已。是浮屠氏之見偶然如是也。彼學浮屠氏者亦去其鬚髮，不娶妻，不長子，此何爲者也？謂鬚髮爲吾之累，則天下百物何者非累乎？謂去鬚髮爲得道，則有鬚髮之人皆謂之害道可乎？西方之俗本無禮樂，故西方之學者一切寓之無禮樂，此不必論也。中國之人亦何所見，乃裂其衣冠，去其鬚髮？其無知也抑甚矣！故常不怪夫浮屠氏，亦不怪夫西方之學浮屠氏者，而深怪吾中國之人學之者之過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下車欲與之言，是接輿者乃吾儒之所謂狂者，故夫子欲與之語也。六合之外，王者所不治，況以口舌辯之乎？故韓子之強辯，適所以爲贅也。曾子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至哉斯言也！吾於浮屠氏亦云。作《浮屠氏論》。《網山集》卷三。

遊羅漢院記

九月二十日，月魚子同吾黨十有二人遊鍾山。日向夕，幽趣未足，更登一小垤。望其下有破屋一區，或識爲羅漢故院。四邊無尺椽，惟中夾一古殿，傾崎僅存。殿中有數隻几子，塵埃一色。睨而視，縱橫皆佛軀，或斷其臂，或闕其鼻。壁之西北角有聖僧椎子一枚，蟲食其半。屋梁上掛一片破甑，翩翩欲墮。而世尊尚巍然於高坐上，開目微笑，如鄉者說法時也。同游見之，傷嗟不已。予遂以手摩挲蟲注椎子，生贊歎心，云：「此真所謂法王，法如是也！」又有語我者：「此去大湖十數里有一院，目之爲大藍。南北西東，固無籬壁，佛殿上頭，亦無屋子。蕭然數柱，煢煢而立。下有《大藏經》一櫃，櫃板已壞爛，而經卷所寄，乃在風雨草露中，半爲蟻窠，半爲朽壤耳。又西過橫塘一帶，有如東林。不惟薪石既毀，所謂故基，往往莫辨。前後沙門惟指一草埔爲住持。」予聞此語，不覺失笑。隻履西歸，謂佛法即滅，所賴有此生生無滅也。月魚子平生不學佛，偶聞此語，便欲寫之碑陰，而草莽無有刻之處。入門已昏黑，即促燈書之，聊以補傳燈錄之闕。彌勒下生，當有肯吾語者不也？

吉州通判余府君墓誌

淳熙九年五月

余之受姓，譜遠而閥高。自建陽令以來，伯仲散處，或家於杉洋，或安固、黃陂。杉洋古田縣之系，是爲相家。余後又有所謂莆田黃石屯者，在今古樓山下，或曰若廬山。繞山作屋，門隨村成。生男卽爲儒，而他無所雜用其心。故朝奉郎、廬陵郡丞卽其來裔也。以淳熙六年夏四月甲寅卒，年五十有五。祖諱某，保義郎。父諱某，累封奉議郎。母宜人姚氏。君讀書不草草，持身慤厚，與人交有情而不忘。左朝議大夫文安公於君爲族父^(一)。君年未冠，一日見君所爲文驟長，失喜，謂人曰：「吾家校書郎自唐乾符時棄官不仕，拂衣去，且二百年，而惠安公以詞賦起家，未幾，吾繼之，自此寥寥無人。卽有人，其此郎乎！」歲辛未，君果第進士，調長溪主簿，有政迹聞^(二)。升左從政郎，改左承奉郎、知寧德縣。遇覃霈，轉左宣義郎。縣有陳姓，爲多貲，忽有夜半鼓噪撾門，索其廬，得死人斷圃下。走告之縣，謂陳殺吾弟也。君諱之：「汝弟奚在？」曰：「初更漏且盡猶在，俄而且出。」君曰：「夜深遇殺，爾何爲卽知之？」其人不能對，遂論殺此囚，而一縣凜凜不敢欺。兩稅所出，爲文書遞移郭落，人不見吏，官之困滿矣。有廷訟爾汝可不，令其言，必得其情。莆爲名邦，聞人、才大夫、諸老先生論議有定價，皆謂季鸞寧德之政，可以爲作縣者法，而君之聲名自此出矣。磨勘，轉左宣教郎、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遷左奉議郎、通判吉州；轉左承議郎，賜五品服。

君在廬陵，凡兩攝郡事。獄情纖悉，一寓目必得人情於人之肝胃所不能遁者，故死囚而更活者數十人。經、總制累歲逋積，爲錢緡數十萬，官無所須，惟民須。君慨然爲白之，不得旨；再白之，卒以君言爲然，蠲其半，是爲廬陵久長無窮之利。君爲政，毅而慈，慈而不可犯，撫民如家人，視同寮如兄弟，用公財如其私。江西一帶帥及部使者多鉅人，交口薦譽之。轉朝奉郎。已逮戍，還里門。適西淮總領以州綱運爲緩，例降秩，主管台州崇道觀。命未下，而君沒矣。吁嗟乎君，君子也，其心於是乎可哀也已！君諱鳳，所配爲白社方氏，封孺人。二子東卿、南卿，從我學。一女許嫁。孫曰珪志。我生異縣，每以不識爲恨。及見君在寧德時，以文勸民耕，所謂「縣令世爲農家，故喜爲父老道農事」，語樸而情至。余每誦此，雖未識君面，已識君心也。卜以九年夏五月丙申，葬之嘉禾里雙牌之原，東卿來速銘。於乎！君之階，卽階也，可以遺其後，而竟不及其後，以是爲君憾。君曰：「命也，無憾也。」遂銘之。其詞曰：

君子之澤其施遠，何哉一夕闕而斷。芸香一脉本不短，翩翩有觀來者惋，刻爾岡頭其勿歎。

《網山集》卷四。

〔一〕此下原有小注：「文安孫開國男諱祖奭。」此類注蓋後人所加。

〔二〕聞：原作「關」，據清抄本改。

宜人姚氏墓誌

淳熙十年正月

淳熙八年秋八月戊午，奉議郎致仕余君夫人卒。是日也，余偶肩輿過紅泉市，見市之人爾汝雜雜，蹙眉相吁嗟，余因停輶問之，曰：「廬陵別駕之母死矣！」奚哉，之母之死，而能使一市人悲耶？夫人爲姚姓，故左文林郎、知永春縣諱安仁之女。初來歸，不得妯娌歡，而夫人事之如事所尊。久之，妯娌知其賢，相好無間言。爲家儉樸，有以飢寒來告，即然之，無不可之語。所出惟一子，年尚幼，聽從師於空山閔然之廬，積月裁一歸。其子亦卒能力學，擢進士第，所謂朝奉郎、廬陵別駕是也。族黨女嫁，其父母送之，必屬之曰：「若以夫人爲法，則終而身爲良婦、爲良母。」歲在庚寅，以郊霈封孺人。自後建儲闡及慶壽，封宜人，實千載一日也。別駕在廬陵時，奉議年八十，夫人七十有五。嘗涓日合管絃，持觴酒爲壽，老孺歡合，官寮歎慕，四海耆舊如端明胡公者且以隸筆作「仁者壽」三大字題其堂。既而別駕去而歸，即沒矣。沒之逾時，奉議死；再歲，夫人亦亡焉。吁嗟乎，樂哀喜悲，其迭見互出，使人不得睹其倪，如是矣乎！以十年春正月十有六日壬午，合其柩於湖頭山之原。速我銘，從吾學承重孫東卿也。女嫁朱荊。次孫南卿，曾孫珪志。銘之曰：

有丘莫莫天一方，子隔莽眇孫來藏，寫之終古幸勿傷。《網山集》卷四。

全宋文卷五八四〇

林亦之二

余府君埋銘〔二〕 淳熙七年十月

出莆之東門二十里，是爲紅泉，余每過此即慘心，況於我爲愴甚焉者。君之降也以甲午，其沒也又後於麥堆凡八月，以是我心爲愴甚。君余姓，諱某，字宋〔三〕，實金紫光祿大夫之裔孫也。嘗以荆南辟書爲松滋縣簿、尉，意勁而官下，有志者竊悲之。所配柯氏。子三人：鷺、騃、驤。女嫁柯羔。以七年冬十月甲申，合其柩，窆之上林之原。來請銘。鄉者驤也從我游，其可辭？余始識君於拜經年，爲壯者；及謁我留月，蕭騷一翁矣。隔一歲，過雙闕，聞君且死。于嗟乎君！一見而壯，再見而老，三不及見而死。于嗟乎君！迺銘之。其詞曰：

惟彼年同我所敬，傷哉莫見耿何定，穀城可訛其炯炯。《網山集》卷四。

〔二〕題下原有小注：「艾軒（按：林光朝）葬麥堆。」

〔三〕宋：疑當作「某」。

光澤尉朱府君墓誌

淳熙八年十月

七年秋九月癸亥，迪功郎、光澤縣尉朱君卒。於乎悲夫！紅泉耆舊，自此無幾存者。於乎悲夫！余弱歲走紅泉，從艾軒子林子學，一時同舍生有父行、兄行、子若孫行，秀眉蒼髮，颯沓一堂。君時貌已老，執經怡怡無惰容。問其年，先於先生者數歲。余以是知先生之道尊，而君爲可敬矣。君少警邵書，不好狎，蚤歲即與里選。隆興更元，以覃恩補文學。再歲，調橫州軍事推官。改初秩，乃尉光澤。會有死囚，縣檄召之，夜泊一村虛，有遽走前裹兼金以爲屬，君笑而遣之。或謂是宜以白，不則爲君累，又笑謂之：「人畏死，幸以賂免，人之情。事吾不曲，賄吾不入，吾勿慙足矣，奚必爲是沽激皦皦者乎哉！」又嘗獲強猾三數十輩，該賞格，君曰：「何須此頭顱耶！」棄不顧。聞者歎異之。君諱賡，字師言，或字少裴。父諱汝舟，嘗以卮酒別所識，聞其寢甚，乃推席上飲具一贐之。君在黨巷，以長者聞。性嗜禮，晨莫子姪來謁，必整冠乃見之。人有寸能，說之不離口；聞人惡，未嘗輒以語人。所配吳氏。其子爲伯樞、伯柅、叔總、季牟，從我於小孤之下；最後得子曰阿恩。女嫁宋確。以八年冬十月甲子出殯，且將撰日加窆焉。屬我以銘，不可辭。鄉也我來小孤，君年七十二，以足疾不出，每旬時或三二日，猶且呼諸孫左憑右扶過我闥。未幾我還，我還而君沒。嗟哉夫，君亡矣夫！

不再見矣夫！乃銘之，其詞曰：

弗以禦人，而張其門。銘也有是，鬱鬱乎三尺之墳。《網山集》卷四。

陳氏母林氏埋銘

淳熙七年十月

林之受姓，派系闊遠，其在吾縣，又疏爲七林，子孫多祿仕。夫人者即其裔也。年十八，嫁同郡涔水君陳氏，五十一而嫠。其治產若教子不翅如男子所爲者。鄉也徹菽，適有當世大人工部侍郎來曲堆，夫人之孫卣也謁諸塗，且涕泣求薤歌。或謂先生每下筆，累歲不即得，爾何其？夫人年八十六，來寄之母之卒也如是〔二〕，故此曲不待迫促而愴焉，悲夫！子二人，處厚、處仁。女，長適朝請郎、泉州別駕黃廷瑞，次適秉義郎、清遠縣尉林孔彰。孫曰雲庚、雲卣、雲鼎，從我於空山無人之處；其幼雲弁、雲几也。夫人以耆年，每遇良夕，即呼子若孫、若曾孫、若外孫，持杯團樂，老稚驩合，里巷所喜道。歲庚子冬十月甲午，葬之長樂縣江田村石鼻頭之原，處厚來速銘。夫人年八十時，余嘗以卮酒至奧隅爲夫人壽，其又忍爲是銘也，嗚呼悲夫！其詞曰：

有窈者虛誰其役，何哉百年皆過客。夫人言之我戚戚，十里穹岑化爲碧。《網山集》卷四。

〔二〕此下原有小注：「艾軒母葬來寄山。」

處士朱君埋銘

淳熙九年五月

小孤山朱氏粵若來三百年，其析處林井，有處士諱廉者，以淳熙五年二月二十有三日無憾而終。越四年五月，其甥林愷，修職郎永春縣丞之子，來謁銘。嘗於永春見尺紙，其道簡叔甚矣，宛然筆畫，如千年雨落破壁。先生之言爲百世模矐，後乎我生欲識斯人者，其訊諸斯言矣。所配承奉郎致仕賜緋魚袋林國鈞之女。子三人，拱、揚、抑。拱於吾爲紅泉舊游，揚蚤卒。是日也，因徐林之原而坎之。其旁孫準從網山學，年十五，已捉筆，能爲千言。葬之初爲壬辰，既而趣之日甲申。斯銘也，諄諄乎鑄已，其明焉。其詞曰：

西陌東阡，古民之純。豈謂待夫，見見聞聞。若游若息，侈葉浮雲。是非我言，閭巷之言。

《網山集》卷四。

孺人鄭氏墓誌

淳熙八年十月

百丈林氏，自國子司業齊州使君以來爲聞家。有將作監主簿諱某，其孫曰某，嗜學敏篤，未及仕而死。死三十九年，夫人乃卒。夫人年八十有六，故樞密院編修夾漈鄭樵漁仲之伯姊也。以淳熙八年

冬十月庚申徹殯，越明日辛酉葬之馬坑之原，來乞銘。昔者網山讀書城南時，嘗一拜故人之母於城隅精舍。轉臂十八年，恍如昔者。訃來重山，酸愴累夕，其又忍爲是銘也。夫人家於游洋山之陬，有子曰詢，齒長於我，每携二子呻吟我廬，窗已白，殘燈未滅。且竟歲而後去。其應當門戶，惟白頭一母耳。吾黨聞此事，所喜道說。淳熙三年，遇慶壽，以其子與鄉書，封孺人。夫人嫁時，逮事舅姑，無闕德；執夫之喪，瘠甚，且終其喪惟藪食。女子四人，長嫁陳某，次左承議郎致仕、賜緋魚袋陳公諱則之子曰某，次尚書郎李公諱某，次未及嫁而沒，其嫁者又皆前夫人沒。孫二人，曰舒直、舒長。夫人於族黨若丘里，有以窶乏款門者，必爲之涕下，有所恤，無厚薄疏戚，不之辭。雖僮婢使令，見之必問其飢飽寒暖，於意若母。與人也有恩，遇下也以情，事舅姑也、事夫也致其恭，其古者所謂良婦慈母也與！於是據梧歎息而爲之銘。其詞曰：

若容也閑言也訥，傷哉狸首我紆鬱。平林西去轉水出，有石夢夢老而桀。《網山集》卷四。

林東之埋銘

淳熙十年十月

歲癸卯嘉平之月，余適上釣螺江，逢東巒生，語數日，咄咄未休，而孤青東之訃來〔二〕，握手共哭之。既而唁其家，若婦若孥聞我來，盡哭幾仆。嗟哉東之！余初識子於來寄山下，身頽而長，面腴而方，是豈其年不及五十者耶？齒方壯，好馳馬飲酒。一日折節讀書，便能向秋山，倚槁梧，呻吟不

出戶。東之諱浦，於工部侍郎故艾軒先生爲族子。余與子久處，每見子之事先生也，件件爲盡情。先生往矣，事其夫人如先生之存。余是以於子益久而益不厭。大父諱國鈞，承奉郎致仕、賜緋魚袋。父諱充，迪功郎、南安軍司戶參軍。娶顏氏。子男三人，學古、希古、師古。女二人，長嫁金紫光祿大夫余公諱毅之裔孫某，次未笄。孫曰應翁。子生富佚，盤豆簡儉，裘袴麤質，人或以爲誚，而子處之栩栩爾。學古卜以十一年冬十月庚午徹殯，且以書致我曰：「父卒日，晨起，尚乘舟下金山，更呼客亟來會捕弄。向午，臂小戰，扶起，亡矣。今其兆即爲此山，幸乞我銘埋之。」余於子爲有情者，聞是語，淚點點，其忍爲之銘乎！銘曰：

呼爾輿，出爾廬，俄爾之我而非俄爾之吾。銘以幽墟，奈何乎其吁！《網山集》卷四。

〔二〕「青」字疑誤。

海陽尉章府君墓誌

淳熙元年四月

縣之東郭二十里，有水汗漫，百年無祿仕者。隆興改元，粵有二人擢進士第。又三年丙戌，曲江題名，同時五人，於是衣冠知有此土矣。潮州海陽縣尉於五人者，年裁二十有一，井里之人所獨誦慕焉。關之齷而孤，自刻削讀書。長七尺，子林子艾軒過漁溪，一見之，甚矚目。關之到海陽僅逾歲，

所獲強猾十餘輩，於賞法合改秩。闢之若罔罔無所聞者，且語其母曰：「取他人項領以爲高車大馬之計，次郇所不忍爲也。」其母矍然曰：「有是哉，吾復何所患！」潮陽一帶傳舍多破壞，及是，數百里爲之一新。然竟以是卒，潮之人有愴焉出涕者。曾祖諱某，祖父諱某，並不仕。府君以二十九卒，闢之二十六而卒，無子。有指其府君之墓曰：「是宜改窆。」其母聞是語，且涕曰：「嗚呼，短長其在是乎？」闢之之死也，母每哭之，即瞑絕，從父之兄次郇無以慰其母。所產唯一子，曰印醜，眉目照耀，誦書揖客，栩栩如成人。母忍悲一言之，遂以爲之後。嗟嗟乎，難矣哉！越明年，次郇又生男，方彌月，其家有老媪夢海陽謂之曰：「吾必復生於是，生之日，以頤之似我爲徵。」及生，宛如媪之所言者，聞者異之。闢之有吏才，不苟取，在海陽頗有能聲，惜乎其不能騁也如是。母夫人曹氏。所配爲林氏也。淳熙元年夏四月壬午，葬之大湖橘坑之原。母老子弱妻穉，其亦可哀也已。闢之爲章姓，於余外弟也。昨者從我遊，且有歲寒繾綣之意，又忍爲是銘也，悲夫！其詞曰：有隕其葩，有苑其牙。訊之占夢，是耶非耶？揭陽之荒，白羽冥冥。闔戶三思，有如此銘。

《網山集》卷四。

邕州左江提舉方公墓誌

乾道五年八月

吾鄰有方姓諱與者，以五年夏六月七日卒，秋八月壬寅葬於龜山之原。余時客紅泉，其孤以書

來，涕語悲酸，且屬我銘其墓。是爲久故隔牆者，不可辭。建炎多事，君以海舟發身。丞相魏國張公來帥吾閩，以君爲驍健通練，嘗遣至政事堂，白海上可否事。潮南有強猾，據海島，積歲爲剽鹵。南粵帥辟以往，一鼓而勦其窟穴，得舟三十六。又閩有劇賊，已成禽，復突而去，府趣君捕之。君爲一二鐵繩，且語人曰：「殆將穿其頸以來。」蹤跡至南海，卒獲之，同事尚未之知。君爲酒，酒半行，而出其賊，各帶鄉者鐵繩跪來前。一坐驚畏。余蚤歲所聞，有此一二事。後此二十年，紹興三十二年也，兩淮治兵，君起家從魏公幕府。島嶼散處，如異時屠狗君舉手一麾，而千人頃刻爲可集。遂隨舟師，鼓行而至於東牟即墨之下。以是積勞至武節郎，差邕州，提舉左江兵馬賊盜公事、沿邊溪洞巡檢使。父某，累贈武義郎。母安人陳氏。二子，長曰知萬，次曰知彰。知萬以從軍膠西，自能致身，今爲修武郎。魏公嘗目之曰：「爾貌何癯，而膽之壯也？」知彰遇郊裡補官。女五人，未畢嫁。君凡四娶，曰鄭、曰陳、曰趙，最後又爲陳氏，封安人。君年且八十，上馬下馬一如少年時。卧地上躍其身，可二尺許。每撫刀斬其履，履斷而趾不傷。嘗遇賊，槊中其腹，復裹之以纊，鳴鼓鏖戰。嗚呼悲夫！吾里有若人，而竟死於蕭疎江浦，豈不爲壯士惜也？嗚呼悲夫！迺銘，其詞曰：

哭之胡爲此水湄，男兒等死死無時。吁嗟尺石涕沾衣。《網山集》卷四。

曹子不占坎誌 淳熙二年三月

余同學於莆陽子林子之門，有曹不占者，年裁四十而死，是爲可弔也已。不占長於我一歲，每於客階，則肅我先其坐也，坐其下。鄉者刻意，不止爲世俗之所蘄好者，惜夫已焉此志也。二年春三月壬寅，迺窆於烽火山之原，其子無作來請銘。余湛吟不忍捉筆，一絀思，即涕下。不占名繇。父昂，監梧州元豐監，年不逮三十。不占以其父逝之九日而生。傷夫君也！生不見其父，死遺其母哀，傷夫君也！迺銘之曰：

于嗟乎北山之禽，結巢生子不得力，空爾顚顚涕沾襟。欲寫銘歌愁我心〔一〕。《網山集》卷四。

〔一〕此下原有小注：「陳涉言：『父母生我不得力，吾試憑三尺逐秦鹿，使羣兒看享富貴。』」見《逐客碑》。

鄭氏母坎誌 淳熙二年正月

余姊妹其嫁鄭氏者，鄉於犀斜把余袂而哭曰：「悲夫，有是夫！他日其有是夫！」余嘗寘之心胸弗敢忘。淳熙元年春正月，姊妹且死，其子璋來謁喪事。余以原上之語不去耳，故惕惕然僅以卒事

也。其夫諱朝昌，字元吉，亡之十五年，於是合窆焉。次子俊。二女已嫁。塗其坎，二年正月乙酉也。某於是道其所以然，確鑿而銘之。其詞曰：

雙林之脊，晦然荒棘。昔者之言，如此墳也三尺。《網山集》卷四。

陳氏母坎誌 仲罕

夫人李氏，故處士陳文剛之妻，從我於犀斜坡也之母也。既祥之歲日南至又七日丙午，合葬於後陂之原，來請銘。處士再娶，蚤逝，羣子俱幼，夫人長之、糈之、嫁之、昏之、教之各盡情。里之諸母夥言之，不獨一人。諸母辭也，是宜銘，遂銘之。其詞曰：

有撫者巢其子七，三其母兮母心一。我爾敬之礪爾髀，來者欲諱此其實。《網山集》卷四。

曹叔明窆銘 乾道九年十一月

某所識曰叔明，所遇人必盡情，其死之日，人亦共爲之哀。以九年冬十有一月甲寅，窆於太湖中峰精廬之北隅。叔明諱晟，曹姓，年四十有六。其配長樂陳氏。其伯兄昂，承信郎、監梧州元豐監。仲兄昺，吉州助教。君於我有歲寒綢繆之意，其子彖從我游，吾於是銘之。銘之曰：

車之馳，其輪虧，悠悠大窾無停思。以是息足者其誰，書之尺石不可遺。《網山集》卷四。

曹氏母窆銘

子微 淳熙元年十一月

曹氏子彖以元年冬十有一月來告葬期，且乞銘。去年是月二十有五日，余銘爾父矣；今年是月二十有六日，余又銘爾母。於乎悲夫！人世之促促也如是爾，於乎悲夫！迺爲之銘曰：

江之南，長爾思，掩之七日恍其萎。安得青囊無支辭。《網山集》卷四。

孺人曹氏坎誌

陳氏母

夫人曹氏葬有日，處士謂庚、卣、鼎：「是弗志也，惡可志之？其惟網山乎！」嘗及見聞是語，慨然一慘心，遂銘之。其詞曰：

縮縮爾事其姑，婉婉爾循其夫。有造其除，驩以洗腆亟以趣。我其寫之烽火之隅，年爲執徐，其月日也實在於析木之虛。《網山集》卷四。

章徽之妻盧氏坎誌

淳熙十一年十一月

海陽之章有曰次邴者，卜以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乙未日南至，越十四日戊申，爲其婦盧氏徹殯塗。卒之踰月而徹殯塗，禮也。二子印曷、印淥俱穉齒，嗚呼悲夫！嫁之日歲甲午，卒之日歲甲辰，自甲至甲，其十年伉儷之情乎！余聞是語愴於心，遂以志諸石也。嗚呼悲夫！《網山集》卷四。

國子生林氏坎誌

淳熙五年十一月

麥堆雙闕之西南隅，是爲艾軒先生中子同季之墓。冬十一月庚申朔乃掩土中。子字幼康，嘗補國子生，卒且三年矣。娶陳氏。其子爲科斗。於乎悲夫！吾悲斯墳也，才易月，其又忍誌斯石也，於乎悲夫！《網山集》卷四。

章由之幼殤坎誌

乾道元年十一月

章三十九弟由之，有子曰印鹿，生且鄉辟矣，豐潔而儇好。元年冬至十有三日乙亥卒，越明日日

下稷埋於疏野之西陬，其去我彖也尺有咫。於乎悲夫！余以是心重傷焉。誌之者誰？網山山人月魚氏也。《網山集》卷四。

幼殤小坎誌

悲哉！吾耑而彖阿翁之死裁兩旬，汝乃接其死，吾哭汝於草山，吾何心！汝之生日有幾，抱而坎之空岑，吾何心！初其墮地，亟鄉之火，雙目炅炅，又闔而微笑，是惡得爲眉子也？於意！《網山集》卷四。

艾軒先生成服祭文

淳熙五年五月

淳熙五年夏五月癸卯，門人林亦之以酒漿雞豚之奠，敬告於工部侍郎故艾軒先生子林子之靈。嗚呼先生，而止是耶？昔之人哭其師如哭其父，謂其師之可以盡吾情如其父，則哭之如其父。嗚呼先生，其吾父也。撫棺大叫，有所不可忍，傷哉痛哉！痛哉傷哉！軻之死千載而有伊水，伊水不可見，又寥寥乎有吾先生，一等談論，往往自六經絕筆，此爲獨悟。是軻之後有伊水，六經之後而有吾艾軒先生也。嗚呼！百年宇宙而有君子者，吾得而師事之；百年宇宙而亡君子者，我不得而師事之，吾之

恨何如也〔二〕！嗚呼痛哉！三日之殮，門人之經者出，亦之又帥紅泉諸生再哭之。亦之之來紅泉，以其鄰於東井也〔三〕。先生嘗至其廬，而諸生列拜於堂下，先生受其拜，且誨之如其諸孫行也〔三〕。嗚呼！古道闕落，非先生其孰起之？先生且死，斯文斯道何所託？此亦之所以仰天痛哭，淚且盡而眼眶裂也。嗚乎痛哉！《網山集》卷五。又見《艾軒集》附錄。

〔二〕之：原作「又」，據《艾軒集》附錄改。

〔三〕於：原作「爲」，據右引改。

〔三〕「之」下原衍「曰」字，據右引刪。

艾軒先生大祥祭文

淳熙七年五月

七年夏五月五日，越明日丁巳，侍郎先生以是日大祥。祥事告已，門人林亦之敬以酒漿魚膾之奠，再拜哭酌於堂下。嗚乎！麥堆三年，倏爾徂盡。門人治任，紛紛去軫。我於此邦，有如并州，來時弱齒，今焉白頭。可忍一日，言復故丘。遶墳長號，其鳴啾啾。天地無人，六經無師。何土可留，何山可依？昔人何爲，撫膺痛哭，亦謂四海，莫頓此足。當年河洛，不絕如帶。賴有羣子，晚歲猶在。紅泉之道，豈曰終僵。願我同學，宇宙斯張。日月不返，疑服告終。沽酒寓情，悲來無窮。自此

重趼，痛連心脾。年年是日，黃梅雨飛。嗚乎悲夫！《網山集》卷五。

艾軒先生祠堂告成祭文

淳熙十年二月

淳熙癸卯二月丁酉日，故工部侍郎艾軒先生祠堂告成，門弟子近遠至者數百人。郡侯祭已，迪功郎致仕吳悅之在諸生以齒先，敬酌酒告於祠下。嗚乎！大道根源，畀諸聖賢。千年百年，乃見一人。孟子無傳，發於洛川。洛有程氏，莆生艾軒。于嗟先生，皜皜誰匹。六經脉絡，神解心得。同堂相歎，胡不著書。交臂難言，紙上何如。四海學者，始知孔子，不在訓詁，不在文字。莆人四世，祖孫父子，殆數百人，皆門下士。不獨致身，蟬聯簪組。一時楚楚，如齊如魯。忽爾梁壞，哀沉痛深。有來賢侯，式慰我心。一國之師，天下所慕。潔彼明祠，血食茲土。七閩都督，義重交友。買田以祀，邈乎不朽。吉日維戊，侯來執罍。冠履雜沓，有淚如寫。先生之道，自此長存。願究遺言，勿絕此根。《網山集》卷五。

父大殮祭文

乾道七年十月

乾道七年冬十月庚戌，孤子某，敬以卮酒家飧，致酹于處士考君。嗚呼！昨者食於斯，今者酹於

斯。舉聲一哭，心魄俱斷。繭然杖經，茲焉乃具。是必倣諸古，蓋力之所至惟是耳。若謂我生汝，汝今頭欲白，而終無一事爲稱吾心，又何必倣諸古。此我不肖子也，槌胸大叫，其將何辭以對也？嗚呼蒼天，嗚呼痛哉！《網山集》卷五。

父大祥祭文

乾道九年十月

乾道九年冬十月庚申朔，越四日癸亥，孤子某，謹以卮酒雞魚之奠，敬告大祥於考君處士之靈。結巢莽蒼，去日不可返。摧涕一出，心潰血零。百年號慕，其將與此身俱滅也耶！《網山集》卷五。

犀斜葬父祭文

乾道八年十月

乾道八年冬十月十有一日丙午，孤子某自三十里奉考君處士之柩，卜葬於犀斜之原。日向中乃掩坎，而以杯酒盤飧敬酌之。嗚呼傷哉！貧也養生送死，焉得而無憾。雖然，數尺之壟，可以固藏，蓋亦行其所聞者如是耳。捫心涕絕，千古永極。《網山集》卷五。

南山墓祭文

三十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五，孤子某，謹以觴酒盤飧之祭，敢昭告於考君承事墓下。嗚呼！十年松楸，有如昨日。如是一杯，又將隔歲。敢告。《網山集》卷五。

外舅大殮祭文

乾道六年五月

六年夏五月丁巳，吾婦翁評事以是日大殮，甥網山林某敢以卮酒魚豚之奠敬告之曰：嗚呼悲夫！吾家去此，相望數驛。一日爲此來，而婦翁死，傷心何可言！翁之死，故人親戚翕然爲予悲，雖欲勿悲，焉得而勿悲也！翁自病至死，沉瞑無一言。每睹我來，即以目視我，亦了無一語。阿女以是故敏胸嘔血，其聲呼呼。翁之不肯出一語，豈其於我有所淒然者耶？吾來此三十日，翁之見我不翅如三十年。知我者我又何可恨？幽明之隔，不可復見。生死數語，如此卮酒。《網山集》卷五。

又祭外舅文

乾道八年四月

八年夏四月戊申，甥網山林某，謹以斗酒一食，自三百里致酹於惠安丈人陳公之靈。嗚呼！昨者拜公未有旬月，豈謂訣去。及我未發，一見而死，耿恨何窮！苟不有是，孰爲婦翁？適以衰衣，奠哭芻靈。計程南首，心眩涕零。何年重來，萬松蒼蒼。前度劉郎，苦爲肺腸。《網山集》卷五。